
武俠世界
虎門
第37年
22
$20.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天機風雲」續集「天子龍脈」。崑崙山腹誕生成長的崑崙奴，十幾年來與父母相依爲命。詎料國師蕭吉爲了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爲了鏟除隱患，暗中綁架崑崙奴父母，却嫁禍予李淳風，讓他們兩敗俱傷……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風水堪輿故事向予人閱之興趣盎然，除明瞭歷史朝代之稗官野史之外，更增添一份風水堪輿的樂趣，使愛好者百看不厭。欲知蕭國師的陰謀是否得逞？崑崙奴是否眞正與李淳風鬥得兩敗俱傷？請閱本故事。

* * *

辛棄疾先生所著的長篇連載「義海搏命」本期續刊完，請欣賞精采的故事大結局。

短篇故事有鐵馬先生所著的「虹飛七絕」，秦風先生撰著的「槍王白頭保」，故事短小精幹，獻給讀友茶餘飯後欣賞。

* * *

下期將刊「折翼魔仙」「歪歪小爽哥」「湖海兩條龍」，篇篇精采絕倫，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格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9.13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22期
（總號188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子龍脈

天機屠龍記之二/蕭玉寒·文
可飛·圖



華山奇遇　龍氣滙聚

彷佛一聲天外來音，如泣如咽，從九霄飛降，令人黯然神傷。綠柳如黃，百花低垂，青草枯謝，大好的春光，此時在崑崙奴的眼中，猶如秋景一般的蕭索悽然，因為爹娘的被劫，生死不明，令他的心靈深受震蕩。

崑崙奴雖然身負「天機谷」的「天機道、地脈道、人間道」三大絕學，在當世玄機學上已屬絕頂高手之列，但他畢竟尚是弱冠少年，歷世未深，根本未悉人世間的兇險；而且他向在崑崙山腹誕生、長大，至親至愛的便是他的爹娘，如今爹娘遇難，他心靈自然深受震蕩。

此時他便有如一匹癲瘋之馬，正風馳電掣般向西面奔跑。山林中的春光美景，似乎已離他遠去；曾經令他心神俱往的山川勝景，對他亦已失去任何的光彩。他此時心中祇有一個意念：那曾經露面的朝廷司天監李淳風，是擄劫他爹娘的最大嫌疑！而李淳風若要窺探「天象異兆」，以保住他效忠的朝廷，便必定要去一個最佳的地方！他也不管那地方是甚麼龍潭虎穴、刀山火海，也非要闖一闖不可！祇要尋着那見鬼的李淳風，他便有辦法逼他交出被劫的爹娘！

那窺探「天象異兆」的最佳地方，便是位於崑崙奴故鄉李家村二百里外，東面的華山之巔。

華山古稱西嶽，由西崑崙至秦嶺延綿沉而突聳，奇拔峻秀，高達五千仞(即約七百丈)，仿如天斧劈削而成，遠而望之，山體呈蓮花狀，因「花」與「華」諧音，因此稱華山。

華山五峯併峙，東峯朝陽、南峯落雁、西峯蓮花、中峯玉女、北峯雲台，均為千古勝景，而其中又以南峯落雁至為高絕，是華山五峯之巔。其時但凡觀天測象之士，欲窺「天機大勢」，在長安城(即今西安)一帶，皆非上華山落雁峯不可。李淳風既是朝廷的司天監，他欲窺「天象異兆」，崑崙奴判定他必定已抵此峯。

崑崙奴的「天關地軸」輕功，本就冠絕天下，加上他此時憂急如焚，他的「無為內功心法」妙於「力從心發」，在他全力施展之下，不到片刻，他便已掠抵華山腳。他也絕不猶豫，猛吸口氣，展開「上破天關、下插地軸」的身法，猶如電閃箭劃，直向南面的落雁峯射去。

片刻之間，崑崙奴便如破空之箭，嗤嗤有聲，射抵落雁峯之巔。

這在崑崙奴來說，是極輕鬆的片刻之事，因為他的「天關地軸」輕功本就當世冠絕，再加上他此時心急救爹娘，全力施展，這冠絕千古的「華山天險」自然難不倒他。但實際上，對世人甚至普通的武林人士來說，崑崙奴這片刻的工夫，祇怕便要苦挨數日數夜甚至終生難於企及了。

華山落雁峯極為陡峭，上下高達千丈，自古便有「華山獨路」之說，上山小徑寬不過三尺，小徑兩旁皆為莫測的懸崖，四周雲霧繚繞，勁風陣陣，松樹若隱若現，如魔似幻，令人膽顫心驚。上山之人，必得伏地慢慢向前爬行，絕不敢有絲毫疏忽大意，否則便是拿自家生命去與死神開玩笑了。

走爬完這段可怕的盤山小徑，尚須經一段更可怕的「擦身崖」，但見崖邊一線通路，寬僅尺許，簡直無法雙足前行，連爬伏也不能，祇可背向懸崖，猶如螃蟹般橫步而移。此際尚須定力十足，稍一驚慌，便必定翻落千丈深淵，摔成肉餅之厄，當眞可怕之極。

有人曾經在山下刮了鬍子，才開始上爬，說是就算做鬼也漂亮英俊一點。到了終於爬移上峯巔，他的鬍子却已長出尺許長了，顯見其中歷經了多少時間。

崑崙奴躍上華山落雁峯，他放眼一望，但見峯的四周，均葱翠松柏，綿延數里，向下望去，山巒雲霧盡收眼底，眞的是：峯巒一一插霄漢，澗瀑處處奔虹雷；峯峯之巔透天頂，萬六千丈青崔巍；乘雲御氣或可上，幸達之人成仙神；千峯簇簇蓮花開，中峯端巖一蓮台！

崑崙奴也無心細看華山絕巔落雁峯的勝景風光，他心牽爹娘的安危，祇知尋着那見鬼的李淳風，便可探知爹娘的下落。他足下不停，四處奔掠，眨眼已把落雁峯北面搜索一遍，却沒有李淳風的任何踪跡。

他絕不灰心，又再轉到西面，仔細搜尋，他的目力超人，十里之內，任何風吹草動，祇怕也難瞞他的雙眼。但西面除了深淵瀑布的響聲，竟毫無人跡，一片空寂。

就在此時，崑崙奴的耳際，忽地傳入一陣隱約的少女嬌聲喝叫聲，這聲音比他的娘親燕紅玉更嬌脆，崑崙奴雖不懂世務，但也知這必定是比娘親更年少的女子聲。他心中不由一動，便展開身形，向傳來嬌呼聲的地方掠去。

原來那是落雁峯的東面，但見在一座深澗峭壁前面，一位渾身紫色的女娃兒，正揮舞着一柄寒光閃閃的劍器，口中不住的嬌叱喝斥，渾身紫色的女娃兒却面向峭壁，手揮劍舞，口中喝叱，倒似瘋了。遠望之下，峭壁上空空無物，

崑崙奴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道：這女娃兒比我崑崙奴更瘋癲十分呢！他雖年僅十七歲，但自小僅與娘親相處，便祇知但凡比娘親年

少的均是女娃兒。他不由掠上前去，笑道：「喂！女娃兒，你瘋了麼？對空壁呼喝甚麼？」

紫衣女娃兒祇顧向峭壁揮劍吆喝，崑崙奴的身法也太輕靈，因此直到他掠到近前，她尚未察覺，聞聲即呼地打了個旋，如蛇螺般轉過身來。崑崙奴但感她一身紫衣飄拂之下，猶如一朵紫羅蘭，美極了，還似乎可隱約聞到這「紫羅蘭」溢出的香氣，比他的娘親燕紅玉更好看十分，崑崙奴不由呆了一呆。他自小在山腹中長大，歷人世又半年不到，因此尚未知少男少女間的妙事，但愛美是人的天性，崑崙奴自然也不會例外。

紫衣女娃兒年約十五、六歲，恰正處女兒家最微妙的年齡，她見崑崙奴晶亮的眼珠盯着她不放，如花俏臉便不由一陣緋紅，隨即半羞半怒的嗔道：「喂！傻小子，你咋呼甚麼？誰是女娃兒啦？你自己有多大了？敢呼人家作女娃兒！你到底是誰？盯着人家不放幹甚麼？」

崑崙奴這是平生第一次與他年紀相仿的女兒家單獨相對，又如此接近，連她的氣息也隱約可聞，他的心兒不由一跳；又被她連珠炮發似的一串嗔問，便不由有點不知所措了。他咧了咧嘴，問非所答的喃喃道：「你，你比娘親年少，不就是女娃兒麼？爹爹比我年紀大，他也呼我作男娃兒啊！」他定了定神，才忽然醒悟，這紫衣女娃兒竟然獨自在這華山絕巔出現，身手也十分輕盈，必定並非等閑的村野女娃，爲甚不向她打探那李淳風的下落呢？

崑崙奴心念電轉，便正正經經的向紫衣女娃拱一拱手，這也是他剛從李淳風等人那兒學來的，道：「我叫崑崙奴，請問你叫甚麼？」

紫衣女娃見崑崙奴忽然怪模怪樣的學那等成年人拱手相問，不由格格而笑，她這一笑，崑崙奴但感猶如花兒盛放，更嬌更美了。祇見她帶嗔含笑道：「嘻！崑崙奴也算是名字麼？我叫甚麼，你難道不會猜麼？猜得着算你有本事，猜不到我爲甚要理睬？」

崑崙奴聰明絕頂，他一聽紫衣女娃的言語，便知她話中隱含玄機，似乎是玄機一道中人，他目注她一眼，心中微一思忖，便斷然的道：「不必猜了，你瞞不倒我，你叫袁紫衣囉！」

崑崙奴話音未落，紫衣女娃已不由俏眼瞪得滚圓，盯着崑崙奴，十分驚奇的反問了一聲道：「你！你怎的知道？」

崑崙奴道：「這很簡單，世人以五行定形格，而你眼帶紫氣，唇含紫光，當以『口、眼』爲貴，因此你之姓氏必隱『口、土、木』三大要素，又『袁』與『轅』通，『木』即『車』也，合起來豈非一個姓氏之『袁』嗎？再者你口眼皆含紫光紫氣，又一身紫色服飾，顯見與『紫』有不解之緣，而且必形於外，如此豈非你所穿的服飾一般，名乃『紫衣』二字麼？合二斷之，便即你的姓名『袁紫衣』了！未知是否如此？」

紫衣女娃此時驚奇得怔了怔，過了一會，才喃喃的道：「乖乖不得了！我爹爹向我解釋姓名的來歷，怎的這小子的口吻，便與爹爹一模一樣呢？莫非他外表傻呆呆，但却身負我爹爹一般的神通本事？若然如此，這事倒可請他相幫一二了！」

紫衣女娃略一頓，忽地斂起笑意，肅然的道：「不錯，我的確姓袁名紫衣，奉了爹爹之命，在此守候一乾坤異物！是啦，崑崙奴你既有此本事神通，何不助我一臂，以爲天下蒼生效力呢？」

崑崙奴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袁紫衣，我連你守候甚麼也不知道，怎可助你？又怎的扯上天下蒼生的關係了，眞好笑。」

紫衣女娃——袁紫衣微哼一聲，不以爲然的道：「不好笑！因爲你祇要知道我欲尋的是甚麼，你便决計笑不出口了！」

崑崙奴見袁紫衣說得十分認眞，不由奇道：「那你欲尋的到底是甚麼東西？」他心中不禁暗道：你又知我欲尋甚麼？我本欲向你打探那李淳風的下落，以尋救爹娘生命，不料却被你搶先了一步！

袁紫衣仔細的審視崑崙奴好一會，才終於確認他可以告之眞相，伸手往上一指，神秘的道：「哼，那你看看上面是甚麼？」

崑崙奴抬眼向面前的峭壁一看，發現高達五丈的石壁上面，凹陷下去，露出一個三尺許闊的洞口，洞口裏面黑沉沉的，崑崙奴雖然目可視十里之物，但因洞口的光線不足，因此竟難瞧到甚麼。但洞口正中，却盤着一簇十分奇特的花團，花呈圓盤狀，花瓣向上張開，其徑圍足達尺許，就如一棵朝天而盛放的花朵。

崑崙奴目睹之下，心中忽然一動，他猛地憶起，此花的形態似曾相識，不就是他於崑崙絕地「天機谷」內會見過的一類奇幻之花麼？他猛然發現此點，便越發判定眼前這紫衣少女大有來歷了，他的「玄機幻趣」也驀地被勾了出來。

崑崙奴目注上面洞口正中的「奇花」，若有所思的道：「是啊！果然有點神秘，因爲我亦會於神秘的地方，見過這類神秘的花朵，但不知它叫甚麼？袁紫衣，你知道麼？」

袁紫衣俏眼閃出一絲慧黠的光

芒，瞧了崑崙奴一眼，判斷他是由衷而發，並非虛僞之言，這才微一咬唇，似下了決心的披露道：「唔，崑崙奴，你看來並非奸惡之人，我便告訴你吧，這花朵名叫『龍星花』，是一種孕育於大地龍脈上的奇花！此花五百年開一次，等閑之人决難見到！」

崑崙奴心中不由又一動，他故作糊塗，問道：「那你小小年紀，如何知道？」

袁紫衣傲然的笑道：「我爹爹告訴我唄！爹爹還說，大地龍脈孕育龍星花，五百年開一遭，但開花之日，天地乾坤必定猛烈震動！不得了，十分厲害！」袁紫衣忽然吸了口氣，對這「龍星花」的出現，似亦感十分驚駭。

崑崙奴也不置可否，笑笑道：「噢！這般驚人麼？但此花已開了，山野大地不仍好端端的，並沒甚震動啊！」

袁紫衣見崑崙奴一派從容淡靜，她自己倒先聳然動容，不由嗔道：「哼！你知道麼？三日前的傍晚，這兒發生了甚麼事兒？」

崑崙奴心道：「日前的傍晚，我尚在隋楊氏的祖陵岐山上面，那兒距此地是達五百里，但我若說五百里路片刻可達，你又如何相信？既然如此，不如不說，繼續糊塗下去好了！」於是崑崙奴又笑道：「三日前的事，我怎會知道？你若知道，便告訴我好麼？」

袁紫衣見崑崙奴意態懇切，倒不好拒絕，便坦然的道：「你知道麼？三日前的傍晚，爹爹帶我上此落雁峯，向我傳授那等艱奧之極的『天象神通』，我正用心聽時，忽見東面天際，突地閃出一道强烈的紫光，隨即便有一道赤紫之光，劃過天際，向落雁峯這面射了下來！你知道麼？當時之象眞的驚心動魄啊！」袁紫衣忽然驚呼了一句。

崑崙奴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按「天機谷」中的「天機道」絕學所示，東面乃「青龍」所屬，而「青龍」又屬「帝星」之宮，「青龍」若生異動，則必主世間面臨改朝換代的大變數。而華山又屬西嶽，乃隋都地域的龍脈滙聚之處，天有兆，則地必有應，看來這袁紫衣父女所見，果然非同小可了！

崑崙奴心念電轉，便收起似漫不經意的笑臉，很認眞的道：「袁紫衣，後來如何？此山此峯是否亦有所兆應發生呢？」

袁紫衣一聽，俏眼又閃過一縷慧黠的光芒，她目注崑崙奴一眼，似驚猶喜的道：「是啊……爹爹當時亦十分緊張，吩咐我凝神細察，說天有象，地必有應，不料你與爹爹所言一模一樣……」她呼了口氣，才又聳然動容的續道：「當時我不敢疏神，屏息靜觀，就在東面紫色光華射落之際，此峯的東面，亦騰地昇起一團紫色煙雲，狀如盛放蓮花，冉冉昇起，於半空迎接那道强烈的紫色光華。但見紫色光華呼地射落那朵紫色蓮花煙雲上面，紫色蓮花煙雲即猶如人之手臂舒張，迎入紫光，又呼地團團包裹住……再而猛地一沉，沉落東面峯巔，眨眼便無影無踪！十分速捷，猶如電光石火……」

崑崙奴凝神細聽，此時插了一句道：「接着呢？袁紫衣，你爹爹大概不會就此放棄吧？」

袁紫衣瞧了崑崙奴一眼，心中不由暗暗驚喜，這個小子外表看似不識世務，但他的心思之靈，却有如他的眼睛一般的晶亮，把人世間的奧秘皆窺透了啊！袁紫衣點點頭道：「當然啦！爹爹他既知此乃驚天異兆，又怎會輕易放棄……爹爹目睹之下，即疾速向東面掠去，抵達落雁峯山巔的東面，幾經艱苦搜索，終於在這道石壁上面，發現了這棵奇異的『龍星花』……爹爹斷定，這龍星花乃華山大地龍脈的精華所聚，剛才所見的『紫色蓮花煙雲』，其實便是此花的眞形幻影，它騰昇而上，正是受了天兆『青龍』的感應，花心盛放以迎……而且必定有天降異物落於龍星花的花心中了！」

崑崙奴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此花果然是華山大地龍脈脈氣所凝聚孕育，奇貴無比，似已通靈；如今再上迎「青龍」天兆，天地陰陽滙聚，所含之物果然非同凡響，驚天動地……他連忙問道：「那你爹爹可有尋獲那『天降異物』？」

袁紫衣微歎口氣，道：「當時爹爹正欲設法爬上那龍星花洞口，不料天降異物，必遭鬼神相互爭奪……洞中忽然現出了一物，爹爹一見，便知不敵，主動而退……無奈之下，只好着我持劍在此守護，他自己則去請救兵相助去了……哎，這也十分無奈，因爲那東西太可怕了！」

崑崙奴見袁紫衣心有餘悸的模樣，奇道：「那到底是甚麼怪物？如此恐怖？」

袁紫衣一聽，情不自禁的向石壁上抬眼一瞧，她的俏臉霍地一變，尖聲叫道：「嘿……甚麼怪物如此恐怖？你……你爲甚不自己去瞧一瞧！」

崑崙奴自出娘胎，便已身歷千難萬險，千奇百怪的事兒，他連崑崙龍脈的化身「龍脈怪魚」也日夕相處，這世上有甚令他驚駭的事？他淡然一笑，依言抬眼向那洞口瞧去，却不由也吃了一驚，因爲洞口果然現出一種怪物，這怪物也委實

教人心驚。

但見在三尺許的洞口中，忽地探出一個烏光漆黑、盆子大小的怪頭，伸出尺許之後，便停了下來，四面掃視，兩點綠慘慘的寒光透人心魄，觸着下面的袁紫衣和崑崙奴這兩位大男女娃兒，怪頭上五寸長的獨角猛烈搖動，口吐赤紅信舌，呱呱厲嘯，兇惡之極！

袁紫衣的俏臉倏地變得青白，手揮的劍也無力的垂下，連尖叫聲也沒法發出來了。

崑崙奴心中也不由一陣悸動，但他畢竟已歷千難萬險，見識過千奇百怪的事兒，他所練的「無爲內功心法」又十分神妙，敵强則彼强，敵弱則彼柔；所遇的對手越强、越兇惡，他體內的「無爲眞氣」便益發充盈，內力眞氣激湧之下，崑崙奴但感渾身發熱，臉色漲紅，甚麼驚慌惶恐，早已抛到九霄雲外去了。但他却毫無動作，只是目注那「獨角怪物」，似乎要是看清牠的來意企圖，然後再決然行動。

「獨角怪物」掃視了一陣，怪頭猛地一晃，身子也緩緩的游動而出，頭尾竟達三丈，最粗之處，有如一截大水桶，渾身披滿鱗甲，閃閃發光，毫不猶豫地向洞口正中的那株奇幻之花「龍星花」捲去，盤成一堆，恰好把「龍星花」完全包沒。那獨角怪頭却仍不停歇，猛地向旁邊的石壁撞去，石塊竟紛紛崩墜下來，堆在牠的前面，眨眼那石堆便高達尺許了！

袁紫衣不由驚叫道：「不好了！這怪物欲封洞，把龍星花據爲己有啦……爹爹啊，只怕你白費一番心血了！崑崙奴，你可有本事把那『龍星花』搶到手嗎？爹爹說，此花關乎天下萬千蒼生的福祉呢！」

袁紫衣對着「獨角怪物」哇哇大叫，崑崙奴却凝然不動，按他的本領神通，施展那「天關地軸」的功夫，千丈絕壁也難不倒他，何況是眼前區區五、六丈高的峭壁？但他却毫無動作，似乎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好一會，崑崙奴才忽地喃喃自語道：「奇哉怪也……這獨角怪物爲甚麼欲把那花兒據爲己有呢？難道牠亦懂得愛惜花草嗎？」

袁紫衣又驚又急，見崑崙奴一副淡然安閑的樣子，不由氣得嗔道：「呆子，這獨角怪物並非愛惜花草，而是獨愛那『龍星花』！假如你知道『龍星花』裏面隱含着甚麼，你便會明白牠爲甚要急於據爲己有了！」

崑崙奴笑道：「那龍星花內到底隱含甚麼？得到了又有甚麼好處呢？」

袁紫衣俏眼兒一轉，心道：爲了求得這呆小子助力，看來也只好把自己所知的坦露出來了。袁紫衣道：「崑崙奴，你知道麼？這龍星花既然是華山龍脈所孕育，便即通靈之物，那騰昇以迎『東宮青龍』射下的紫光的紫色蓮花煙雲，便是這龍星草的眞形幻化啊……它既已迎住『東宮青龍』，便必已與『東宮青龍』滙聚，合二爲一，生出一種異物，集『天精、地靈』於一身，奇貴無比，雖世間的萬金亦難求矣！」

崑崙奴心道：這必然是她的爹爹告知她的秘密，不料竟與我判斷的一般無異，可知玄學之道，雖殊途而同歸，雖艱奥亦非不可推求；只看是否有此毅力和奇緣罷了……他心中念轉，口中却道：「噢？眞的如此嗎？那到底有甚好處？如此奇貴無倫？」

袁紫衣聳然動容道：「你可知道？龍星花與『東宮青龍』滙聚之異物是甚麼？嘿嘿……我爹爹說，那叫『乾坤珠』，集天宇之精華，地脈之靈氣，滙聚而成，因此名爲『乾坤珠』，其貴啊，當世無與倫比！世人得之，立可平步青雲，甚至乞丐可以變巨富，草野可以成帝皇呢！你知道這『乾坤珠』的威力了嗎？嘿嘿！」

崑崙奴淡然一笑，心中暗道：若袁紫衣父女所見不差，如此異象，果然是「天機大勢」演行之兆；而此地位於華山頂峯之巔，集華山地脈之精華，孕育奇花，現出眞形，以迎「天機」，那便果然非同小可了……但口中却笑道：「呵呵！這又當眞十分神奇啊！但這獨角怪物，似屬蛇蟒一類，到底並非人類之屬，牠奪此異物，據爲己有，又有甚用處呢？」

袁紫衣抬頭望一眼洞口，見那「獨角怪蟒」，已把撞落石塊堆成二尺許，已快把洞口堵塞住，心中不由大急，跺足尖叫道：「壞了……這怪物果然力大無窮！牠若把洞口封堵，龍星花花內之珠，便即被牠佔奪……受此乾坤靈珠的蔭庇，再與華山龍脈的靈氣潛移默化，這怪物便可集天地精華一躍而成『乾坤之蟒』，其威力足可摧天毀地，萬分可怕……崑崙奴！虧你還冥頑不化，東問西扯！你……你將成人世之千古罪人了！」

袁紫衣話音未落，忽地尖嘯一聲，手中的長劍猛地一點地面，身子已貼壁而上，颼颼向上，眨眼已昇達五丈，身法亦十分輕盈，顯見武功根基已大有火候了。

崑崙奴正沉思忖念之際，不料袁紫衣有此一着，她情急之下，竟不知死活，游壁提劍，欲與那「獨角怪蟒」爭奪「天地奇珍」，他想要阻止也來不及了！崑崙奴此時已深知「獨角怪蟒」的厲害，就連他自己亦並無把握將其制服，何況袁紫衣

這女娃兒，武功根基雖有火候，但內力尚淺，如何與力愈萬鈞的「獨角怪蟒」抗衡呢？

就在此時，袁紫衣已呼地竄上洞口，距那「獨角怪蟒」僅三尺之距……她尖叫一聲，即不知死活，揮劍便向怪蟒擊劈！她出手如電，劍勢亦十分狠辣，若對手是等閑之輩，只怕頭兒便立刻飛脫了。但袁紫衣這一劍，擊於怪蟒的頭上，竟迸出幾點火星，一陣猛烈的反震力撞上來，袁紫衣握劍的手腕劇震，根本無法把握，長劍呼地脫手飛離了……而那「獨角怪蟒」的烏黑頭上，竟絲毫無損，可知其硬如鋼鐵了！

不但如此，「獨角怪蟒」反被激怒，牠本來正全神貫注撞石塡洞，被袁紫衣的利劍所擊，頭上雖安然無損，但也隱隱生痛，牠霍地轉過頭來，向袁紫衣一陣怪嘯，隨即信舌一吐，一股赤紅的煙氣，便向袁紫衣罩射過來，快如電閃。

袁紫衣背後不到二尺，便是石壁，她根本避無可避。一股猛烈的赤紅煙氣罩上臉面，她但感一陣昏眩，手足發軟，隨即便甚麼也不知道了……只見「獨角怪蟒」的黑頭一昂，露出森森的利牙，張口便向袁紫衣噬咬過來，若被牠這般一咬，袁紫衣便十條生命也沒了。

崑崙奴見狀不由大駭，他此時也不及細想，「天關地軸」的輕功猛地施展，猶如電閃光劃，嗤地射到「獨角怪蟒」的右面，他的「八方歸元神功」第五式「天愁地慘」驀地展開，向「獨角怪蟒」的龐大身軀擊去，崑崙奴情急之下，他的「八方歸元神功」功力已提到八重，這等「天愁地慘」功力已足令「獨角怪蟒」雖身堅如鋼，但亦禁受不起，一股强大之極的勁力，把牠的龐大身軀壓向左面，牠向袁紫衣猛追的頭部亦因此被牽動，僅咬着袁紫衣的衣服，餘勢未止，把袁紫衣的外衣撕破，森森的利牙連着紫色的外衣，撞向石壁，把一塊磨盤大的石擊落了！「獨角怪蟒」的威力簡直驚人之極。

袁紫衣的衣服被當中撕破，露出了少女雪白緋紅的玉胸，但她此時已失去知覺，她的身子被「獨角怪蟒」擊撞石壁帶出的勁風一吹，竟向下面五、六丈高的山地跌去！

少女迷人的玉胸已露於崑崙奴的眼底，他只覺心中一蕩，也不及細思細看，便知袁紫衣已生死一線，因爲洞口下面的山地，遍佈堅硬的石塊，袁紫衣受「獨角怪蟒」的毒氣所侵，人已昏迷不醒，這一摔跌下去，撞上石塊，還有命麼？

崑崙奴不知怎的，乍睹袁紫衣少女的雪白緋紅玉胸，心中便不由一蕩，雖然他不知那是甚麼原因，但他忽然覺得，袁紫衣是有如他娘親一樣的人兒，心中只感十分親切，有一股不忍分離的强烈感情，這令他想也不想，也不知其中的厲害生死，身形猛地一閃，已衝到袁紫衣的身前，在她向下面墮下的一霎，向袁紫衣的背後空間連拍三掌，送出三股渾厚的掌力。

三股渾厚的掌力，各自激起三道氣浪，反撞而上，恰好把袁紫衣下墜的身子抵住，化解了大半下墜之力，緩緩落下，終於安然無損，降到山地的石板上。

但崑崙奴此時却背後空門大開，那「獨角怪蟒」連番被擊，不由狂怒，牠的龐大身軀亦受崑崙奴的掌力震撼，尾巴順勢向前一捲，從背後把崑崙奴捲住了！然後又猛烈扯動，却把崑崙奴向蟒腹中收縮，以便狠狠的勒斃敢向牠挑戰的敵人。

崑崙奴也不知是嚇呆了，還是根本無力反抗，竟任由蟒身把他捲住，一直向蟒腹中央收縮，眨眼間，崑崙奴已被收縮到蟒腹中間，他的身下，恰好是那株「奇幻之花」——龍星花，眼見崑崙奴便成了這株千古奇花的陪葬品了……

就在此時，崑崙奴本被勒緊的手臂，突然生出一股猛烈的反撞力，怪蟒龐大的身軀也被震得一鬆。就這般一鬆，崑崙奴的手閃電般探向身下，穿越「龍星花」的花瓣而入，觸手處，竟然是顆奇滑無比、大如拳頭的圓珠東西。崑崙奴心中不由猛地一跳，暗道：這「龍星花」果然是華山龍脈孕育的通靈物，它現出眞形，上迎「東宮青龍」，終於天地滙聚，凝結出一顆震驚萬世的異珍——乾坤珠！但不知這「乾坤珠」是否眞的如此威力驚人？

崑崙奴原來身子被「獨角怪蟒」從背後捲住，向蟒腹中央收勒，他雖知十分兇險，極有可能被怪蟒生生勒斃，但他心性偏偏玄幻之極，暗道：何不趁此機會，探清那蟒腹中央的龍星花，是否眞的藏有異物？於是他竟把體內凝聚預備作猛烈反擊的「無爲眞氣」散去，身子變得柔如綿軟如絲，任憑「獨角怪蟒」瘋狂狠勒，向中央猛縮，却難令他有絲毫的損傷。這就有如以「水」近「刀」，任憑刀鋒如何犀利，却難令水有絲毫破損；這也是「無爲內功心法」的神妙之處。

此時，崑崙奴探手觸到這顆奇滑無比的珠狀之物，他恐怕被它滑脫，不由五指一收，把珠狀物抓進手心，用力握緊。他也未知這珠狀物如何奇貴，祇是既然是袁紫衣有求於他，又如此看重這「花中之物」，他爲了不令她失望，便把它握緊了。

不料崑崙奴猛握之下，這「花中之珠」突生異狀，崑崙奴但感一股奇大無比的熱力，從它身上散發出來，透過他的掌心，再沿手臂，射入心胸體內奇經八脈，其力度之强猛，猶如雷劈電轟，根本難於抗衡！崑崙奴此時爲讓手臂活動，已凝運內力，欲震開怪蟒的身軀，他體內的「無爲眞氣」已凝聚了五分，突然又被這股猛如驚濤駭浪的熱力透體而入，登時有如海濤擊石，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他體內的「無爲眞氣」立地被激得洶湧澎湃，身不由己的猛然爆發了！

祇聽「轟」的一聲巨響，纏捲住崑崙奴的「獨角怪蟒」，牠那堅如鋼硬如鐵的龐大身軀，竟被崑崙奴體內突爆而發的無堅不摧、無銳不毁的「無爲眞氣」硬生生震開，餘勢未止，更被震飛向洞中三丈，砰隆一聲，也不知摔跌到何處去了！

「獨角怪蟒」被震飛的龐大身軀，撞上洞口的石壁，石塊紛紛崩裂，掉了下來，連同怪蟒自撞欲封洞的石堆，恰好把三尺寬的洞口嚴密的堵住了。

洞口外面，祇剩下盤坐於石上的崑崙奴，以及他面前仍完好如初的「奇幻之花」——龍星花。原來崑崙奴體內的「無爲眞氣」，被他手握的「乾坤珠」激發，竟如驚濤駭浪，威力如斯宏大。爆發之後，崑崙奴但感心胸一寬，但仍渾身躁動，竟欲再次蓄勢待發，他不由大駭，連忙凝運「無爲內功心法」，依「無藏而有餘、無爲而大巧」的練氣運功法門，把洶湧澎湃的眞氣運行奇經八脈，再聚於丹田。

好一會，崑崙奴才感心胸一振，灼然的血脈漸感平復。經此一激一收之間，崑崙奴的內力竟又增進了一重，幾乎已達武林中人苦練百年的通玄境界了。他但感手心中緊握的「乾坤珠」已無異樣，祇剩一種溫熱的感覺，崑崙奴自己也不知道，他此時的內力已達通玄境界，也祇有如此的內力，才能與「乾坤珠」的威力抗衡。亦祇有崑崙奴身負絕頂「無爲內功心法」，才不致被「乾坤珠」的威力所傷，換了當世任何人，祇怕早被「乾坤珠」的無比威力，震斷心脈。「乾坤珠」的無比威力，由此可見一斑。

* * *

崑崙奴把「乾坤珠」隨手塞入身上的衣袋，他也不再理會眼前的奇幻龍星花，心念甫動，他的身形即呼地凌空而下，其輕靈奇幻，猶如騰雲駕霧的仙神大法。

他立刻便發現洞口下面山石上的袁紫衣依然昏迷不醒，動也不動，似乎已然死去了。她身上的紫衣已被撕得七零八碎，上身裸露，少女嬌人的玉胸，雪白緋紅的呈現於崑崙奴的眼底，令任何世上之人，目睹之下也心神搖晃、魂魄遊蕩。

但崑崙奴却毫無異樣，更微嘆口氣，心道：這不知死活的女娃兒，竟因爲一株奇花、一顆「花中之珠」，斗膽去挑戰「獨角怪蟒」，還有命麼？他俯下身去，把她抱起放到另一塊平石上，他小心翼翼，唯恐弄破她的俏臉，便以手輕輕托着紫衣的頭，以自己的手背作墊，才輕輕放下，此時他心中忽然猛地一跳，原來他的手心，竟觸到一絲微微的熱氣！

崑崙奴知道那是人的呼吸氣息，他又知道，人既有呼吸氣息，那便依然活着！崑崙奴這一喜當眞非用小可，若非他尚抱着她，他準會一躍而起。因爲他最怕見人間的「生離死別」，更何況少女是爲「天下蒼生」而亡！

崑崙奴心念百轉，尋思如何才能救活紫衣的生命。可惜他雖負一身神通，獨對醫道一竅不懂，如何方能解去紫衣的蛇毒？他百思無策。

他不由嘆了口氣，暗道：我雖懂「天機谷」絕學，按「人間道」推算，這少女亦決非夭折之形格，因爲她的根骨清奇，且潛伏「靈光」，非同凡響，但如何方能救活，却是束手無策。哼，看來這「人間道」，竟不及「醫道」更能解救人間的苦難也！

崑崙奴情急之際，不由游目四周環視，他觸目的盡是山溪峭壁林木，根本不見人踪，因此就連向人求救的可能性也沒有。心道：未知這紫衣女娃兒尚能支持多久？能否背負她出去求醫呢？

他心中轉念，不由又俯下身去，用手探探紫衣的氣息，崑崙奴雖然不懂醫道，但從人的氣息强弱却能判斷其生命力的旺衰，這是他的獨特本領。

不料他俯身時，衣袋中藏的「乾坤珠」却噗地掉了出來，恰好掉落在袁紫衣的胸口，又恰好溜入她光滑的玉胸裏面去了。崑崙奴不禁十分爲難，他雖然不懂世務，但他知道袁紫衣是娘親燕紅玉一類的女子，他長大到十歲後，娘親便不許他在她胸前依偎，既然如此，他又怎能探手入袁紫衣這女子的胸口內，取回「乾坤珠」呢？

崑崙奴心性本就玄幻之極，此時乍然與一位妙齡少女相處，便更感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就在他怔怔之際，却忽見袁紫衣的俏臉驀地漲紅，渾身抖顫，雙目緊閉，連呼出的鼻息也灼熱如火，就如一團烈火忽地塞進她的體內，十分可怕。

崑崙奴心中不由大駭，他驀地

憶起，他剛才以手心揑緊「乾坤珠」時，那熱如火灼、渾身脹熱欲爆的可怕感覺，暗道：若非我練的是「無爲內功心法」以「無藏而有餘、無爲而大巧」的法門收納，體內被激發出的龐大熱氣，祇怕已把我心脈燒爆了！不料「乾坤珠」又誤打誤撞，掉落袁紫衣身上，又恰好位於心脈大穴，必已激發她體內的眞氣熱力，她又昏迷不醒，如何可自行攝納？這豈非促她步入死亡谷麼？而且「乾坤珠」已激發她體內的熱力眞氣，此時就算取走也已太遲了！

崑崙奴心念電轉，苦思解救之法。情急之下，他也不及細思，竟疾伸手掌，按在袁紫衣的胸口「靈虛」穴上，向她的心脈送出一股渾厚的「無爲眞氣」，用意是助她抵禦那熾灼的熱氣。

他此時的內力已達通玄境界，又經他的叔祖李健傳授人身經脈之學，因此認穴奇準，按理大可護住袁紫衣的心脈，不致被「乾坤珠」激發的熾烈熱氣灼傷。

不料崑崙奴輸送眞氣之下，袁紫衣的身子猛地一抖，俏臉兒漲得更紅，她的血脈似欲爆裂而出。崑崙奴不由大駭，連忙縮手，不再輸入眞氣，他心中更感迷惑，暗道：爲甚自己的眞氣不但不能護住她的心脈，反而激發她體內更猛的熱力呢？

崑崙奴此時尚未醒悟，他體內的「無爲眞氣」，剛才在蟒洞口前，受「乾坤珠」的威力所激，旺然勃發，再經他一番收攝吐納，已非單純的「無爲眞氣」，而是更進一重的「乾坤無爲眞氣」了。他向袁紫衣輸入了蘊含「乾坤珠」威力的眞氣，與正激發袁紫衣體內熱力的同一氣流相撞擊，自然更倍增其熾熱，若非崑崙奴及時縮回，稍多一時片刻，便必令袁紫衣心脈爆裂而亡。這僅是一線之差，當眞可怕之極。

但他確已可斷定，袁紫衣此時體內的熱力威猛之極，亦即充滿了「乾坤珠」至剛至陽的勁氣，決計不能以陽剛眞氣去化解了。他身負「無爲內功心法」，自然明白「堅則毁、銳則挫」萬物相生相尅的道理。

「乾坤珠」落在袁紫衣的懷中，崑崙奴也不想取回了，他心中更傷感的暗道：這女娃兒的死，全因這顆「乾坤珠」而起，她爲了得到這顆奇珠，竟冒死犯惹那可怕的「獨角怪蟒」，令身中劇毒，救無可救，那就讓「乾坤珠」永遠留在她身上吧！轉念間，抬頭又忽見洞口上的那株「龍星花」仍完好無缺。不由又暗道：這「奇幻之花」與「乾坤珠」有莫大淵源，爲甚不一併讓它留在袁紫衣身邊？也好教她心中安慰吧！他呼地躍上洞口石壁，把那株「龍星花」連根拔起，輕輕放到袁紫衣的身畔。

崑崙奴凝望袁紫衣，怔怔的不忍離開，見她依然一動不動，不由又轉念道：你想必是仍擔心它會失去，既然這樣，那就把它送進你的肚子裏，吃進肚裏的東西，便永遠不會失去了！

崑崙奴這般思忖，便決然的拿起那株奇幻的龍星花，先把花柄折斷，見流出如奶狀的汁液，便伸手撥開紫衣的牙根，讓汁液滴進她的嘴裏，然後又伸手按在紫衣的胸腹上面，以其氣助她化汁液爲氣脈，源源輸進紫衣的體內，最後亦如崑崙奴練功心法，於丹田中貯存起來了。

崑崙奴左手運眞氣壓送這龍星花的汁液，右手助紫衣化汁液爲眞氣，如此連壓連滴連輸連送，說也奇怪，那株奇幻的龍星花竟逐漸萎縮起來，最後越來越縮，竟如一掌狀形小花朵了。崑崙奴心中大奇，不由加緊運氣，向餘下的掌形花朵一壓，最後也化作汁液，滴進紫衣的口中，再化作眞氣，那株奇幻龍星花猶如吃進紫衣肚中一樣，倏忽不見了。

崑崙奴幹了這事，心中這才舒泰了一點，心道：紫衣的心願總算代她完成了。

崑崙奴又怔怔的守候一會，心中在思忖：紫衣到底尚有甚麼心願？他無論如何非要替她完成不可。

就在此時，崑崙奴祇見紫衣渾身突然抖顫起來，猶如風寒突發，崑崙奴大吃一驚，伸手一按紫衣的手足，祇覺冷如冰塊，心中不由又驚又急，暗道：莫非紫衣突然怕冷麼？

他這般思忖，便不及細思，疾伸雙手，輕輕扶起紫衣，雙手按於少女的背部，向紫衣輸送他的純陽無爲眞氣。

純陽無爲眞氣乃至剛至陽之氣，恰恰是抵禦寒氣的獨特靈方妙藥。

但紫衣此時體內的陰寒極之强烈，崑崙奴的純陽無爲眞氣再强烈，亦僅可與其陰寒氣不相伯仲而已。

因此崑崙奴與紫衣逐成了一種僵持不下的局面。偏偏崑崙奴性極玄幻，他眼見自己的眞氣輸入紫衣體內，紫衣的寒顫便大爲減輕，他便決計不肯停止輸送了。

按崑崙奴的脾性，就算如此堅持一年半載，他也決不會放棄。

但紫衣體內的陰寒，來自那株奇幻的龍星花，至陰至寒，決非人力所可能抗拒。而崑崙奴所仗的是他的至剛至陽的無爲眞氣，且助力極深，因此比常人可多堅持一大段

時分，但若長久堅持，也必定眞氣耗盡，虛脫之際，被紫衣的至陰至寒侵入，那時不但是紫衣，連崑崙奴亦一樣難於倖免一死。

崑崙奴却偏生玄幻之極，他就算明知自己堅持下去兇多吉少，但爲了紫衣不至抖顫，令他瞧得心兒抽搐，他也會拚死支撐下去，直到他自己亦陷入紫衣一般的「陰寒」之境地。

就這樣僵持了一段時間，崑崙奴雖仍感眞氣源源不絕，但紫衣却開始恢復顫抖，雖然很輕微，但已足令崑崙奴心驚了。因爲他知道自己的功力，竟難壓制紫衣的陰寒氣了。

就在此時，山地對面的峭壁，忽地飄落一位白髮老者和一位娃娃臉的矮子，矮子年已過甲子，但却如老頑童似的嘻嘻哈哈，歡笑不止，相形之下，那白髮老者便嚴肅多了。

峭壁之巓，寬不及一尺，山風呼嘯，兩老者却於此凝立，談笑自若，單憑這一手定力神通，便決非等閒之輩所能企及了。

* * *

崑崙奴此時正全力向袁紫衣催送「無爲眞氣」，根本不知道對面山崖已落下兩位老者。

兩位老者向對面山崖下面的崑崙奴和袁紫衣瞥了一眼，雖然相距達五、六十丈，但却一眼便發覺了異象。

祇聽其中一位白髮老者忽地嘆了口氣，道：「難怪吾曾見此地有龍氣上衝，原來却是一株『龍脈之花』，如今竟全數落入那女娃兒腹中了……可惜，可惜！」

又聽那矮老者笑道：「老藥仙，你這等世外高人，尚稀罕這甚麼『龍脈之花』麼？」

老藥仙——白髮老者苦笑道：「太乙老兒，這東西若落入吾之手上，輔以陽剛之藥，便可救萬人生命，如今却祇可成就一人而已。且若如這傻小子如此胡亂施爲，那便得物無所益，反白白誤送了這女娃兒的生命，早知如此，吾便早來一步，搶先奪此龍脈之花，乾脆給吾孫靖兒服用，令他剛柔交滙一躍九重，豈不妙哉？」

矮老頭——太乙老兒怪笑道：「老藥仙啊，雖然如此，但你李藥仙濟世爲懷，仁心仁術，難道便見死不救了？」

白髮老者——李藥仙一聽，先是略一沉吟，忽地發出一聲尖音道：「那傻小子爲救那少女生命，胡亂把那株千年寶貝，以眞氣逼壓，化作液汁，輸送到少女體內丹田處，他不知道如此一來，那龍脈之花的威力，便在女娃兒的丹田中凝結膠固，此時任他以强大眞氣，欲化解少女的陰寒之氣，亦無濟於事了。」

這一下尖音竟逕直鑽入崑崙奴的耳中，他心中不由一動，心知已遇上精於醫道之人了，不由大喜，忙道：「老前輩如此說，那如何才可有濟於事？」

崑崙奴的聲音，亦以眞氣逼出，直接鑽進那白髮老者李藥仙的耳中。這令他不由微微一怔，暗道：這傻小子此刻正以全力替女娃兒抗寒，却能分出眞氣，逼音成線，看他年僅十七八歲，不料內力竟達如斯驚人境地。

白髮老者李藥仙目力超卓，他已知傻小子決非等閒之輩，因此便不再存輕慢之意，沉聲道：「你這傻小子，當眞膽大包天，可知你這般胡亂施爲，先把女娃兒的毒性連同那龍脈之花的靈氣一齊逼入丹田，其所產生的破壞力，又豈是等閒之輩所能抗拒，幸虧女娃兒先天靈氣深厚，再與龍脈之花的靈氣相滙，令體內的抗衡力超乎世人數倍，否則她必早已身軀爆裂而亡矣。」

崑崙奴一聽，不由嚇得冷汗直冒，忙道：「是，老前輩教訓的是，小子果然並不精於救人醫道，却不知如何方能補救小子魯莽之失？」

白髮老者李藥仙道：「你傻小子却也不必太過內疚，因爲你雖然胡亂施爲一氣，幾乎送了女娃兒生命，但幸而女娃兒的體質超乎常人，因此便可因禍得福了，你須先由奇入正，導正尅邪，引導女娃兒的丹田毒性與靈氣，運行奇經八脈，把毒性逼出體外，再保住女娃兒的靈氣則女娃兒的功力從此便可陡增數倍了，但務須小心而行，你懂得奇經八脈的運行路逕麼？」

崑崙奴道：「小子倒並不陌生，是不是從陰維脈起，到陽維脈、陰蹻脈、陽蹻脈，再一轉而到帶脈、冲脈，最後衝破任、督二脈？」

白髮老者李藥仙一聽，不由大爲驚訝道：「你這傻小子，對經脈之學，倒也精通非常，爲甚於醫道一竅不通？」

崑崙奴聽白髮老者這麼說，便知他已認同自己所說的奇經八脈運行路逕，當下更不猶豫，依路逕向紫衣體內引導眞氣運行，一面回答白髮老者道：「是，老前輩，因爲小子練的內功心法，首重經脈演行，所以並不陌生，但老前輩隔十數丈便可一目了然，驚人得很，老前輩的醫道爲甚如此精湛？」

白髮老者李藥仙默然不答，似在思忖。

此時那矮老頭——太乙老人忽然嘻哈一笑，道：「小子，你知道

他是誰麼？」

崑崙奴坦白道：「我不知道，亦不想知道，除非他精於醫道。」

矮老頭太乙老人大笑道：「你這小子，你居然敢問他是否精於醫道，若他不精此道啊，那普天下之人，祇怕皆有眼無珠啦，他啊，便是普天下人人均欲結識，却神龍現首不見尾可遇不可求的李藥仙老兒。」

崑崙奴一聽，却並不怎麼驚訝，道：「原來是李老前輩，怪道有如此精湛醫道，但另一老前輩你又是誰啊？」

白髮老者李藥仙老兒忽然接口道：「嘿嘿，他啊！他便是普天下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的笑仙太乙老兒，他特別精於顚三倒四，亂七八糟、胡說八道，你小子碰見他啊，最好退避三舍、再三繞道。」

崑崙奴一聽，却淡然一笑，道：「我也不必再三繞道，更不怕胡說八道。」

李藥仙奇道：「爲甚麼？」

崑崙奴道：「因爲目下這世道，本就亂七八糟，人倫顚倒，既然如此，便添一位胡說八道，也僅是九牛一毛罷了！」

李藥仙、太乙老人一聽，兩人不由面面相覷，李藥仙嘆了口氣道：「不得了，這世上又多了一位玄之幻極的笑仙之徒了。」太乙老人哈哈大笑起來。

李藥仙怒道：「太乙老兒你大笑甚麼？」

太乙老兒道：「這很好玩啊！不然，我笑仙老太乙豈非太寂寞了麼？」

崑崙奴此時却不再理會兩老在胡說八道甚麼，他依藥仙李老兒的指引，循奇經八脈路逕，全力輸送眞氣，逼出紫衣丹田中封固的毒性和靈氣，導入陰維脈，再走陽維脈、陰蹻脈、陽蹻脈、帶脈、冲脈，最後運經督脈到任脈，走遍奇經八脈，再把毒氣逼出體外，而靈氣則衝破玄關，佈滿奇經八脈，暢通無阻。

如此一來，紫衣因此而因禍得福，不但打通任督二脈，且衝破玄關，靈氣大增，假以時日，便是金剛不壞之身了。這一點，不但紫衣自己不知道，就連崑崙奴也未覺察。

正當崑崙奴全力替紫衣驅毒療傷之際，山洞口外，忽然呼地降下一位手搖蒲葵扇、挺着大肚子的老人，老人頭上却紮了一個娃娃髻。

這老人向四周一瞧，目力所及，祇見那株奇幻龍星花竟已不見了，四周散滿碎石、衣物碎，遍地狼藉，再一看眼前，一位滿臉漲紅的少年，正伸手按着躺地半裸少女身上，似乎有甚不軌企圖。

老人不禁大怒，厲聲道：「小子！你把老夫的女兒如何了？」

崑崙奴此時正全力催運眞氣，把紫衣丹田中的毒性逼出來，已從陰維脈逼到督脈，只要再逼入任脈，一衝而出奇經八脈，少女體內殘餘的毒性便可全數逼出來，毒性既除，靈氣旺發，紫衣從此便脫胎換骨了，但此時若稍一鬆懈，那便會令毒性永潛於體內，再也衝不出來，紫衣的靈氣也因而大受損害。

崑崙奴全神貫注之際，便沒理會老人的喝問，心道：這少女既然是你的女兒，你必定會明白一切的，那又何必急着解釋於一時。

不料那娃娃髻老人，脾氣極暴，心中生疑，便猛地出手，右手所執的蒲葵扇一揮，便向崑崙奴的背後拍去。

崑崙奴已感勁力刺激護體眞氣，亦知危機驟至，且對方的功力十分雄渾，若加反擊，雖然大可抗衡對方擊斃的勁力。但如此一來，袁紫衣體內的毒性，便因化導的氣勁減弱，不但衝不出任脈而溢出體外，反而立刻回流督脈，再回冲脈、帶脈，最後必定於丹田中永遠固存下來，就算僥倖不死，亦必武功盡失，而成廢人。崑崙奴心中對袁紫衣已萌生一種如對娘親般的感情，他又怎會讓她變作廢人呢？

崑崙奴心性本就玄幻之極，他既然不願功虧一簣，那便決計不會中途改變的了，祇見他猛地咬一咬牙，拚着挨一記重擊，也要堅持把袁紫衣體內殘存的毒性逼出體外，至於他自己的後果如何，他竟連想一想的念頭也沒有。

就在此時，娃娃髻老者的一記蒲葵扇，已重重的擊落崑崙奴的背部了。他似乎欲留活口，因此出手沒運全力，僅以五成功力拍去。

這五成功力的一記重擊，拍在崑崙奴的背部，也十分厲害。崑崙奴的護體眞氣立被衝破，一股勁力，擊中他背部的「靈台」大穴，他但感一股無比威猛的勁力，透體而入，不由渾身一抖。他的「靈台」大穴被衝開，深潛於他體內的「乾坤珠」所激發的强大勢力，亦即比普通內功心法更玄幻的「靈氣」，竟突然洶湧而出，沿崑崙奴向袁紫衣輸送眞氣的經脈路線疾行，如洪濤駭浪，衝入紫衣的體內。

奇幻乾坤珠所發靈氣豈同凡響？直接承受其蔭庇之人，乞丐可成巨富、草野可成帝皇，甚至起死回生，更可成仙得道，這股靈氣驟入紫衣體內，與她體內原潛的靈氣相遇，猶如天地間的兩座火山突然爆發，兩股龐大的熱流相撞，紫衣一時間如何承受得了？祇見她漸呈蒼白的臉上，突然潮紅，隨即閃幻異彩，青、橙、黃、藍、紫，閃灼

不定，眼睛却緊緊的閉着，連呼吸的氣息也驟然停頓了，猶如突然進入佛家坐化的境地。

那娃娃髯老者一見，心如刀割，斷定他的乖女兒必已遭不測了，當下盛怒不已，更不打話，手中的蒲葵扇猛力一轉，便向崑崙奴的天靈蓋上拍落，這一下出手，他已絕不留情，竟運足九成功力，欲一擊便把崑崙奴斃於扇下。

不料崑崙奴的「靈台穴」被激蕩之下，原潛的「奇幻乾坤珠」龍氣，便立生蔭庇之效，這一股承自天機地脈、浩瀚乾坤大龍脈之氣，非同小可，簡直可與十個絕頂高手的功力相比，再加上崑崙奴的「無爲玄功」，所產生的「護體靈光氣圈」，娃娃髯老者功力再高，也決計攻不破。

但娃娃髯老者的功力也非同小可，崑崙奴的功力未消耗時，也未必可以抵禦，因此這九成功力的一記蒲葵扇，與崑崙奴的「護體靈光氣圈」相激，所產生的碰撞反彈力便非常巨大了。

祇聽兩下一聲悶响，娃娃髯老者和崑崙奴，身不由己，各自被激撞而退各一丈有多。

一丈的距離，已超越了山地平石的範圍，因此兩人均站不住脚，雙雙飛落山石下面的平地，娃娃髯老者手中仍執着他那柄蒲葵扇，崑崙奴在被彈飛之際，下意識的伸手欲抓甚麼，竟被他隨手把袁紫衣飛脫的劍器執住了。

崑崙奴心中已有點氣惱了，暗道：你這做爹爹的，就算因女兒的受傷生氣，也不該隨隨便便欲置人於死地啊！你想必是自恃功力蓋世，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道理了，他這般轉念，便頓萌給一點厲害娃娃髯老者瞧瞧的意念了。

崑崙奴的「無爲玄功」奇妙之處，便在於對手越强，反擊力越大，以至於「堅則毀，銳則挫」，只有令任何强敵折服，而決不被任何强敵壓倒。

因此他的意念甫動，「無爲眞氣」便即激發，他手握的劍器便突地發出一陣龍吟虎嘯聲，十丈內外，清晰可聞。

那娃娃髯老者一見，不由更加暴怒，認定崑崙奴必是奪寶奪劍傷他女兒的小魔頭，當下突發一聲清嘯，其聲刺人心肺，竟與劍器所發之嘯音不遑多讓。

隨即娃娃髯老者疾如電閃，手執的蒲葵扇突然縮窄變尖，竟形如一把利劍，迎胸便向崑崙奴刺來，勢如電奔光閃，出手一招便厲害無比。

崑崙奴雖然手執古劍，但於劍招一道，却不知如何施爲，眼見娃娃髯老者這一劍凌厲無比，又不敢大意，無奈之際，腦中突地閃出「天機谷」所見星空圖，心中一動，不由便依星空圖中的星斗分佈走向，按五緯金、木、水、火、土五星的運行方向，自右而左一施，手中的劍器於金星之位，施到木星位時，突地便射出一道如星斗橫移的劍光，射向娃娃髯老者刺來的蒲葵劍勢。

劍光呼地一下，碰着蒲葵扇，只聽嗤的一聲，劍光竟透扇而入，直射娃娃髯老者的胸腹大穴！

娃娃髯老者不由嚇了一跳，其勢不能不全力閃避，也幸虧他的身手高絕，凌空飛升，這才堪堪避過此致命的一招。

娃娃髯老者吃驚暗道：吾之寶劍，到了這小子手中，怎地便有如斯威力？他不信崑崙奴有此能耐，冷哼一聲，展開蒲葵扇劍法，煽動之下，風即劍，劍如風，無孔不入，無堅不摧，成一個近丈的劍圈，向崑崙奴罩來。

這等怪異之招的招數，等閑人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更休說接招了。

就連那對面山崖，一直冷冷旁觀的「笑仙太乙老人」，亦不由怪叫一聲道：「天綱北斗蒲葵劍……劍如扇，扇生風，風如劍！無孔不入、無堅不摧！娃兒小子，你可要小心應付了！」

崑崙奴此時的身法，又從木星位移到水星位，劍光一轉而成「水」狀，漫山遍野，滿地流淌，恰恰用以化解娃娃髯老者的「劍如扇、扇生風、風如劍」的「風」劍勢。因爲風遇水即止，雖可激起波浪，終究冲不破水的浩瀚柔靭。不但不起作用，反被「如水劍光」吸納，激起千層波浪，向娃娃髯老者輪番衝擊。

娃娃髯老者心頭不由大駭，暗道：這小子地無師自通，竟然片刻之際，即悟創「如水劍光」，來化解吾之「風劍」勢？他心念電轉，手中的蒲葵扇一翻一煽，「風劍」勢突變，化作「銅牆鐵壁」，向崑崙奴的「如水劍光」壓去。這一招立生奇效，因爲「水」到底冲不斷銅鐵的堅剛。

但僅一霎，崑崙奴的「星空劍法」，從水星位移到火星位，劍勢從「似水柔情」，突化「烘烘烈焰」，「火」恰好剋「金」，崑崙奴的「火」劍勢，又剋制了娃娃髯老者的「銅鐵」劍勢。娃娃髯老者不得不疾退，因爲他知道，他的「銅牆鐵壁」劍勢，未必可以抵受如此威猛熾烈的「火劍」！

娃娃髯老者驚駭之際，崑崙奴却絕無趁勢進擊之意，「火劍」却突變，一轉而化作雄渾綿長，如茫茫大地的「土劍」，原來他此時已從火星位，一躍而入土星位了。

崑崙奴走完「五緯金木水火土」，又疾轉二十八星宿佈向，四方幻變，走東方如蒼龍，走西方如白虎，走北方如龜蛇玄武，走南方如朱雀啄目。其勢如星空幻變，無狀如浩瀚無極星海，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其威力簡直已達不戰而屈敵的無尚境界了。

此時娃娃髯老者已失去任何取勝的信心了，不但不能取勝，反而陷入崑崙奴的劍網，根本不能脫身，因爲崑崙奴的劍勢已達「無所不容、無所不包」的浩瀚無極的星空境界了。他震駭之下，眼見劍光又突化南方朱雀啄目，其勢如閃電，已避無可避……

就在此時，突聽山崖洞口處，傳來一聲清脆的少女呼聲：「爹爹……你……你爲甚與那傻小子打起架來了？他可是捨命救女兒的小救星的傻小子啊！」

娃娃髯老者一聽，渾身不由一顫，却作聲不得，暗道：老夫原來竟錯怪這小子了！但一時冒失，陷入如斯地步，這求饒告罪的話却如何說得出口？他咬一咬牙，拚着左目被「朱雀劍光」啄去，也決不肯向崑崙奴認錯服輸。

不料崑崙奴原來的意念便無傷人之意，只是顯示一下厲害，教訓一下對方而已，因此他的「無爲神功」心法，一旦到達敵手不加反擊、束手待斃的地步時，其威力便立刻軟化，一轉而回「無藏有餘無爲大巧」的虛幻境界了。崑崙奴的無爲眞氣驟收之下，他的「星空劍」威力便頓時消解得無影無形。

娃娃髯老者本已閉目待創，但忽覺眼前壓力一輕，睜眼一瞧，只見崑崙奴已退到一丈之外，持劍呆立，怔怔的沒有任何取勝的喜悅。

娃娃髯老者吃驚的連連眨眼，好一會，才失聲道：「娃兒，你這是……甚麼劍法？」

崑崙奴回過神來，剛才他仍在仔細回味那霎間悟創的「星空劍法」，直到娃娃髯老者發問，這才喃喃的道：「我忽然想起『星空幻象』，心道若按此演爲劍勢，未知是否可以抵禦老前輩的『蒲葵扇劍法』？於是便依星斗挪移演行，勉强走完這一套劍法，倒教老前輩見笑了。這是甚麼劍法？我委實尚未及加以思索判斷啊！」

娃娃髯老者一聽，登時連剛受挫敗的失落感亦忘掉了，他目灼灼的凝注崑崙奴，凝重的問道：「你知道『星空幻象』麼……那星斗如何挪移？如何演行？請坦白相告！」

崑崙奴此時已知這娃娃髯老者，便是袁紫衣的爹爹了，他雖然對其之暴躁冒失有點生氣，但亦知他愛女心切，也並沒放在心上，又見他問起這等「天機」玄學，且如此凝重，連他女兒安危也忘掉，不由笑道：「星空幻變，浩瀚之極，豈可一言說清？至於星斗挪移演行，不外乃按東宮蒼龍、西宮白虎、北宮龜蛇、南宮朱雀的基本軌跡罷吧了！其實也並無甚奧秘之處。」

就在此時，崑崙奴的身前，已突然飄落一位少女，原來竟是垂危的袁紫衣。

娃娃髯老者一見，一步搶到袁紫衣面前，仔細的審視。他終於確定，袁紫衣不但已然康復，且周身洋溢一股奇妙的「靈光」，不由喃喃道：「奇跡！奇跡！當眞是大大的奇跡……紫衣呵，你到底有甚奇遇了？」

袁紫衣俏目忽瞧了崑崙奴一眼，這一眼意思極其複雜，喜、羞、奇三味俱有，然後靈秀的臉上忽地閃出一陣光彩，含羞帶笑的道：「爹爹啊！哪有如此當衆誇獎自己女兒？其實這全因這傻小子忽然降臨絕谷，碰巧遇上女兒與那獨角怪蟒對峙……後來，後來女兒被毒昏了，傻小子捨命救我，我才甦醒，不知如何，那獨角怪蟒被他震飛入洞，引起山崩地裂！再後來，他把那株奇幻龍星花，不知以甚麼功力，化龍脈之花爲汁液，餵女兒服下，後又以眞氣化奇花汁液爲氣，輸入女兒的丹田，此時女兒但覺渾身冰凍入骨，刺入心肺，不由便昏迷不醒了，往後的事，女兒便不知道了！」

此時，對面山崖的兩位老者李藥仙和太乙笑仙，呵呵怪笑一躍而下，向娃娃髯老者拱手道：「神相袁天綱老兒，別來無恙乎？」

娃娃髯老者——神相袁天綱微哼一聲道：「哼！李藥仙、太乙老兒！你兩人上此峯作甚？以爲袁某不知道？必是垂涎華山絕巓的奇幻之花！不然爲甚只作壁上觀，不施援手救我乖女兒！」

笑太乙怪笑道：「袁老兒，二減一等於幾？你知道麼？」

袁天綱怒道：「二減一不就等於一麼？太乙老兒問這怎的？」

笑太乙大笑道：「是極！是極！一加一等於二，就如我太乙老兒與李藥仙，加起來是兩人同來，但却是各自爲政，各佔其『一』，互不相連，反正我太乙老兒無覬覦華山絕巓龍脈奇花之心，他李藥仙是否有垂涎之意，那便不得而知了！」

藥仙李老兒却坦然一笑道：「不錯，李某人的確因此峯透出靈氣而尋來，但吾意乃以此奇幻之花救治千百人之生命，絕非因我自己而垂涎！不料這株龍脈奇花，却被這傻小子誤打誤撞，以自身純陽無極至靈眞氣，助你的乖女兒化入體內，這傻小子的無極陽靈及奇花之

靈，加上你乖女兒自身的陰靈，三靈滙聚於這女娃兒身上，猶如道家修練百年，方可達至的『三花聚頂』，不料却在她小小年紀身上陡現了！奇跡！這果然是當世的一大奇跡！就連李某空負藥仙之名，亦僅見於此也！」

神相袁天綱一聽，不由連連眨眼，也不再糾纏了，因爲他深知，假如是藥仙李老兒判定的事，那當世便決無人敢有絲毫懷疑了。

此時崑崙奴忽然接口道：「袁老前輩莫歸功於我崑崙奴，其實若非李老前輩授以導引奇經八脈的大法，我根本便束手無策了！」

袁天綱一聽，這才知道，自己乖女兒的生命，竟有一半是藥仙李老兒救回來的，他性雖暴躁，但也異常爽快，知自己怪錯了人，便不加掩飾，坦然道：「原來李老兒亦曾出手相助，倒是袁某人一時魯莽，錯怪你也！」

他一頓，又目注崑崙奴道：「你原來叫崑崙奴，老夫剛才魯莽！有得罪之處，但請不要耿耿於懷，老夫向你陪罪便了！」

崑崙奴本來就沒有絲毫怪罪之意，他一聽便靦覥的笑笑道：「袁老前輩愛女心切，這也難怪，我亦深有體會。例如我當年誤入天機……那個洞中，爹娘擔心我的安危，也急得半死呢……因此我並沒絲毫責怪袁老前輩你。況且你的女兒乃爲了天下蒼生福祉，而欲從龍星花中取出乾坤珠，此中經過十分混亂，我處事不當，幾乎誤送了紫衣她的生命，因此救她亦是補過而已，並不必相謝於我。」

袁天綱一聽，登時連寶貝女兒的事也忘了，他目中精光一閃，落在崑崙奴身上，焦灼的道：「如此麼……那龍星花既給紫衣她吃了，但那花中之珠却是決計吃不得的！現落於何處？你快告知我！」

崑崙奴向袁紫衣已用樹葉遮掩的胸前瞥了一眼，不知如何回答，便沒說話，只是無聲的咧開嘴，袁天綱見狀不由大驚失色，暗道：這小子難怪有此功力，原來他已把那「乾坤之珠」吞吃獨佔了！袁天綱不由頓足道：「哎！此乃拯世之物，足以成就拯救世人，你雖有拯世之心，却並無統制天下的莫大氣運，獨佔吞吃，只是大材小用，絕難成全天下昇平的大氣候，可惜！可惜……」

崑崙奴身負「天機谷」絕學，自然亦知「乾坤珠」的威力，袁天綱的判斷，他自然亦十分贊同，他不由呵呵笑道：「袁老前輩，可惜甚麼？你若有所謀劃，請勿遲緩，可立刻施爲啊！」

袁天綱又急又氣道：「爲甚麼？目下尚可有作爲麼？」

崑崙奴笑道：「因爲我並沒獨佔吞吃，你那千年寶貝尚完好無缺啊！」

袁天綱登時大喜道：「那現在何處？」

崑崙奴向袁紫衣望一眼，却笑而不答，袁天綱不由又大急道：「你娃兒倆搗甚麼鬼啊？」

爲救父母　欣然赴宴

此時袁紫衣俏臉一紅，輕聲道：「爹爹，你冒冒失失的追問甚麼？我告訴你，崑崙奴他說的沒錯，那見鬼的『花中之珠』便在女兒身上，這總可以了吧？它有甚麼好處？幾乎把我活生生燒死啦！」袁紫衣說罷，目光往自己的胸前溜了一眼，俏臉更紅得猶如玫瑰花。因爲那「見鬼的乾坤珠」，此時仍牢牢的粘住袁紫衣的玉胸上面，若叫她當着衆人面前探懷取珠，對一位女兒家來說，只怕比殺了她更難受。

袁天綱身負「神相」的名號，自然非同凡響，他目注女兒一眼，便立刻明白了，暗道：難怪紫兒忽然有「三花聚頂」之「靈象」了，原來她竟已沾了「乾坤珠」的「龍氣之光」，她從此便變成金剛不壞身的「地仙」體，料不到她與「乾坤珠」竟有此等絕世奇緣。

他既知「乾坤珠」仍完好無缺，藏於女兒的身上，神色不由一鬆，便向崑崙奴拱手道：「崑崙少俠義勇雙全，更成就了小女一番奇緣，見寶不貪，遇弱無欺，當眞大仁大義，十分可貴啊，袁某這裏再謝過了！」

他一頓，又向崑崙奴似解釋的道：「崑崙少俠，實不相瞞，袁某於三年前，便已發現華山絕巔，已孕育一株『龍脈之花』了！吾深知此花若與天機相滙，則必驚天動地！因此亦不敢疏忽大意，將此訊息傳知吾師弟李淳風，以便共商萬全之策……」

「等一會！」此時崑崙奴忽然沉喝一聲，隨即肅然的道：「袁老前輩，你的師弟是否即當朝司天監李淳風李大人呢？」

袁天綱見崑崙奴忽地如此凝重，不由微吃一驚，忙道：「吾師弟的確是身任朝廷司天監的李淳風！但吾師弟出仕朝廷，倒非爲貪圖榮華富貴，乃是隋文帝以誠相待，邀他共商國事，師弟爲了設法消弭隋楊氏的戾氣，爲天下黎民百姓的福祉，才答應出任此逍遙官職。因他淡泊名利，與朝中權貴鮮有交往，倒也並無結怨仇家。崑崙少俠難道與吾師弟竟有過節嗎？」

崑崙奴聽袁天綱口氣，知他十分維護他的師弟，便不動聲色的笑笑道：「我與他是否有過節，是敵

是友，目下尚難下結論，一切且待我查明再說吧！」他不想詳說下去，便話鋒一轉道：「那袁老前輩與你師弟商議之後又如何呢？」

袁天綱見崑崙奴不肯吐露詳情，雖感驚奇，但他身負「神相」的絕學，深知崑崙奴與師弟李淳風，均絕非奸佞邪惡道中之人，心道：兩人就算有所誤會，祇要弄明白彼此便會釋然了，因此也沒怎麼放在心上。他的心思又轉回他最感焦切的話題上了：「吾與師弟商議，決定由我密切鑑視華山絕巔『龍脈之花』的演變。於是吾便與小女紫衣，日夜守於華山絕巔，至三日前，終發現『龍脈之花』上迎『天機』的異兆！於是吾着紫衣在此守護，自己則去傳告師弟李淳風，準備合二人之力，謀取這『天機龍脈之珠』，亦即崑崙少俠助取的這顆『乾坤珠』！」袁天綱因心情激蕩，說到此處，不由微喘口氣，似乎「乾坤珠」這顆希世奇珍，連他亦不勝負荷。

崑崙奴却祇淡淡一笑，隨又問道：「那袁老前輩的師弟——李淳風，他沒同上此峯麼？」

袁天綱搖搖頭道：「沒有啊！吾趕去都城司天監府，但司天監府中人說，李師弟奉旨赴東面查察天兆異象，早已離開都城半月了！吾亦不知他查察甚麼天象異兆，尋不着他，又擔心紫衣她會出事，祇好先行趕回！也幸虧小女她遇上崑崙少俠你，否則祇怕爲求這顆『乾坤珠』，須賠上小女的一條生命矣！」

他一頓，又有點擔心的對崑崙奴道：「老夫已在司天監府中留下口訊，李師弟祇要獲悉，便必定會趕來。崑崙少俠若與他有甚誤會，彼此見面解釋清楚不就行了麼？崑崙少俠身負絕頂神功，理該留着有用之身，爲天下百姓福祉效力啊！」

崑崙奴聽說李淳風或會趕來此地，便改變了欲立刻離去的打算，不動聲息的淡然一笑道：「是麼？但祇怕人各有志，勉強不來的吧！到底如何，我自會弄個明白，未見李淳風之前，不說也罷！」

袁天綱眨了眨眼，正欲再追問甚麼。他的女兒袁紫衣却忽地格格一笑，搶先道：「是啊！爹爹，既然崑崙哥哥打算先弄明白再說，那見到李師叔自然會一切清楚，何必先替李師叔開脫呢？就如爹爹最初也對崑崙哥哥有所誤會……但解釋清楚，彼此不就和好了麼？既然如此，爹爹又追問甚麼！不如邀崑崙哥哥上我發現的靈芝洞，請他飲一杯迎客茶好麼？」

袁天綱見女兒似在用計化解崑崙奴與李淳風的甚麼誤會，心中大喜，便立刻欣然點頭道：「好！好！請啊！」

靈芝洞原來在落雁峯的東南面，那株龍脈之花的後面有一座小山崗，山崗後面是一片傘狀植物——靈芝，靈芝洞的左面，便是一個洞口甚闊的山洞，山洞前面亦長滿了靈芝，果然是名副其實的靈芝洞。

靈芝洞深入一重，赫然是另一個洞中之洞，陽光從東面的巖壁處折射而進，一片光明。洞中有石床石椅石櫈等物，更有一道小小的洞中溪流，水清見底，冒着熱氣，原來是一道地下溫泉。

崑崙奴一見，心中便一動，暗道：按此洞的地理形勢，寒中有熱，熱中有靈氣，長居此洞之人，必定可獲益不淺。

此時袁天綱招呼各人坐下石櫈，袁紫衣已捧出一壺石造器皿的東西，給李藥仙和太乙老人各斟了一小杯，給崑崙奴斟時，却故意斟滿一杯。

這杯之物非酒非茶，色清帶灰，入口甘甜，充滿玄秘靈氣。

李藥仙不必入口，僅用鼻子一聞，便嘆道：「袁姑娘盛情十分，竟以靈芝汁來奉客！這一小杯靈芝汁喝下去，便是抵常人苦練一年的功力了！」

太乙老人却眼利，一眼瞥見崑崙奴那一杯滿滿的，便怪笑一聲道：「李老兒不必多謝袁姑娘，祇須謝過崑崙奴小兄弟便了！」

李藥仙道：「袁姑娘以靈芝汁奉客，不謝她謝誰？」

太乙老人道：「李老兒呵李老兒，你祇須看看崑崙少俠的那杯靈芝汁，與我兩老不死的有甚不同，再想一想，袁姑娘因爲誰的緣故，肯以靈芝汁奉客，便不難明白矣！」

李藥仙果然瞧一眼崑崙奴面前的那一杯靈芝汁，見比自己的果然滿了不少，再瞧一眼袁紫衣，祇見她此時已把血污衣換去，又洗了臉，不知是以溫泉洗浴的緣故，還是其他原因，她兩腮俏紅如脂，嬌俏之極，瞟看崑崙奴的眼神，喜悅中又帶點羞意，不由在心中暗笑道：原來這小姑娘的心，已牢牢的繫於崑崙奴的身上了！

李藥仙心中好笑，知道袁紫衣以靈芝汁奉客，果然另有女孩兒家別種心思，正欲向她笑說一句甚麼。

不料袁紫衣聰慧絕頂，見李藥仙神色古怪，欲笑不笑的，便知他必在算計她了，連忙格格笑着搶先道：「李伯伯，不許你胡說八道，不然紫衣不許你喝靈芝汁了！」

李藥仙一聽，大笑道：「好！好！乖侄女，不說，不說，不說你與崑崙少俠的心事！不然，豈非白

白喪失了一杯大補靈氣的靈芝汁了?呵呵!」

袁紫衣一聽,嚇得不敢作聲了。

袁天綱此時忽然神色凜然的道:「崑崙奴,知否袁某人爲甚與吾女兒,枯守於此落雁峯?」

崑崙奴一聽,這才仔細的瞧了袁天綱和袁紫衣一眼,他的「人間道」絕學不由浮上腦際,便朗聲道:「袁老前輩必中年喪妻喪子,更惹上血光之災,因此而顛沛流離,災難不斷,以至終生坎坷不平。」

袁天綱和袁紫衣一聽,均不由失聲叫道:「你!你如何得知?且如此準確無誤!」

崑崙奴微笑道:「並沒甚麼,我見袁老前輩鼻準頭左面諫台青黑之氣已然凝固不動,此乃當時曾發生血災之兆,且青黑之氣向子女宮伸延,血災必累及子女也。又諫台屬人壽數恰屆四十九,由此可以判斷矣。」

袁天綱一聽,眼神不由一亮,忙道:「小兄弟如此妙法承自何人?」

崑崙奴淡然一笑道:「此乃吾於崑崙山腹地,誤入一絕谷偶悉此人間道學問,也並無甚麼稀奇之處。」

崑崙奴此言一出,不但袁天綱目中精光大熾,連李藥仙、太乙老人亦不禁驚訝失聲道:「吾等曾聞人間道絕學,得之一二即可得天下,乃天地乾坤至寶,世稱天機秘訣,不料竟爲小兄弟盡得其中的精義,眞乃不世奇緣也!」

袁天綱本就有結交崑崙奴之心,此時不由更爲强烈,他想了想,便坦然的長嘆一聲道:「小兄弟,實不相瞞,袁某人乃文帝楊堅的重臣,曾助文帝楊堅平定天下,又輔其一統。不料隋朝誤被隋煬帝楊廣篡位後,吾即遭奸佞陷害,被抄家滅族,吾妻與子皆遭殺害,祇僥倖救了小女紫衣出來,可憐她當時僅得三歲,便要隨吾浪跡天涯了!吾曾一度心灰意冷,因此帶紫衣潛入華山絕巔,不再過問世情,後來得師弟李淳風設法爲吾洗脫寃情,隋煬帝欲再任我官職,却被吾堅決拒絕了!」

崑崙奴微笑道:「那袁老前輩爲甚仍對朝廷國運事如此焦慮呢?」

袁天綱長嘆一聲,慨然道:「吾本欲不再過問世事,但如今眼見隋楊氏子孫昏敗,朝綱不振,天下黎民百姓如懸水火之上,吾心又豈會安樂?再者吾當日助文帝楊堅平定南北之亂,一統天下,目的亦不外爲天下百姓能過和平日子,不受戰亂之苦而已。如今吾之理想被毀,心願未了,又怎能坐視不理、置諸腦後?雖事出無奈,非欲有所作爲也!」

崑崙奴道:「那袁老前輩意欲何爲呢?」

袁天綱決然的道:「崑崙少俠,實不相瞞,吾曾查堪隋楊氏先祖地脈,發覺其龍氣地力甚弱,因此才造成隋楊氏子孫昏弱腐敗,因此欲以此千年奇珍『乾坤珠』助其重振氣運!」。

崑崙奴聞言沉吟不語,似在思忖,他忽然笑了笑道:「此事牽涉天機大勢,此時尚未到夜間,難下判斷,待今晚子時,觀天如何?」

崑崙奴剛才露了一手「天機秘笈」絕學,連袁天綱亦大感佩服,李藥仙、太乙老人鑑於「無字天書──天機秘笈」的名頭,自然也無異議。袁紫衣的俏目連轉,急欲見識一下崑崙哥哥的絕世天機神通。

當晚午夜時分,華山落雁峯上,現出一個燦爛的星空。

崑崙奴此時霍然而起,依「天機道」的所示,站穩方位,仰視星空。

袁天綱、李藥仙、太乙仙、袁紫衣四人則分站崑崙奴左右。

崑崙奴目視星空,依「天機道」所示方位,分星空爲紫微、太微、天市三重要星象,默運元神,凝聚無爲眞氣於雙目,此時他的目力所及,已遠勝常人百倍了。

忽然,崑崙奴但見星空中紫微星區十星搖晃不定,當中一顆最亮的紫微星星光暴熾,灼灼耀於天際。崑崙奴心中忽然一動。

此時袁天綱亦留意到星空之變,忙道:「吾聽說紫微乃帝星所居,紫微星大熾,是否預兆當今隋楊氏國運將重振?」

崑崙奴微一沉吟,便道:「不然,紫微星雖屬帝星居,但其光當以柔和綿長爲佳,主爲帝者心平氣和,國運綿長。若其光忽然暴熾,則乃光之將滅,餘熱大熾,決非長久之兆也,此猶如將死之人的迴光反照、精神大旺之兆。因此表面乃旺象,其實乃兇兆。紫微既現此兇兆,則帝星將傾,勢難挽回矣。」

袁天綱一聽,神色不由一變,忙又道:「現下乃隋煬帝當位,朝政却由奸佞把持,然則帝星將傾,朝廷之氣數又如何了?」

崑崙奴沉吟不語,再目視星空之太微、天市,但見太微十星各自搖曳,並射寒光,無休無止;天市七星則晦暗不明,更有水圈蒙罩,如婦人盈盈欲淚,不由長嘆口氣,喃喃的道:「天下果然已屆八十年大亂之期,蒼生百姓祇怕要經歷一場慘酷浩劫了!國將不國,天下勢將四分五裂,民不堪活命,更遑論及隋朝之氣數矣!」

袁天綱一聽,心中如遭雷殛,不敢亦不願相信的急道:「小兄弟爲甚有此判斷?」

崑崙奴道:「太微乃主天下之三公九卿,亦即朝廷之臣僚,太微十星寒光四射,搖曳不定,乃主朝臣亂政,各自爭權殘殺,無休無止,天市七星乃主天下蒼生國運,天市七星被水圈所罩,盈盈欲淚,乃天下蒼生苦不堪言,血淚連綿之兆。紫微、太微、天市三處均現此不祥之兆,隋朝之氣數如何,當不言而喻矣!唉,天機已現,大勢如此,夫復何言!」

袁天綱不由咬牙道:「既如此說,袁某人復振朝廷之壯舉,豈非如流水,徒勞無功麼?」

崑崙奴歎了口氣,苦笑道:「不但徒勞無功,若頑固而爲,祇能令天下徒增殺戮而已!」

袁天綱恨恨的道:「袁某人偏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爲助隋楊氏子孫振興,死而後已!」

崑崙奴一聽,深知袁天綱乃磨劫之命運,他的血劫之災勢必纏繞不休,決非人力所可能改變,便不再與他爭辯。但心中却不由更添對李淳風的懷疑,暗道:李淳風就算並不貪圖榮華富貴,但他或如他的師兄袁天綱一般,對隋楊氏死心塌地,爲保其國運因而不擇手段,劫我爹娘,逼我爲其效力,嘿嘿嘿,這也太小覷我崑崙奴了。

袁紫衣一直在崑崙奴身邊細看細思,她聰慧絕頂,察言觀色,便知崑崙奴所判,乃據天象而論,絕非虛妄之言,相形之下,爹爹袁天綱因忠於先帝楊堅的心結太死,未免太固執了。而更令她擔心的是,崑崙奴與爹爹袁天綱以及師叔李淳風,彼此的目的雖同是「濟世救民」,但方法及所行却截然相反,說不定日後彼此將有激烈的衝突,這教她如何是好呢?她女兒家的心思,不禁柔腸百結,左右均十分爲難。

她女兒家的心思,因崑崙奴的義勇,芳心已飛出一縷情絲,牢繫於崑崙奴這傻小子身上了。她因此決計不欲他與爹爹以及師叔反目,甚至成爲仇敵。她忍不住向袁天綱輕聲道:「爹爹啊!你不是老在私下慨歎,當今皇帝楊廣十分昏敗麼?若然無可救藥,那爹爹欲助隋楊氏子孫振興之志,豈非絕無成功之望嗎?爹爹爲甚不三思而行呢?」

袁天綱心中正感煩躁,他雖然不得不承認,崑崙奴這小子一番妙論天機,確有其獨到之處,且十分精闢,決非他的「神相」絕學所能企及。但另一面又極不服氣,他袁天綱素以「神相」之學自負,難道竟比不上一位年僅弱冠的無名小子麼?而在他心中更深的意念下,却是極不甘心,因爲他十分感激隋文帝楊堅對他的恩遇,他決計不能坐視隋文帝楊堅的子孫沉淪,以至萬劫不復,他因此便明知事不可爲而偏要爲了。

袁天綱一聽袁紫衣之言,便借題發揮的怒道:「紫衣,先帝楊堅待吾袁家恩重如山,吾袁家若不思圖報,爲先帝的子孫盡一份心力,如何對得住先帝?豈不是不義之輩麼?紫衣,除非妳不是袁家的血脈,否則振興隋楊氏國運的大業,便決不容妳推辭!哼!」

袁紫衣見爹爹發怒,嚇得吐了吐舌頭,不敢作聲了。李藥仙和太乙老人相視,無聲一笑,也沒理會袁天綱的怒氣,崑崙奴却忍不住微哼一聲,冷冷的一笑,因爲他越發懷疑,那朝廷的司天監李淳風與這固執的袁天綱,是同一類頑固不化之士。

衆人的冷笑,令袁天綱心中更急,他狠狠的盯了崑崙奴一眼,忽地厲聲道:「袁某人便決不信,憑老夫之力,不可逆轉天機,挽狂瀾於即倒,哼,老夫這便逕赴都城,先把朝中奸佞除掉,再與吾師弟李淳風合力,助隋楊氏子孫重振氣運,必可保先帝的基業千秋萬世!」

他一頓,目光霍地轉到女兒袁紫衣身上,口氣仍嚴厲十分,道:「紫衣,妳在此等爹爹回來,不許擅自離開,小心保護『乾坤珠』,吾之大事,便着落於這顆千年奇珠上面,決不容疏忽大意。」

話音未落,袁天綱已呼地掠出洞外去了。

衆人不由面面相覷,好一會均默然不語,袁紫衣心中又急又難過,終於忍不住向李藥仙、太乙老人頓足嗔道:「好啊!李伯伯、太乙伯伯……明知爹爹此行十分兇險,却不加勸阻,袖手旁觀,哼,枉紫衣一番心意,捧靈芝汁招待你二人了。」

李藥仙苦笑搖頭不語,太乙老人却怪笑道:「妳這娃兒,沒法阻止袁老怪的魯莽行徑,却借吾等老不死來消氣麼?嘿嘿,吾等豈有不知?他死心眼起來,祇怕你用刀架在他脖子上,亦決難令他改變心意,既然如此,吾等又何必白費說話的力氣?」

袁紫衣一聽,登時作聲不得,她自然知道她爹爹的脾性,要令他改變心意,休說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就算要他上刀山下火海,祇怕也難令他回心轉意,李藥仙、太乙老人是爹爹的多年知交,他二人如何不知爹爹堅硬如鋼鐵的脾氣,但到底父女情切,她擔心爹爹的安危,情急之下,不由尖叫道:「兩

位伯伯，難道便眞的見死不救爹爹了？」

李藥仙、太乙老人互視一眼，目光溜到崑崙奴身上，忽地呵呵一笑，不約而同的齊聲道：「紫衣啊紫衣！放眼當今之世，能救妳爹爹的，祇怕唯有一位妙人兒了。」

袁紫衣一聽，不由大喜道：「這妙人兒是誰？快說啊！」她一頓，忽見李藥仙、太乙老人的目光停留在崑崙奴身上，她絕頂聰慧，登時醒悟，不由含羞帶嗔道：「兩位伯伯是指崑崙哥哥嗎？爲甚不坦白道出呢？是啦，崑崙哥哥，你莫怪爹爹的固執脾氣，求你救他一救，你可願意？」不知爲甚，袁紫衣的口氣顯得有點猶豫不定，也不知她是擔心爹爹的安危，還是怕萬一崑崙奴答應了會遇上兇險，女兒家的心思當眞複雜之極。

崑崙奴一直默不作聲，凝注袁天綱掠出的洞口出神，此時却忽然問袁紫衣道：「紫衣妹妹，妳以爲袁老前輩是否可與妳師叔李淳風相遇呢？」

袁紫衣決然的點點頭道：「當然可以，爹爹與師叔感情猶勝親兄弟，彼此心有靈犀一點通，兩人若要相會，總有妙法施展呢！」袁紫衣忽地又搖頭道：「但這也沒用，師叔和爹爹一樣，均是死硬脾氣，若眞與朝中奸臣鬧翻，有師叔他相助不但無益，反白送多一條命而已！」

崑崙奴一聽，便忽然爽快的道：「那好吧！我便尾隨袁老前輩走一趟都城！且看如何吧！」崑崙奴欲說甚麼，但到底沒說，祇見他的身形一晃，便已如光閃電劃，射出洞外去了。

* * *

崑崙奴掠出靈芝洞，他的身法快如鬼魅，眨眼便向落雁峯的西面掠出十里路。西面是下山通向隋都城的路口，亦即西赴京城的必經之路，崑崙奴若眞的尾隨袁天綱，便非往西面下山不可。

他向西面掠行了一段，眼見下山的峯巓小路便在前面，他心中却忽然一動，身形立刻頓住了，暗道：不對，袁天綱果然是從西面山口下山，直奔隋都城去了。但他不是說已在都城司天監府留下口訊，着他的師弟李淳風前來華山絕巓相會，共商助那隋楊氏子孫重振氣運的麼？哼，那李淳風既然對隋楊氏的朝廷如此死心塌地，他接此訊息，還不火急溜溜的趕來嗎？那袁天綱又怎可能在都城與他相遇？這分明是袁天綱不欲我尋他的師弟算賬，故意佈下的聲東擊西迷魂網，哼哼，你以爲我崑崙奴會輕易上當嗎？

崑崙奴心念電轉，又暗道：那李淳風若要勘察「天機異兆」，雖然必上華山之巓，但也並非落雁峯不可。落雁峯雖然是華山頂峯，但其貴在於「地脈」，因此而孕育出千年奇珍——龍脈之精「龍星花」；而當今帝皇之都位於華山西面，欲察「天機國運」，便非上西面的蓮花峯不可，那李淳風既然是朝廷的司天監，他如何會不明白如此顯淺道理，看來他若眞的欲察「天機異兆」，便非上西面的蓮花峯不可。

崑崙奴心中判斷，脚下也立刻移形換位，身子猛地一施，不再尾隨袁天綱從落雁峯下山，反而呼地向西面十里外的蓮花峯射去。

不一會，崑崙奴便已掠上蓮花峯巓，但見峯頂有巨石數方，形態各異，石上佈滿彩紋，花瓣片片，恰如水面蓮花盛放，天造地設，維妙維肖，崑崙奴心道：這大概便是世人稱爲「蓮花峯」的由來了。

他挺立於蓮花峯巓，向四下凝望，但見脚下的白雲繚繞，如站雲端，八百里秦川盡收眼底，黃河、渭河猶如兩條彩帶於天地間蜿蜒飛舞，他心中不由暗道：這果然是洞天察地的最佳之所，那李淳風又豈會錯過呢？

崑崙奴心念電轉，身形一晃，便開始在蓮花峯巓周遭搜索。他於峯巓，一連搜索過捨身巖、西元洞、蓮花洞等華山勝景，但却無李淳風的踪影。

他從蓮花洞中掠出，抬頭一望，忽見峯頂西面，有一塊如柱狀之石，屹立於上，高達數十丈，直插雲端，柱巓白雲繚繞，當眞有如「摘星之石」，十分奇幻。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假如說華山蓮花峯是觀察當今「天機國運」的最佳之所，那此摘星之石，便是蓮花峯上最佳的「觀天台」了！若李淳風會錯過，那他便非朝廷的「司天監」大人了。

崑崙奴毫不猶豫，也不顧整日奔波的疲累，展動身形，便向那「摘星之石」掠去。掠近一看，祇見「摘星之石」四週光滑如削，高達五十丈，直插雲際，頂部隱於雲中，徑圍不及一丈，往上越細，猶如一根「定山神針」，直插天際，十分奇幻險峻，心道：如此天險，猶如「天關地軸」，能上得柱巓的，絕非等閒之輩，那李淳風未知是否有此能耐？

崑崙奴心中轉念，身形却絕不停頓，這根「定山神針」雖然險峻之極，猶如「天關地軸」，却也難不倒崑崙奴，因爲他獨創的絕世輕功身法，恰好是「天關地軸」，祇見他猛吸一口眞氣，雙足一頓，身形便颼地貼柱上竄，猶如一頭「飛天神鼠」，吱溜溜的眨眼便竄上三數十丈了。

他的身形，此時已沒入雲中，再竄上十丈，閃眼一瞧，祇見寬不及三尺的柱巓，隱約正盤坐一人，於白雲繚繞中仰視天際，凝然不動，崑崙奴心中猛地一跳，因爲他的目力超卓，透過雲霧的掩映，已瞧清此人是誰了。

「嘿！果然是你，李淳風，你好卑鄙！爲甚劫我爹娘，却躲在此察甚麼天機、勘甚麼國運了？」崑崙奴一躍而上，右足輕踏柱巓一角，身形彷如柱上之柱，凝然屹立，巍然不動，口中却大喝一聲。

柱巓盤坐仰天之人，果然是當今朝廷的司天監李淳風！他雖然亦能上此「天關地軸之台」，但須盤坐以穩身形，崑崙奴却僅以右足輕踏便凝然不動，相形之下，崑崙奴的輕功內力，便猶勝於李淳風了。

李淳風一聽，便知是他正急於尋訪的「玄幻神童」崑崙奴！心中不由又驚又喜，喜的是他東行審察「天機異兆」，所遇所見均暗符他與崑崙奴於「富貴樓」的「推斷暗喻」，天機大勢果然已屆劇變之期，他對崑崙奴的神通，不由越發佩服，他不得不承認，這是一位龍脈之母的「崑崙山」孕育的「玄幻神童」，他正急欲與崑崙奴會面，此時乍然相遇，自然十分喜悅。

但驚的却是崑崙奴語氣極不友善，也不知自己甚麼地方開罪了他？更驚聞他的「爹娘被劫」，不由大吃一驚，身形亦微一晃，忙道：「李兄弟，何出此言，是誰把你爹娘劫走了？」

崑崙奴見李淳風吃驚的模樣，心中不由更添懷疑，暗道：你暗中幹出此卑鄙行徑，以爲我查探不出，好慢慢以此來要挾我崑崙奴，如今乍然遇我，失了計算，自然驚惶失措，哼哼，此事怎容你抵賴推搪？

崑崙奴冷哼一聲，道：「哼！你不知道麼？那我問你，半月前你是否曾到李家村，向一位採藥老人打探我爹娘的下落？你說啊！」崑崙奴牽掛爹娘的安危，又恨下手的人手段卑鄙，心中已被怒火充塞，語氣便惡狠狠了。

李淳風一聽，不由更感吃驚，他點了點頭，坦然的道：「不錯，我此行的確順道欲拜訪十八年前有一面之緣的同宗兄弟，亦曾於都城東郊山上，向一位老人打探李南生、燕紅玉夫婦二人的下落，但不知爲甚，那採藥老人不肯洩露李南生夫婦的行踪，反而指我走了一條冤枉之路，因此到底沒能見着李南生夫婦啊！李南生夫婦既然是你的爹娘，武功修爲自然極高，怎會被人劫走了？這其中必定有所誤會！」

崑崙奴冷笑道：「我爹娘遭人暗算，武功再高也難防！暗算之人口稱乃朝廷司天監府中之人，你是朝廷的司天監，那等朝廷鷹犬，不是你差遣又是誰！哼，虧你還自認是我爹娘的同宗兄弟，竟幹下如此卑鄙勾當！你好好交出我爹娘猶自可，不然休怪我崑崙奴把你個大隋朝廷鬧得天翻地覆！哼哼哼！」

李淳風見崑崙奴氣恨相逼，與他於都城「富貴樓」初遇時簡直判若兩人，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按吾所察，這小子是心性至孝之人，若非他的爹娘被劫，亦決難令他如此失却常態，其「玄幻」之性，竟一轉而爲「恨怒攻心」！看來他的爹娘眞遭人暗算了！但暗算他爹娘之人，爲甚又自稱是來自吾之司天監府呢？這裏面到底隱伏甚麼陰謀詭計？

李淳風畢竟閱歷深厚，他立刻便意識到此事必另有內情了。他想了想，便微微一笑，鎭靜的道：「李小兄弟，你爹爹乃吾同宗兄弟，他遇難老夫又豈會獨善其身，但總要查究明白才好行事解救啊！你莫心焦氣躁，此事是否吾之所爲，在未有眞憑實據之前，老夫便如何解釋你也不會相信的了。但老夫反問一句，假如老夫眞的是劫持你爹娘之人，會愚蠢至此，自報名號嗎？」

崑崙奴微一搖頭，道：「或許不會！但爲了某種目的，這樣佈局也未必不可！因爲佈局之人，或以此來要挾我就範也！」

李淳風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不錯！若受暗算者如此懷疑，則說明佈局陷害我李淳風之人，極工於心計了。因如此一來，我與崑崙奴便必然勢成水火，彼此衝動之下，大打出手，必兩敗俱傷，屆時吾與崑崙奴這「玄幻神童」不但不可以共探「天機奧秘」，反而被逼捲入一場仇殺風波！佈局之人用心何其歹毒！

李淳風心念電轉，便肅然的對崑崙奴道：「李小兄弟，此時無論我如何解釋，你亦不會相信的了，因此我也並不打算解釋甚麼。但請仔細想想，假如我李淳風如此施爲，對我有甚麼用處？目的何在？你的爹娘與吾有一面之緣，並不陌生，此事怎能隱瞞？你又怎會因此向我就範呢？你再仔細想想，此事除了我李淳風，是否另外有人從中漁人得利？你祇要想通了，也便可以冷靜下來了！」

崑崙奴一聽，晶亮的眼珠閃了閃，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此事果然大有蹊蹺！因爲李淳風如此施爲，果然毫無益處，不但不能令我就範，反而會惹起殺身之禍，他亦精於神算之術，豈會這般愚蠢？但若非他所爲，從中得益的會是誰

呢？嘿嘿嘿！他心中冷哼一聲，腦海中不由一連閃過幾大人物的身影，先是他夜闖隋煬帝禁宮「迷樓」時，恰好遇上的當今皇后娘娘蕭氏，蕭后的確求他相助扶持隋煬帝的國運氣數，被他一口拒絕，蕭后是否因此派出朝廷高手，劫持我爹娘，以逼我就範呢？嘿嘿，此其一也！

其二是欲阻我退路，更欲將我生擒活捉的朝廷國師蕭吉！此人利慾薰心，為保其榮華富貴，即不擇手段，逆天而行，欲保腐敗朝廷的根基國運，比之袁天綱、李淳風「愚忠」之輩，顯然又更卑鄙可憎十分。而且蕭吉似乎已窺悉「楊花敗李花開」的天機奧秘，又知我本姓李，李淳風又恰好姓李，蕭吉為剿除一切姓李之人，佈下陷阱，誘我與李淳風仇殺，如此豈非既可趁機除去他心中的「朝廷隱患」，又可阻止我崑崙奴去導引天機運行嗎？嘿嘿！這倒當眞是一箭雙鵰的毒計啊！

崑崙奴思忖片刻，漸而冷靜下來，因而對李淳風的敵意不由消減三分了，但口中依然沒好氣的盯着李淳風道：「哼，除你李淳風外，的確尚有二人有可疑！這二人一是當今蕭后娘娘，二是朝廷國師蕭吉！」

李淳風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忙道：「噢！李小兄弟，你認識蕭后娘娘和國師蕭吉麼？你又怎會懷疑彼等與你爹娘被劫之事有關連呢？此事非同小可，李小兄弟切勿胡亂猜測啊！」

崑崙奴微哼一聲，道：「我爹娘被劫之事，你李大人既然自認無關，那值得嫌疑的，自然便祇有這二人所為！我曾夜闖禁宮迷樓，先是遇上巡夜的皇后蕭氏，她亦求我助興大隋國運！然後又被蕭吉和他的師弟余法善，率兩大高手叫甚麼『乾天筆』、『坤地杖』的，阻我退路，欲逼我為他蕭吉效勞！」

李淳風一聽，不由又大吃一驚，道：「那李小兄弟是否答應了？你若不答應，在當今四大高手手下，你又如何可以全身而退？」

崑崙奴傲然道：「海闊天空任鳥飛漁躍，區區禁宮迷樓、四大高手便困得了我麼？且目下天機大勢已屆劇變之期，已勢無可逆轉，我又怎會答應這逆天機違民心之事？因此蕭后娘娘和蕭吉之求，均被我堅決拒絕了！」

李淳風想了想，他畢竟閱歷豐富，比崑崙奴強多了，立刻便意識其中隱伏的危機兇險，他不由微嘆了口氣，道：「若然如此，便難怪會發生你爹娘被劫持，又有人欲嫁禍於我之事，而令李小兄弟向我尋仇，令你我二人自相仇殺的危機了！哎，李小兄弟畢竟閱歷尚淺，未知人世之兇險，你爹娘被劫之事，祇怕因你而起的呢！」

崑崙奴不由怒道：「我視爹娘如生命，怎會令彼等被暗算！哼，你最好解釋清楚！」

李淳風鎮靜的一笑道：「李小兄弟且稍安毋躁，此事的幕後主使人，已昭然若揭了！你試想想，若非當今皇后、朝廷國師這等權貴之人，誰有此本事在禁宮迷樓出現，又與你相遇相交鋒呢？你當時必露了一手絕世神通，令彼等既驚且佩，因此求你相助振興隋朝國運，以助彼等保住榮華富貴。不料被你一口拒絕，彼等為了逼你就範，便向你爹娘下毒手了！同時，那國師蕭吉，與我素來道不同不相為謀，他祇怕已暗中忌恨於我，便趁機嫁禍，令你我仇殺，兩敗俱傷，主使之人便可坐收漁人之利也！由此可見，李小兄弟亦是這場危機的肇事人之一！」

李淳風這一番辨析，不由令崑崙奴作聲不得，因為他不得不承認，他爹娘被劫持之事，比他所想像的複雜得多，甚至牽涉到朝廷「保皇人馬」的一項大陰謀，而矛頭所指對象，除他自己外，的確尚牽連李淳風在內！既然如此，若依然纏住他不放，豈非緣木求魚麼？而且亦可能中了眞正行兇者的陰謀詭計！

崑崙奴這般轉念，便欲離去，另行追索。

此時李淳風却忽然道：「等一等！李兄弟，吾倒有一法，助你查索爹娘的下落！」

崑崙奴因爹娘的被劫，不由被弄得有點心浮氣躁。他一聽，便猛地頓住身形，盯着李淳風道：「噢！李……大哥！你到底有何妙法？」崑崙奴此時對李淳風的敵意已減緩，他的口氣，已逐漸回復於都城「富貴樓」初遇時一般了，祇是他對李淳風仍有懷疑，語氣便有點游移。

李淳風微一沉吟，便决然的道：「李兄弟，此事已把我李淳風牽連進去，我又豈能獨善其身呢？而且據你辨析，不幸曾在蕭后娘娘和蕭吉國師面前顯露神通，彼等必對你十分留意，你爹娘被劫之事，彼等有甚大嫌疑。因此此事便直接牽涉當今朝廷，絕不可魯莽行事！否則不但救不了你的爹娘，祇怕連你我亦同遭不測之禍！」

崑崙奴微哼一聲道：「哼！管他甚麼朝廷不朝廷！誰暗算我爹娘，我便決計找他算賬，把此昏敗朝廷鬧個天翻地覆！」

李淳風微嘆口氣道：「不然，李兄弟，當今朝廷固然昏敗，甚至已無可救拯。但百足之蟲死而不

崑崙奴風馳電掣地攀上蓮花峯巔……

僵，何況偌大朝廷之力呢？因此若不尋思妙策應付，必白送生命，從而亦必賠上你爹娘的生命也！況且當今天下大勢，已屆大亂之期，李兄弟一身天機神通本事，正宜為拯救天下蒼生出力，怎可以此有用之身，去作此有害無益的白白送死之事呢！」

崑崙奴登時作聲不得，他雖然焦慮爹娘的安危，但亦不得不承認，李淳風所論述的完全眞確，別的不說，單是蕭吉等四大高手，崑崙奴便自知極難應付，何況朝廷中高手林立，況且還有百萬大軍，任何人本事洞天徹地，單人匹馬祇怕也難逃毀滅之厄！若對方挾持爹娘的目的，是逼他就範，那他一死，爹娘便立刻失去利用價值，生命必立刻完結，如此豈非因他的魯莽，誤送了爹娘的生命？

他心念百轉，終於亦微嘆口氣，無奈的道：「如此，李大哥又有何妙策救我爹娘呢？」

李淳風道：「按目下的辨析，劫你爹娘之人，陷我於不義的人，必然是朝廷中的某一人物，因此勢必先從朝廷入手查探不可！李兄弟敢隨我入都城一行麼？」

崑崙奴傲然的道：「有甚不敢！哼，禁宮迷樓，亦任我來去自如也！」他一頓，忽地憶起，那袁天綱不是已赴隋都城，欲行甚麼「振興大隋國運」的大業麼？那李淳風此舉，是否急於回去與他的師兄袁天綱會合？他心中轉念，便盯着李淳風，很認眞的問了一句道：「李大哥，假如朝廷要你助其振興國運，你將如何處之？」

李淳風微一沉吟，便知崑崙奴對他的戒心未消，他微嘆口氣，道：「李兄弟，你的天機絕學猶勝老夫一籌，那你以為，當今朝廷氣運，尚可以以人謀去振興逆變嗎？」

崑崙奴一聽，便知李淳風已認同那「楊花敗李花開」的天機演行大勢，不至於「逆天機違大勢」而行事，心中這才增了一點好感。他呵呵笑道：「天機大勢已開始演行，勢格所趨，又豈能以人力去挽回？走呵！崑崙奴這便隨你闖一闖帝都龍潭虎穴吧！」

* * *

李淳風和崑崙奴下了華山，向西掠行，不到半日，兩人便進入帝都大興城（今西安城）。李淳風是朝廷的司天監，官位不高，却地位超然，守城官兵多半認識他，因此由他引領，崑崙奴進城自然毫無阻礙。

李淳風亦不敢大意，把崑崙奴悄悄帶返他的司天監府，又特別安排了一個密室給他居住。然後李淳風才安排好行事的計策，上朝向隋

煬帝奏報。

隋煬帝楊廣在禁宮內宛，正爲天下頻生的異變驚駭，他接報東行「審察天機異兆」的司天監李淳風求見，不由大喜，也不理會國師蕭吉原來的安排，着李淳風先赴國師府報告，立即下旨，於偏殿賜見李淳風。楊廣自然深知李淳風的「天機玄學」高强，比之蕭吉有過之而無不及，見他如此賣力，剛回來便向他奏報，心中不由十分高興。

李淳風由御前太監引進偏殿，但見隋煬帝楊廣已高踞殿中龍椅上面，似已急着等他的奏報。李淳風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你隋楊氏的「昏腐血煞」之氣，已令天機大勢加速演行，到此時尚欲憑人力去謀逆天機大勢嗎？哎！這祇怕是「與虎謀皮」之舉也！他此時心中另有打算，因此這話是決計不會洩露的。他走上前去，依常禮叩拜道：「司天監李淳風叩見皇上！」

隋煬帝見李淳風一派仙家般的飄逸，心中不禁又添了點欣慰，他欣然的向李淳風招手道：「李司天平身上奏吧！」他微一頓，立刻便迫不及待的道：「汝奉旨東行，審察天機異兆，可有甚吉祥之兆？快奏朕知！」

李淳風在心內無聲的一笑，口中却道：「啟奏皇上，淳風此行奉旨東察，的確目睹不少天象異兆！淳風料此必與朝廷國運有甚深淵源！」李淳風說到此處，忽地故意一頓。

這登時令隋煬帝急不可耐，厲聲道：「是甚天象異兆，有甚淵源，汝快奏朕知，爲甚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李淳風惶恐的道：「淳風該死，有負皇上所托！因淳風雖然目睹，亦推判出與朝廷國運有甚深干連，但淳風學有未逮之處，事關重大，不敢妄下判斷，其具體細微之處，一時間尚難下定判……」

隋煬帝一聽，怒火便忍不住上衝，厲聲喝道：「李淳風！你既說目睹天象異兆，又說與朕之國運有所牽連，却又難下判斷！這到底是何居心？有何用意？汝欲犯欺君滅族之罪麼！」

李淳風此時却從容的微笑道：「皇上息怒。淳風雖學有未逮，但幸而托皇上的洪福，得過一位『玄幻神童』，其『天機絕學』，當世無出其右，假如邀得此人爲朝廷效力，一切天機疑難，必可迎刄而解也！」

隋煬帝不由又轉怒爲急，忙道：「此人比之國師蕭吉、李司天你，其技又如何呢？」

李淳風微笑道：「國師蕭吉大人，莫測高深，淳風不敢妄下判斷。至於『玄幻神童』與淳風相較，他猶如天上的朗月，淳風不外是一點螢火之光罷了！」

隋煬帝的心神，被李淳風逗引得癢急難熬，他的身子於龍椅上虎地一挺，厲聲道：「此人到底是誰？汝快奏朕知！朕以傾國之力，還怕不能令他爲朕效勞麼！」

不料李淳風却微一搖頭，道：「不然，皇上，據淳風所知，此人性子十分玄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若以强相壓，只怕因而誤事。」

隋煬帝不由又急又喜，連聲道：「此人如此麼？此人如此玄幻……那朕須以何法，方能令他爲朕效忠呢？李司天快想辦法！若能成事，便是汝一大功勞！朕必重重有賞！」

李淳風在心中無聲的一笑，這才朗聲道：「皇上，據淳風所察，此人須待之以至誠之禮，方能令其心悅誠服！」

隋煬帝急道：「如何方爲至誠之禮？」

李淳風道：「須待之以國之上賓，並不以臣子視之，或許可令他心動。」

隋煬帝聞言，大笑道：「此人若肯爲朕效忠，保朕之江山國運，朕便待之以國禮，亦有所值，有何難哉……朕這便傳旨，由朕於朝廷賜見，以國宴相待，再着朝中大臣相陪於他……這總算得上至誠之禮了吧！」

李淳風一聽，欣然笑道：「皇上，若如此待他，必會令其心動矣。皇上亦可趁機向他詢以天機疑難，如此一切不就迎刄而解麼？」

隋煬帝大喜道：「不錯，朕這便傳旨，明日中午，於朝廷賜見此人便了！」

李淳風心中欣然一笑，暗道：吾此舉乃讓崑崙奴能面見隋煬帝，隋煬帝賞識之下，由他下旨查索，救人之難題，便可迎刄而解了……他見計策進行十分順利，隋煬帝的主意已定，便借口急於前去引領此人入京，向隋煬帝拜辭而去。

李淳風離開內宮僅一會，國師蕭吉便匆匆的急奔偏殿而來。他已接報，司天監李淳風東察天象異兆，已平安返都，而且並不立刻到他國師府呈報，反而逕赴內宮，直接向隋煬帝奏報。蕭吾不由驚又恨又怒，他本已安排妥當，佈下天羅地網，教李淳風此行有去無回，不料他却安然歸來了！不但如此，李淳風甚至搶先向皇上爭功邀寵，直接報奏隋煬帝，簡直視他國師蕭吉如無物，蕭吉差點被氣瘋了。

他接報後，片刻也不遲疑，立即入宮而來，他決定非要立刻謁見隋煬帝，把李淳風已佔的上風搶奪回來不可！

蕭吉抵內宮午門時，剛好碰見從偏殿出來的御前太監，正匆匆奔向朝廷的禮部尚書的府第。蕭吉一見，便問御前太監道：「公公行色匆匆，有甚要事？」御前太監見是國師蕭吉，隋煬帝又有旨意，任蕭吉自由進出宮中，極爲寵信，因此也不敢開罪，忙向他拱手道：「原來是蕭國師駕臨，奴才見過蕭國師。」說罷，御前太監又匆匆欲離去。

蕭吉一見，頓感疑惑，他盯着御前太監，毫不放鬆，沉聲道：「公公！莫非是奉了皇上旨意，急着辦事麼？是甚要事？吾正欲前去謁見皇上，公公若有疑慮，吾倒願替你在皇上面前美言幾句！」蕭吉言下之意，是假如你不告知皇上的意旨，那便休怪他在皇帝面前「惡言」其之短處了！

御前太監深知蕭吉極得隋煬帝的寵信，對他言聽計從，他決計惹不起他，便無奈頓住脚步，悄聲道：「奴才正替皇上向禮部尚書傳旨，準備明日中午，在朝廷大殿擺設盛大國宴，款待御前太監李大人帶回的一位大貴賓呢！詳情不及細談，請蕭國師見諒。」

蕭吉一聽，却依然毫不放鬆，反而更狠狠的盯着御前太監，沉聲道：「有這回事……公公可知李司天帶回的人姓甚名誰？皇上爲甚麼如此隆重？此事關乎朝廷國運，請公公切勿瞞我！」

御前太監一聽，不由十分惶恐，忙道：「不敢！不敢！蕭國師有洞天徹地之能，奴才怎敢隱瞞？據奴才所知，李司天帶回之人，叫甚麼『崑崙奴』，外號又稱爲『玄幻神童』！請蕭國師參詳一二。」

蕭吉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目中精光暴熾，暗道：果然這見鬼的崑崙奴小子……吾佈下之天羅地網，竟被這小子識破了，又膽敢聯合李淳風，逕赴朝廷向吾興師問罪……哼哼，這便休怪我蕭吉辣手無情了！他心念電轉，便若無其事的笑笑道：「若此人眞有本事，肯爲朝廷效力，倒是皇上之福啊！不敢阻公公貴步，請自行辦事便了。」

御前太監一聽，暗鬆口氣，連忙向蕭吉告辭，傳旨去了。

蕭吉眼中精光閃灼，加快脚步，直奔內宮偏殿而來。

隋煬帝果然尚留在偏殿，心中又驚又疑又喜，暗忖：李淳風引介之人，是否眞有此迴天倒海的通天本事？恰聞報國師蕭吉求見，正合朕意，連忙道：「快傳！」

蕭吉進殿，參拜畢。隋煬帝迫不及待的道：「國師來得正好！朕正有事欲召你晋見呢！」

蕭吉佯裝驚奇狀，道：「皇上有甚要事，微臣洗耳恭聽！」

隋煬帝道：「司天監李淳風已回朝，他此行收穫甚豐，還帶回一位大能人呢！朕十分高興，已傳旨明日賜午宴，以邀此人爲朝廷效力！國師明日記得赴席，替朕審察分辨此人的神通本領！」

蕭吉也不置可否，反問了一句道：「噢？明日的午宴，皇上打算安排甚麼人陪席呢？」

隋煬帝興奮的道：「司天監李淳風對此人讚譽有加，並力言此人只能以誠之禮相待，方可令他甘心爲朝廷效力。此人既有如此無尚神通，可保朕之國運綿長，朕因此打算隆重其事！除了朝中丞相、尚書等大臣外，朕尚下旨着太子、皇后、公主等皇族陪宴！朕如此安排，總算得上是至誠之禮了吧？」

蕭吉一聽，心頭不由如遭電殛，他渾身微微一抖，一股强烈的恨意襲上心來。他狠狠的咬牙暗道：若然如此，吾之「一石二鳥」妙計，豈非弄巧反拙麼？不但不能令李淳風與那小子反目成仇，自相殘殺，反而因此而引他入朝，與吾爭鋒！崑崙奴這小子的本事，吾亦曾親眼目睹，其天機絕學、武功招數，比之李淳風猶勝一籌，他若存心賣弄本領，還怕不把隋煬帝哄得昏頭轉向麼？皇上大喜之下，必加重用，屆時這小子與李淳風聯成一線，便十分可怕，連我蕭吉的超然地位亦必被取代了……嘿嘿嘿！我蕭吉又怎會如此愚蠢，束手待斃哉！

蕭吉在霎間心念電轉，他目中精光忽地一閃，已有了巧妙的主意。

只見他忽地微微一笑，意味深長的道：「皇上……請問尚記得『楊花敗李花開』的異兆麼？」

隋煬帝一聽，如針刺心，臉色不由倏地一變，厲聲道：「如此恐怖之兆，朕又怎會忘記……國師，你此言是何用意！」

蕭吉毫不畏怯，又逼進了一步，道：「那皇上又是否忘了皇城之上，木子滴水，淹沒皇城之異夢呢？」

隋煬帝幾乎按捺不住恨怒，破口大罵蕭吉當面嚇唬於他！但他畢竟十分聰明，很快便醒悟，蕭吉的言外有意，便虎地盯着他，厲聲道：「此兆此夢日夜令朕困擾，朕怎會忘記？你到底有甚話向朕奏知？不必吞吞吐吐，如實奏知吧！」

蕭吉亦知隋煬帝喜怒無常，且十分多疑，在他面前玩火務須小心翼翼，萬一玩過了頭，便立有「玩火自焚」之厄了！他於是連忙俯身向隋煬帝下拜，這才道：「臣忠心於皇上，爲保皇上國運根基，必死而後已，決無異心，望皇上體察臣

之一番苦心。」

隋煬帝臉色這才一緩，道：「國師對朕忠心耿耿，朕豈會不知？否則剛才便已治你，欺君犯上之罪矣！你有疑慮只管奏上，朕不怪責便了！」

蕭吉心中不由暗暗冷笑，心道：這皇帝喜怒無常，應對稍一不合其意，便立有殺身之禍！既然如此，吾計必成矣……蕭吉也不再猶豫沉聲道：「皇上，異兆怪夢果然十分可怕，但亦有所啟示！即但凡『李』姓之人，其中特別是有能者，均是威脅皇上江山國運的隱患也……且水淹皇城，木子滴水，臣早就向皇上辨析，此乃『李姓帶水』之人作怪之兆……望皇上慎思！」

隋煬帝吃驚道：「國師有話直奏無妨……不許掩飾吞吐！」

隋煬帝的緊張虛怯，正合蕭吉的心意，只見他微歎口氣，忽地肅然的道：「皇上因李司天引進能人，正好興緻，臣本不欲令皇上掃興，但臣自忖此事關乎皇上的江山國運，瀰大於天，不敢不大膽進言。」他一頓，偷瞥一眼隋煬帝，見他驚訝得張大了嘴巴，心中一聲冷笑，這才決然地沉聲道：「皇上，李司天之名為『李淳風』，而『風』字只是作配，『淳』字方為其正名，加上其姓，豈非『李姓帶水』之人麼？皇上不能不善加提防啊！」

隋煬帝臉色一變，厲聲道：「這李淳風膽敢圖謀不軌嗎？」他一頓，卻又皺眉道：「但李淳風此人平日深居簡出，淡泊名利，鮮與朝中大臣交往，似並無甚野心異志啊！況且他又不辭勞苦，為朕引介神通之能人，保朕之江山，與那異兆似有不合之處也！」

蕭吉一聽，不由暗自慶幸，心道：這李淳風在皇帝的眼中，果然甚有斤兩，若非在此時將計就計，只怕撼其不動反而招禍也！但此時蕭吉卻絕不猶豫，立刻回道：「是否相合，一試便知。再說皇上知否他引進的人，到底是甚來歷？」

隋煬帝道：「朕尚未賜見，怎會知悉？那此人到底是甚來歷？」

蕭吉意味深長地笑笑道：「皇上，據臣所查察，此人叫『崑崙奴』，但並非其真名實姓。他本姓李，名崑崙，乃都城郊東面李家村人也！臣為此已徹查多時矣！」

隋煬帝一聽蕭吉所言，李淳風引見的能人，原來是李姓，又來自東面的李家村，神色便不由沉下了，他盯着蕭吉，道：「噢，果真如此？那你尚查悉甚麼？」

蕭吉道：「皇上，此人確然姓李，臣為此已做了許多工夫，查悉此人生父為李南生，其母為燕紅玉，均武功高強之輩，不能不慎防也！」

隋煬帝猶豫的道：「此人雖然姓李，但其名為『崑崙』，則以『大石』為根基，與『水』恰恰相反，顯然並非『帶水』之人也！況且他既然肯跟隨李淳風入朝見朕，足見其有為朝廷效力之意，若此人真有本事，保朕之江山國運，朕若拒之，豈非錯失千載良機嗎？如何處之，須有一個妥善之策！國師，你有何主意告朕？」

蕭吉心中此時不由更添忌恨，他料不到隋煬帝竟對崑崙奴如此着迷，以至連那「異兆怪夢」亦難令他決然改變心思！他自然亦知隋煬帝十分固執多疑，他此時若再堅持，便會弄巧反拙，令隋煬帝生疑。蕭吉心中轉念，便忽然微笑道：「皇上，臣有一兩全其美之策，讓皇上既不會錯失獲能人的良機，又不會被圖謀不軌的奸黨陰謀得逞！」

隋煬帝一聽，不由大喜道：「如此甚妙！國師快奏朕知！」

蕭吉心中冷笑，卻趨前一步，靠近隋煬帝的身前，悄言密語好一會，蕭吉才微笑道：「如此，豈非兩全其美之計，萬全之策麼？」

隋煬帝楊廣此時亦撫掌呵呵笑道：「不錯，不錯……國師之計果然天衣無縫，朕便依此而行吧！」

第二天早朝後，隋煬帝下旨擺起盛大的國宴。隋煬帝和蕭后娘娘併肩坐於上席，階下是兩長列的酒席，右面為首的皇族中人，包括太子楊昭、昭儀公主楊玉蘭、昭陽公主楊玉華等，均是隋煬帝楊廣與蕭后的親生兒女，再下面一席空着座位，似正等待甚麼貴客駕臨，再下面，以及左面一列，才是楚國公楊玄感（楊素之子）、大將軍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丞相蘇威、國師蕭吉等朝中文武大臣。此時眾大臣均甚感奇怪，暗道：虛懸以待的到底是甚麼了不得的貴賓？但誰也不敢詢問，因為誰也不敢冒犯隋煬帝喜怒無常的「天威」。

隋煬帝楊廣今日卻一反平素的陰沉臉色，與蕭后嘻哈談笑，其狀甚為歡欣。昭儀公主、昭陽公主是一雙感情十分親密的姐妹，姐姐楊玉蘭年方十七，妹妹楊玉華年僅十五，麗質天資，十分美麗，更特別的是，姐妹二人雖貴為公主，但崇尚祖父楊堅的節儉美德，赴此盛大國宴，亦祇是淡粧素抹，顯得十分清麗脫俗。

不久，禮部尚書兼內史侍郎虞世基向隋煬帝道：「啓稟聖上，御宴午時已屆。」

隋煬帝一聽，欣然下旨道：「宣司天監李淳風，及其引介之『玄幻神童』崑崙奴進殿見駕！」

在錦衣衛一連串的呼喝聲中，御前太監引領二人進殿。跟在御前太監後面的司天監李淳風，

後面便是被李淳風加添了一個名號的「玄幻神童」崑崙奴。李淳風到底是朝廷中人，因此依例低首垂目，緊隨御前太監而行，神態恭謹。但崑崙奴卻一派「玄幻從容」，他游目四顧，但見兩排酒席後面，是刀槍森寒的錦衣衛，目露精光，但身子僵立不動，猶如泥塑木雕。崑崙奴心中不由暗笑，這如此排場，豈非神廟中的阿貓阿虎護衛將軍麼？他因此臉上似笑非笑，神情奇幻的從容而進，就如步入森森神殿，雖然好奇，卻又不屑一顧。

御前太監引到階下，便退開了。李淳風跪下奏道：「臣李淳風參拜皇上，崑崙奴已引來見駕了。」

隋煬帝楊廣向階下一看，祇見李淳風身旁，挺立着一位年僅弱冠的少年郎，長相十分清秀，臉上似笑非笑，十分奇幻，果然是一位「玄幻神童」！此時不但隋煬帝心中驚奇，他身側併坐的蕭后娘娘，亦心中突突一跳，暗道：原來是哀家在迷樓曾遇的「神通小子」，也不知是否曾聞其人其事，蕭后的兩位公主昭儀楊玉蘭、昭陽楊玉華，此時亦不禁目注崑崙奴，俏目中閃出一縷驚喜的光芒，就如目睹一顆奇幻華星，忽然自天際降落。

隋煬帝楊廣心中驚奇，因此也不介意崑崙奴挺立不跪不知天高地厚，他目注崑崙奴一眼，忽然莫名其妙的呵呵笑道：「好！好！果然是一位玄幻神童，不怪，不怪，你不知禮儀，朕不怪你，朕以如此盛大御宴待你，可算至誠之禮了吧？啊啊，崑崙奴！」

崑崙奴受此「浩蕩皇恩」，竟若無其事，祇見他似笑非笑，似不欲說話，但又非說不可，祇好按李淳風事先的安排，向龍案上的隋煬帝微一點頭，道：「崑崙奴謝過皇上的禮待，祈祝皇上龍體安康。」

隋煬帝一聽，不由大喜，把崑崙奴的不敬傲慢也忘掉了，他呵呵笑道：「好！很好！崑崙奴，你且與李司天入席，先享受朕所賜之御宴，待會朕尚有話向你宣示。」

崑崙奴無聲的一笑，也沒再說話，與李淳風一道，坐上緊靠皇族的御宴貴賓之席。

隋煬帝楊廣今日的心情特別好，祇見他呵呵一笑，向下面的司宴官虞世基擺一擺手，便欣然道：「排宴！」

皇帝一聲令旨，盛大的御宴也便開始了，當下成百的御廚，先捧出御宴的主菜，分別是龍肝、鳳髓、麟脯、豹胎、熊掌、鹿尾、猩唇、鶉羹、龍鯉、海蚌、錦鷄、鹿舌……等等的山珍海味，然後是集天下之大成的美酒佳釀。

御宴的酒菜擺上了，但面對這等山珍海味，殿中不論皇族、大臣誰也不敢擅自舉筷，似乎這僅僅是御宴的「起首式」而已。

這等排場陣勢，崑崙奴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特別是席上的「山珍海味、美酒佳釀」，單是那等異香，便已令人垂涎欲滴。不過崑崙奴卻微歎口氣，因為他忽然眼前浮出「鳥啄人腸銜掛枯枝」的圖景，對面前的「御宴」，便一點好感也沒有了。

司宴官虞世基此時卻大聲唱道：「第一杯酒……唱歌、奏樂、獻舞、祝頌。」

隨即便有笙歌妙樂唱了起來，數十美女湧進，向皇帝獻舞、祝頌，於是殿中充斥了一片「笙歌妙舞、萬壽無疆、國運昌隆、千秋萬歲」的歌頌。

接着由皇帝帶頭，再到皇族，再到貴賓、再到眾文武大臣，飲了第一杯。此時，御宴才算正式開始了。

到第三杯飲過，龍案上的隋煬帝忽地呵呵一笑，目注階下貴賓席上的崑崙奴，道：「崑崙奴，朕聞說你身負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絕學，乃當世奇材，未知是否確有其事。」

李淳風一聽，連忙以目向崑崙奴示意，務必妥善應對，爭取皇帝的好感，心道：助救你爹娘脫險的機會，就看你的表現了。

崑崙奴對李淳風的安排，本抱着姑且一試的念頭，因此直到此刻，他尚算不過不失，並無闖禍之舉，李淳風此時的暗示，他亦十分清楚。但不知為甚，他的神色卻越來越不安，坐在如此「皇恩浩蕩」的御宴上，如坐針氈，若非李淳風在他身旁拚命示意，他早就按捺不住，連向皇帝祝頌的酒杯也不舉了。因為「鳥啄人腸銜掛枯枝」的慘象，已令他心神震蕩，以至對這「皇恩盛宴」也失去任何興趣。

他此時一聽隋煬帝的發問，他的玄幻根性不由又發作了，若有所思的道：「嘿……甚麼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絕學，也難於改變世間的慘酷景象，這豈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嗎？吾之所學，於世間又有甚益處？」

崑崙奴的話音雖然不高，但他身邊同席的李淳風，卻不由大吃一驚，暗道：不好，這「玄幻神童」的玄幻根性又發作了，幸虧他說的聲音甚微弱，隋煬帝未必能聽到，不然憑隋煬帝的聰明，必定立刻領悟這話中含意，這還不把隋煬帝惹怒嗎？

果然隋煬帝臉上一轉而為迷惑，沉聲道：「崑崙奴！你說甚麼世間慘酷景象，哼，朕之皇恩浩蕩，臣民安享太平盛世，有甚慘酷

之象，汝到底欲說甚麼？」隋煬帝雖然僅聽到話中的一半，但已足夠令他驚疑了。

李淳風一聽，心頭大駭，正欲冒死出面替崑崙奴掩飾，不料國師蕭吉却已搶先了一步。

祇見蕭吉冷笑一聲，緊隨隋煬帝的發問，立刻道：「啓奏皇上，臣料這崑崙奴必定不敢重覆他剛才所說也。」

隋煬帝的臉色更陰沉了，他盯着蕭吉，道：「國師為甚如此判斷？」

蕭吉心中冷笑，暗道：崑崙奴這小子果然不知死活，竟於朝廷御宴上胡言亂語，單是這一點，便足以治他的死罪，也免了吾之一番工夫，蕭吉心中轉念，也就毫不留情，回奏道：「皇上，因為崑崙奴剛才所言，已犯下欺君逆上的瀰天死罪，試問他又如何敢再重覆！」

＊　＊　＊

蕭吉無論武功、玄學均冠絕朝中，因此他此言一出，舉座均大感震駭。假若蕭吉此言屬實，那剛被隋煬帝待為上賓的「玄幻神童」崑崙奴，立刻便惹上殺身之禍了，朝廷已難得一見今日般的盛會了，因此朝中大臣，多半不欲壞了興緻。

果然隋煬帝的痛處立刻被蕭吉觸着了，他心性孤傲，平生最恨臣民對他不敬，假如崑崙奴當眞於朝廷之上，竟敢欺君犯上，隋煬帝必定毫不猶豫痛下殺手，祇見他冷哼一聲，道：「崑崙奴，你是否心虛？是否不敢重覆你剛才的失言亂語？哼哼，你最好如實道出，否則休怪朕辣手無情。」

李淳風一聽，正欲搶先出面替崑崙奴求情掩飾，免他的救人大計，剛開始便一敗塗地。

不料崑崙奴却當眞不知死活，聞言竟霍地站起，朗聲道：「皇上，崑崙奴乃有感而發，絕無虛言，有甚不敢再次重覆，若皇上欲聽，崑崙奴自然敢說。」

崑崙奴竟如此公然頂撞隋煬帝，且神色從容，絲毫不懼，簡直不知死活，蕭吉心中暗暗冷笑，李淳風心中却連連叫苦，暗道：崑崙奴今番眞的闖下瀰天大禍了。

但出乎李淳風和蕭吉的意料，隋煬帝此時微微一怔，却沒有立刻發作，也許是近年他聽的盡是訶諛奉迎的「馬屁」及「歌頌」，此時驟然遇上異音，不由令他一陣驚愕，而因此竟忘了震怒。祇見他忽然莫名其妙的哈哈大笑，道：「好！很好！朕近年已鮮見如此對朕說話之人了，崑崙奴啊崑崙奴，你可是千百人中最獨特的一個……好，既然是據實有感而發，你且說出來讓朕聽聽！」

崑崙奴也不猶豫，朗聲道：「

是！崑崙奴剛才有感而發，說的是：甚麼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絕學，也難於改變世間的慘酷景象，這豈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麼？便是此言，皇上！」

此言一出，滿朝文武大臣，包括皇族中的太子、公主，均大吃一驚，意料必惹隋煬帝雷霆震怒了。

不料隋煬帝的反應却有點出人意外，祇見他冷哼一聲，道：「崑崙奴，朕之天下太平盛世，何來甚麼慘酷景象，你想必是瞧差看錯了吧！朕為天子，自然得天運之顧，國運綿長，千秋萬載，說甚麼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哉！你所說豈非一派胡言麼？」近年來，隋煬帝沉迷於溫柔鄉中，日夜荒淫，早已昏頭轉向，他又喜怒無常，膽敢說眞話的大臣，早已被他殺光了，因此他聽到的，便祇剩下那些「太平盛世、歌舞昇平」的奏報，也因此他才說得如此斷然絕對。

崑崙奴一聽，他心中的隱痛猛地被觸動了，目中精光閃灼，沉痛的道：「眞的如此麼？但我曾親眼目睹幕幕人間慘象，那不過是半年前秋天的事，千千萬萬饑民百姓，逃離荒廢的家園，身穿百結鶉衣，手提瓦罐荊籃，背負稚子弱兒，如蟻聚蜂集，結成前不見頭後不露尾的求食長流，淌過東西，流經南北，途中樹皮、草根、泥土食盡，更同類相食，人食人肉，惡鴉餓狠沿途窺伺，爭吃餓殍腐肉，鳥啄人腸，銜掛枯枝，慘不忍睹，這又何來『太平盛世、千秋歌頌』！」

崑崙奴慷慨激昂，朗朗痛述，殿中之人，個個失色，人人動容，均知今日之御宴，必成死亡宴會了。

果然隋煬帝楊廣已按捺不住，猛地厲聲喝道：「崑崙奴，你膽敢如此妖言惑衆麼？簡直一派胡言，你所說祇是一人之見，誰敢認同，哼哼，若然無人敢於認同，朕必治你欺君犯上瀰天死罪。」

朝中的文武大臣，均知楊廣嗜殺成性，誰敢於此關口挺身而出，拿自己腦袋去與刀口相碰，因此殿上竟鴉雀無聲，一片死寂。

隋煬帝楊廣嘿嘿冷笑道：「如何？無人會認同汝之胡言了吧？崑崙奴，朕教你死而無怨。」眼見楊廣便要下旨殺人，殿上更陷入一片死寂，就如九層地獄，突然浮了上來，把滿朝文武均扯吸進去。

崑崙奴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為君昏腐，為將怕死，為臣諛奉，如此朝廷，尚有振興之望麼。

此時在崑崙奴身邊的李淳風，臉色連變數次，終於猛一咬牙，霍地站起，沉聲道：「啓奏皇上，淳風近日東行查察，果然亦目睹民間百姓逃難慘況，因此臣以為崑崙奴所言，或有偏激之處，但也確有其事，請皇上明鑑。」

李淳風此言一出，蕭吉便不由心中冷笑，暗道：你李淳風當眞活得不耐煩了。

不料就在此時，皇席上的昭儀公主楊玉蘭，忽然站起，向楊廣俯身一拜，道：「啓奏父皇，兒臣數日前西郊出遊，亦親眼目睹民間難民，扶老携幼，逃難求乞，其情令人憐憫，請父皇下旨賑濟。」

昭儀公主進奏之言，令滿朝文武均大感震駭，但亦有良知未泯的大臣暗感汗顏，身為朝廷大臣，其勇氣膽識竟比不上深宮女子，崑崙奴聞言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隋楊氏一脈已昏腐將毀，為甚竟尚有如此俠骨仁心之人？崑崙奴對昭儀公主頓生好感。

隋煬帝對昭儀公主似乎十分寵愛，任何人出言附和崑崙奴，他本已決定必殺無疑，但昭儀公主竟如此表態，便令隋煬帝大感為難，因當着滿朝文武百官的面前，他若要下旨斬殺崑崙奴和李淳風，則昭儀公主亦難於偏袒，但若斬昭儀公主，却又教隋煬帝無論如何難下狠心，隋煬帝臉色由白轉紅，又由紅變白，終於莫名其妙的呵呵一笑道：「好！既民間或有艱難之事，朕姑且不向你崑崙奴追究失言之罪吧！」

李淳風一聽，緊繃着的心才稍微放鬆一點。李淳風正欲開口代為說什麼。

昭儀公主已再奏道：「請父皇赦免崑崙奴直諫犯顏之罪。」

隋煬帝一頓，李淳風沉重的心兒未及鬆緩，祇聽隋煬帝立刻續道：「崑崙奴，失言之罪朕雖然不加追究，但司天監李淳風在朕面前，把你吹捧得天花亂墜，說你是當世『玄幻神童』，你須證明給朕看看，是不是有其實，否則，哼哼，這欺君犯上之罪一樣難逃查究。」

李淳風一聽，心中這才微鬆口氣，暗道若論神通本事，又豈能難得倒崑崙奴這「玄幻神童」呢！但天幸他那玄幻根性未再發作，不然吾之救人大計便必全盤落敗！且後果勢將一發不可收拾……

從容論政　遭困地獄

李淳風轉念之際，崑崙奴却已呵呵笑道：「噢？皇上打算如何考究我崑崙奴呢？」

隋煬帝楊廣臉色一沉，接而又滿懷希望的盯着崑崙奴，似十分渴望從他口中道出令他寬慰的回答，緊張兮兮的道：「崑崙奴，朕且問你，朕之國運氣數正隆，必可保千秋萬世！你又如何判斷？哼哼！可不許胡說八道、妖言惑衆！」

崑崙奴一聽，便知隋煬帝心中矛盾之極，他既欲知自己的帝運氣數，但又極怕聽到不利於他的斷判，稍一不合其意，立刻便有殺身之禍了！

崑崙奴心中冷哼一聲，從容的一笑道：「若論國運氣數，須先考究天運大勢，而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爲一紀，三紀而集天運變化之大成。豈會一成不變？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所生日蝕三十六，慧星三度出現，至宋襄公時星殞如雨，即主天子勢微，諸侯稱霸，齊、晋、楚、吳、越等更替；而後則由秦、楚、吳、越諸夷狄之國主霸中原。再進則爲戰國爭雄，天運急劇驟變，秦併六國，漢取代秦而興，漢微則三國鼎立，三國歸晋，而成一統。不久又逢中變之期，於是五代十六國、南北朝紛現，又至隋方爲一統。是故天運之變，不可抗逆，國運之長短亦如是，僅可力求化小爲中，化中爲大變而已，此亦即國運之三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之演變勢格，無可逆轉。」

隋煬帝一聽，神色不由一變，暗道：隋朝自父皇楊堅開國以來，迄今已三十二年，豈非正逢小變轉中變之期麼？若能化小變爲中變，則吾之國運尚有六十八年；若不能化，則是已屆應變之期了！隋煬帝心中凜然不安，無奈祇好擠出笑意，和顏悅色的對崑崙奴道：「既然如此，崑崙奴，你可有妙法替朕之國運演化，化小變爲中變，再化中變爲大變，以至可保朕之國運千秋萬世呢？你若有妙法達此目標，朕必令你享盡人世間榮華富貴，高官厚祿亦任你揀選！如何？」

崑崙奴心中不由微哼一聲，暗道：人間慘象你尚不思謀變，却竟欲求國運演變勢格逆轉嗎？你這皇帝老兒也未免太癡心狂妄了！他心中轉念，他那玄幻根性不由又發作了，竟問非所答的喃喃道：「天運主國運，國運以民心爲根基，所謂小變、中變、大變，皆由此而主導演化也！嘿嘿，目下民間之煞氣，已足以令天運之變加速，還奢求甚麼國運千秋萬世呢？」

隋煬帝一聽，勃然怒道：「崑崙奴！你這話是甚意思？竟敢當廷妖言惑衆，懷疑朕之國運長隆嗎？」

崑崙奴毫不畏懼，朗聲道：「我說的是：天運乃主國運，而國運乃以民心爲根基，若根基搖撼，國運又豈可興旺昌隆？又談甚麼去求國運千秋萬世的妙法哉！」

李淳風一聽，心中不由一涼，暗道：壞了，這小子的玄幻根性又發作了！人世間的慘酷圖像，不料如此牢牢盤繞他的腦海，以至連救人大計也忘却了！

果然隋煬帝冷笑一聲道：「區區賤民，朕有四千七百多萬，便死掉三幾十萬，又算得甚麼？豈能搖撼朕之根基國運！哼！國師蕭吉所言果然不錯，朕唯一須嚴加防範的是，有等自負不凡之人，處心積慮圖謀朕之江山也！朕有蕭國師之助，又何足懼哉！」

崑崙奴也再沒答話，默默坐下，似在思忖甚麼。李淳風此時心中惴惴不安，也不知往下的後果將會如何。

就在此時，却見國師蕭吉忽然站了起來，向隋煬帝意味深長的笑笑道：「啟奏皇上，今日歡宴，不宜盡談國事，且讓臣向貴賓敬獻一杯美酒如何？」

隋煬帝此時也毫不猶豫，把手一擺，便斷然的道：「準奏！便依國師之意而行吧！」

蕭吉微微一笑，隨手從酒桌上抄起他正飲用的酒壺，離席而出，他先按例走到皇族席前，替太子、公主等三人斟滿了酒杯。然後即走到崑崙奴和李淳風的席前，笑道：「李司天、崑崙奴，兩位皆酒宴的貴賓，吾代皇上敬兩位一杯，幸勿推辭！」

蕭吉也不待李淳風、崑崙奴二人答應，即替二人斟滿了一杯。再走到公、相、將軍席前，各斟滿了。他返回自己的席上，以剛才的酒壺，爲自己滿滿的斟了一杯。然後即捧舉起來，道：「各位，且讓吾等代皇上向貴賓敬上一杯吧！」

席上中人，包括皇族中的太子、公主，公、相、將軍等等，見蕭吉捧出皇上的名號，誰敢怠慢，便紛紛捧杯站起，向李淳風和崑崙奴道：「兩位貴賓請！」

李淳風眼見滿朝文武大臣如此盛意，也無法推辭，伸手捧起一杯，塞到崑崙奴的手上，然後又悄拉他一下，一同站起，與衆文武大臣一道，把蕭吉代皇帝斟的美酒，一口氣飲了，竟絲毫不加懷疑其中有甚古怪。事實上也根本不値得疑惑，因爲蕭吉用同一壺酒，先替皇族中的太子、公主斟滿，再替他二人斟酒，直到衆文武大臣，以及他自己，亦均用同一壺酒。蕭吉就算有甚奸計，也斷不敢向皇族中人下手，也決不會連自己也賠了進去，因此一切均令人十分放心。

李淳風見氣勢轉緩，正欲趁機奏請隋煬帝下旨查證，以便營救崑崙奴的爹娘——李南生、燕紅玉夫婦。

不料就在此時，李淳風忽感腹中一陣絞痛，隨即渾身發軟，竟連一口眞氣亦無法凝聚！李淳風心頭大駭，正欲向崑崙奴暗示已中計，要他快逃，不料他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此時又聽蕭吉哈哈大笑，道：「皇上！妙計已成，諒他二人決難爲禍了！」

隋煬帝臉色立刻一沉，厲聲喝道：「崑崙奴！朕早已知汝本姓李，汝父李南生，與李淳風乃李姓同宗！哼哼！果然心懷異志，欲圖不軌，幸虧國師早已洞悉汝等二人陰謀詭計，佈下妙局，令汝等不能反抗！汝二人可知罪？」

崑崙奴此時亦開始渾身發軟，但他內力極深，猶勝李淳風一籌，因此尚可發聲說話，祇見他淡然的道：「我崑崙奴就算姓李，何罪之有？」

蕭吉冷笑道：「汝早知天機異兆，有『楊花敗李花開』之說，『李花』即李姓之人，均有造反之嫌，汝還不知罪嗎？」

崑崙奴暗運眞氣，但竟然已無法凝聚，心知已中朝廷暗算，生命已危在一線了。他怒視蕭吉一眼，道：「蕭吉！你爲何暗算我崑崙奴？」

蕭吉大笑道：「你這小子，膽大包天，竟私隱姓氏，又膽敢夜闖禁宮迷樓，欲圖不軌，吾亦知你武功甚高，更與李淳風串謀聯合，吾雖然不懼，但恐怕這會驚擾聖駕，因此早已伏下天羅地網也，你這小子怎能脫身？哼哼！果然乖乖就擒！」

崑崙奴道：「我知必是那杯酒作怪！但同一壺酒，爲甚其他人並無中毒？」

蕭吉冷笑道：「若非如此，你這小子怎會中吾圈套？此時也不怕實說，吾用的是同一壺酒，但內藏機關，祇要運內力逼開機關隔層，毒酒便會淌出，再運內力封閉，便與普通的酒壺一般無異也！若非如此，你這小子奸詭十分，怎會輕易墮吾圈套？」

崑崙奴一聽，不由微嘆口氣道：「如此朝廷，重用如此奸惡之人，其國運又豈會長久？一切的努力，恐怕亦屬徒然也！」

隋煬帝一聽，大怒道：「朕之國運在吾手中，豈容你胡說八道！朕於國運未衰之前盡情享樂，做一日天子勝於別人十年，朕之十年八年天子國運，豈非勝於別人千秋萬世麼？此亦足令朕決計無憾也！」

崑崙奴聽了，不禁搖頭苦笑，再沒說話，因爲身爲人君，竟當廷之上，面對自己的皇族子孫、文武大臣，說出這等「昏敗之語」，還有甚可說呢？

蕭吉心中却十分得意，正欲趁機依計下令擒殺崑崙奴和李淳風二人，以除他的心腹之患。

不料隋煬帝此時却嘿嘿冷笑道：「這兩人心懷不軌，不是說甚麼洞悉『楊花敗李花開』的天機麼？朕便不殺此李姓之人，讓彼等睜大眼睛瞧着，到底是他『李花敗』，還是吾之『楊花永開不謝』！哼哼！錦衣衛，把此二人押入天牢，永不放生！」

錦衣衛奉旨撲了出來，十分輕易便把崑崙奴和李淳風擒拿住了。事實上崑崙奴和李淳風也失去任何反抗的能力，因爲就連崑崙奴此時也再無法出聲說話，渾身無力，手足發軟，猶如一頭任人宰割的羔羊。

錦衣衛把崑崙奴和李淳風推了出去。蕭吉此時心中又驚又喜，喜的是李淳風和崑崙奴從此失去自由，朝中再也無人與他爭鋒了。驚的是並不能一下子置兩人於死地，留在世上對他終究是一大隱患。但此時隋煬帝聖旨已行，他也不敢再加異議，因爲隋煬帝楊廣心性喜怒無常，惹起他的疑心，可就十分不妙了。他於是哈哈一笑，向隋煬帝道：「恭喜皇上，如今又除去威脅朝廷的兩大隱患了！」

隋煬帝楊廣大笑道：「不錯！不錯！國師之言甚合朕意！朕把天下姓李之人皆殺盡滅絕，又何愁甚麼『楊花敗李花開』見鬼天機異兆！嘿嘿！」說罷，狂笑不止。

這一席「迎賓國宴」，也就在衆文武大臣惴惴不安中散去了。

崑崙奴和李淳風一番妙計，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中了蕭吉的暗算，在酒中下毒，內力盡失，毫無反抗能力，被雙雙投入天牢。

天牢位於隋都大興城皇宮禁地的東側，外牆以巨石壘築，厚三尺，高十丈，四面光溜，猶如銅牆鐵壁，堅不可摧。石牆裏面，禁衛森嚴，每人均可力敵百人，守衛天牢的三百官卒，便等如數十大軍了。

牢房更深入地下挖掘而成，最淺的也位於地下達三丈，最深的竟達十丈，簡直猶如一座陰森恐怖的「地獄」，被囚於天牢的犯人，亦有如被判了死刑，僅是一具活着的「死人」而已。

崑崙奴和李淳風被囚的牢房，深入地底達十丈，是天牢中最深最牢固，亦最可怕的一個牢房。牢房的門以半尺厚的鋼板造成，牢壁僅留了三數個氣孔通氣。被囚此牢房的人，除非是會施展大挪移神通、飛天遁地之法的神仙，否則祇怕連一隻蒼蠅也休想逃脫。更何況崑崙奴和李淳風二人，此時內力盡失，根本毫無反抗能力，兩人若想逃走，祇怕上天入地也比此容易。

李淳風待錦衣衛離開，目視一眼牢中的情景，他不禁長嘆一聲道：「哎！今回當眞是自投天羅地網，自陷森羅地獄了！崑崙奴呵崑

崙奴，枉你空負一身本領，祇怕須在此終老矣！」

崑崙奴默然不語，他目注李淳風一眼，忽然微笑道：「不然，我等在此，絕不會超過三個月！」

李淳風一聽，不由驚道：「崑崙奴！你千萬別再發作那玄幻根性了！否則祇怕連半分的逃生機會也被斷絕了！你憑甚麼判斷吾等在此不會超過三個月？」

崑崙奴道：「李……大哥，」崑崙奴至此，已確證李淳風絕非陷害他爹娘的兇手了，因此對他的仇恨已雲散煙消，不但如此，他對他的氣節高尚更添感佩，重新稱他爲「李大哥」了，「你今年是否剛交五十一之年歲？」

李淳風點點頭道：「正是，吾今年剛交五十一歲。」

崑崙奴微笑道：「五十一壽數之命宮乃『人中』也，目下李大哥之人中命宮位隱隱帶青，此乃青煞之氣，主牢獄之災；但其青氣不長，僅及延向五十二命宮位『仙庫』之四分之一，而一年之四分一，豈非三個月之數麼？因此可以判斷，李大哥的牢獄之災，必不出三個月之期也。若李大哥能安然脫困，則我崑崙奴又豈會例外呢？因此亦可確信，吾等被困之期必十分短暫。」

李淳風亦精於神相之道，他一聽便不由笑道：「李兄弟果然是一代玄幻神童，天大的疑難在你面前，亦可迎刃而解。枉吾虛渡半生，於此天機學上，尚須向李兄弟求教呢！三月之期說短不短，說長不長，未知李兄弟是否肯趁此良機賜示一二天機之秘？」

崑崙奴想了想，便坦然的點頭道：「李大哥果然是天機道中之人，我於崑崙山腹天機谷中所學，自然可向李大哥洩漏一二，但凡識天機而導引天機演行，便即順應而非逆反。」

崑崙奴說罷，即坐了下來，隨手拾起地上的一塊碎石，在牢房的泥地上畫了一個古怪的圖案，然後對李淳風道：「李大哥，這便是我在崑崙山腹天機谷中所見，『天機國運演行圖』之第一幅也！」

李淳風一聽，不由聳然動容，他也渾忘了天牢被囚之苦，連忙盤膝而坐，肅然的道：「李兄弟，這第一幅圖案，是兩圈相交，當主甚麼天機異兆？」

崑崙奴意味深長的笑笑，隨即隱斂笑容，肅然的念道：「茫茫天地，不知所止，乾坤萬象，不知所終，日月循環，周而復始……此即天機演行之大勢格也。」

李淳風心中不由一陣急跳，他深知崑崙奴此時所述，乃隱於「天機谷」的萬世奇秘，若非有緣，決難目睹，於是連忙屏氣凝神，留心聆聽崑崙奴的解說。

崑崙奴很快便把第一幅「乾坤演變大勢圖」擦劃去，轉而繪了第二幅「奇幻李子圖」。李淳風但見地上現出一個圓盤，盤上盛滿狀如李子的水果，他用心細數，發覺盤上的李子恰好二十一個。

李淳風心中不由一動，他忽然憶起崑崙奴在城中「富貴樓」，與他妙論「楊桃、李子」的興衰好壞的情形，登時醒悟崑崙奴所述之兆，便是源自這一幅「李子一盤」的「天機國運圖」。他連忙道：「李兄弟，照此圖觀之，目下大勢，『李子』當興旺之期，已是必然的了，而『楊桃』之敗謝，亦勢無可逆轉。因此當今國運之變，已十分清晰，隋楊氏江山，必由李姓之人取代。不過，盤上之二十一個李子，又暗喻甚麼呢？」

崑崙奴忽然念道：「萬物土中生，二九先成實；一統定中原，陰盛陽必衰。李子滿盤，其數廿一，一果一君，朝代廿一。此乃天機國運圖第二幅之謁語也。」

李淳風一聽，豁然而悟，暗道：原來天機國運圖尚有謁語，如此揭示，即日後李姓江山，必歷二十一代，即是計二十一位李姓君王也。但其中「陰盛陽必衰」一語，又作何解釋呢？他心中轉念，不由便問道：「原來如此！但所謂的『陰盛、陽衰』，又有何喻示？」

崑崙奴微笑道：「陰者指陰性之人，陰性之人豈非女子麼？陽者自然乃指男子，若婦人主政，則男子自然受壓制而衰弱也。」

李淳風心中暗道：若然如此，則日後的「李姓江山」，必經歷一場慘酷的「陰陽之鬥」，只是未知發生於何年何月而已。他也不再追問這第二幅「天機國運圖」的疑惑，轉而再凝神探索往下的「天機秘密」。

崑崙奴很快又把第三幅「天機國運圖」劃繪於地上，那是一位手執金刀的婦人，婦人頭戴皇冠，衣飾十分華貴，神態威嚴，猶如一位手執生殺大權的女皇帝。

李淳風凝神目注地上的圖案時，崑崙奴已輕聲念道：「日月當空，照臨下土；撲溯迷離，不文即武。參遍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宮；遺技拔盡根猶在，喔喔晨鷄孰是雄！李大哥，你明白了麼？」

李淳風心中暗道：此乃「天機國運圖」之第三幅，亦即發生於李姓人一統天下後，而第二幅已隱示其中有「陰盛陽衰」警兆，那第三幅之「女皇」，莫非便是此警兆之應驗麼？他心中轉念，便若有所悟的道：「李兄弟，依此圖及謁語所示，李姓人的江山，似乎會出一位女帝皇，手執生殺大權，殺戮男子，十分慘酷，尚幸李姓人子孫雖然被殺

殆盡，却留下血脈之根，最後終能重掌江山……未知是否如此？」

崑崙奴微微一笑，心道：這李淳風果然不愧爲「司天監」，於玄機之學，造詣甚深，略展示，便即明白，他微一點頭，道：「的確如此……但李大哥尚領悟出甚麼？」

李淳風沉吟道：「按『日月當空，照臨下土；撲朔迷離，不文即武』四句謁語所示，圖中女子，其名上有『日月』，下有『空』字，合起來豈非一個『明空』字麼？而『空』即『日月當空』之意，豈非『照臨下土』嗎？至於其姓，則『不文即武』之謁已十分清楚，此女必然是武姓之人，合而推之，其姓氏『武明空』便十分明白了！又據『參遍空王色相空』一句，此女子必然會入空門，然後才『一朝重入帝王宮』，自此即一飛衝天，其運勢已旺如日月，不可阻逆矣。李兄弟，依你所見，是否如此推斷呢？」

崑崙奴微一思忖，即斷然的道：「不錯！李大哥果然是天機道中之人，悟性奇高，令人佩服！但吾等在此地相聚，時日無多，而『天機國運圖』共有六十幅，繹演費時，須加緊進行，不必再執着於其中的支流末節矣！」

李淳風此時亦已確信，崑崙奴果然是來自「天機谷」的「天機神童」，他所判斷，必有其依據，也不再有任何異議，只是用心留神領悟「天機國運圖」揭示的無窮奧秘。

第一天的「天牢日子」，崑崙奴已向李淳風演繹了三幅「天機國運圖」，第二天又再演繹三幅，到半個月後，已演繹到第十五幅了，李淳風雖然十分留神聆聽，用心思悟，但越往下却越深奧，到第十八幅，似乎已跨越「李姓人江山」，進入另一個朝代內，因此李淳風此時亦只能領悟個大概。他深知若要徹悟，勢須下一番艱苦工夫，因此也並不焦躁，能領悟多少便先悟解多少，一切只能留待日後去參悟。

崑崙奴和李淳風被困天牢，眨眼已過去一月，兩人所中的「毒」十分厲害，雖說一個月的時間，兩人每日除了演繹「天機國運圖」，便是運功調息，但憑崑崙奴的蓋世神功，亦僅能勉强凝聚一分內力，李淳風則連一口眞氣亦無法凝聚。若想憑此些微功力，逃脫天牢，那簡直是白日作夢。

李淳風漸漸焦急起來，暗道：按「天機國運圖」所揭示，目下天運、國運皆已屆劇變之期，天下正值多事之秋，吾道中人，正該爲百姓蒼生福祉盡力，如今吾與崑崙奴却被困天牢，空有一身神通本領，却無從施展，眞把人急煞了！但又知天牢猶如銅牆鐵壁，別說兩人此時內力盡失，就算武功仍在，只怕亦難撼動分毫，欲逃出生天，簡直是鏡中花水中月了！李淳風越想越急，但亦越發無奈，他甚至懷疑，崑崙奴所判斷的「三個月牢獄」之期，只怕是一場幻夢而已。

不過，崑崙奴却一派從容鎮靜，這陰森天牢，在他眼中，就如避世的樂土似的，這令李淳風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這玄幻小子當眞玄幻之極，世上能令他動心焦慮的事，只怕已與他永世無緣了！哎，但願他斷判的牢獄之期，眞的應驗吧。

＊　＊　＊

隋煬帝楊廣依蕭吉的妙計，在酒宴中下毒，令李淳風和崑崙奴失去武功，囚入天牢，他一下子除去兩位「李姓異人」，不久前又殺了不少李姓大臣，自料已足可防患「李花開」的驚人異兆，心中這才稍感安慰。

不料三個月將屆的一天傍晚，隋煬帝楊廣忽然接報，說宮中侯夫人懸樑自盡，還留下一個錦囊，遺言說要呈送君王。楊廣起初尚不以爲意，只道是尋常妃子死便算了。但他見侯夫人臨終却留下錦囊，這才暗感奇怪，便在沙夫人的面前，把錦囊拆了。原來裏面是一首凄怨的「自傷詞」，寫得十分幽怨凄酸。

自盡的妃子侯夫人寫道：「初入承明殿，深深感未央；長門十八載，無緣見君王。春寒入骨軟，獨坐愁空房；鳳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思實疏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北方無翼羽，何計出高牆？生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樑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詞末了淚沾素箋，十分凄傷。

楊廣不禁泫然淚下，道：「是朕之過……朕素以愛材自負，不料竟痛失宮中才女啊！」

楊廣即站起來，與沙夫人一道，前去拜祭侯夫人的遺體。楊廣親揭白布，只見侯夫人乃是廿歲女子，雖然已香消玉殞，但顏色如生，腮紅頰白，猶如一朵不幸夭折的含露鮮花。

楊廣也不怕污染，以手撫屍，放聲痛哭道：「朕這般愛美之才，從未錯殺一位美人，不料偏失了愛妃，空負了愛妃對朕一番情意！可哀呵可傷……」楊廣哭一聲道一句，十分凄傷。

楊廣正哭訴哀情，皇后娘娘蕭氏忽地匆匆而進，向楊廣奏道：「皇上，宮外有奇女子求見，說有稀世寶物晉獻皇上……皇上裁決，是否召此女進殿？」

楊廣一聽，不由哭聲立止，滿臉希冀的道：「皇后，此女樣貌如

何？向朕晉獻甚麼寶物？快奏朕知！」

蕭后道：「臣妾聽御前太監奏報，說那女子自報姓袁，名紫衣，她所穿亦是一身紫衣，十分奇特……更稱所獻寶物，關乎皇上的祖宗風水氣運呢！」

楊廣一聽，不由聳然動容，也不假思索，立刻道：「傳朕旨意，於偏殿召見此女吧！」

隋煬帝楊廣與蕭后一道，移駕宮中偏殿，傳旨賜見獻寶之女。

不一會，御前太監便把一位少女引領而進。少女向楊廣參拜道：「民女袁紫衣，叩拜皇上、皇后娘娘！」

楊廣但見這位自稱「袁紫衣」的少女，果然一身紫衣，樣貌美而清奇，猶如一朵不沾人間煙火的仙界「紫蘿蘭花」，心中就一蕩，連忙含笑道：「紫衣姑娘不必多禮，平身說話便了！」

少女果然是曾與崑崙奴相遇的袁紫衣，只見她盈盈站起，淺淺的淡淡一笑，神態清麗脫俗，與世間俗粉女子有天壤之別。

楊廣心中已癢不可耐，因爲他雖然御女無數，後宮佳麗成千上萬，卻從未遇上這等形如「天外之仙」的奇女，有如百花叢中的一朵「異蘭」，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令楊廣又喜又奇。

楊廣急不可耐，也不待袁紫衣開口，便問道：「紫衣姑娘有甚寶物向朕晉獻？快奏朕知，朕必重重賞賜！」

袁紫衣微微一笑，也不作聲，探手入懷，忽地手心中捧了一物，原來竟是那千辛萬苦得回的稀世奇珍——「乾坤珠」！然後才向楊廣含笑道：「皇上，民女所獻，便是此珠。」

楊廣定睛一看，他的眼神與那「乾坤珠」的光華相觸，便感一股熱氣，透眼而入，心神一陣激蕩沸湧，幾乎令他按捺不住，從龍椅上一躍而出，把此珠奪到手中！幸而他身邊的蕭后見狀，伸手把他輕輕一按，這才令他勉強按捺心性，不致有失帝皇的「威儀」。

楊廣勉強穩住心中的激蕩，目灼灼的盯着袁紫衣手中的「寶物」，道：「袁紫衣……此珠可有名堂？」

袁紫衣微笑道：「此珠上來自天，下源自地，因此得名爲『乾坤珠』。」

楊廣又急道：「好一顆乾坤珠！却有甚妙處？」

袁紫衣道：「此珠既爲『乾坤珠』，亦即孕育於天地乾坤，集乾坤之氣而凝結成珠，得之如得乾坤，有如得天運佑蔭，上可保國運興隆長盛，下可令窮困者大富大貴，當眞妙不可言！」

楊廣也不問眞假，因爲他的視線與乾坤珠的光華相觸，一股熱氣竟透眼而入，心神已被此珠的「靈氣」攫住，猶如世人之着迷中邪，爲之神魂顛倒了。他心中已拋棄一切念頭，只剩一個强烈之極的慾望，便是無論如何要把此珠據爲己有！它甚至比他最珍視的「美女」更寶貴十倍！美女雖然可貴，但並非絕無僅有，但此珠却來自天地乾坤，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楊廣已被此珠深深迷住，心中已無一絲一毫的懷疑了。

楊廣神魂顛倒的連聲道：「袁紫衣！袁紫衣！你獻此珠有甚要求條件？快奏朕知！朕除了江山外，任何要求皆立刻答應，你快說吧！」

袁紫衣一聽，心中不由微歎氣，暗道：這顆「乾坤珠」當眞神妙無比，試問這皇帝甚麼奇珍異寶沒有見過？却竟被此珠迷得如此魂搖魄蕩！此珠若落在他手上，未知會有甚後果？若眞的大有裨益，豈非白白便宜了這位一代昏腐之君麼？

袁天綱在華山落雁峯靈芝洞含怒而去，整整三個月，竟毫無音

訊，袁紫衣以爲爹爹必定是自投虎穴，落入朝廷的毒手中了，她爲了救父，便秘藏那顆「乾坤珠」，潛入都城，以獻寶爲名，設法救父脫險。她進城之後，却打探不着爹爹的下落，反而驚聞她的師叔李淳風，以及她芳心所牽的「崑崙哥哥」，被朝廷暗算，武功盡失，已如活死人一般，袁紫衣心中又痛又恨又悲，便毅然入宮獻寶，打算以此稀世奇珍，設法打動隋煬帝楊廣，伺機救走李淳風和崑崙奴。

她本來對此也不抱多大希望，祇是欲先察環境，打探準確天牢的所在，然後再不惜犯險出手救人。不料此珠乍一露眼，竟有如斯威力，令隋煬帝深深着迷，答應除了他的江山外，其餘任何要求也可答允。

袁紫衣此時已身騎虎背，雖然並不甘心讓此乾坤珠落在隋煬帝手上，但此時已露眼，決計不能收回，而且她牽掛她的「崑崙哥哥」安危，爲了救人，她也不及細思，便衝口而出道：「皇上，我袁紫衣並非要求甚賞賜啊！」

楊廣一聽，他竟比袁紫衣更着急，忙道：「那你欲求甚麼？除朕之江山，任何要求朕皆會答允，你快奏朕知。」

袁紫衣此時已毫不猶豫，毅然的道：「皇上，聽說民間有『楊花敗李花開』的異兆，皇上爲此而困擾，已囚殺不少李姓之人，未知是否如此？」

袁紫衣此言一出，皇后蕭氏神色不由一變，她深知此乃犯了楊廣的心腹大忌，必招殺身之禍，便連忙搶先替袁紫衣緩解道：「紫衣姑娘小小年紀，怎知此等天機之兆？快別孩子氣，妄議如此犯上之語了。」

不料楊廣此時的心神已不屬於他自己似的，祇見他聞言「犯上之言」，却並不惱怒，反而迷惑的喃喃道：「這又如何？這又如何了？難道就不可挽回化解這等兇兆嗎？」

袁紫衣微笑道：「可以，當然可以，眼前便有一大妙法，足以化解此等不祥之兆。」

楊廣一聽，不由心癢難熬，也不知是受了「乾坤珠」的「迷惑」，還是他的隱衷被袁紫衣觸着了，迫不及待的追問道：「袁紫衣，是甚妙法？你快奏朕知，無論你有甚麼條件，朕均會答應。」

蕭后也眼神一亮，因爲她不料眼前這奇女子，竟有如斯魔力，令隋煬帝乖戾的心性亦改變了，她目注袁紫衣，忍不住插口道：「是啊，紫衣姑娘，假如你有妙法匡扶朝廷國運，那不但皇上感激，哀家也向姑娘你誠心拜謝。」

袁紫衣含笑道：「皇上、娘娘，其實這方法亦很簡單，我手上的這顆寶珠，既源自天地乾坤，集天地乾坤的靈氣，自然可助朝廷大旺國運，國運既旺，任何兇邪異兆自然均退避三舍，如此，豈非立可化解挽回頹勢了嗎？請皇上、娘娘三思！」

蕭后尚未及有所表示，楊廣已迫不及待的搶先笑道：「不錯！不錯！此珠既爲乾坤之物，自然集天地乾坤的無尚靈氣，有它留在朕的身邊，朕有如喜獲天運之助，區區天機之兆，豈能撼我大隋江山？朕從此可保國運穩固，興隆長盛矣，餘則又何足懼哉！」他一頓，又焦急的追問道：「紫衣姑娘，你獻此奇珍於朕，必有所求，快奏朕知，到底欲求何事？」

袁紫衣見隋煬帝竟比她更焦急，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乾坤珠」當眞神妙之極，竟連堂堂帝皇亦迷得如痴如醉了。

她心中轉念，也不再猶豫，決然的道：「皇上，袁紫衣祇求朝廷放出四人，未知能否答應？」

楊廣一聽，哈哈笑道：「朕之天牢，所囚者何止千萬，便放三數十人，又有何難哉！你快說，到底欲求朕釋放何人？」

袁紫衣道：「皇上，但這四人均與李姓有甚大淵源，皇上肯輕易釋放麼？」

楊廣迷惑的道：「你到底欲求朕釋放何人？未得此奇珍，朕因那『楊花落李花開』可怕兇兆，但與李姓人沾邊，朕果然決計不會放生，如今朕得此乾坤之珠，必可保朕之江山國運千秋萬世，甚麼天機預示、可怕兇兆，根本難撼朕之根基，朕還擔憂甚麼呢？袁紫衣，妳不必吞吞吐吐，欲求朕釋放何人？快奏上來吧！」

袁紫衣含笑不語，神色從容，十分灑脫，這不由逗得楊廣更心癢難搔，幾乎按捺不住，欲躍下龍椅，把這位清麗如仙的美人抱住。

蕭后見狀，她心性聰慧，想了想，便知袁紫衣欲求釋放的人是誰了。祇見她微笑向楊廣道：「皇上，紫衣姑娘所求，似乎與皇上欲收爲朝廷所用的玄幻神童有關呢，若然如此，皇上肯放人麼？」

楊廣不由微一怔道：「咦！那崑崙奴果然是姓李，加上一個李淳風，那兩個姓李之人，尚有二人是誰呢？」

袁紫衣此時也毫不遲疑，朗聲道：「皇上，另外二人，便是崑崙奴的爹娘李南生夫婦，崑崙奴的爹娘受朝廷奸人所害，崑崙奴自然心懷不滿，他心性至孝，父母被囚，他又怎會心甘情願爲朝廷效勞？崑崙奴此人，性極玄幻，絕不冀求榮

華富貴，仁俠之心極重，他又怎會有圖謀不軌之意呢？望皇上降恩，讓其父子一家團聚，他感激朝廷大恩，說不定會回心轉意呢！」

楊廣沉吟道：「是啊！崑崙奴此人果然不愧爲玄幻神童，極精於天機之道，他又姓李，朕因此不得不防也，朕原有意聘他爲朝廷效力，特設盛大國宴相待，不料他竟不領情，反而當衆辱朕，桀傲不馴，才招牢獄之災，這也怪不得朕也！」

袁紫衣道：「不然，皇上，據民女所知，崑崙奴的爹娘被國師蕭吉大人暗算，擄入都城，秘密送回京，欲以此要脅崑崙奴就範，爲蕭大人一己私利效勞。崑崙奴心性至孝，他救父救母心切，又誤會此乃皇上旨意，因此言語上便有所冒犯衝突，望皇上諒其一片孝心，赦其犯上之罪！」

楊廣仍在沉吟，蕭后忽然接口道：「皇上，紫衣姑娘所奏甚有道理，崑崙奴因誤會而生怨憤，言語冒犯，但其情可憫，況且此人身懷絕世神通，若能令其感恩，他日終會爲皇上效力，此實施小恩而得大惠啊！」

楊廣此時的心思本就急癢難熬，神思恍惚，他一聽不由衝口而出道：「不錯！此事看來是那蕭吉誤朕也，朕即下旨，釋放天牢中的李崑崙父子三人，以及司天監李淳風，讓其重獲自由吧！」楊廣一頓，忽然又目注袁紫衣，心神迷幻的笑道：「朕如此寬容，紫衣姑娘却如何謝朕之恩？」

袁紫衣一聽，不由微吃一驚，道：「皇上要民女如何謝恩，祇要皇上下旨放人，紫衣便獻上這顆稀世奇珍是啦！」

楊廣色迷迷的笑道：「紫衣姑娘，朕既得此奇珍，江山國運已穩如泰山，再無憂慮也。但朕後宮佳麗三千，獨缺一位如仙美女，若紫衣姑娘肯留在宮中陪朕，則朕此生無憾矣，未知紫衣姑娘是否答允朕之所求？」

袁紫衣一聽，不由心中一凜。她雖然年僅十七，但在其父袁天綱口中，已早知隋煬帝楊廣是一位極喜美色的好色荒淫之君，此時乍然與他相對，不料竟惹發他的色心，奇珍固然欲得，連她自己亦成了他渴求的珍品，留在深宮，陪伴這位好色之君，這對袁紫衣來說，簡直是連作夢也沒想到的事情，她少女的芳心，此時此刻，已被崑崙奴這「玄幻小子」盤踞，根本便再無任何一絲一毫的空隙了，又怎會願意留在深宮，陪伴如此俗不可耐的帝君？

袁紫衣心中爲難之極，她自然明白隋煬帝楊廣話中的含意，便是若要他放人，那便不但要獻珠，而且要獻人，兩者缺一不可。若袁紫衣不答應，他便決計不肯放人了。

袁紫衣心念電轉，她雖然決不會答應隋煬帝留她在深宮的要求，但又知決不能在此關鍵時刻跟他鬧翻臉，她深知君王如虎，稍一不慎，便不但救人不成，自己也成了犧牲品了。

袁紫衣忽然微笑道：「皇上的好意，紫衣心領了，但紫衣自知草野之身，不懂宮中禮儀，且別無所長，琴棋書畫、花紅女藝一無所精，平生僅學了一種功夫，倒教皇上見笑了。」

楊廣一聽，却興趣不減，哈哈笑道：「這有甚麼要緊，不懂宮中禮儀，自有皇后悉心指導；至於那琴棋書畫，朕願親自教授，還怕不精，倒是紫衣姑娘學了一種甚麼功夫，快使出來讓朕知悉。」

袁紫衣微笑道：「紫衣所學的功夫，使出來祇怕令皇上也驚擾，皇上若要紫衣施展，便請皇上先行赦免紫衣或有冒犯的死罪，而且請皇上切勿忘了剛才放人的承諾。」

楊廣心癢難熬，忙道：「放心吧！你但有任何犯上之處，朕一概赦免便了，至於那放人之事，朕這便先行下旨，發往天牢，着獄官和蕭國師放人就是。」在奇珍美女面前，隋煬帝變得十分平和，他話音未落，果然向御前太監下旨道：「傳朕旨意，着國師蕭吉釋放被囚的民間草野李南生夫婦，並令天牢禁卒把李崑崙、李淳風二人放了，李崑崙若不肯留在朝中，任其離去，李淳風官復司天監原職。」

御前太監領了旨意，匆匆出宮去了。

袁紫衣確信救人大計已完滿達成，這才欣然而笑道：「皇上寬容大量，紫衣拜謝。但我所學功夫，不便於殿中施展，請皇上、娘娘移駕御花園如何？」

楊廣大喜道：「好啊！朕正欲見悉紫衣姑娘的功夫，皇后，傳朕旨意，召衆妃到御花園，一同觀賞。」

不一會，隋煬帝楊廣已由蕭后率一羣後宮妃嬪、夫人美人，簇擁着來到宮中的御花園。

楊廣笑哈哈的問袁紫衣道：「紫衣姑娘獻技，可需甚麼器具？」

袁紫衣心中微微冷笑，她似乎已打定主意，欲以此來懾服楊廣，因此毫不遲疑，應聲答道：「紫衣所需，乃兩柄上乘之劍。」

楊廣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生怯意，唯恐出刀弄劍對他不利，但他又不甘在衆妃嬪面前示弱，祇好硬着頭皮笑道：「紫衣姑娘，如此良辰美景，若弄刀劍兇器，豈不有壞雅興？你若要舞劍，何不以別

物替代，朕祇怕嚇着了衆美人啊！」

袁紫衣從容的答道：「既然如此，紫衣便以柳枝代劍吧！但演舞之時，柳枝即劍，劍即柳枝，皇上及衆位娘娘不必驚疑。」

袁紫衣話音未落，俏影一晃，又一掠而回，她的手中，已捏了兩根柳枝。祇見她柳枝輕揚，猶如舞劍，不時飛射出兩點綠光，猶如萬紫叢中一點綠，令人睹之眼花撩亂，神飄魂蕩。在場的衆美人，有的咬指微吟，有的眼波媚蕩若不勝情，有的弄裙帶，心神似已飛進萬紫叢中一點綠的幻景中了。

楊廣此時心蕩神迷，搖頭晃腦，連聲讚道：「妙！妙！仙女之舞，妙之極了！」

袁紫衣的身形却於此時驟變，兩根柳枝，彷佛已化作兩柄寶劍，寒光閃閃，猶如兩尾綠龍上下盤旋，漸而「綠劍」已失踪影，人也不見了，祇剩一團綠光，寒森逼人，懾人心魄。

衆美人有膽小的，已掩胸呻吟，有的更俏臉發白身子搖搖欲倒，有的趕緊閉上眼睛，不敢與那團寒光相觸；有的渾身抖顫，猶如寒谷中的俏鶴兒。

楊廣此時心神凜然，但感一團寒氣透胸而入，十分凜烈，幾乎連熱血也凍凝了，哪還有半絲的色慾綺念？

袁紫衣自己也不知道，她身上的「靈氣」，與「乾坤珠」的剛烈陽氣，以及崑崙奴的「無爲眞氣」已然滙聚化合，她的內力已突飛猛進，「無爲陰陽眞氣」隨心而發，可剛可柔，可熱可寒，熱則熾烈如爐，寒則凜烈如冬，如斯威力，隋煬帝的身子已被色慾淘空，哪還禁受得住，早就把他心中的「慾念」化融了。

袁紫衣此時身形一旋，猶如一團寒光，滾到一棵堅硬的棗樹前面，繞樹身一匝，祇聽砰隆一聲巨響，棗樹已倒折下來。

隋煬帝心道：若是人的腰身脖子被這團寒光觸及，半截身子、偌大腦袋，豈非立刻便掉了下來，他臉色倏地一下發白，留袁紫衣在深宮作樂的念頭，立刻飛到九霄雲外去了，人的腦袋若然不保，那甚麼美女色慾還會存在嗎？

「皇上，袁紫衣技僅止此，祈爲見諒。」就在此時，袁紫衣的嬌俏身影，已立在楊廣面前，俏生生的含笑道。

隋煬帝楊廣不由後退一步，他似乎已被袁紫衣的「寒氣」震懾住了，他連忙擺手搖頭道：「夠了！夠了！你再演舞下去，祇怕連朕也嚇煞了！果然是身懷絕世奇技的女子！」

袁紫衣心中微哼一聲，却故意笑道：「既然如此，皇上是否欲留紫衣在深宮，天天爲皇上舞劍呢？」

楊廣一聽，連忙搖頭擺手道：「不必了！不必了！紫衣姑娘既一番心意獻寶，那留下寶珠，朕便送你出宮去吧！朕再重重封賞你便了！」此時在楊廣心中，袁紫衣有如一股「殺氣」，令人望而生畏，甚麼「天外仙女」，甚麼「千嬌百媚」，早跑到九霄雲外去了，不但失去任何一絲一毫留戀之意，反而巴不得她早點在他眼前消逝。

袁紫衣欣然一笑，道：「皇上，封賞大可不必了，祇是祈望皇上莫違背了放人的諾言！」

楊廣連忙擺手道：「朕已下旨放人，豈會違背？」

蕭后也接口道：「放心吧，紫衣姑娘，你爲朝廷獻上奇珍，保朝廷國運長盛，皇上已再無疑慮，又怎會再留難李姓之人呢？皇上旨意已下，那李崑崙祇怕已放出天牢，你快點前去與他會合吧！」蕭后一頓，忽然加了一句道：「紫衣姑娘，請你向李崑崙解釋一二，今番誤會，乃因天機異兆而起，並非朝廷有意爲難於他。」

袁紫衣眼見救人的目的已遂，便不再糾纏下去，向隋煬帝和蕭后盈盈一拜，身形滴溜溜的一旋，御花園中，已失去她的俏影。

袁紫衣風馳電掣，掠出宮外，因有皇帝的旨意，不許攔截，沿路十分安全快捷。袁紫衣掠出宮外，身形一轉，却繞到天牢這面來了。忽見她的師叔李淳風，正伴着一男一女兩位中年人，迎面而來，獨不見崑崙奴的影踪。袁紫衣心中大急，連忙掠上前去。

袁紫衣道：「李師叔，怎的不見崑崙哥哥他？皇帝不是已下旨，把你和崑崙哥哥一道釋放了麼？他在何處？李師叔快告訴我！」

李淳風微嘆口氣道：「難怪世人說女心外向了，在你的心目中，師叔的份量到底比不上一位崑崙哥哥呢！紫衣，你可知道這兩位是誰？」

袁紫衣又急又氣，忙道：「甚麼時候了？李師叔竟吃起師侄的醋來啦？師叔現下不是好端端被釋放出來了麼？既然如此，紫衣自然放心，又何必多問甚麼。咦！這兩位大叔大嬸到底是誰？莫非是崑崙哥哥的爹娘麼？」

李淳風不由笑道：「紫衣，你既然知道，怎的不上前拜見你那崑崙哥哥的爹娘？」

袁紫衣果然走上前去，向中年男女盈盈拜道：「袁紫衣拜見兩位前輩，兩位前輩無恙，紫衣便安心了！但怎不見令郞李崑崙呢？」袁

紫衣抑止不了心中的焦急，忍不住又問了一句。

這一雙中年男女，果然是李南生、燕紅玉夫婦，袁紫衣這般一答一問，李南生登時大奇道：「原來你是李大哥的師侄紫衣姑娘，你認識崙兒麼？他到底如何了？聽李兄弟說，崙兒不是已安然脫險了麼？哎，崙兒也太魯莽了，為救爹娘，竟孤身犯險，闖上朝廷這等龍潭虎穴的地方！李大哥，崙兒他到底如何啦？」

燕紅玉冰雪聰明，她見了袁紫衣的情狀，立刻便想到這少女的芳心，牢牢的繫於崙兒身上了。又見袁紫衣清麗脫俗不似人間之女，却似仙宮來客，心中不由一陣喜悅，暗道：崙兒生而奇，所遇亦千怪百奇，他遇上袁紫衣這麼一位玄幻少女，恰好是一雙玄道伴侶啊！燕紅玉心念轉時，便一手把袁紫衣拉到身前，柔聲的解釋道：「紫衣姑娘，我夫婦二人，被神秘高手擄入朝中，却並沒受苦，祇是因於密室，失去自由而已。為甚擄吾夫婦，目的是甚麼？吾夫婦百思莫解！突然今日正午，有人走進密室，把吾夫婦釋放出來了，走到半路，却又遇上李淳風兄弟，才知李兄弟和崙兒，為救吾夫婦，竟孤身獨闖朝廷，崙兒與隋煬帝有所頂撞，隋煬帝竟下旨把李兄弟和崙兒囚於天牢。但不知為甚，却把他二人釋放出來，可惜崙兒沒與李兄弟一道，也不知他到何處去了！哎，崙兒他玄幻之性太重了！」

李淳風本不欲說，但此時無奈不得不解釋道：「吾與崑崙奴果然同囚於大牢，崑崙奴却十分從容鎮靜，他所言不出三個月，吾等必可脫困。到今日正午恰好是第三個月天牢歲月的最後一日，皇帝的旨意忽然飛下，把吾二人釋放了！當眞奇哉怪也！」

袁紫衣忙道：「李師叔先別『奇哉怪也』，快說崑崙哥哥到底下落如何？他不是與你一道釋放出來了麼，怎的不與你在一處呢？」

李淳風被袁紫衣連珠炮似的追問得直眨眼，他無奈的回答道：「哎！那李小兄弟果然十分玄幻，他的心思根本鬼神莫測！他判斷吾二人牢獄之災絕不超過三月，但又判斷他自己的運命氣數與爹娘相冲相尅，因此決計不肯與他爹娘會合！他出了天牢，便求我護送他爹娘出城回家，並要我轉告他爹娘，說目下天運劇變將居，不可再拋頭露面，返家後盡快隱居避禍；亦不必尋他，他自會照料自己的行止與安危！說罷，他便獨自離開出城去了，也根本不容我有任何的機會勸他！」

袁紫衣一聽，便明白崑崙奴必定是不欲自己的所作所為連累父母，因此不肯與爹娘在一起了！她想了想，便決然的道：「李師叔，爹爹亦正尋你商量朝廷大事呢！你正好東行與爹爹會合。順路把兩位前輩送返家中！崑崙哥哥的下落，便由我去打探吧！好麼，李師叔！」

李淳風尚未及答話，燕紅玉已目注袁紫衣，含笑道：「紫衣姑娘為甚如此熱心助我崙兒呢？」

袁紫衣俏臉一紅，掩飾的格格笑道：「崑崙哥哥曾不顧生命，救我袁紫衣，我若不為他出點力，豈非忘恩負義之徒麼？」

李淳風神秘的笑笑道：「看來師侄你絕不僅僅報恩這般簡單吧？呵呵，必有你不可告人的隱衷，你快說清楚啊！」

袁紫衣羞得跺脚道：「李師叔！你到底答不答應護送兩位前輩返家？」

李淳風故意逗她道：「答應如何？不答應又如何？」

袁紫衣尖叫道：「你若不答應，紫衣以後也不當你是我的師叔！但你若答應了，紫衣向你拜謝，稱一聲好師叔，日後更要多敬奉一杯靈芝汁給你作酬報！這樣好了吧？」

李淳風一聽大笑道：「你這古怪女娃，一切既已安排好了，還容我李淳風拒絕嗎！」

袁紫衣一聽，大喜道：「好啊，如此便一言為定啦！」話音未落，她的身形一旋，已如飛燕般向城門方向掠去了。

＊　＊　＊

袁紫衣掠出隋都大興城北門，但見一條石砌的大道一直向東北面伸延而去，也不知這大道有多長，有多遠。她微一頓，試試按爹爹袁天綱所授的「心靈感應」的妙法，身子向四面東南西北緩緩旋轉。驀地，她的心兒微微一動，她連忙睜開俏目，向前一望，令她心動的，竟然是這條一直向東北面延伸的大道。

她毫不猶豫，即沿這條石砌大道向東北面掠去。她前行了約莫十里，便忽見一個她十分眼熟的背影，正緩緩的在天高雲淡的天際下向前移動，她的心中不由一陣吃驚，暗道：按這背影似是崑崙哥哥無疑，但為甚他的身形如此遲緩，竟如毫無內力的凡夫俗子呢？

袁紫衣心中一陣驚疑，連忙猛吸口氣，身如飛燕，呼地掠上前去，驚喜的低叫了一聲：「崑崙哥哥，果然是你！你……你怎的了？」

這緩移向東北面的身影，果然是「玄幻神童」崑崙奴，但此刻他雙眉緊鎖，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哪

有半分「玄幻神童」的影子。

崑崙奴聞身後少女的叫聲，他也不回頭，便微嘆口氣，喃喃的道：「是紫衣妹妹麼？哎，吾之運命正逢逆劫，你又何必追踪而來呢？」

袁紫衣一聽，呼地掠到崑崙奴的前面，俏影一旋，俏目定定的落在他的身上，焦切的道：「果然是你！崑崙哥哥，你為甚變得這般憔悴不振呢？快說，你是否被人暗算了？」

崑崙奴心中微微嘆口氣，暗道：我此刻內力僅剩一成，那蕭吉的「軟骨酒」太厲害了，連我亦難於抗拒，又何況是你一位女兒家呢？告知你又有何益處？他心中轉念便淡然的道：「紫衣妹妹不必驚疑，此乃吾之運劫而已，强求化解有害無益，你也不必追問了！」他一頓，又微感驚奇的道：「咦？李淳風不是你的師叔麼？我早已斷定，他的牢獄之災不超過三月，不料竟因紫衣妹妹你而應驗了！但你到底用甚辦法，令那昏腐皇帝改變殺盡天下李姓人的歹毒旨意？」

袁紫衣得意的格格笑道：「我自然有我的妙法啦！咦？崑崙哥哥，你既然算出你和李師叔的牢獄之期不超過三月，又是否可以推算出我用甚妙法救人呢？」

崑崙奴微一沉吟，此時他的內力雖僅剩一成，比凡夫俗子不如，但他的「天機谷絕學」仍在，這小小的難題，自然難不倒他，崑崙奴微嘆口氣，道：「隋煬帝既因天機異兆而殺人，那必定亦因天機之兆放人！他確信自己的帝位國運穩固長久，自然肯賣個人情下旨放人了！不過，按此推算，隋煬帝所得的便決非等閑之物，而必定一件驚天動地的千年奇珍！」

袁紫衣不由格格笑道：「崑崙哥哥！雖然如此，但若與你的生命比較，那甚麼千年奇珍，紫衣不過視如泥塵之物也！」

崑崙奴一聽，便知自己的推算不幸而言中了，他不由失聲叫道：「這便壞事了！紫衣妹妹莫非已把那『乾坤珠』獻給隋煬帝了嗎？」

袁紫衣見崑崙奴如此失驚，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嗔道：「崑崙哥哥的生命幾乎不保，還去掛念甚天機異兆、乾坤珠呢！就算如此，用一顆乾坤珠，換來四條人命，這也十分值得啊！崑崙哥哥為甚如此驚惶？」

崑崙奴微一搖頭，道：「不然，乾坤珠雖小，却牽涉天下的安危，關乎千百萬人的生命！紫衣妹妹，你且隨我上一處地方……」

崑崙奴說時，向四下一望，祇見不遠處有一座土丘，突出地面近百丈。他毫不猶豫，領先向山丘走去。袁紫衣也不追問，在後面緊隨而上。山丘雖然不高，若在平日，崑崙奴祇消一二個迴旋，便掠上去了，但此時他的內力僅剩一成，比凡夫俗子亦有不如，因此便顯得十分辛苦。上了山丘，竟大口喘氣，袁紫衣見了，心中不由一陣隱痛。

崑崙奴却神色泰然，毫無自傷自哀，他挺立於山丘的一塊巨石上，向虛空凝視，此時他的內力不足，視力亦自然大為減弱，於星空物象，便祇能依稀辨出梗概，與他功力未減前大為遜色。雖然如此，但因他生性玄幻，絕無自傷自哀的心緒，故尚能保持心境的平靜，對那等「星空物事」，便依然能察辨清楚。

此時天色已近傍晚，太陽早已隱落，虛空中透過雲氣，細心辨察，竟可瞧見星斗的隱約閃灼。

崑崙奴伸手向虛空一指，道：「紫衣妹妹，你的根骨清奇，亦是吾道中上乘人材，我便先授你目觀天象之天機大法，以便你領悟辨察目下的天機大勢！」

崑崙奴說罷，便先向袁紫衣指示了「三垣」，又遍分二十八宿。袁紫衣十分留意，忙問道：「崑崙哥哥，何謂三垣呢？」

崑崙奴道：「三垣者，乃『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也。『紫微垣』主人間帝皇所都之宮，『太微垣』主帝皇出政號令天下之所，『天市垣』即帝皇治理天下之中樞都城也。若星明氣清，則主國家昌隆和平，若慧星犯三垣，則主天下之大變亂大動蕩也！」

袁紫衣絕頂聰慧，她自少耳濡目染，在爹爹袁天綱處，已窺測不少天機之學，根基甚深，此時一聽即豁然而悟，祇見她微一點頭，即道：「是，崑崙哥哥！則二十八宿亦各有所兆麼？」

崑崙奴見袁紫衣果然極有慧根，竟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心中不由十分欣喜，便不厭其煩的解釋道：「二十八宿環繞天上，分管天下，人間吉兇禍福，莫不有兆。而引發異兆者，乃金、木、水、火、土五星，亦即太白、歲星、辰星、熒惑、填星五星也。五星生變，或干犯二十八宿，則天下必然劇變……」

袁紫衣忙道：「如何辨察五星與二十八宿之變？」

崑崙奴道：「若觀兵戰之事，則以察太白金星為主；若觀歲收谷物之事，則辨木星歲星；觀旱，則由火星熒惑所主；觀土，則審土星填星；觀水，則非水星辰星莫屬。五星自身之色，亦各有所主，例如其色黃則主喜，其色赤則主兵，其色白主喪，其色蒼則主憂，其色黑則水患降臨矣。若五星犯二十八

宿，則主天下之變，大犯大變，中犯中變，小犯小變。」

袁紫衣點點頭，又問道：「那主帝皇之星位於何處？」

崑崙奴伸手向天際北面指去，道：「紫微垣中，一連五星，前首之星主太子之象；第二星赤色獨大者，即帝皇之本命之星也。」

袁紫衣仰視審察，果見北面紫微垣中，有一星赤而獨大，却搖動不已，忙問道：「爲甚赤星如此搖動不定？」

崑崙奴不由微歎口氣，道：「帝皇搖動，乃主帝皇好遊好色好動，勞民傷財，殘虐百姓，其根基豈能穩固？又豈能不搖不動呢？」

袁紫衣不由點點頭道：「果然如此呢！然則那紫微垣又爲甚如此晦暗不明？」

崑崙奴微哼一聲道：「如此帝君，如此國運，尚敢奢求本命星座大放光明嗎？咦！紫衣妹妹快仔細辨認，東北面有異兆生矣！」崑崙奴忽地低叫一聲。

袁紫衣聞聲，連忙閃目向東北面望去，只見極遙遠的天角，一道紫色煙雲，騰空而上，十分耀目，袁紫衣忙道：「崑崙哥哥，此乃何朕兆？」

崑崙奴沉吟道：「紫乃奇貴之氣，起自東北面，即主東北面隱有王者之氣也！此紫氣三番數次而升，我正感奇怪，因此欲從此地細察！咦？紫微垣怎的忽現如此强烈的赤紫之氣？」

原來就在此時，北面天際的紫微垣星座，忽地於旁邊衝起一道赤中帶紫煙氣，把晦暗不明的紫微垣星座照得一片光明！尚不止此，這一道赤紫之氣，十分威烈，竟於天際疾射而下，飛向東北面天角，與那道升起的紫雲碰撞迴擊，天地間忽然响起一陣慘厲嘯聲，刺入心魄，聞之悚然而驚！

袁紫衣渾身一抖，她連忙定了定神，驚道：「崑崙哥哥！這是甚麼恐怖之兆？」

崑崙奴肅然的道：「此乃『王者之氣』激撞之兆也！東北面本有大地貴氣升騰，主出一統天下的新帝王者；紫微垣本亦晦暗不明，乃至將滅之象，若保持兩大異兆不變，則天下大勢必和平演變，減少民間大量戰爭殺戮。可惜紫微垣星座，突然獲得外來助力，一轉而爲亢烈，與新帝王者之氣猛烈碰撞，則天下必大增殺戮，鬼哭神嚎天下蒼生危矣！」

袁紫衣駭然道：「崑崙哥哥！那『外來助力』源於何處呢？」

崑崙奴微歎口氣，苦笑道：「除了那滙聚天地靈氣的乾坤珠，還有甚麼奇珍異寶有此威力！此珠誤打誤撞，竟落入隋煬帝手中，其諾大天機地脈龍氣，猶如千年人參，必令垂死之人迴光返照，且更加亢烈！如此一來，天機勢演行中的『新舊碰撞』，必定十分激烈，亦即荼毒生靈的戰禍必將十分慘烈矣……哎，天意！天意！可怕！可怕……」

袁紫衣不由跌足叫道：「都怪我一時魯莽輕率，讓乾坤珠落在這昏君手中，惹來天下慘酷殺戮！爲救四人，却白白犧牲天下千百萬人命，果然大大不值！紫衣該死之極……」她一頓，忽然十分認眞的咬牙道：「崑崙哥哥！有辦法補救嗎？」

崑崙奴沉吟道：「辦法倒有一個，但十分兇險！可惜我……一時又難於助力，你孤身一人，只怕萬難進行呢！」

袁紫衣咬牙道：「紫衣不怕！你只管說出來，是甚辦法可補救呢？」

崑崙奴沉吟不語，暗道：紫衣妹妹既能打動隋煬帝的心，令天子下旨放人，隋煬帝自然對她另眼相看，她倒可安全接近深宮禁地，而且目下亦只有她有此能耐了！他心念急轉，便微一咬牙，決然的道：「紫衣妹妹，補救的辦法便是令昏君得而復失……只要把隋煬帝身邊的乾坤珠重新盜出，則昏君雖已稍沾乾坤珠龍靈之氣，令其稍延時日，但終究難保氣運亢盛，荼毒天下更加慘烈，此乃釜底抽薪之法也！但此行十分兇險，九死一生，紫衣妹妹孤身獨闖龍潭虎穴，宜三思而後行！」

袁紫衣咬牙道：「這是紫衣惹出來的瀰天大禍，自然得由我自己去化解！甚麼龍潭虎穴、深宮禁苑，也不見得便能把我袁紫衣困住了！而且我尚可借助李師叔在朝中的暗勢力，必可把乾坤珠重奪回來！」袁紫衣一頓，又忽然道：「但崑崙哥哥此行何去呢？」

崑崙奴一聽，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目下我已如廢人一個，自身難保，又怎有能力助你盜珠？但此話又決計不能向她直說，否則令她分心之下，盜珠之事更無成功的可能了……崑崙奴想了想，便道：「我此行緩緩向東北面審察，也不知目的地是哪裏，紫衣妹妹若成功得手，也不必尋我，速回去華山靈芝洞，隱居潛伏爲妙。」

袁紫衣一聽，知崑崙奴不想她留在他的身邊，心中便微哼了一聲，暗道：崑崙哥哥呵崑崙哥哥，你以爲三言兩語便可把我袁紫衣撇開了麼？待我先行把見鬼的乾坤珠盜回，哼哼，屆時還怕你不乖乖現身見我麼？袁紫衣暗暗打定主意，便不再追問，向崑崙奴格格笑道：「腿長在我身上，尋不尋你是我

的事啊……待我先行把奇珠盜回再說吧！」

袁紫衣說罷，身形一掠，便向來路的隋都大興城飛掠而去，她的動作輕盈如燕，神態却十分決然，根本不由崑崙奴有任何異議。

崑崙奴目送袁紫衣的俏影南去，他不由微歎口氣，暗道：目下的連番禍劫，皆因我而起，我已累李淳風大哥喪失功力，又怎能再負累紫衣妹妹你？哎，我崑崙奴尚有一宗心願未了，若完成了，只怕我便須重返崑崙山腰「天機谷」，此後也不再重涉人世了！

由於袁紫衣的出現，崑崙奴忽感有點哀傷的味道，因爲他忽然浮現出一個奇想，假如他的功力未失，與紫衣妹妹一道遊天下，尋龍堪地，察天知機，爲天下蒼生造福，那也十分美妙！但此時眼見這只是一個夢想而已，他不禁有點惋惜。

不過，他心中那宗强烈的未了之願，却立刻把他的惋惜哀傷擠掉了！崑崙奴恨恨的暗道：當今皇帝隋楊氏，果然是荼毒天下的元兇禍首，若此人不除，人世間將永無寧日！但新的不來，舊的難去，誠如「李花開楊花敗」的天機異兆。看來，助「李花開」，促「楊花敗」，是目下順應天機大勢的唯一可行之道，而且東北面的紫氣騰升，亦恰恰應了此「新帝星將降」的天兆啊！

崑崙奴心念已決，便再不猶豫，一路向東北方向走去。此時他的功力僅剩一成，猶如殘弱的草野村夫，因此走得十分辛苦。不到十里路，便連連的大口喘氣了。但他絕不停頓，咬緊牙根，誓要達成這宗未了心願。

藏山之巔　鎮鎖龍穴

崑崙奴一路向東北面而行，漸漸他已遠離隋都大興城有百里了。他沿路打探，姓李之人的來龍去脈。

終於打探到唐國公李淵。

某日，有蒼松二株，挺立於山口，右面一株盤曲糾纏，形如蒼龍；左面一株婀娜多姿，形似翠鳳。

崑崙奴心中一動，仰頭望去，但見山勢巍峨，山上峯巒突兀，溝壑縱橫，山林繁茂，溪水縈繞，白雲變幻，蔚爲奇觀，崑崙奴暗道：莫非這便是「天機谷絕學」所載「地脈道」所指，山藏眞龍，口吐白霧麼？

此時崑崙奴並非獨自一人，他的身後尚跟隨了一班人。爲首的竟是世襲唐國公，現任晋陽「太原」留守的李姓之人——李淵，以及他的四位兒子，大子李建成、二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四子李元霸。在李世民身邊的是李元霸及他的未來舅兄長孫無忌。在李建成身邊的，却是三弟李元吉。而在李淵身邊的，便是他的心腹謀士劉文靜。這一家李姓之人，按平日的交往習慣，各有其伴。再後面，便是太原留守府中的一衆親兵。

原來崑崙奴一路東北而行，抵晋陽(太原)地域時，乃與一少年人相遇。少年人自稱姓李名世民，是太原留守唐國公李淵的二子，又知李世民的祖父名李昺，曾祖父李虎，是北周朝八大柱國之一。更知李虎、李昺父子二人，死後均下葬於祖籍地趙郡(今河北隆堯縣)的祖陵。

崑崙奴但見少年人——李世民，身修長七尺三寸，鬚眉優美，隆準大口，印堂呈紫，橫貫日月兩角，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這豈非「人間道」所論，帝皇形相的「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麼？但不知其心性如何？

崑崙奴心中轉念，便故意試探的道：「李世民，你父親既爲朝廷唐國公，又兼太原留守，位高權重，皇恩浩蕩，必定誓死效忠當今皇帝了，是麼？」

但見李世民年雖二十不到，但神思十分迅捷決斷，他不假思索，便決然的道：「不然，小恩小惠，不算明君，但能惠澤天下，方能令萬民擁戴！」

崑崙奴微笑道：「然則何爲賢明之君呢？」

李世民一聽，亦不假思索，便朗聲道：「但凡賢明之君，必有天資，能馭屬下，善辨賢愚；能克身養民，清心寡慾；能納諫如流，不護己短；如此，臣屬才能知無不言，犯顏直諫，竭盡材智。不然，怯弱之人，雖有忠心而不敢言；疏遠之人，恐不見信而不敢言；位尊之人，恐失位而不敢辯；羣臣相與緘默，俯仰過日，有過而不能匡正，有弊而不能消除，有利而不能興建，怎算明君，怎能治理天下！」

崑崙奴在心中欣然而笑，暗道：就憑少年人這一番見解，便比當今皇帝楊廣强勝百倍了！由此而推斷，那「楊花敗李花開」的天機異兆，決非虛妄怪誕之事！當下崑崙奴也不再猶豫，便要求李世民帶他到太原家中。

崑崙奴與李世民的父親李淵見面後，心中再無疑慮，決心助李世民成其反隋救世大業。他在李淵面前縱論天下大勢，又隱示「楊花敗李花開」天機之兆，李淵被他說動，終於答允由崑崙奴相助，尋一龍穴，先行移葬李家祖骸。李淵又不辭勞苦，親率李家上下，隨崑崙奴入山尋穴。

此舉牽連重大，李淵雖不懂尋龍點穴之術，但於風水龍運之說，却也深信不疑，再加搬動祖骸如此大事，李淵豈敢輕忽怠慢？因此他不但自己親隨，連四位兒子，以及李府的重要幕僚，均召隨左右，以便屆時詳加審度。

此時李淵見崑崙奴駐足山前，久佇不動，沉吟不語，便走上前來，道：「李兄弟甫抵此峯，便面露驚疑，久立不前，莫非此峯有甚奇妙之處？」

崑崙奴沉吟半晌，方道：「此峯果然隱露龍氣，但氣勢如此，是否足以成其大業，則未可遽下判斷。」

李淵一聽，忙道：「如何方可定奪？」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上龍山，豈獲龍穴？」

李淵一聽，連忙抬眼一望，但見山勢陡峻，峭壁聳立，僅有一條山逕可上，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擋之險，當下不由眉頭深鎖，道：「此峯險峻如此，猿猴難攀，人如何上得去？」

李淵的二兒子李世民忽然接口道：「爹爹，李兄弟所言甚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上龍山豈獲龍穴？況且李兄弟乃爲我李家着想，他尚且不畏艱險，身爲李家子孫，又豈可退縮？依孩兒之見，此峯無論如何險峻，到底還是要上去！」

四兒李元霸亦應聲附和。

李淵無奈瞧了李建成、李元吉一眼，道：「你兩人意見如何？」

李建成想了想，道：「若爹爹要上，孩兒亦只好跟隨！」

李元吉道：「大哥若上，小弟便捨命相陪便了。」

李淵眼見李建成、李元吉均瞧自己臉色行事，猶如把火球又踢回自己身上，心中不由一怒，無奈盯着崑崙奴，神色不快道：「李兄弟敢斷定，此山眞有龍穴？」

崑崙奴知李淵心中猶豫，便微笑道：「唐國公何出此言？等閒富貴龍脈已極難尋獲，更何況蔭生帝皇之穴麼，若在山下便可斷定，又何必千辛萬苦爬上山去？」

李世民一聽，亦插口道：「李兄弟所言不錯，此事關連我李氏一脈千秋大業，我等李家子孫，又豈可見難而退乎？」

李淵無奈苦笑道：「好！好！既爲孫子的亦如此堅決，若我不上，倒顯得我這個爲人子的怠慢了。」

崑崙奴聞言一笑，不再停步，領先向上山的小逕走去。

李世民的未來舅兄長孫無忌，這時忽然搶前一步道：「山路陡峻，李兄弟不宜冒險，待末將引路便了。」

李世民知長孫無忌武功甚高，便點頭微笑道：「這便有勞舅兄了。」長孫無忌的妹妹長孫氏，此時與李世民有婚約，因此李世民稱長孫無忌爲舅兄。

長孫無忌見李淵亦點頭稱許，當下便率領親兵，在山徑前面開路。崑崙奴與李世民隨後併肩而進，李淵、李建成、李元吉等，則由其餘親兵扶持跟進。李淵的四兒李元霸武功最高，在後面徐徐而進，以作後援。

李家父子五人，李世民顯得最爲熱心，在四兄弟中，他的武功技藝亦僅次於四弟李元霸，因此攀爬起來，毫不遜色於他的舅兄長孫無忌。

崑崙奴見了，不由暗暗點頭，心道：要成大業，除了學識運氣，亦須筋骨强健，方能勝任於逐鹿征戰，看來李世民是李家父子五人中，唯一合此三大條件之人，他悄聲向李世民道：「二公子曾修習內功心法麼？」

李世民笑笑，亦悄聲道：「實不相瞞，世民少時甚多病痛，身子虛弱。一次遠遊，失足摔下山崖，眼見必死無疑，却有一頭白虎，把世民救出山崖，騎我到一位僧人面前，僧人傳我以强身健體心法。後來我便日夜勤加練習，漸感身輕體健，平日祇可拉十石之弓，如今已可力挽五十石强弓了。」

崑崙奴心中欣然一笑，他向李世民點頭微笑道：「天下行將大變，身骨强悍，方能應付長期征戰，如此看來，病患降臨於公子，倒非禍害，而是得益了，亦由此可見，禍福原是不可截然分開。」

李世民心性聰慧，他略一沉吟，便明白崑崙奴話中含意，點頭道：「李兄弟之言不錯，挫折與成功祇是一線之隔，若無挫折，又何來成功？因此欲成大事者，首須一條，便是百折不撓了！」

崑崙奴一聽，心中大感欣慰，暗道：李世民果然隱隱已見王者之氣度矣！

當下衆人歷經千辛萬苦，其中的難處也不必細述，整整半日工夫，衆人才攀上山峯。

衆人擧目一看，均心神一震，果然是不識險峯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峯中。

但見主峯對面，另有一峯，南北對峙，壁崖如削，南峯聳然筆立，猶如大臣朝君手持的臣笏，向主峯的帝君朝拜。

衆人不明底蘊，但均覺心頭一震，不明白眼前景物到底隱示何兆？

崑崙奴一見，心頭一震，猛然憶起「天機地脈道」上道：「如臣南

山，如君北峯，南笏北拜，穴聚天龍。」不由暗道：「眼前所見，豈非南笏北拜之異象麼！」

李淵氣喘吁吁道：「李兄弟，山峯終究攀上了，但到底有沒有龍穴？」

崑崙奴與李淵見面後，便知此人並無天龍根基，雖可勉沾其邊，但運勢必極短促，因此便微微一笑道：「請問唐國公，有又如何？沒有又如何？」

李淵微喘口氣，冷笑道：「若有龍穴，足證李兄弟果有眞材實學，爲李家出了力，李某人自然重酬相謝。但若無龍穴，顯見你之尋龍之術未夠斤兩，白累本座辛苦一場，本座雖不致治以重罰，但小小懲戒，却勢所難免，嘿嘿，李兄弟好自爲之了。」

崑崙奴一聽，朗聲大笑道：「吾輩人若爲求重酬，又何必千里迢迢，趕赴李府，吾輩人壯擧，不外上應天機，下體民意，决非一己私慾，試問又豈會妄下判斷？」

此時李淵的太原留守府幕僚劉文靜，亦忽然插口道：「據在下所知，此山原名孟山，因當地土人每見山上霧凝雲聚，疑是仙人法力，收而聚之，因此又叫藏山，看來倒大有名堂。」

李淵一聽，大喜道：「有甚名堂？」

劉文靜於天文地理甚有見地，當聞言便朗聲道：「據在下所聞，當地人有詩形容藏山之貌，道：藏山藏在九原東，神路雙松謖謖風，霧嶂幾層宮霍鮮，霜台三色綠黃紅，當年難易人徒說，滿壁丹青畫不空，忠在晉家山亦敬，南峯一笏面樓中。藏山之勝，大致已包含其中矣！」

李淵不甚明瞭，又道：「何謂南峯一笏？」

劉文靜道：「南峯形狀似甚？」

李淵向對面南峯一看，沉吟道：「乍一見，平淡無奇，但細看却似朝臣之笏，持之而向君王朝拜之狀。」

劉文靜微笑道：「南峯向主峯作臣拜之狀，主峯的地力雄厚，由此足以明證。」

劉文靜此言一出，不但李淵等心頭一震，便連崑崙奴亦暗暗點頭，暗道：劉文靜果然不失爲李府謀士，於地理勢運之學，竟也大有見地，他方才一言，雖嫌粗淺，但已隱隱點出其中精義矣！」

李淵一聽，又驚又喜，連忙轉向崑崙奴，道：「原來李兄弟果然慧眼獨具，此峯既有如此異象，必然隱有眞龍之穴，一切尚請兄弟仔細尋覓，有勞兄弟了！」

崑崙奴微笑道：「是否可獲龍穴，一看機緣，二看李家是否有此福氣，三看吾輩人是否有此功力了。」

劉文靜笑道：「李兄弟神知卓識，顯見已是得道之人，又身負尋龍穴識天機之異能，這眞龍之穴，必獲無疑。」

崑崙奴肅然道：「劉先生亦是此道中人，何出此謬誇之言，吾亦不過是凡夫俗子，又豈有仙家未卜先知之能，一切但憑隨緣而定便了。」

崑崙奴說罷，轉身向北，仔細察看一番，但見正北山峯側面，隱隱騰升一股淡淡紫氣。崑崙奴心中一動，忙道：「速往北尋，或有所獲。」

話音未落，崑崙奴已如飛的向北面奔去了。李淵、李世民等人，見狀亦連忙跟了上去。

衆人向北面跑了一段路程，突見前面的崑崙奴已驀地停了下來，怔怔的仰望前面，一動不動，似乎有甚驚人發現。

衆人順着崑崙奴的目光一瞧，祇見一道溪流，從山頂上面淙淙而下，似掛起的一幅瀑布，傾瀉下來，下面是一條山溪，山溪之上，煙霧瀰漫，一片空濛。

衆人不明所以，但崑崙奴却已窺破此乃瑞氣千條，紫霞隱現。

他心中不由大喜，連忙跑到溪邊，施展絕學，測定方位，再向四周端詳一番，才扭頭對李淵等人道：「這山溪之上，紫氣隱現，若小弟所測不錯，龍脈必在山溪上游無疑。」

崑崙奴說罷，也不待李淵等答話，便又沿山溪一直向東面上游如飛奔去，他的驚喜之情，猶如一位喝奶的娃娃，見了娘親一般的高興萬分。

這也難怪，因爲這是崑崙奴自離崑崙山天機谷後，第一次實地查堪尋龍，却機緣巧合，甫一出面，便被他窺破天龍穴的迷踪，豈不大喜若狂。

天龍穴出天龍，天龍便是千年一逢的「眞命天子」，江湖上有等風水術士，既使窮其一生，亦難見到「天龍穴」的形踪，更遑論尋獲了，因此崑崙奴甫一施爲便遇天龍奇穴，由此足見他承納的「天機谷絕學」，委實是一部驚天至寶。

崑崙奴領頭，一衆人等，沿山溪東面，一直向上游急奔。

不知不覺，已是近晚時分，山峯之上，月亮升得甚早，夜幕尚未降齊，那如盤大的一輪明月便冉冉的升了上來，山峯上，月色如銀，光灑山野，一片銀光。

衆人雖然奔波終日，但此時竟然不覺疲困，山風吹來，反而神清氣爽。

此時崑崙奴却忽然停下，他足

踏一塊溪中白雲石，扭頭向衆人道：「各位！仔細了，龍脈應該就在此地不遠矣！」

李淵一聽，喘了口氣，連忙道：「龍脈在何方？」

崑崙奴牢牢踏住雲石，一動不動，道：「龍氣已現，龍脈聚穴，自當不遠，但尚需唐國公助我一臂之力。」

李淵忙道：「李兄弟既爲我李家出力，李某人豈可袖手旁觀？李兄弟，我等應如何助你，便請直道。」

崑崙奴道：「天龍聚穴，非同小可，不動則已，一動驚天動地，而且稍縱即逝，各人務必小心在意，文靜兄及長孫無忌將軍，請緊守小弟身邊，隨時候命。」

劉文靜、長孫無忌各瞥一眼李淵和李世民，見他二人均點頭示意，便連忙走上前去，向崑崙奴俯身道：「謹遵李兄弟令旨。」

崑崙奴點點頭，又道：「請唐國公傳令，但凡李氏一脈，均請沿山溪中走動涉水一趟，當有所發現。」

李淵又驚又奇道：「有甚發現？」

崑崙奴肅然道：「天龍之穴，非比等閒，若非根基深厚，足以承納之人，便難啓動龍脈，龍脈不經啓動，便千年潛伏不出矣！」

劉文靜一聽，驚道：「依李兄弟之言，豈非但能啓動天龍脈的人，便是承納天龍穴的主人麼？天龍穴的主人，又豈非千年一逢的眞命天子？」

崑崙奴一聽，忙肅然道：「不知者不輕言，既然知道又何必問？文靜兄務請愼而重之！」

劉文靜暗道：若眞能憑此判斷誰是眞命天子，那當眞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了，稍一不愼，便是一場慘酷殺戮，在如此驚人的引誘面前，父子、兄弟之間，亦一樣翻臉無情，拚死爭奪，他因此亦嚇得不敢作聲，祇在心內暗察動靜。

李淵眼見崑崙奴肅然而論，知其中必有深意，便不敢怠慢，扭頭向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兒道：「既李兄弟這般說，爲父就先涉水走一遭，然後你等四人，也不必按大小次序，隨意各走一趟便了！」

崑崙奴一聽，便知李淵必定自忖自己乃必然的天龍穴主人了，而四位兒子，不外是隨便應景罷了！可知重利當前，便連父子間亦無親情可言！

但崑崙奴此時亦不敢斷定，李氏一脈中，到底誰是足以啓動天龍穴的眞命天子，因此祇好笑笑道：「唐國公之言甚是，便請唐國公先走一遭便了！」

李淵滿懷希望，脫下長靴，挽起褲脚，果然領先走進山溪，鄭而重之的沿崑崙奴指示的路向，走了一趟。

李淵返回原處時，四野間却毫無異象。

此時李元吉搶先站出來，朗聲道：「既無分次序，那小弟便先走一趟了！」

李元吉說罷，也不待崑崙奴有所表示，即依樣脫鞋挽褲，小心的沿山溪走了一遭。

山溪之中，依然毫無動靜。

李淵和李元吉父子面面相覷，均覺不是味道。李元吉一向偏向大哥李建成，便向他笑道：「大哥乃李家長子，若有所獲，必屬大哥無疑，大哥走一次便了！」

李建成也不推辭，微笑一下，便充滿自信的走下山溪，他走的步子很慢，似乎若不啓動龍脈，便決不甘心似的。

衆人亦暗道龍穴既屬李家，那李淵已顯然無緣，李建成乃李家長子，龍穴必屬他無疑。

但世事玄妙，李建成走得雖極緩慢，但山溪四周，依然毫無動靜。

李建成走回原處，李元吉悄聲道：「若連大哥亦無緣，那李家便祇剩二哥他了！」

李建成不由又羞又氣，他盯着崑崙奴，道：「這臭道士存心袒護世民他，便暗中作法，令世民方能啓動龍脈！」

李元吉道：「是呵，若眞箇被二哥啓動，那他在李家便有眞命天子的美譽！這口氣如何忍得下去？」

李建成冷笑道：「這全是崑崙奴臭小子搞的鬼，如何可以作準？我總不信，李家便祇有他方能啓動龍穴！」

李元吉道：「那我等大可出言反對再試下去了！」

李建成却微微冷笑，悄聲道：「千萬莫過早驚動世民他！因爲如今連父親亦被崑崙奴迷住，若在此時出言反對，父親必定大怒，這對我們並無半點好處！」

李元吉恨道：「那就任由二哥他奪得眞命天子稱號麼？」

李建成微微冷笑道：「甚麼龍穴蔭生眞命天子，我總不信這等鬼域技倆！一切事在人爲，我倒要看看，到底誰是李家的眞命天子！但暫時切莫輕舉妄動，知道麼？」

李元吉素來佩服李建成的智計，聞言便一笑道：「大哥放心，一切看你的主意便了！」

李元霸見大哥、三哥試過毫無動靜，他亦依樣脫鞋沿山溪走一遭，仍舊絲毫不見動靜。

此時李淵見李世民不動，便向

他道：「世民，爲甚不涉溪一試？」

李世民微笑道：「孩兒見父親你亦不能啓動，世民非嫡非長，又豈敢僭越？」

崑崙奴這時忙道：「不然，唐國公既已有言，李家子孫不分先後次序，皆可一試，李公子該走最後一趟試試。」

李淵聞言便無奈道：「世民，既李兄弟這麼說，你便走一遭吧！」李淵顯得有點勉强，因爲他自己無緣，他不相信偏李世民有這根基福緣。

此時劉文靜和長孫無忌亦催道：「李公子莫失了這千載良機呵！」

李世民笑笑，便邁步上前，依崑崙奴的指點，沿山溪的東面方向走了一趟。

四野依然毫無動靜。

崑崙奴眼見李世民快走回原位，心中不由驚奇，暗道：若李世民亦非「眞命天子」，那李氏一族，誰可啓動龍穴？

眼見李建成、李元吉二人臉有喜色，又暗道李氏一脈，尚未建基業，兄弟三人便已萌爭奪之意，看來日後一番慘酷斯拚，已勢所難免了！

就在此時，崑崙奴轉念間，他忽感脚踏的雲石似乎微微一動，他暗吃一驚，連忙低頭一看，他脚踏的雲石竟幻出七彩光華，而且晃動得越來越厲害。

崑崙奴猛吃一驚，暗道：我所踏的是龍脈的穴眼，龍眼已動，龍穴亦必隨之躍動！他不及細思，連忙一屁股坐了下去，端坐雲石之上，又連忙取出四根鐵釘，對長孫無忌、劉文靜二人道：「快！鐵釘四口，按東南西北四角釘下去！快，遲則恐怕白費心血了！」

崑崙奴說罷，把四根鐵釘擲了出來，他自己却死死的坐鎮雲石，動也不敢稍動。

說也奇怪，崑崙奴坐下這塊雲石，竟嗚嗚的嘯叫起來，又渾身搖晃，似欲把崑崙奴震開，它自己再冉冉升上！

崑崙奴急得滿頭冷汗，一疊連聲的喝道：「快！快！把鐵釘依吾言速速釘牢！」

劉文靜、長孫無忌二人見狀不敢猶豫了，連忙撿起鐵釘，果然依言，在雲石的東南西北四角釘了下去。

崑崙奴這時才鬆了口氣，他一步跳了開來，盯着這塊雲石，目不轉睛，神色緊張之極。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眨眼的工夫，這塊雲石竟霍的射出一道紫光，强烈得令人目眩，射得人連眼也睜不開了！

此時，衆人均成了睜眼的瞎子，天地萬物甚麼也瞧不見了。

崑崙奴在强烈的紫光中，却依然凝神靜氣，眼睛眨也不眨，他見雲石的紫光越來越强烈，把四周均罩住了。

雲石下面，也響起了如雷鳴的隆隆聲，眼看便要騰空飛去！

崑崙奴一見，額上立刻滲出冷汗，他連忙高聲喝道：「在場衆位，誰可見四野物事？」

衆人均睜不開眼，誰也不敢作聲。

崑崙奴心知不妙，連忙又大叫一聲。

就在此時，一聲清脆的話音響了起來，從容不迫的道：「李兄弟，我可以瞧見物事了，此石端的稀奇！李兄弟有甚差遣吩咐？」

崑崙奴一見是李世民應聲而出，心中一喜，以手加額，暗慶自己畢竟沒白費一場心血，這少年人果然是千年一逢的人選！

李世民甫一涉溪而過，龍脈便被啓動，衆人均被紫光迷惑，獨他神清氣爽，由此足見他的根基福緣深厚之極！

崑崙奴心中大慰，却也不敢怠慢，立刻在衣袋中拿出一道紙符，遞給李世民，道：「李公子速持此符，跳上雲石！切記牢牢站穩石上，若被抛離，那便前功盡廢了！」

李世民甚爲信服崑崙奴，便接過紙符，肅然道：「是！謹遵李兄弟吩咐！」

李世民持符走上前去，輕輕一躍，便跳上雲石，此時他身負異人所授的內功心法，內力已有一定根基，因此這一躍數尺，倒也並非難事。他的雙脚甫踏上雲石，立刻便感脚下猶如奔雷，隆隆之聲不絕於耳。

突地，雲石又猛烈的躍動，東搖西擺，似極欲把李世民摔下石去。李世民手持紙符，連忙屏神靜氣，運起僧人所傳的內功心法，牢牢的站穩雲石上面。

就在此時，四野突然炸響一聲驚雷，雷聲甫過，李世民脚踏的雲石，竟如一匹癲馬，上下左右猛烈搖晃起來，李世民拚命往下踏，但眼看也搖搖欲墮，站不穩了。

崑崙奴一看，立刻發聲道：「李公子速把紙符貼於雲石正中！」

李世民聞聲，便連忙把手持的紙符，往雲石的中央貼去。

說也奇怪，紙符貼下後，片刻間，雲石又好像被重物所壓，冉冉的靜了下來。不久，雲石下面的虎嘯龍吟聲也漸漸的沉寂下去了。

直到此時，崑崙奴才捲起衣袖，擦了一額的冷汗，連聲道：「險極！險極！幾乎被它遁去矣！」

李世民跳了出來，不解的道：「李兄弟，你說是甚遁去？」

此時衆人眼前的紫光亦消失了，才敢睜開眼來，人人均滿臉驚疑，不知發生了甚麼驚人異兆。

崑崙奴這時已鎭靜下來，他微微一笑，瞥了衆人一眼，這才欣喜的向衆人解釋道：「雲石之下，便是龍脈之眼！方才現出紫氣，發出雷鳴，便是龍穴啓動之象。此其時若不以大法鎭之，或是無福無緣之人碰之，龍脈便必然逸遁無踪，之後又須經歷千年歲月，才會在世上驚鴻一現！天幸吾以大法鎭鎖，又遇上千年一現根基福緣深厚之人，才僥倖把它留住！各位可仔細瞧瞧，這處龍脈，端的氣派非凡，不同凡響！」

衆人抬眼望去，但見山溪正中雲石位置，恰處四周高峯的正中，四周峯高插入雲端，其形似筆；兩面又各聳起一座座石壁，似屏障拱衞；四周雲霧瀰漫，夜月之下，紫氣郁郁，恰似驕龍在吞雲吐霧，蜿蜒起伏。更奇的是，雲石之上，不時幻變七彩，恰似巨龍之眼，閃灼光華！

衆人一見，均又驚又喜，忙道：「請問李兄弟，此乃甚麼龍穴？」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此乃文筆衝霄漢的大貴龍脈！此穴名天龍穴，日後必然蔭生一代天龍！」

劉文靜一聽，便向李淵恭賀道：「恭喜唐國公！今日蒙李崑崙之助，得此天龍之穴，從此建基立業，猶如天龍行空，無往而不利矣！」

李淵聽劉文靜之言，欣然而笑。

李建成却忽然微微冷笑道：「依建成之見，劉大夫之言，祇怕言過其實！」

李淵不悅道：「建成何出此言？」

李建成微笑道：「家父乃李家之主，理所當然乃承納龍脈之人，但爲甚一應異兆，均應在二弟世民一人身上？這其中必有蹊蹺！」

李淵一聽，半信半疑，道：「有甚蹊蹺之處？」

李建成道：「江湖有等不良術士，每喜妖言惑衆，更以妖法迷惑人心，稍有不察，便被其欺瞞了！例如家父身爲李家之主，却不應異兆，偏偏盡數應驗在二弟身上，天下間哪有如此巧合之事？」

李淵一聽，猛地憶起李世民四歲時，有方士前來拜訪，當時李世民尚未取大名，那方士見李世民的相貌，便向他拱手賀道：「此乃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屆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而從此之後，才有「李世民」這個大名。

李淵忽然轉念道：「世民今年行將十八，便迭遇異兆，莫非『二十濟世安民』，眞的在他身上應驗？那我在李家的位置，又將如何處置？」

李淵這般思忖，臉上的欣然神色便不覺失去了。他對劉文靜恭賀之辭，竟不置一語。

崑崙奴見狀，知李淵有點妒忌李世民的福緣，便連忙道：「天龍穴出天龍，必竟歸李氏一族，李氏在唐國公這一代宏屹於世，無論李氏誰人承受，均是唐國公的莫大榮耀！」

李淵一聽，心道：崑崙奴之言不錯，若李氏一族，在自己這一代果然出了一代眞命天子，那自己無論承納與否，均是皇祖的身份了！這一想，才轉忌爲喜，含笑向崑崙奴道：「李氏但有所成，全賴李兄弟鼎力相助，此恩此德，李氏一族，將永誌不忘。」

崑崙奴不以爲意的微笑不語。

不久，崑崙奴就親自擇定良辰吉日，把李氏的先祖遺骸，移葬於藏山峯上。

在下葬時，崑崙奴又悄悄用符寫上李世民的時辰八字，連同李世民的頭髮，附於李家先祖遺骸，一道放入棺木，葬於墓中。

說也奇怪，自李家先祖移葬藏山峯後，李氏一族在太原，雖迭遇兇險而安然無恙。

先是流寇魏刀兒，率十萬賊兵，聯結突厥兵，侵襲太原。太原隋朝守將潘長文戰死，太原危在旦夕。

此時李淵掌握的太原留守兵馬僅得五、六千人，與魏刀兒的十萬大軍相比，簡直是以卵擊石。

隋煬帝拒不派兵相救，原因是他日漸懷疑李淵有反心，正好藉流寇的兵馬，把李淵除掉，李淵自知已勢難倖免了。

此時李世民挺身而出，率五千騎兵，突圍而出，又衝殺而進，反復數次，所向披靡，把魏刀兒弄得膽顫心驚。

李淵趁機率太原城守軍及民兵二千人，衝殺出來，與李世民的輕騎裏應外合，一舉全殲了魏刀兒的十萬賊衆。

這一仗令李淵和李世民聲名大噪，因此也更惹隋煬帝的猜忌。

李淵亦自知難容於隋煬帝了，於是開始秘密募兵，以作起義的準備。

隋煬帝的心腹，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知李淵圖謀作反，便暗中策劃晉祠祈雨大會，把李淵誘騙赴會，然後誅殺。

但李氏洪福齊天，王、高的心腹，竟把這密謀告知李淵。李淵與李世民、劉文靜商議後，決定先發制人，由李世民伏兵於晉祠外，然後於會中突然發難，指王威、高君雅謀反，把二人殺掉，李氏一族，終能逢兇化吉。

更奇的是，自李家祖骸移葬藏山峯後，李世民便臉現紫氣，雙目炯炯，不怒而威，與先前判若兩人，大有王者之風。

此時不但李建成、李元吉忌恨攻心，圖謀不軌，就連李淵亦暗暗不安，暗道：世民莫非眞應了「二十而濟世安民」之兆麼？若眞如此，自己的命運又將如何了？

李建成見李世民自遇上崑崙奴，便諸事無往而不利，特別是先祖遺骸葬藏山峯後，李世民便簡直脫胎換骨、判若兩人，莫非這當眞是「天龍穴」的威力麼？若是，爲甚李氏一族，却祇有李世民一人應驗？這是李世民的福緣，還是崑崙奴這妖人偏愛他而暗中搗鬼？

李建成這般思忖，便與李元吉密謀，決心查個水落石出，然後再來對付李世民。

* * *

李建成與李元吉密謀妥當，便向李淵詭稱出城上山狩獵，李淵對李建成素來有點偏愛，見他崇尚武勇，便欣然答允了。

李建成、李元吉率數十親兵騎隊，除攜帶狩獵的弓箭等物外，還偷偷帶備鋤鏟等挖土工具，至於是甚用途，誰也不知道。

李建成、李元吉率親兵出了太原城，便向西郊馳去。在半途又突然折向北面，騎隊奔馳了小半日，竟馳抵藏山峯。

李元吉此時有點心怯了，悄聲向李建成道：「大哥，眞要動手麼？私開祖墳，這是大逆不道的事，若被父親知道，他必定把我二人殺掉！」

李建成微微冷笑道：「事情到了這地步，也不容你我退縮了！你試想想，若李崑崙的妖法果然成功，世民他做了眞命天子，還有你我的位置麼！輕則流放朝外，重則生命難保，唯先發制人，才是自救之道！」

李元吉仍心驚道：「話雖如此，但萬一被父親發覺，我等私挖祖墳，怪罪下來，却如何是好？」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我自有主意，一切且待開墳查看再作打算！」

李元吉無奈道：「小弟但依大哥便了！祇是日後大哥你得了好處，可切莫把小弟拋開不顧，小弟從此便與大哥同坐一條船了！」

李建成微笑道：「三弟放心，大哥日後與你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便是。」

李元吉這才轉憂爲喜道：「那好呵！希望大哥莫忘今日的諾言！走，上山去，無論如何要查個水落石出，崑崙奴這妖人到底作了甚麼手脚！」

當下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二人，不再猶豫，率衆親兵攀上藏山。

在藏山峯李氏祖墳前面，李建成命令親兵挖開墳墓，親兵皆是精壯之士，不消片刻工夫，便把墓穴挖開了，露出一副新葬下不久的棺柩。

李建成命令親兵退後二里，他自己與李元吉走上前去，親自動手撬起棺蓋。

棺蓋掀起，兩人一看，均猛吃一驚。但見先祖的遺骸，葬下時尚是灰白死沉，但此時却光澤灼灼，猶如生人的骨骸。

李元吉見了，心中驚懼，忙道：「這墓穴果然邪門，連近百年的骨頭也被熏陶成生人骨似的！大哥，不要查了，祇怕妖法厲害！」

李建成却極不甘心，暗道：若是墓穴之力，那爲甚自己和三弟毫無好處？一切的功利都被世民他佔盡了！這分明是李崑崙暗中偏袒於他！不然，他絕對沒有如此洪福！

李建成越想心中越氣，忍不住便伸手進棺內，撥開先祖的骨骸，逐一察看。突然，他的手觸着一包軟綿綿之物，但却是用紙包裹住的。便把包裹抽出來，一看之下，不由連聲冷笑道：「原來如此！怪道好處都被世民他一人佔盡了！」

李元吉忙湊過來，道：「怎麼了？」

李建成把那用紙包住的包裹遞給李元吉，冷笑道：「你自己看看便明白了！」

李元吉接過來一看，祇見紙是黃色的，上面寫了一行數字，仔細一看，竟是二哥李世民的時辰八字！

李元吉不由目瞪口呆，捧着包裹，喃喃道：「就這麼一包頭髮，便可以令人一躍而成眞命天子麼？若非親眼所見，便殺了我，也不會相信。」

李建成冷笑道：「不信也得信！據說江湖中眞有一種法術，專門在先人墓穴上做工夫，可以令人起死回生，由貧變富、由賤變貴，法力通天！看來崑崙奴暗助世民的，便是這種法術！」

李元吉道：「這却如何是好？若我等把這盜走，崑崙奴這妖人日後知覺，向父親稟報，我二人可吃罪不起！私挖祖墳，這是殺頭的死罪！」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放心！就算父親知道，亦祇會暗中稱許，而決不會公開降罪！」

李元吉迷惑的連連眨眼，不知李建成有甚驚人妙法，竟可令父親不但不降罪，反而暗中稱許？

祇見李建成微哼一聲，伸手接過包裹，便把包住李世民頭髮的包

裏，隨手拋到棺柩外，又另外寫了一張黃紙，包上自己頭髮，投回棺內。

李元吉見李建成所寫的，竟是父親李淵的時辰八字，便又驚又奇的道：「你把父親的時辰八字寫上去，雖然取代了二哥他，但爲甚不寫大哥你自己的時辰八字，這對你豈非很吃虧麼？」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換紙之事，崑崙奴這妖人既有如此法力，他必然會驚覺，但父親開棺驗證時，見世民的時辰八字被棄棺外，棺內的時辰八字却是他自己，便必定心中喜悅，暗中大讚我二人忠心爲他，豈會再降罪？如此私挖祖墳之事既可免罪，又絕了二弟獨佔龍脈的洪運，豈非一舉兩得麼！」

李元吉恍然大悟的一笑，但又奇道：「這等大法看來非同凡響，大哥把二哥的時辰八字換成父親的，這於大哥並無好處，大哥爲甚麼不換上自己的時辰八字？」

李建成微微冷笑道：「你有所不知，三弟，父親的權欲甚重，他在生之時，豈容我等去圖謀他的權位？若被他發覺包裏的時辰八字換了我的，他必定認爲我有心僭越他，他一怒之下，便有藉口把我殺了！再說他年正老邁，就算日後得天下坐江山，也不過是短暫的光景，那時長子繼承父位，天公地道，朝中再無人敢說半句閑話，那時一統山河，豈非垂手可得麼！」

李元吉一聽，這才知道李建成的心計厲害之極，心中不由又佩又驚，却也不敢亂說甚麼，連忙助他把棺蓋重新蓋上。

然後李建成下令親兵動手，重新填土築墳，把祖墳恢復原狀，竟然神不知鬼不覺。

李建成、李元吉二人率親兵下山後，隨便打了幾頭野獸，便返回太原去了。一衆親兵均是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而且他們也不知其中的詳情，因此李建成、李元吉私挖祖墳的事，李府上下誰也不知道。

過了半個月，李建成在李淵與他單獨相對時，忽然笑着道：「二弟世民近日氣色絕佳，人人都傳說他大有王者之風，有人甚至說，連父親你也被比下去了！」

李淵一聽，臉色一變，沉聲道：「是誰如此大膽？竟敢如此胡說八道！」

李建成微笑道：「是誰說的那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眞有其事！父親你以爲如何？」

李淵狐疑的瞥了李建成一眼，道：「那你以爲呢？建兒！」

李建成笑笑道：「二弟的氣色，近日果然大佳，與先前相較，果然判若兩人，其中必有原因。」

李淵道：「你知道是甚原因嗎？」

李建成微笑道：「二弟自從遇上崑崙奴後，行事便無往而不利，雖然他是爲李家做事，但二弟的聲名，却幾乎蓋過父親你了，父親難道沒有懷疑，崑崙奴在暗中助他麼？」

李淵一聽，疑心大熾，不由點頭道：「不錯，當日在藏山上，我就有所懷疑，爲甚一切異兆，皆應驗在世民身上？如今看來，其中果然大有文章。」

李建成道：「父親知道是甚蹺蹊麼？」

李淵搖頭道：「我怎知道，我相信世民對我還是忠心的，所以也沒再去細想。」

李建成一聽，忙道：「二弟雖然無心，但難保其他人不會從中搗鬼，以挑起我李家的自相爭鬥，好坐收漁人之利。」

李淵一聽，怒道：「是誰如此斗膽，敢離間我父子的感情？」

李建成微笑道：「二弟素好結交朋友豪士，這些人亦大有野心，均希望扶持二弟他建功立業，日後一統山河，便有他們的莫大好處。」

李淵咬牙道：「放着我李淵健在，他們敢麼？」

李建成冷笑道：「他們有甚不敢，就算明裏不敢，暗中算計，却也防不勝防。」

李淵恨恨道：「你是指崑崙奴麼？」

李建成點點頭道：「崑崙奴的確很值得懷疑，他與二弟的關係非比尋常，若崑崙奴有心扶他登基立業，好求取功名富貴，也是很自然的事，不過是否如此，總要有眞憑實據，才好下確證判斷。」

李淵眼神一亮，道：「依你之見，從哪兒入手求證？」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二弟的鴻運，既從藏山開始，爲甚不從藏山查起？」

李淵一聽，心中一動，但却不想在李建成面前太着形跡，便淡淡一笑道：「此事爲父自會酌情處理，今日所說的，切勿在任何人面前再提及了。」

李建成亦知其父生性素來狐疑不定，聞言便忙點頭道：「請父親放心，孩兒知道了。」

李建成走出去後，李淵又秘密把劉文靜召來，要他去替他辦一件事。

* * *

幾天後，劉文靜風塵僕僕的趕返太原府，馬不停蹄，又趕着前來留守府，向李淵密報。

李淵見劉文靜到來，便把左右摒退，才低聲道：「那事如何了？」

劉文靜往四周一瞧，確證並無第三者，才低聲道：「在下剛從藏山返回，便馬上趕來見唐國公了，已經開棺驗證，在下發覺，崑崙奴果然有偏袒世民之嫌。」

李淵一聽，神色倏地一變，道：「你快說詳情，文靜！」

劉文靜道：「在下在棺內發現一包頭髮，外面有黃紙包裹，黃紙上寫有時辰八字，在下仔細分辨，原來却是唐國公你的時辰八字。」

李淵迷惑道：「那頭髮是甚東西？是兇邪之物麼？」

劉文靜微微一笑，道：「非也！非也！其實經在下仔細辨析，確證不但不是兇邪之法，反而是大吉大利的風水妙法，雖然在下一時難以斷定到底是甚妙法，但可斷言，此法對唐國公血脈必定有莫大好處。」

李淵一聽，更奇道：「包裹頭髮的黃紙，上面所寫既是我的時辰八字，顯見對我有所好處，爲甚却道崑崙奴偏袒世民？」

劉文靜沉吟一下，不敢隱瞞眞相，便據實道：「唐國公有所不知，在下在棺外又發現另一張黃紙符，紙符上所書，却是二公子世民的時辰八字，兩張黃紙的字跡顯然不同，應是出自兩人的手筆。」

李淵驚道：「有這等事，這說明甚麼了？」

劉文靜道：「這證明原來包裹頭髮的黃紙，是寫上二公子世民時辰八字的那張，而唐國公的那張，是後來有人掉換的，崑崙奴偏袒二公子世民固用心不良，但後來私自開棺的人，其用意顯然也別有圖謀。」

李淵却不以爲然的一笑，道：「私自開棺，固有不是之處，但却是對我忠心一片，否則，便不會以我的時辰八字換上去了。」

劉文靜道：「不然，私自開棺，未向唐國公你稟明，顯然事前別有用心，唐國公不可不細察之。」

李淵呵呵一笑，道：「可矣！文靜，此事我已有主意，但勿聲張，一切由我從權處理便了。」

劉文靜已知李淵決意偏袒私自開棺之人，他要處置的，僅是偏袒李世民的崑崙奴了，便不敢再表示甚麼，告辭而出。

劉文靜的用心很複雜，一方面他妒忌崑崙奴的驚人材識，極不願意他留在李世民身邊，但另一方面劉文靜又確信李世民有「眞命天子」的福祿根基，他自己日後亦必然要投在李世民一邊，所以又不想因此而惹怒李世民。

劉文靜極工心計，他反覆思量，便暗道：何不賣個順水人情，一方面可以逼走崑崙奴，另一方面也示意於李世民，如此處置，自己當可立於不敗之地。

劉文靜盤算妥當，便把此事私下告知李世民，道：「看來李崑崙會有殺身之禍了，但他到底是一位人才，而且本心也是爲了二公子，文靜不忍心坐視不救，拚着惹怒唐國公，亦覺必須告知二公子一聲。」

李世民一聽，吃了一驚道：「李兄弟忠心爲李氏一族，並無任何私心，父親亦不能容他麼？若把李先生殺害，豈非令天下豪士寒心？李兄弟決計殺不得。」

劉文靜苦笑道：「但唐國公已把一切查明，李崑崙的確在祖墳中做了手腳，偏袒於二公子你，因此你若替李崑崙向唐國公求情，祇會火上加油，李崑崙決計不能倖免。」

李世民沉吟道：「然則如何救得李兄弟？」

劉文靜道：「爲今之計，唯有通知李崑崙，速離太原城，待唐國公的火氣下了，才緩緩進言解釋，如此便可既存朋友之義，又可免却忤逆不孝之名。」

李世民爲難道：「李兄弟心胸坦蕩，並無任何私心，不畏艱險，忠心爲李氏基業出力，試問怎好開口要他出走？」

劉文靜微笑道：「來日方長，二公子若與他有緣，日後尚有機會重逢，但若不走，便生命難保，日後連相見的一線機會也沒有了。」

李世民一聽，恍然悟道：「文靜兄所言不錯，暫時作別，於我於李兄弟他均有好處，我有主意了，多謝文靜兄一番好意。」

劉文靜忙道：「二公子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日後必然大放異彩，切望善自珍重，有需要文靜效力之處，文靜萬死不辭！」

李世民見劉文靜意態懇切，心中對他的好感不由又添了幾分。

李世民深知父親的脾性，他的狐疑心一起，便會一意孤行，李崑崙目下的處境已很危險了。

但李世民又深知，崑崙奴決計殺不得。

李世民與劉文靜分手後，不敢再有片刻猶豫，便馬上趕去崑崙奴下榻的別館。

幸而別館四周靜悄悄的，並無任何異象。李世民匆匆走進去，祇見崑崙奴安然的穩坐椅上，正向他微笑，李世民才暗地鬆了口氣。

未等李世民開口，崑崙奴已微微一笑，道：「李公子神色倉皇，所報莫非乃兇兆麼？」

李世民一怔，奇道：「李兄弟怎的知道？」

崑崙奴道：「我剛才偶卜一卦，乃坎上乾下卦，卦文道：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坎者，險、陷也；乾者，剛正堅强也；孚者，信心也；綜而推之，吾便已知將有兇險、陷害之兆臨身矣！」

李世民大驚道：「然則往下又如何？李兄弟可有生命之危麼？」

崑崙奴道：「但祇需有信心，剛正堅强，便可越過陷阱，前途依然光明。」

李世民又忙道：「但目下危機果然將至，可有解救之法？」

崑崙奴道：「這便是利涉大川矣，看來已註定吾勢須犯險涉水渡過大川。」

崑崙奴話音未落，別館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嘈吵，立刻又有別館的雜役跑進來通報道：「李先生，大事不好，唐國公已差陳將軍率兵前來，說是唐國公之命，捉拿李崑崙歸案，李先生快作打算。」

雜役話音未落，陳將軍已率近百兵衆，衝了進來，陳將軍當先而進，手握的大刀已直指崑崙奴胸前。

李世民一見，大怒道：「陳將軍，世民在此，你敢對李兄弟無禮麼？」

陳將軍是李淵的貼身侍衛，他見了李世民，並不以爲意，朗聲道：「李公子，末將軍令在身。恕不行禮，唐國公有口喻，若有任何人敢阻攔擒拿李崑崙，皆以同黨論處，格殺勿論，得罪之處，請李公子見諒。」

李世民一聽，便知李淵對他亦暗懷不滿了，因此特地差遣陳將軍執行逮捉崑崙奴之令。李世民見是李淵令旨，心中又急又氣，不由厲聲道：「陳將軍，李兄弟忠心一片，爲我李家效力，其心可鑑日月，豈容如此待他，不怕天下豪士寒心麼？」

陳將軍亦有點怯於李世民的聲威，他無奈把大刀抽回，向崑崙奴拱手道：「末將軍令在身，實在無奈，請李先生隨末將往見唐國公便了！」

李世民見陳將軍雖客氣了點，但口氣依然强硬，絲毫不肯放鬆，簡直視他如無物，心中又急又氣，按捺不住，倏的拔出佩劍，厲聲道：「誰要帶走李兄弟，先問問李世民手中之劍。」

陳將軍神色一變，沉聲道：「那二公子是存心阻攔末將執行唐國公軍令了？」

李世民怒道：「李兄弟忠心爲我李家，父親祇是一時糊塗，誤信妖言，降罪於他，就算要捉拿，亦須等我稟明父親，再作處置。」

陳將軍微微冷笑道：「可惜唐國公事先已料到此着，他吩咐末將，如果李世民敢出面阻攔，便連他也捉拿綁去見他，若敢反抗，格殺勿論。」

李世民氣得滿臉通紅，他手中的佩劍一揚，直指陳將軍的咽喉，厲聲道：「狗奴才！竟敢不分青紅皂白，以下犯上麼？」

陳將軍坦然一笑，毫不動容，道：「若二公子敢出手傷末將，那才是以下犯上！因爲末將乃奉你父唐國公之命，你身爲兒子，竟敢逆你父旨意麼？」

李世民氣極，怒喝道：「狗奴才休仗勢欺人！我便把你傷了，看能把我怎樣了！」李世民說着，手中劍鋒，猛地向前一挺，竟欲立斃陳將軍於劍下。

崑崙奴一見，猛吃一驚，深知李世民這一劍刺下，便須負上忤逆不孝的罪名，他的命運，因這一劍的血光，或者衝得支離破碎，心中驚怒之下，連忙大聲喝止道：「李公子且慢！」但他出聲制止已稍不及，因爲李世民的劍鋒已抵陳將軍的咽喉了！

眼看這一劍刺下，太原李氏一族，立刻便有自相殘殺之禍。

就在此時，館內衆人但覺眼前銀光一閃，視線不由一花，到定眼瞧清時，衆人均目瞪口呆，猶如乍現鬼魅。

原來此時李世民的劍尖，已被一位紫衣少女，以二指挾住，任李世民如何用力，劍尖抵住陳將軍的咽部，休想再往前半分，但也不能退縮半寸！少女清麗如月的俏臉上，露出微微冷笑。

李世民吃了一驚，盯着少女，沉聲道：「姑娘是誰？敢來太原府搗亂麼？」

少女微微冷笑，傲然不語。

崑崙奴一見，却又驚又奇又喜，忙叫道：「袁紫衣姑娘，手下留情！他便是太原李世民公子！」

少女果然是入宮盜珠的袁紫衣，一番歷練，她此時已變得精練多了。袁紫衣這時才向崑崙奴點點頭，又微微一笑道：「你以爲我不知道麼？你剛搬入太原別館，一切就已落入我眼中了！嘿，爲甚麼我碰上的，怎的盡是姓李的大傻蛋！」

李世民才知原來是崑崙奴相識的，便暗地鬆了口氣，心道：這位姑娘的武功如此了得，李兄弟有救了！

李世民微微一笑，道：「我李世民與袁姑娘素不相識，怎的也成了大傻蛋了？」

袁紫衣見李世民少年英俊，心胸又寬廣，臉上的冷傲便不由一斂，微笑道：「崑崙奴先前碰上甚麼姓李的，乃十足十的大傻蛋！你既然姓李，自然也是大傻蛋啦……而且，你竟敢違抗父旨，大逆不道，爲救這姓李的傻瓜，惹怒你那父親唐國公，於你的前程並無半點好處，明知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蠢事，你也敢做，這不是大傻蛋又是甚麼？」

李世民肅然道：「李兄弟於我李家有功無罪，若橫加殺戮，如何服衆？因此世民雖明知自惹殺身之禍，亦不得不出手相阻！」

袁紫衣點頭微笑，却不再理會李世民，轉向陳將軍道：「這位將軍，既李公子這麼說，你便賣個人情，把姓李的傻蛋放了吧？」

陳將軍的咽喉仍被劍鋒抵住，袁紫衣只須運力一送，他便十條生命也沒了，他無奈苦笑道：「姑娘就算把末將殺了，末將也不敢放人！而且李先生就是逃得出別館，也決計出不了太原府！」

袁紫衣道：「爲甚麼出不了太原府？」

陳將軍苦笑道：「實不相瞞，唐國公亦並非要取李先生的生命，他令末將生擒活捉，帶去見他，但也不能被他逃跑，因此早已傳令全城兵馬戒備，姑娘雖然武功厲害，但獨自一人，試問又怎抵擋得住千軍萬馬？因此這逃走一途，姑娘也不必費神了，免枉送了生命！」

袁紫衣傲然一笑，道：「你知道本姑娘剛才是如何闖進來的麼？」

陳將軍搖頭道：「末將不知。」

袁紫衣嘿嘿一笑道：「不怕告訴你，本姑娘剛才所使的功夫，便是李崑崙授教我的無爲神功！本姑娘憑此出入隋煬帝禁宮，如入無人之境，你小小太原城，能困得住本姑娘麼？我只問你一句，放是不放？」

陳將軍無奈歎了口氣，道：「末將放是死，不放亦死，落得做個人情，姑娘請先把末將殺了，那時再救走李崑崙吧！」

陳將軍說罷，把眼一閉，只等受死。

袁紫衣微微冷笑，左手突起一指，向陳將軍胸前點去。

崑崙奴忙大叫道：「陳將軍亦是忠爲其主，紫衣切勿傷他生命！」

袁紫衣出手却不停，這一指疾點下去，陳將軍應聲倒地。

袁紫衣又向在場的軍兵喝道：「誰願意反抗的，只管出手攻我！」

果然有不敢違令的軍兵拚死向袁紫衣攻來。袁紫衣身形一變，突走無爲神功的玄妙身法，人如轉輪，銀光灼灼，繞衆軍兵一轉，只聽噗噗的數十輕响，地上早躺下了一大片。

其餘的軍兵嚇得不敢上前了。

袁紫衣這才向李世民微微一笑，道：「衆軍將亦非抗命放人，而是不敵，你既是唐國公的二公子，自然可以作證！」

李世民亦微微笑道：「不錯，衆將軍在陳將軍率領下，已英勇拚殺，但不支倒地，並非抗命放人，只是對頭人太厲害，衆軍將委實不敵罷了！」

衆軍將一聽，登時明白李世民的用意，不由拜伏在地，道：「多謝李公子大仁大智！」

李世民呵呵一笑，道：「你等不必謝我，全是這位女俠神勇驚人，李世民亦受制於她罷了！」

袁紫衣微笑一下，執住崑崙奴的手，便欲飛掠而出。

李世民忙道：「李兄弟，今日被逼逃走，不知何日可再見？」

崑崙奴微一沉吟，便道：「楊花敗李花開，天道行將大變，小弟正好趁此時機出去行走江湖，替李公子你物色天下豪傑，李公子宜暫時稍斂鋒芒，待李家義旗一舉，便是你大展雄才之日，亦是你我相逢之時！」

李世民依依不捨道：「李兄弟一切善自珍重！」

崑崙奴不由被李世民的眞情所動，正欲再提示甚麼，袁紫衣却按捺不住了，「要走就走！婆婆媽媽的，成何男子漢大丈夫了！」話音未落，袁紫衣已拽着崑崙奴，閃電般的掠出館外去了。

李世民不由感歎道：「如此神功，難怪她敢自誇出入大隋禁宮如入無人之境了！李世民若得此大智大勇之士相助，何愁大業不成哉！」但又知這等絕世高人，神龍見首不見尾，根本難於相留，只好無奈的微歎口氣，先行設法向父親李淵解釋交代去了。

李淵、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父子的氣數、運命如何？藏山上的「天龍穴」對父子五人有甚麼深遠的影响？這是「天機屠龍記」的另一個故事了。

（本篇完）

文·圖　馬·飛

湖海恩仇愛情故事/鐵可

虹飛七絕

寶劍爲媒　珠還合浦

這幾天臨安城中的客店幾乎家家客滿，來投店的都是些二十出頭，三十左右的青年人，而且每一個人都佩帶一口劍穗飄飄的長劍。

來投宿的年輕壯士，有的是三五一夥，有的是單獨一人，更有些是隨帶小斯童僕，騎着昂頭白馬而來。從這種氣派、排場看來，來的全是些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

西門大街「羣玉樓」，在臨安城來講，是家首屈一指的大酒樓，畫棟飛簷，金碧輝煌。平時就生意不錯，這幾天更是座無虛席，嘉賓雲集，店小二們忙得張羅不迭，樂得掌櫃眉開眼笑。

「羣玉樓」樓廳靠窗欄處的一張方桌座上，圍坐着四位穿華服的年輕人，尤其是面向窗口的那一位，年紀二十出頭，唇紅齒白，面如冠玉，氣度雍容，令人側目。

他穿着一襲文生儒服，盼顧之間，星眸精光如電，腰間還佩有一口劍鞘鑲金嵌玉，名貴非凡的長劍。

方桌的左首座，坐着一身疾服勁裝，年紀二十七八的壯士，他朝樓廳客座迴顧一瞥後，向文生儒服的公子道：「少瑜兄，這幾天臨安城裏的酒樓、客店可做了不少生意！」

被稱「少瑜」的那位公子正要接話時，對座那個體態壯健，一臉精悍之相的壯士一笑道：「魏震，臨安城裏這些酒樓、客店的掌櫃們，眞該向『會泉莊』莊主『風雷神劍』馬宗浩，送上一份厚禮才對。若不是他們父女倆想出『以劍爲媒』震驚天下的主意，使江湖上武林英豪爲之嘩然，臨安城這些酒樓、客店怎會撈到了這筆好生意。」

少瑜劍眉微皺，向剛才說話的人問道：「林鵬，馬倩倩膽敢大言不慚，想出這個主意，驚動武林年輕英豪，她自己的一手劍法究竟又如何呢？」

少瑜對面的那個瘦瘦長長，年紀三十左右的人，乾笑幾聲接着道：「范公子，馬倩倩遊俠江湖，短短幾年，已贏得『金劍玉女』的稱號，顯然已得她父親馬宗浩的『風雷神劍』眞傳，她當然有兩手……」

他朝范少瑜一瞥，又道：「『風雷神劍』固然爲武林所矚目，金陵城外的『飛花莊』，你范家的『龍飛九式』也不會稍遜於人。」

范少瑜微微點頭。

右座林鵬含蓄地一笑，說道：「少瑜，剛才姚平說的不錯，不

過衹是一部份的理由……」

微微一頓，又道：「『玉女金劍』馬倩倩今年芳齡已屆二十三，她如果不想丫角終老，做個『老姑婆』，也該替自己打算打算，選個如意郎君。你『龍飛九式』范少瑜，英姿瀟灑，門第相當，『會泉莊』的馬宗浩，要找這樣一個『乘龍快婿』，衹怕打着燈籠也不易找呢？」

范少瑜劍眉一揚，頷首微笑。

對座的姚平又道：「若是以劍術來講，『金泉莊』莊主馬宗浩，應該是君臨天下，寇絕武林的……」

范少瑜忽然一怔，接問道：「姚平兄，此話怎講？」

姚平道：「馬宗浩的身份，是領袖一方的『梵谷門』掌門，可是自『乙眞子』圓寂歸天，馬宗浩接下他師父掌門職司後，不但沒有將『梵谷門』發揚光大，反而日漸式微！」

座上三人聽了露出一臉疑愕之色。

姚平又道：「據武林傳聞，當年『梵谷門』的鎮派絕學，並非『風雷神劍』，而是一套『虹飛七絕』的劍法……」

范少瑜接口問道：「姚平兄，『梵谷門』的『虹飛七絕』，難道業已失傳？」

姚平搖搖頭，道：「這套『虹飛七絕』劍法是否失傳，迄今還是個謎，不過眼前馬宗浩父女在江湖上出名的是『風雷神劍』！」

他朝三人遊轉一眼，又道：「當年，『梵谷門』掌門人乙眞子，行道江湖，他的一手『虹飛七絕』劍法，震懾羣魔，望風披靡！」

他向范少瑜微微一笑，又道：「范公子，我剛才所講的話，若是馬宗浩父女學有這門『虹飛七絕』劍法，該是有君臨天下，冠絕武林了。」

座上四人正在談話，旁邊一名店小二突然提高嗓子道：「噯，這位客官爺，樓下還有空的座頭，你……你怎麼上到這樓廳來？」

接着一個聲音回道：「同樣是『羣玉樓』，還分樓上樓下？」

范少瑜聽到這話，轉頭一望。

原來他們旁邊還有一張空桌，這時就坐下一個年紀二十五、六歲，穿着文士儒衫的年輕人。

這位文生公子穿了件長袍，可能本來是天藍色的，日久未洗，已是一片汚黑。他雙目炯炯，臉貌端正，却顯得僕僕風塵。

店小二見這位「落拓書生」坐了下來，瞪直眼楞了一下，才結巴巴地道：「客官爺，『羣玉樓』雖然沒有樓上樓下之分，您……您隨便吃……吃喝些兒，樓下……便宜多啦！」

少年書生朗笑一聲，道：「小二哥，你看見我這副『窮酸相』，怕是吃了後付不出錢嗎？」

他從袖裏拿出一錠五兩重銀子，抬頭道：「我現在先付後吃，那總該行了吧！」

店小二看到這雪白銀錠，馬上哈腰躬背，堆下笑臉道：「客官爺，小的不敢說你付不出錢，祇……祇是你一個人佔了張方桌，會……會太……寂寞啦……」

他一面講，一面緩緩伸出手道：「客官爺，你既然先付銀子，小的就先收下！」

少年書生冷冷一聲道：「慢着！」

店小二聽到這話，忙把手縮回，睜大眼睛楞楞看着。

少年書生微微一笑，道：「小二哥，你怕我付不出銀子，我還怕我付出五兩銀子後，到時你們『羣玉樓』賴賬，不肯把剩下的銀子找回我！」

他一手拿着這一錠五兩重的銀子，自言自語地又道：「我一個人吃花不完這五兩銀子，衹需給你一半就行了。」

少年書生說到「了」這個字，右手拇指搭上中指，「卡」的一聲，這錠五兩重銀子一分爲二，被手指捏斷的一半滾落到地上。

店小二猛吸了一口涼氣，就給愣住了。

少年書生一指地上半塊銀子，道：「你把地上銀子拿去，替我把酒菜端來！」

店小二連連點頭，道：「是，是，客官爺，小的這就去！」

他從地上撿起半塊銀子，送進嘴裏用牙齒使勁咬了一下，才疾步離去。

少年書生輕描淡寫露了這一手，旁邊座上的范少瑜四人，看得心中暗暗一驚。

范少瑜暗地打量過去，看那少年書生從肩背處解下一個又長，又沉甸甸的布袋，放到身邊那張客椅上。

范少瑜揣測，這位少年書生的布袋裏可能是口長劍，也是趕赴臨安城外「會泉莊」的。是以他朝魏震、林鵬、姚平三人，投過一眼。

* * *

「會泉莊」位於臨安城外，倚山臨水，氣勢雄偉，四周圍莊河壕寬有三、四丈，莊裏廊宇銜接，建築巍峨之極。

「風雷神劍」馬宗浩替女兒馬倩倩姑娘——「以劍爲媒」招婿的第一天，由臨安城通往「會泉莊」的大道上，驟然的熱鬧起來。

出現在官道上的，有疾服勁裝的武士，有儒生打扮的文生，更有騎着馬匹，僮僕隨行的官家公子。

「風雷神劍」馬宗浩不但是叱咤江湖，飲譽武林，領袖一方的「梵

谷門」掌門，且是一位富堪敵國的江南首富。

是以他膝下唯一的掌珠倩倩姑娘，「以劍爲媒」的婚事，便擧世矚目，武林爲之轟動。

「會泉莊」莊門邊沿立着一個「揭示通告」，寫明來此「以劍爲媒」的各項條例，最後一項是須經莊主馬宗浩「審劍」滿意，方能與馬倩倩姑娘「比劍」。

這也就是說，來「會泉莊」應徵的武林英豪，富家子弟，必需備有一把絕世神器的寶劍，才能跟馬倩倩姑娘印證劍法。

由於莊門口「揭示通告」上有最後這項規定，幾乎有半數以上的年輕兒郎，悵然若失，祇有望門興嘆。

范少瑜、魏震、林鵬、姚平等四匹駿馬來到了「會泉莊」莊門前，下馬後看到這張「揭示通告」，姚平先是笑了起來，微微一點頭，道：「范公子，憑你身上佩帶的這口『古玉神劍』，好事已成功一半了。」

范少瑜頷首微笑，却又困惑地說道：「這位馬莊主立下這條例，似乎有點古怪！」

姚平正要回答時，旁邊傳來了一聲輕笑，道：「美人配名劍，相得益彰，不然倩倩姑娘不會贏得『金劍玉女』的美譽了。」

范少瑜聽了一怔！

回首望去，原來就是在「羣玉樓」手指斷五兩銀錠的那個「落拓書生」。

那少年書生講過話後，緩步離去，走到莊門前停了下來，一副觀賞的神色，縱目朝「會泉莊」裡望去。

魏震朝少年書生輕藐的一瞥，對范少瑜道：「這小子，憑他這副窮酸相，眞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范少瑜若有所思的微微一頓，才道：「『古玉劍』還稱不上稀古神器，我們進裡面見過馬莊主後再說吧。」

四人過了圍莊河壕，進到莊門裡端，就看到橫邊擺着一張案桌，兩旁侍立四名護院莊丁，中央座椅上坐着一位年有四旬，臉形瘦削的中年人。

這人看到四位華服少年走過來，視綫祇注意到范少瑜身上，抱拳一禮含笑道：「這位公子，請示下名諱稱號，和佩戴的兵刃，待在下會泉莊總管洪三魁派人稟報莊主。」

范少瑜拱手回禮，微微一笑道：「在下范少瑜，來自金陵『飛花莊』，携帶『古玉劍』一口，專程來此拜訪馬莊主。」

「會泉莊」總管洪三魁聽到「飛花莊」三字，立即從座椅上站了起來，堆下笑臉道：「原來是『龍飛九式』，『飛花莊』少莊主，久仰！久仰！」

他招呼過了後，又哈腰道：「請少莊主稍待片刻，讓小的派人進去稟報莊主，定下見面時間。」

范少瑜微微點頭，跟魏震等三人在一邊停了下來。

洪三魁剛一坐下，人影一閃，案桌前站了一個人。這位「會泉莊」總管揚起兩道八字眉，一對黃豆大的眼睛，連連滾動，往對方打量着，見是個窮極潦倒，衣衫襤褸的落拓書生到來。

這少年書生的肩頭上，還背着一個沉甸甸的布包。

洪三魁眼皮一翻，冷冷問道：「尊駕來這『會泉莊』有何貴幹？」

少年書生淡淡一笑道：「莊門旁邊『揭示通告』上，已寫得清清楚楚，閣下又何必明知故問？」

洪三魁那兩顆黃豆大的眼珠簡直要掉了出來，用手指了指道：「你……你是來『會泉莊』，『以劍爲媒』的？」

少年書生點點頭道：「不錯。」

洪三魁本來要還說些甚麼，可是見有不少武林英豪、富家公子啣尾等候在莊門外，需要接待登錄名冊，不願躭誤時間，是以揮揮手道：「朋友，你需要我們莊主救濟，改天再來吧！」

他陰陰一笑，又道：「今天找來這裡，這是你打錯主意啦！」

少年書生聽了洪三魁這些話，並沒有怒意，很平靜的道：「閣下把我當作一名行乞要飯的，那是你看錯了。『揭示通告』上並沒有指出財富門第，在下自問與條例相符，才找來『會泉莊』的。」

洪三魁一瞪眼道：「條例相符？」

少年書生微一點頭道：「不錯。」

洪三魁發覺眼前的這個「窮酸」，還眞不大容易打發走，大聲問道：「我們莊主小姐『以劍爲媒』，需要經過『審劍』、『比劍』等。你有稀古神器佩帶在身嗎？」

少年一拍肩背長袋，道：「既然『以劍爲媒』，豈會空手來此！」

洪三魁楞了一下，伸出手來道：「朋友，你佩帶的是甚麼劍，拿來給我看看。」

少年書生朗聲一笑，道：「閣下雖是『會泉莊』總管，也不過是奴才之輩，在下來『會泉莊』要見的是莊主『風雷神劍』馬宗浩和小姐『玉女神劍』馬倩倩姑娘，我身佩的稀古神器，豈是你區區一名奴才可以過目看到的？」

洪三魁聽得臉色陣紅陣白，兩道八字眉一揚，嘿嘿冷笑幾聲道

：「閣下有恃無恐來此，請將名諱稱號和佩得何種寶劍報來，讓我稟報莊主定奪。」

洪三魁當年也是一個江湖人物，後來才委身在「會泉莊」充當一名總管，被眼前這「窮酸」朗聲說出的這些話，挖苦得入木三分，心裡暗暗猜疑，打算看風駛悝，把話轉了過來。

少年書生朝洪三魁望了一眼，道：「在下沈岳奇，師承『梵谷門』、『虹飛七絕』華如玉，奉師父之命，覲見掌門師伯，携帶一口『赤虹劍』來此。」

洪三魁聽得臉色轉瞬千變，最後微微震顫的從坐椅上緩緩站了起來。

他還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吶吶的自語道：「『梵谷門』……『虹飛七絕』……華 如 玉……『赤 虹劍』……」

沈岳奇緩緩的點頭道：「不錯，在下沈岳奇奉師父之命，來『會泉莊』覲見掌門師伯，使這『赤虹劍』原璧歸趙，作爲『梵谷門』鎭門之寶。」

沈岳奇朗聲說出的這些話，除了洪三魁外，連范少瑜等和等候石莊門外的武林名家也全都聽到了。

「梵谷門」由於「虹飛七絕」劍法失傳，而漸漸衰落。

現在出現這麼一個看似「落拓書生」模樣的年輕人，居然是獲得「飛虹七絕」劍法眞傳，而又自稱是「梵谷門」的弟子，在場的武林英豪，無不震驚不已。

洪三魁聽完了沈岳奇重覆的上報之後，這才證實自己沒有聽錯，隨之拱手施禮，連連點頭道：「是，是，沈少俠，小的這就進去稟告莊主。」

他說過這話，離開案桌，疾步而去。

＊　＊　＊

「風雷神劍」馬宗浩現年五十開外，方臉大耳，長髯齊胸，一副威嚴之相，不愧是領袖一方的「梵谷門」掌門。

倩倩姑娘體態輕盈，婀娜多姿，如果讓不知底細的人看來，誰也不會相信她是個身懷絕技的巾幗女傑。

剛才，經一名莊丁來客廳稟報後，父女兩人正在談論「龍飛九式」范少瑜。

馬宗浩手捋長髯微微點頭道：「倩倩，『飛花莊』莊主范彤堂此番讓他兒子少瑜來臨安，爲父感到很意外，少瑜這孩子，三年前我去范老處時，曾經見過一面，不但人品不錯，而且身懷絕學，儘得乃父『龍飛九式』的眞傳。」

馬倩倩聽出父親話中含意，不讓他再說下去，臉一紅呶呶嘴接上道：「爹，這次『會泉莊』『以劍爲媒』，引天下武林矚目，原非是孩兒個人婚姻之事，范少瑜人品如何，跟我又有甚麼關係？」

馬宗浩輕嘆了口氣，道：「不錯，爲父當初用意，固然是爲了找回那口『梵谷門』鎭門之寶『赤虹劍』，可是妳年齡已經不小，爲父總該替妳有個打算才是。」

馬倩倩不願意父親說到自己的婚事，把話題一轉，問道：「爹，那口『赤虹劍』既是『梵谷門』鎭門之寶，如何又會丟失了呢？」

馬宗浩道：「此劍並非丟失，是妳師叔華如玉所帶走的。」

當初馬倩倩祇知道父親用「以劍爲媒爲藉口，以引起武林注意，同時探查「赤虹劍」下落，至於詳細的情形，她還是不甚清楚的。

馬宗浩接道：「當時妳師祖乙眞子遊俠江湖，以一套『虹飛七絕』劍法震懾武林，後來他老人家收下爲父和妳師叔華如玉作衣缽傳人，妳師祖祇以『風雷神劍』傳授，那套『虹飛七絕』劍法一直私自保留下來。

馬倩倩一聲輕吁，似乎對父親所講的，甚感困惑而無法會意過來。

馬宗浩又道：「直到妳師祖圓寂歸天前，臨終囑咐我要和師弟華如玉和睦相處，發揚光大『梵谷門』，至於那套『虹飛七絕』劍訣，他老人家是用蠅頭小字刻在『赤虹劍』的劍柄上，要我們師兄弟兩人參悟、印證。」

馬倩倩聽到這裡，忍不住問道：「爹，你跟華師叔感情不和？」

馬宗浩輕嘆了一口氣，微微一頓才道：「妳師叔華如玉平素沉默寡言，城府極深，當時我懷疑他在師父跟前進了讒言，是以老人家當時不願意將『虹飛七絕』劍法相傳於我。」

馬倩倩不禁又接問道：「那麼『赤虹劍』現在何處？」

馬宗浩道：「師父圓寂歸天後，華如玉不辭而別，携帶『赤虹劍』悄然離去。」

馬倩倩聽到這裡，才開始會意過來，就道：「爹，師叔有了這口『赤虹劍』，從劍柄刻下的『劍訣』，可以學得這套『虹飛七絕』的劍法了。」

馬宗浩臉上浮現出一副憤憤的神情，緩緩的點頭。

他正要再講述這件事時，洪三魁急步跨進大廳，施過一禮後，道：「回稟莊主，你所探查的那口『赤虹劍』，業已有了下落。」

馬宗浩視洪三魁爲親信，是以有關「赤虹劍」隱秘之處，他還知道一些。

馬宗浩聽這話後臉色一變，問

道：「洪三魁，此口『赤虹劍』現在何處？」

洪三魁就將沈岳奇來『會泉莊』經過，詳細的講了一遍，接着道：「此人口稱莊主『掌門師伯』，已攜帶一口『赤虹劍』來此，該是『原璧歸趙』。」

馬宗浩嘿嘿一笑，冷言冷語道：「欺師滅祖，盜取鎮門之寶離去，師徒倆學得一身絕技，再來『原璧歸趙』！」

旁邊倩倩姑娘聽父親講這話後，一臉疑惑，無法會意過來。

馬宗浩向洪三魁凝注一瞥，道：「傳話有請。」

洪三魁躬身彎腰，應聲道：「是，莊主。」

他轉身退出，不多時帶着沈岳奇進客廳，指着座中馬宗浩，以引見的口吻道：「沈少俠，這位是我們的莊主。」

沈岳奇和馬宗浩，雖然有「師伯姪」的關係，但從未見過一面。

他上前施一禮道：「沈岳奇參見掌門師伯！」

馬宗浩微微的點頭，朝沈岳奇注視一眼後，吩咐就座，接着問道：「岳奇賢侄，你已將『赤虹劍』帶來了此地麼？」

沈岳奇解下背上包囊，除去布包，雙手奉上，道：「小侄奉師父之命，前來將『赤虹劍』送交師伯。」

馬宗浩接過寶劍，朝劍柄處注目一瞥，臉色瞬息千變，突然抬頭向倚立一邊的洪三魁吩咐道：「你去傳話，告知來『會泉莊』的衆武林英豪，今日老夫有事，不能接待，請暫且回去。」

洪三魁哈腰應是，退出客廳。

馬宗浩把「赤虹劍」交給邊座的馬倩倩，含蓄的微微一笑，道：「岳奇賢侄，你師徒兩人是不是知道『會泉莊』有『以劍爲媒』之事，所以你師父才吩咐你將此劍送回『梵谷門』？」

馬倩倩見父親在她跟前，向沈岳奇問出這話，臉蛋兒頓時紅了起來。

她聽父親說這話後，忽然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覺，視線暗暗游轉到這個初見面的師兄身上。

沈岳奇雖然穿着一襲已變成灰黑色的長衫，但馬倩倩覺得對方沉穩、正直，流露出一股正直的男子漢的氣概。

沈岳奇一聽這位掌門師伯問出的話，微微一頓才回答道：「回掌門師伯，『會泉莊』師妹倩倩『以劍爲媒』是一回事，小侄奉師命送回『赤虹劍』又是另一回事！」

馬宗浩「哦」一聲，問道：「岳奇賢侄，此話怎講？」

沈岳奇道：「『赤虹劍』原是『梵谷門』鎮門之寶，該當珠還合浦，原璧歸趙，至於師妹『以劍爲媒』，乃是掌門師伯用心良苦之處。」

馬宗浩輕輕一捋長髯，問道：「怎見得？」

沈岳奇道：「『以武會友』、『以劍爲媒』，是我武林中佳話盛事，至於小侄奉命送回此『赤虹劍』，乃是奉師父之命。」

馬倩倩見他垂首肅穆地說出這些話，抬頭朝他注目一眼，又急急地把頭低垂下來。

馬宗浩頷首微笑道：「如此說來，岳奇賢侄，祇是送回『赤虹劍』而已，不是爲了你師妹的親事而來？」

沈岳奇點點頭道：「是的，掌門師伯。」

馬宗浩又問道：「你師父從『天目山』的『松音崖』帶走了『赤虹劍』，老夫回到『會泉莊』，已有十年，你師父因何直至今日才將此劍送來？」

沈岳奇若有所思，沒有很快回答。

馬宗浩微微一點頭，接問道：「岳奇賢侄，你師徒兩人勢必用了十年時間參悟透徹『虹飛七絕』劍法的奧秘，是以至今才將此劍送回！」

沈岳奇搖頭道：「回掌門師伯，師父雖知『虹飛七絕』劍訣，但祇讓小侄揣摩研習而已。」

馬宗浩又是一聲輕「哦」，似乎甚感意外，又再試探問道：「你師父因何不學『虹飛七絕』劍法？」

沈岳奇道：「由於掌門師伯在前，師父不敢僭越，所以才讓下一代弟子學習。」

馬宗浩突然縱聲笑了起來。

沈岳奇心頭一怔，摸不透這位掌門師伯發笑的原因，垂臉坐着的馬倩倩聽到了她父親這不正常的笑聲，猛地把頭抬了起來，詫然的望去。

馬宗浩收起笑聲，緩緩的點頭，自言自語道：「不錯，華如玉想得很週到。」

沈岳奇見掌門師伯不稱「師弟」，直叫自己師父的名諱，心中納悶。

馬宗浩目注沈岳奇，問道：「岳奇賢侄，如此說來，到目前爲止，『梵谷門』中祇有你一個人學得了『虹飛七絕』劍法了？」

沈岳奇被問得暗暗困惑，祇有點頭回答道：「是的，掌門師伯。」

馬宗浩聽到這個回答之後，突然沉默下來。

他這一沉默，整個的大廳上，靜悄悄的鴉雀無聲。

沈岳奇似乎要擺脫眼前這股令人窒息的氣氛，縱目朝這間豪華富麗的大廳迴顧一瞥。

當他視線觸及一旁悶坐的馬倩倩身上時，馬倩倩兩顆幽邃深沉的眸子，也正往他這邊看來，當接觸到沈岳奇的眼光時，臉一紅轉了過去。

馬宗浩作短暫的沉默後，又問道：「岳奇賢侄，你們師徒倆現居何處？」

沈岳奇道：「回師伯，師父與我現在住徐州城外『三里坑』。」

馬宗浩微微一點頭，又問道：「你師父近年來情況如何？」

沈岳奇恭謹地回答道：「多蒙師伯關心，師父一向平安。」

馬宗浩兩眼閃出異樣的神情，目注沈岳奇又問道：「他沒有走動江湖嗎？」

沈岳奇接觸到他的兩道眼神，心頭微微一凜，立即垂下視線，回答道：「是的，掌門師伯。」

馬宗浩從女兒倩倩手上接過那口「赤虹劍」，微微一笑道：「岳奇賢侄，經你師父悉心傳授，你那套『虹飛七絕』劍法，該有相當火候了吧？」

沈岳奇道：「回掌門師伯，這套『虹飛七絕』劍法，是小侄自己揣摩研習，師父在一旁指正而已……」

他微微一怔，又道：「至於劍法到何種火候，小侄還不敢有準數把握。」

馬宗浩一指手上那口「赤虹劍」，道：「岳奇賢侄，這一套『虹飛七絕』劍法，過去乃是『梵谷門』鎮門絕學，這裏大廳十分寬敞，你不妨施展一手給師伯觀摩看看。」

沈岳奇長身站起，道：「遵命。」

他從馬宗浩手中接過「赤虹劍」，「卡」的一聲響，精光閃耀，「赤虹劍」出鞘。

沈岳奇平劍橫胸，移退四步，向馬宗浩抱劍施了一禮。

立即左手微揚，右手劍貼肘底，劍花一划過處，猶如行雲流水。

主座椅上馬宗浩，雙目注視着沈岳奇展出的這套「虹飛七絕」劍法，臉色瞬息千變。

馬倩倩兩顆明如秋水的眸子，異采閃爍，目不轉睛地觀賞這套劍法，臉上湧現激奮之色。

沈岳奇手握「赤虹劍」，祇見劍芒熠熠，虹飛如電，不多時已將這一套「虹飛七絕」劍法演完。

他將劍還鞘，又抱拳爲禮道：「小侄學藝不精，請掌門師伯指正！」

馬宗浩沒有回答，雙目烱烱注視着沈岳奇。

沈岳奇雙手持劍，垂下臉避開他的視線，移步走過主座。

馬宗浩見沈岳奇走近跟前，一手接過「赤虹劍」，突然右手戟指疾吐。

沈岳奇再也想不到掌門師伯會對他來這一手，一聲悶哼，給點中了「痲穴」酥軟倒地。

旁邊的馬倩倩，更不會料到父親會向師兄戟指出手，頓時花容失色，顫聲問道：「爹，你怎麼啦？」

馬宗浩嘿嘿冷笑，指着地上沈岳奇道：「你師父華如玉欺師滅祖，十年前盜取『梵谷門』鎮門之寶『赤虹劍』早已被逐出門牆，不再是『梵谷門』弟子。」

話到這裏，「卡」的一聲「赤虹劍」出鞘，劍尖指着沈岳奇，又道：「你是跟本門毫不相干的人，豈容你身懷『梵谷門』秘學絕技。」

沈岳奇雖然給點着「痲穴」，口還能說，匍伏倒地道：「掌門師伯……」

馬宗浩一聲冷叱：「住嘴，你既非『梵谷門』弟子，對老夫敢用『掌門師伯』稱呼？」

馬倩倩看到這幕情景，急急走近前，含着求情的口氣，顫聲道：「爹，這位沈少俠雖然不能列入『梵谷門』作弟子，可是路途遙遠，僕僕風塵，將『梵谷門』鎮門之寶『赤虹劍』，從徐州帶來臨安，這也是他的一件功德善事。」

酥軟倒地的沈岳奇，見這位倩倩姑娘替自己向她父親求情，殊感意外地朝她投過了一瞥。

倩倩兩眼浮現薄薄的淚光，接着道：「當年師叔之事跟他無關，他不該死在『赤虹劍』之下。」

馬宗浩一劍正要刺進沈岳奇的心胸，聽女兒說出這話，不由怔了一怔。

倩倩又道：「沈少俠是無辜的，該放他回去才是。」

沈岳奇在生死刹那之間聽到馬倩倩這幾句話，心中暗暗感動。

馬宗浩聽了女兒婉轉講出的這些話，感到困擾而遲疑了一下，道：「倩倩，這套『虹飛七絕』劍法，是『梵谷門』秘門絕學，豈能流傳到『外人』手中的呢？」

馬倩倩聽了父親這話，也不由愕了一下，含着惋惜的眼色，朝地上的沈岳奇望了一下，才道：「爹，你怕『虹飛七絕』流傳給『外人』，可把他身上武功廢掉，將他性命留下來，不就行了？」

她說過這話後，臉上露出愧歉不安的神情，朝地上的沈岳奇又投過一瞥。

馬宗浩又是嘿嘿冷笑了幾聲，道：「沈岳奇，看在我女兒份上，姑且饒你不死。」

他說過了這話後，右手五指箕張，力道有如泰山壓頂，往沈岳奇的蓋頂壓下。

沈岳奇在毫無防範之下，被馬

宗浩戟指「麻穴」，已是週身酥軟無力，對方掌力指功往自己蓋頂罩下，更是沒有半點反抗餘地。

他感到一股熱流出自馬宗浩掌心往自己頭頂而下，頓時週身筋脈賁張，窒息得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短暫的一刹那，沈岳奇神智漸漸迷糊，終於頭一垂，暈死過去。

馬宗浩見沈岳奇暈死過去，自傲地一笑道：「沈岳奇，老夫用內家功力將你一身武功廢去，除非『解鈴人還須繫鈴人』，不然即使是你師父華如玉亦無法解救過來。」

馬倩倩瞪直着眼，往暈死地上的沈岳奇看去。

總管洪三魁又匆匆進客廳來，當他看到昏死在地上的沈岳奇時，先是一怔，接着又泛出一副幸災樂禍的笑容來。

馬倩倩一瞪眼，問道：「洪三魁，有甚麼事？」

洪三魁聽到這盤問的聲音突然一震，轉過身哈腰回答道：「回小姐，金陵『飛花莊』范公子，剛才臨走時留下一張名帖，吩咐小的送上給莊主、小姐……」

馬倩倩不待他講完，揮手道：「扔掉，誰要這種名帖！」

洪三魁楞了一下，側臉往馬宗浩這邊望來。

馬宗浩伸出手，道：「范少瑜有留下名帖，拿來給我看！」

洪三魁取出紅紙名帖，雙手奉上。

馬宗浩接過名帖看了一眼，微微一笑，道：「這孩子知書達禮，文武雙修，難得，難得。」

他向馬倩倩望了一眼，問洪三魁道：「范公子臨走時，有沒有甚麼話向你交代？」

洪三魁腰一彎道：「回莊主，小的剛才說，你臨時需要處理一件要事，不得不延一天，請范公子多多包涵。」

馬宗浩微微點頭，問道：「范公子如何說？」

洪三魁拇指一翹，堆下笑臉道：「莊主，你剛才說的一點不錯，范公子眞是一位知書識禮，有修養的年輕人。他聽小的說後，還幫着小的向那些來『會泉莊』的人解釋一番，說你老人家是位日理萬機的忙人，要聽你吩咐才行。」

馬宗浩捋鬚點頭，微微一笑。

他轉臉向女兒那邊望了一眼，這位倩倩姑娘，目含淚水，楞楞地凝視着暈死在地上的沈岳奇。

洪三魁接道：「名帖只有留下范公子現居臨安城內那家客店的地點，他臨走時說，改日再來『會泉莊』拜訪莊主。」

馬宗浩連連點頭道：「好，很好……洪三魁，你下去吧！」

洪三魁躬身退下，出了客廳。

馬宗浩又朝手上那張大紅名帖注目一眼，向女兒道：「倩倩，爲父眼光不會有錯的，少瑜這孩子將來會有出息。」

馬倩倩答非所問，指着暈死在地上的沈岳奇，憂心地道：「爹，他怎麼還沒有醒轉來，會不會有性命之虞？」

馬宗浩不屑看一眼道：「他祇是暫時暈了過去，很快就會醒轉過來……」

他說這話時，沈岳奇四肢已蠕蠕抽搐，一縷氣息悠悠回轉過來。

馬倩倩目不轉睛地看着並喃喃道：「爹，他快醒了！」

馬宗浩濃眉一皺，朝女兒瞪了一眼，把臉轉了過去。

暈臥地上的沈岳奇一下子轉不過氣來，喘息後，才睜眼醒來。

馬倩倩走前一步，道：「沈……少俠，你醒來啦。」

沈岳奇就如得了大病似的，身體一陣顫抖，搖搖晃晃地從地上站起，他帶着迷惑不解的神色，向馬倩倩凝注一瞥，然後朝背面而立的馬宗浩道：「馬莊主，多蒙手下留情，在下沈岳奇告辭了。」

馬宗浩不理不睬，冷冷的應了一聲。

沈岳奇一身功夫消失，蹣跚踽踽走出了大廳，馬倩倩注視着他離去的背影，傷心的一聲輕嘆，流下兩行清淚。

＊　＊　＊

馬宗浩吩咐洪三魁把范少瑜請來「會泉莊」，伴同一起來的還有魏震、林鵬、姚平等三人，四人以晚輩之禮見過馬宗浩後，范少瑜道：「馬世伯，您老人家蒞臨『飛花莊』，光陰荏苒，匆匆已過三年，此番奉家父之命，專程前來問候。」

馬宗浩捋鬚微笑，緩緩點頭，道：「以當今武林來講，馬世伯鑑別兵刃有獨到之處，因此『古玉劍』，是范門傳家之寶，請馬世伯過目。」

馬宗浩聽出他話中含意，頷首含笑，伸手接過那一口「古玉劍」。

一響「錚鏘聲」，劍鋒出鞘，果然精芒閃射，是口上好的寶劍。

旁邊姚平看到馬宗浩這副神情，朝范少瑜投過一瞥，抱拳一禮，道：「馬莊主，聽說倩倩小姐離開『會泉莊』，已去了別處？」

馬宗浩將劍還鞘，微一鎖眉道：「這孩子昨天受了一點風寒，現在房裡……」

話鋒到此，視線游轉到范少瑜身上，見他一副期盼不安之色，就接着道：「『會泉莊』與金陵『飛花莊』有通家之好，少瑜跟倩倩也有『世兄妹』之誼，老夫吩咐叫她出來就是。」

范少瑜見這位馬莊主直喚自己的名字，雙眉微揚，臉露喜色，躬身道：「馬世伯說得是，以後小侄有不當之處，請您老人家訓誨教導才是。」

馬宗浩吩咐家丁進裡面傳言，不多時馬倩倩姑娘蓮步姍姍來到了大廳之上。

剛才馬宗浩說的似乎沒有過份，倩倩花容憔悴，神態懨懨，可能眞是她的玉體違和。

范少瑜見倩倩來到大廳，長身站起。

馬宗浩指着范少瑜，微微一笑，道：「倩倩，這位是金陵『飛花莊』少莊主范少瑜，爲父跟范少瑜父親原屬世交，你們不妨以世兄妹相稱。」

范少瑜聞言長揖一禮，道：「馬世妹，小兄這廂有禮了！」

馬倩倩臉色凝重，回一禮後，在她父親旁邊坐了下來。

馬宗浩遞過那口「古玉劍」，一面道：「倩倩，這口『古玉劍』乃是飛花莊傳家之寶，以當今武林來說，亦算屬稀世神器之列。」

倩倩僅是轉臉一瞥，沒有接過「古玉劍」，垂首輕輕地說道：「爹，如果與『梵谷門』鎮門之寶『赤虹劍』相比又如何呢？」

馬宗浩聽女兒回出這話，一時竟語塞，回答不出話來。

旁座范少瑜含笑接上道：「馬世伯，『古玉劍』只能稱得上是一口上好利劍而已，至於『赤虹劍』才是稀世奇珍的神兵利器，這一比就相差遠了。」

馬宗浩乾咳了幾聲，似乎表示同意。

馬倩倩一變剛才忸怩及靦覥之色，抬頭一瞥，說道：「范世兄既然知道就行了。」

范少瑜臉上頓時一陣火熱，想再講些甚麼，一時却接不上口來。

馬倩倩簡短的幾句話，帶有暗示的含意，示意范少瑜既知「古玉劍」不能與「赤虹劍」相比，何必自討沒趣來「會泉莊」「以劍爲媒」。

馬宗浩輕責道：「倩倩，在范世兄跟前講話，怎能如此任性？」

馬倩倩默然，把頭垂了下來。

姚平聳聳肩，一笑道：「馬莊主，他們既是『世兄妹』，說話就不必拘小節了。」

他輕鬆地說出這話，大廳上的氣氛頓時輕鬆下來。

范少瑜連連點頭接道：「姚平兄說得對，既是『世兄妹』，說話也就隨便了。」

馬倩倩露着不耐煩的樣子回顧一匝，視綫落在父親手上的那口「古玉劍」上，道：「爹，這是范世兄傳家之寶，你老人家捧在手上作甚麼？」

馬宗浩聽女兒口出此話，無以對答，不由的楞了一下。

魏震含笑道：「倩倩小姐，『會泉莊』莊門邊沿立有一『揭示通告』，上面指出『以劍爲媒』，其中最後的一項是莊主『審劍』，倩倩小姐『比劍』……」

旁邊林鵬抱拳一禮道：「馬莊主，少瑜兄此口『古玉劍』依你看來如何？」

馬宗浩聽出兩人話中含意，轉臉朝女兒投過一眼，才開始含笑頓首道：「這口『古玉劍』，果然是口上上之選的好寶劍。」

他含笑說出的這句話，聽進范少瑜等人耳裡，似乎含有同意所指之事，相互望了一眼後，視綫移到馬倩倩身上。

女兒家心細敏感，馬倩倩當然也不會例外，霍然轉身向她父親道：「爹，你是要我跟范世兄印證劍法麼？」

馬宗浩聽女兒這話，微微一怔。

至於范少瑜等，可能錯會了倩倩的話意。

姚平道：「馬莊主，『梵谷門』之『風雷神劍』，和范家的『龍飛九式』，各有所長之處，讓他們『世兄妹』印證一番，也可以讓我等開開眼界。」

馬宗浩見女兒自動提出這個要求，雖然「知女莫若父」，這時却暗自困惑。

當他倏然轉首之間，相信女兒有同自己一樣的想法，何況范少瑜的人品儀表，在今日武林少年英豪中，可以列入「人中之龍」，是以含笑點頭道：「倩倩，妳既然有這意思，不妨跟妳范世兄印證一下。」

他微微一頓，含着叮囑的口氣，又道：「你們『世兄妹』兩人，只是雙方印證劍法，點到為止，可不能使出辛辣招式。」

范少瑜長身站起，滿懷自信的道：「馬世伯，這個你放心，小侄跟世妹餵招印證，不會出手重招。」

他此時說出這話，顯然是跟馬宗浩有同樣想法，憑着自己的風度、儀表，相信可以贏得馬倩倩的芳心。

而且，范家這套「龍飛九式」劍法，也可以列入當今武林絕學之一，豈會輕易輸給人。

馬倩倩見范少瑜接過父親手上「古玉劍」，她也取出昨天沈岳奇送來「會泉莊」的那口「赤虹劍」。

「會泉莊」大廳寬敞無比，足可容下百來桌酒席，馬宗浩吩咐莊丁挪開桌椅，騰出一塊比劍的地方。

范少瑜、馬倩倩兩人手握寶劍，向後退落幾步，佇劍凝立，等待對方出手。

范少瑜見這位馬倩倩姑娘臉色凝重，眼神如電，心頭暗暗一凜，不由有着異樣的感覺。

他臉上展出一抹笑容，道：「馬世妹不必客氣，就請出招吧！」

馬倩倩略一欠身，道：「賓主有別，請范世兄先出手。」

范少瑜聽她這樣說，遂一抱拳道：「有僭！」

手上「古玉劍」一嘯，划出一聲輕響，劍尖指向對方胸前攻去。

范少瑜這記招式，如果不是搏鬥，祇是印證劍法，可謂「禮數週到」，由劍鋒划出一响嘯聲，給馬倩倩一個招呼，可以讓她出手化解。

但馬倩倩沒有領他這份情。

眼前的這位武林上獲得「金劍玉女」的巾幗女傑，並非跟才相識的「飛花莊」少莊主范少瑜有生死不解之仇，而是寂寞的芳心注入了不解的疑團，令她怨恨得喘不過氣來。

昨天的一幕，她不敢怨恨自己父親，可是感到人與人之間缺少了「人性」，由於惋惜及同情沈岳奇的遭遇，激起她的無比憤怒。

今天，她碰上來「會泉莊」，「以劍為媒」的范少瑜，馬宗浩對他的激賞，跟昨天沈岳奇所遇的一比，成了强烈的對照，她眞想找個人泄憤，於是就把這位「飛花莊」的少莊主，當作一個象徵性的「敵人」。

馬倩倩一聲冷哼，長劍振腕一翻，迅若冷電，改削為指，朝他咽喉處點來。

主座上馬宗浩看得猛吸了一口冷氣，長身站起，直眼看去。

眼前的一幕，不像是「世兄妹」在印證劍法，馬倩倩出手的招式辛辣無比，分明要把范少瑜置於死地。

馬宗浩意念遊轉之間，祇在石火電光刹那而已。

范少瑜見這位馬世妹使出這種毒辣無比招式，驚詫之下，却又感到意外之極。

幸虧這位「飛花莊」少莊主，也是一派劍術宗師，「龍飛九式」范兆棠的愛子儘得乃父劍術眞傳。

范少瑜見對方一劍指自己喉間，硬生生仰頸避過，沉身一式「倒垂楊柳」，才把劍尖堪堪避過。

馬倩倩見他閃開一劍，即使出「風雷神劍」劍法中最威猛銳利的一招「幻變千相」啣尾撲上。

馬宗浩看到了這情形，大聲喝止道：「丫頭，妳瘋了啦！」

馬倩倩聽到父親聲音，腕勁一鬆，這招「幻變千相」勁勢消去十有七八。

她劍勢威猛，雖然消失大半，范少瑜錯身閃退，已跌倒在地上。

馬倩倩默然無語，「赤虹劍」回鞘，坐下座椅。

范少瑜羞容滿臉，一副狼狽之狀，從地上爬了起來。

這次隨同范少瑜來「會泉莊」的魏震、林鵬、姚平等三人，都是浪迹江湖，見過世面的人物，今日看到馬倩倩出手，亦不禁駭然震住。

馬宗浩含着責怪的眼色朝女兒注視了一下，才向范少瑜道：「范賢侄，倩倩這次與你印證比劍，竟來個『假戲眞做』，你可委屈了。」

范少瑜臉色陣紅陣白，用衣袖揮去長袍華服上的塵土，很窘的一笑，道：「馬世伯，世妹不愧有『金劍玉女』的美譽，小侄認輸了。」

馬宗浩似乎不願聽到「認輸」這話，見他坐下座椅後，搖頭道：「范世侄這不算『輸』，是你手下留情，才讓倩倩這妮子先機制人，佔了便宜。」

他這幾句話，雖然說得非常得體，却含着弦外之音的意味。

范少瑜長揖一禮，道：「多謝馬世伯的美意，小侄向你道謝！」

馬宗浩似乎也聽出對方的含意，捋鬚微笑道：「范賢侄，回『飛花莊』後代老夫向你父親致意問候，待老夫選個日子帶倩倩來金陵一遊，屆時你們『世兄妹』比劍，就不能讓這妮子佔便宜了。」

范少瑜聽到這番話後，劍眉微揚，必恭必敬的回答道：「小侄回到『飛花莊』後，恭候馬世伯和倩倩世妹蒞臨。」

他說到這裡，轉臉一瞥馬倩倩時，見馬倩倩已悄然離開客廳。

＊　＊　＊

臨安城東大街橫巷一家「東昇客棧」，裡端一間靜僻的客房裡，住着一老一少兩個人，年輕的面帶病容躺在床榻上，老者伴坐一邊。

床榻上年輕人，就是給「會泉莊」莊主馬宗浩，用內家功力廢去武功的沈岳奇。

老者年紀五十出頭，體態頎長，頷下留有長髯，是沈岳奇師父華如玉。

華如玉臉上罩着一層濃濃的陰霾，神色凝重地喟然自語：「想不到師兄馬宗浩却是如此的絕情寡義，要將岳奇置於死地。」

他話到這裡，轉身問道：「岳奇，你掌門師伯提到『以劍為媒』之事時，你是如何回答？」

沈岳奇將到「會泉莊」的經過，又說了一遍，接着道：「徒兒向掌門師伯講明，是奉了師父之命送回『赤虹劍』的，與師妹婚事無關。」

華如玉緩緩點頭，慨懷地道：「你師伯馬宗浩胸襟狹窄，生性猜疑，師祖圓寂歸天後繼承掌門職司。為師當時偏於一念，為了發揚光大『梵谷門』，才攜帶『赤虹劍』，不辭而別……」

床榻上沈岳奇接口道：「當時掌門師伯有問，匆匆十年因何到此時才將此劍送去？」

華如玉輕輕吁了口氣，道：「是的，你師伯會問這句話。」

他微微一頓，又道：「天無二日，門無二主，經過師父我輾轉苦思數年，如果我另立門戶，發揚『梵谷門』會有欺師滅祖之嫌，那就該協助掌門師兄才是。」

他朝愛徒目注一瞥，又道：「後來為師在開封府城『橋家頭』鎮上遇到你，你雖然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但發覺你心地善良，資質稟異……」

沈岳奇聽到這裡，輕喚一聲「師父」，兩眼浮起一層淚光。

華如玉接着說道：「那時候，我準備帶着那口『赤虹劍』送回掌門師兄，為師收下你作徒兒後，雖然你也是『梵谷門』中弟子，為師並未僭越師兄，私下研習留在『赤虹劍』劍柄上的『虹飛七絕』秘學，並將這套劍法傳於下一代弟子，為師認為並無不當之處，光陰如箭，匆匆已是十年了。」

沈岳奇抬起臉道：「師父，我有告訴掌門師伯，您老人家並未研習『虹飛七絕』劍法。」

華如玉微微一點頭，問道：「岳奇，你師伯不知你師父陪同你來臨安吧？」

沈岳奇道：「是的，徒兒祇說出我師徒兩人住在徐州城外『三里坑』。」

華如玉從旁邊桌上拿起一集薄薄的書經，又問道：「岳奇，你師伯知不知『虹飛七絕』劍法，已錄在這本書上？」

沈岳奇輕輕吁了口氣，才道：「掌門師伯問過我那些話後，就吩咐將『虹飛七絕』劍法，演展給他觀摩，徒弟劍法演完，送回『赤虹劍』時，掌門師伯即戟指疾吐，點着了我的『麻穴』，我便酥軟倒地。」

華如玉祇聽得臉肉抽搐，心頭沉重無比。

沈岳奇又道：「師父，那時徒弟再想說話時，他已將劍尖指着我，便沒有講話的機會了。」

華如玉微微的點點頭，嘆了一口氣，道：「岳奇，這次為師讓你承受委屈了。」

他微微一頓接着道：「當初我也經過一番考慮，是否由你送回那口『赤虹劍』，後來為師一想『虎毒不吃兒』，馬宗浩是『梵谷門』掌門，你是門下弟子，如若為師親自送回此劍，可能師兄弟之間會發生衝突，由於已經傳到下一代的原因，你那位掌門師伯應不會想到舊隙而對你有所不利……」

他朝床榻上愛徒注視一瞥，道：「想不到這位掌門師兄，不但胸襟狹窄，且暴戾跋扈，居然要將你置諸死地。」

沈岳奇回憶着道：「師父，幸虧那倩倩師妹求情，不然徒兒早已喪命在掌門師伯『赤虹劍』下了。」

華如玉雙目閃露出一縷異采，問道：「你是說馬宗浩的女兒？」

沈岳奇點頭道：「是的，當時倩倩師妹在掌門師伯跟前講了很多的話，這才使他老人家息怒，收回手上的『赤虹劍』。」

華如玉頷首自語道：「十年前，馬師兄膝下那女兒我曾經見過，現在這妮子已長大了。」

沈岳奇一片困惑之色，朝師父看來。

華如玉突然的問道：「岳奇，你那位倩倩師妹，人品如何？」

沈岳奇給問得微微一怔，半晌才回答道：「倩倩師妹該列入中上之姿。」

華如玉手捋長髯，若有所思的微微點頭，自語道：「岳奇雖然受了委屈，那位師兄也不會佔到甚麼便宜。」

沈岳奇又朝他師父楞楞的看着。

華如玉轉臉問道：「岳奇，你可知我當初要將『虹飛七絕』劍法另

外錄下書冊，並用內家功力匿去『赤虹劍』劍柄上的蠅頭小字，又再刻上『假劍訣』的原因嗎？」

沈岳奇惘然搖頭道：「徒兒不知。」

華如玉道：「那一口『赤虹劍』不但是『梵谷門』鎮門之寶，而且列入當今武林古稀神器之一，當時你由於研習『虹飛七絕』劍法，將赤虹劍佩帶在身……」

沈岳奇點頭道：「是的，師父。」

華如玉接着道：「爲師怕赤虹劍被江湖中人覬覦而丟失，爲免那套『虹飛七絕』劍法失傳，是以才將劍訣另錄了下來。」

他微微一頓，又道：「這次你掌門師伯的絕情寡義，使情形有了意外的轉機。」

沈岳奇倏然一轉念，接上道：「師父，你老人家欲以『劍訣』作爲條件迫掌門師伯恢復我一身武功？」

華如玉微微一點頭，半晌又道：「岳奇，我帶你去『會泉莊』，去見你那位掌門師伯。」

* * *

馬宗浩見范少瑜等四人離去後，便把女兒叫出客廳，捋鬚微微一笑道：「倩倩，少瑜這孩子武功不凡，將來定有出息。」

馬倩倩柳眉一皺，道：「爹，你是在女兒跟前讚美范少瑜？」

馬宗浩道：「倩倩，『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年紀已不小了，自從妳母親去世之後，爲父膝下就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了……」

他輕嘆一聲，接着道：「爲父難道讓妳丫角終老嗎？總該替妳打算打算才是！」

馬倩倩臉一紅，把頭低了下來。

馬宗浩又道：「『會泉莊』與金陵『飛花莊』門當互對，要找這樣一件婚事，還眞不容易呢！」

馬倩倩抬頭道：「爹，如果要女兒答應范少瑜婚事，難道你不怕被天下武林人士所恥笑？」

馬宗浩一怔問道：「倩倩，此話怎麼說？」

馬倩倩回答道：「當初你老人家『以劍爲媒』，便是爲要找回那口『赤虹劍』！」

馬宗浩目注女兒，微微點頭。

馬倩倩又道：「『赤虹劍』已由沈師兄帶回『會泉莊』，這事暫且不談……」

馬宗浩見女兒口稱「沈岳奇」爲師兄，臉上露出一絲不快的神色。

馬倩倩又抬頭朝父親看了一眼，道：「爹，『會泉莊』莊門處的『揭示通告』上寫得清清楚楚，其中最後一項條例是『審劍』、『比劍』。」

馬宗浩點點頭道：「不錯，那塊『揭示通告』是有爲父的這條規定。」

馬倩倩打蛇隨棍上，道：「爹，那通告上既有這項規定，范少瑜所佩帶的『古玉劍』，既不能跟『梵谷門』鎮門之寶『赤虹劍』相比，他那一套『龍飛九式』劍法又敗在女兒手下，如何能入選『以劍爲媒』之列？」

馬宗浩聽女兒講出這番道理來，不由楞了。

馬倩倩又道：「『會泉莊』，『以劍爲媒』之事，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已爲武林所矚目，范少瑜的『古玉劍』，只是一口上乘利劍，所懷之學不過如此，女兒如何能答應這件事？」

馬宗浩沉吟了一下，道：「這個……」

馬倩倩不等父親說下去，又道：「爹，如若女兒答應這件婚事，以後流傳武林，會認爲你老人家有心攀龍附鳳，貪圖金陵『飛花莊』的一些甚麼，才把自己的女兒送了給人家！」

馬宗浩臉色一變，朝女兒看來。

馬倩倩又道：「我們『會泉莊』，名列江南首富，您老人家是領袖一方的『梵谷門』掌門，女兒遊俠江湖短短數年，贏得了『金劍玉女』的稱號……」

她說到這裡，聲音低了下來，臉一紅，又接着道：「爹，我們馬家有這等特殊的身份、條件，還怕女兒嫁不出去麼？」

馬宗浩聽女兒有條不紊的說出這些話，濃眉微皺，陷入沉思之中。

客廳門沿一暗，總管洪三魁走了進來，朝座中馬倩倩望了一眼，才結結巴巴道：「回稟莊主，昨天給你攆出的『窮酸人』又來啦！」

低垂着頭的馬倩倩聽到了這話，猛地把頭抬了起來，一片錯愕之色。

馬宗浩殊感意外，道：「洪三魁，你是指那個沈岳奇？」

洪三魁點頭不迭道：「莊主，一點不錯，就是他……」

敲了敲自己的腦袋，又道：「伴着他來『會泉莊』的是個瘦瘦高高的老頭兒，叫……叫甚麼華……華如玉。」

馬宗浩一聲輕「哦」，自語道：「華如玉帶着他徒弟來這裡！」

他嘿嘿幾聲陰笑，道：「敢情還是來向老夫興師問罪！」

他揮手向洪三魁道：「你吩咐莊丁，傳他們兩人進來。」

洪三魁哈腰應聲，退出客廳。

不多時，華如玉帶着沈岳奇，師徒兩人走進客廳。

馬宗浩注目一瞥，冷冷道：「華如玉，你來老夫『會泉莊』有何貴幹？」

華如玉並不因爲對方傲漫而露出怒意，淡淡一笑道：「掌門師兄……」

馬宗浩怒道：「華如玉，你已被逐出門牆，已非『梵谷門』弟子，老夫沒有你這個師弟！」

華如玉不等主人邀請，就在橫邊一張椅子坐下，沈岳奇倚立師父後面，當他眼色一轉之際，發現對座的馬倩倩緊張地朝他這邊看來。

華如玉一捋長鬚，道：「當年恩師創立『梵谷門』，一套『虹飛七絕』震懾羣魔，黑道上聞風披靡，『梵谷門』也因此而發揚光大。」

馬宗浩冷然一笑，道：「華如玉，你跟我談這些作甚？」

華如玉投過一瞥，道：「『梵谷門』如果失去這本秘學，不但漸至式微，終將消失武林！」

馬宗浩聽得微微一怔，倏即嘿嘿笑了幾聲，道：「華如玉，難道老夫該向你道謝，讓『虹飛七絕』劍法，珠還合浦，原璧歸趙。」

華如玉道：「馬宗浩，你得到的祇是一口曠古神器的『赤虹劍』而已，至於『虹飛七絕』劍訣，並不在你身邊。」

馬宗浩一驚「哦」一聲，瞪眼問道：「華如玉，此話怎麼說？」

華如玉道：「當初我收下沈岳奇作徒兒，命他用『赤虹劍』研習『虹飛七絕』劍法，由於這口『赤虹劍』是江湖上矚目覬覦之物，生恐不愼失去，而使這門絕學失傳，是以老夫將劍柄上的劍訣抹去，另錄本子。」

馬宗浩臉色驟變。

華如玉又道：「現在寫在劍柄上的是套普通的劍訣，已非『虹飛七絕』眞傳了。」

馬宗浩兩束電光似的眼神，朝向華如玉師徒倆一瞥，吩咐女兒道：「倩倩，把『赤虹劍』取來。」

倩倩將「赤虹劍」送到父親面前，馬宗浩注目看去。

當年乙眞子用蠅頭小字，將劍訣刻在劍柄上，如果不是注目細心看，極不容易看出內容。

華如玉微微一笑，道：「馬宗浩，不用細看，我現在就告訴你，留在『赤虹劍』劍柄上的是『武當派』中一套『醉仙八式』！」

馬宗浩放下手中的金劍，陰陰一笑，道：「華如玉，這手你倒是做對了，你現在帶着你的徒弟到『會泉莊』，敢情還要向老夫興師問罪！」

華如玉搖頭道：「老夫來此，並非要興師問罪，乃是爲送回『虹飛七絕』劍訣秘抄書本而來的。」

馬宗浩殊感意外的怔了一下，兩眼如電，含着猜疑的神色朝他注視着。

華如玉淡淡一笑，道：「馬宗浩，你想不想收回『虹飛七絕』劍訣秘抄本？」

馬宗浩道：「『虹飛七絕』乃是『梵谷門』的秘密絕學，劍訣豈能落在『外人』手中？」

華如玉聽到「外人」兩字，神色微變，接着還是一笑道：「馬宗浩，你用內家功力恢復沈岳奇武功，老夫便交出『虹飛七絕』劍訣秘本。」

馬倩倩聽到這話，轉臉向他父親這邊望去，眼露期望之色。

馬宗浩臉色瞬息萬變，最後冷然道：「你徒弟身懷『虹飛七絕』劍法，此乃『梵谷門』秘密絕學，老夫將他功力恢復，此門秘學豈不落在『外人』手中？」

華如玉一聲輕哼，說道：「當年恩師乙眞子，以『虹飛七絕』劍術，行功積善，遊俠江湖，嗣後才有『梵谷門』門派。」

他話鋒一轉，又道：「老夫師承乙眞子，懷有『虹飛七絕』劍訣，你不將岳奇武功恢復，老夫可另傳弟子，再立『梵谷門』！」

馬宗浩聽到了這話，臉色驟變。

馬倩倩叫了一聲爹，道：「你把岳奇師兄功力恢復過來，我相信師叔還是尊奉您是『梵谷門』的掌門。」

華如玉捋鬚笑道：「倩倩，師叔該向妳道謝才是，昨天若不是妳求情，岳奇早已喪命在妳父親那口『赤虹劍』下！」

馬倩倩還想說些甚麼，臉上一紅，頭垂了下來。

華如玉微微一笑，又道：「我和岳奇來這裏時，看到莊門口那塊『揭示通告』，待妳父親將岳奇功力恢復後，你們兩人可以印證一下劍法。」

馬倩倩欲語還羞，緩緩抬頭道：「跟岳奇師兄印證劍法，我一定是輸的了。」

她朝沈岳奇注視一瞥，急急把臉垂了下來。

眼前這一幕，馬宗浩沒有責怪女兒，反倒有些悔悟。

他向客廳上三人一瞥，突然把稱呼一變，大聲問道：「師弟，若是我將岳奇功力恢復，到時你不交出劍訣，又將如何？」

華如玉朗聲一笑，指着倩倩道：「掌門師兄，如你有這個疑慮，不妨讓妳女兒作個見證。」

馬宗浩聽得一楞！

當他轉臉向女兒那邊看去時，見倩倩羞容滿臉，搖頭回答道：「爹，師叔不會的。」

馬宗浩聽女兒在這種情形下回

答出這句話，心裏暗暗一沉，不得不將原有的主意都改變過來，一揮手道：「岳奇，你過來。」

沈岳奇恭順地應了一聲：「是，掌門師伯。」

他走到跟前，馬宗浩伸出右掌，掌心罩向他蓋頂。

就在這緊張時刻，華如玉和倩倩，目不轉眼地朝兩人注視着。

沈岳奇蒼白的臉龐漸漸泛起一層紅暈，而馬宗浩原來紅潤的臉孔，慢慢憔悴下來。

華如玉似發現了甚麼，兩眼浮起一層薄薄的淚光。

經過一盞茶時刻，馬宗浩鬆開蓋在沈岳奇頭頂的手掌，自己已是極度疲倦地跌坐在椅上。

華如玉大聲吩咐道：「岳奇，快向掌門師伯跪地謝恩，他老人家已將全身功夫灌輸到你身上了！」

聽師父說出這話，沈岳奇發覺自已精神已然振作起來，立刻跪到馬宗浩跟前道：「小侄謝謝師伯培植之恩！」

馬倩倩急步上前，說道：「爹，你怎麼啦？」

馬宗浩喘息一陣，微微一笑道：「倩倩，爲父息養片刻，就會恢復過來。」

他把視線轉到了沈岳奇臉上，說道：「岳奇，不用你向師伯道謝，倩倩是師伯掌上一顆明珠，以後你得好好地對待她才是。」

沈岳奇道：「是，小侄不敢忘了您老的吩咐。」

馬宗浩聽到這話，臉上綻出笑容，揮揮手道：「別跪了，起來吧！」

沈岳奇應了一聲，站了起來。

華如玉走近跟前，說道：「岳奇，這套『虹飛七絕』劍法，以後由你傳授給倩倩……」

座上的馬宗浩微微一點頭，接道：「岳奇、倩倩，你們倆學成『虹飛七絕』劍法後，雙雙遊俠江湖，發揚光大『梵谷門』！」兩人同聲應了聲是。

沈岳奇轉過了臉，含着感激的神情看着倩倩。

馬倩倩含情脈脈報之一笑，頰上泛起了兩朵動人的紅暈，又緩緩把頭低了下來。

馬宗浩與華如玉的互相望了一眼，默默的點頭含笑不語。

(完)

文・風 飛
圖・秦 可

江湖奇聞軼事

槍王白頭保

佛手巧制 蛇形槍法

在江湖上賣藝的人，不一定是徒有虛名，那種人雖然穿街走巷的敲鑼打鼓賣武兼賣藥。其中有些人武功確是相當高強，而且對於演練某一種兵器，有着特殊的造詣。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中有些人到了一百幾十年之後，仍然是個名氣响噹噹的人物，花槍白頭保就是其中之一員虎將。

所謂白頭保，並非說他太過年老，而是他的頭上有一撮白髮，白得很顯眼，故此有此綽號。實際上他的年齡衹有四十歲左右，說嫩不嫩，說老不算老。

他賣藥的時候，就用一支狗齒邊旗幟，上面寫着「花槍白頭保」這幾個字，作爲一種標誌。

白頭保也開設武館，那間武館設在廣州，因練武的人太少，所以他常常到佛山走動。那邊有一條鄉叫南浦鄉，有一天白頭保很高興地帶着他的得意門徒黑鬼祥去南浦鄉訪友，順便也在那裡賣武。

起初，他衹把賣武看做點綴，主要的目得是開設武館，但因南浦鄉的武館生意也欠佳，而他賣武却賣出名氣來。因此，他的踪跡就不止在佛山，連東莞一帶四鄉各處也有他賣武的旗幟出現。

至於白頭保如何享得聲譽，那是他師徒兩人到大灣賣藝後所引起的，大灣跟當地的衙門相距不遠，有許多東莞人居住，故此，該處雖然位於佛山，但也稱做「東莞地」。在佛山維持治安的人叫做高厚慈，他的職稱是武官，又叫「五斗司」，等於現時的警司。

身爲武官，當然有一羣人協助他捕捉匪徒，同時緝私。那些人多數是身上有些斤兩的人物，喜歡看江湖賣武，也是理所當然。

居住在佛山的東莞人多數練武，還有幾個很出色的教頭。高厚慈是東莞人，被派到那邊出任「五斗司」的武官，他當然會比較幫鄉親，故此東莞人更加得勢，等閒之輩休想在大灣開檔賣藥。

白頭保和黑鬼祥兩人一向衹是在南浦鄉附近賣武，偶然有一天他們兩人到大灣開檔賣藥，那天剛巧是墟期，大灣的人都走出來趁墟，遊客特別多，所以白頭保十分賣力，先把狗齒邊的旗幟高高豎起，然後由黑鬼祥打敲銅鑼，爭取觀衆。

觀衆雲集之際，他向那些人自我介紹，說明他在廣州開設武館，最擅長的就是三十六路楊家槍，那

種槍法變化無窮，人人喝采，從來沒有人敢踢盤，因此豎起了「花槍白頭保」的旗幟。

凡是江湖賣藝之輩，必然是依着開花結子這一條路走，開始時，祇是表演刀、槍、棍法，或者是拳腳，沒有半句話談及賣藥，剛才賣武很吸引人，觀衆愈聚愈多。耍完了兩套拳，或者是演練一些刀槍，然後才賣藥，這種順序就叫着開花結子。照例賣藥之後，雙人再耍雙人對打之類的武功，賣武的規矩一向如此，白頭保亦無例外。

開始先由黑鬼祥玩了一套拳腳，再由他表演，黑鬼祥的拳腳，力度沉雄，至於白頭保，却輕巧靈活，各有所長，看完他師徒倆的表演之後，觀衆的掌聲雷動叫好。

白頭保正想趁着掌聲打開藥箱賣藥，那料他剛剛走到藥箱之際，還沒有把藥箱的蓋打開，忽然有一個彪形大漢快步走到他的身前，大聲說道：「白頭保，你自稱走慣江湖，難道入境問禁，這句話也不懂得嗎？」

這句話顯然是帶有踢盤之意，白頭保聞言抬頭一望，看見此人身形高大，作官差打扮，而且說話帶着多少東莞口音，由於當地武官是東莞人，故此白頭保不敢向他說硬話，祇是反問一句：「老哥，敬請高抬貴手，我在這裡開檔賣武，難道也算是違法嗎？」

這大漢說道：「你確是違法，此地祇有衙門裡面的衙役或教練，才有資格打响銅鑼報警，這里跟衙門相距不遠，你居然擅自在白天打鑼，很容易引起官差的誤會，以爲發生了盜案，我就是聽到鑼聲才走過來的，你還有膽駁嘴，非帶你返衙門不可。」

此人來勢洶洶，說完便伸手過來，左手搭住白頭保的肩膊，準備捉人。

白頭保一向自負，而且打鑼開檔乃是江湖賣藝的慣例，如何肯低頭認錯？對方的手剛剛搭上，他就飛脚踢去，此人立即仰面跌倒。

白頭保看見他跌倒，說道：「我從廣州來，對於佛山的規矩不很清楚，就算是初犯，也請原諒。」

這人正是高厚慈手下第一名好漢袁錦，他在衙門裡當教練，如果白頭保一開始就認錯，向他打躬作揖，或者他會原諒對方，可是，白頭保踢倒了他，並且還說出了一番硬話來，簡直把他視如無物，他怎能嚥得下這一口氣呢？

他慢慢的爬起身來，好像受傷的模樣，但却暗有準備，趁緩緩的走向白頭保之際，忽然拔起那柄藏在背後的單刀，人未到刀先到。

拔刀砍殺之際，他快如閃電，並非慢吞吞，那時，他突然飛躍過去，手起刀落，然後才高聲大叫：「白頭保看刀！」

這一刀由左邊上角劈了下來，如果白頭保站着不動，恐怕半邊肩膀已被他劈斷，登時倒斃了。

白頭保看見他身形一變，從慢動作變成快動作，就算他沒有刀，也要閃避，當時，他偷步側閃，對方的刀劈下來就劈了個空，白頭保趁着閃避之際，一閃再閃，於是轉了一個彎，置身於袁錦的背後，他右掌一沉，打算一掌向袁錦背後的血海穴打下去。

白頭保練過鐵沙掌，如果袁錦被他一掌擊中，必然登時吐血，不過，袁錦十分機警，那一刀劈了個空，即時向後反刺，這一刀法叫做「反手撩陰刀」，身形沒有改變，祇是那把單刀改變方向，普通人是無法防範的，如果白頭保不知死活，劈下去的手掌無法及急縮回來的話，他的手掌立即會被劈成兩邊。

白頭保的身形手法靈活到了極點，雖然他的右掌使勁向對方背脊拍打，但仍盯住他的左臂，無時無刻不提防他那一把刀，驟然發覺他的身形向下一沉，右臂動，便即收掌，整個人向後飛躍，連退七步，故此袁錦的那一刀又落空了。

袁錦不止是施展削劈的招式進攻，而且殺得性起，索性轉身以「三環吐日」的刀法向白頭保迎頭劈下。

這一路的打法是分三式打出的，第一式斬上門，第二式穿心，第三式削脚，一氣呵成，連環打出，就算對方連環左右閃避，仍然逃不過，假如白頭保依然按剛才的搏鬥方式左右閃避，一定給他劈死。

袁錦雖然充滿了自信心，殊不料，白頭保在對方的一刀由上至下斬落去的時候，忽然躺了下來，雙脚往上一迎。

他不是以脚鬥刀，祇是用來搶攻，由於對方的刀是由上至下，總有一段時間，他的脚剛到地就向上踢出去，連發兩脚都是向袁錦下體進攻的，第一脚落空，第二脚踢中。

這一手撩陰腿，是白頭保的絕技，既然對方使用撩陰刀，他就不再客氣，以撩陰腿回擊。

果然不出所料，袁錦的單刀差一點劈到地上來，白頭保那一脚已經把他踢得整個人飛了起來。

因爲這一脚踢中他的要害，袁錦仰臉躺在地上，寂然不動，口吐白沫，似乎就快一命歸西。衙門的小卒看了，大喊一聲，紛紛拔刀包圍白頭保，打算替師父報仇。

白頭保不慌不忙的說道：「兄弟，剛才你們的師父已給我一脚踢

翻了，傷了血脈，倘若他無法在三分鐘之內吃下解藥，今天也就活不成了，如果你們都想師父早些歸天的話，就向我砍殺。」

有些人年少氣盛的聽後仍然是要打要殺，可是比較有閱歷的却大聲喝止，先行勸令衙差方面千萬不要動手，然後走近白頭保懇求他用解藥替袁錦醫治。

白頭保一向是吃軟不吃硬的，三四十把刀包圍住他，他也毫不慌張，未必此刻就肯拿出解藥來。因爲他的藥箱裡面有三十多瓶藥粉，不懂得其中奧妙的人，簡直不知道哪瓶藥粉是解藥，既然有老誠持重的人出來講情，白頭保也就改變了主意，笑臉相迎的說：「你們不想你師父這樣快去見閻王，我當然是樂於從命，請拿一碗開水來，讓我把一粒仙丹送給他吃，包管藥到病除。」

聽了這句話，立刻有人飛奔到附近的茶樓要來了一碗白開水，白頭保拿出一顆如孩子玩的波子大小的玫瑰紅色的丹藥來，袁錦吃了他的解藥後，一陣雷鳴之聲由丹田湧起，便睜開一雙眼醒來。

衆人看見白頭保打傷了師父，却又救活了他，不知道該把白頭保看作仇人還是救命恩人好，故此面面相覷，不敢輕舉妄動。

袁錦此人恃着在衙門裡面吃官飯，又是個捕頭兼教練，他一時之間忘記了自己被人打倒，祇覺得躺在地上不雅，故此剛剛恢復知覺，就一躍而起，向白頭保衝過來，施展出他最擅長的連環拳。

他的單刀已經離手，只好使用拳頭作戰，這當然不是白頭保的對手。不過，白頭保不想讓他傷了元氣之後再傷一次，故此勉强接招，處處遷就，看來好像打個平手。袁錦以爲白頭保抗命拒捕，非打倒他不可，不止是他一個人打，還召集看熱鬧的公差一齊動手，務求把他帶到衙門問話。

剛才勸令白頭保用靈丹救活袁錦的一些老成人看不過眼，站出來講幾句公道話，分頭勸說袁錦以及白頭保兩邊不要動氣，又再透過黑鬼祥，苦勸白頭保，同返衙門理論。其中有一個人說：「我們街坊可以作證，你並無不軌行爲，只是依江湖賣藝的慣例，先打鑼後賣藥，並無不妥之處，至於拒捕，只是誤會而已，街坊可以出面替你擔保，不妨同到衙門論理。」

白頭保眼見幾十把單刀包圍住他們兩師徒，他即使可以奪刀抗敵殺出一條血路來，但事後不難給人誣證爲江湖大盜，既然街坊有人願出頭作證，擔保他無罪，不如索性順水推舟。立刻點頭說道：「難得父老如此熱心照顧江湖賣藝人，我們師徒願意跟隨公差到衙門去。」

袁錦總算有點武功，雖然挨了一脚倒地暈倒，不過是一時窒氣而已，他恢復知覺後，便又可以照常活動，看見白頭保肯同他一起到衙門，便立即作威作福起來，高聲大喝：「白頭保，你膽敢當衆鳴鑼兼拒捕，這回死期到了。」

他的意思乃想以恐嚇激怒白頭保，當他倆轉身逃走時，再集合幾人持刀追趕，把他們兩師徒斬爲肉醬，殊不料白頭保胸有成竹，絕不上當，默然的跟隨衆人走向衙門去，因爲有幾個街坊同行，白頭保更加心定，任由袁錦怎麼說，他都置之不理。

衆人先後走進衙門，湊巧那個最高的負責人高厚慈正在衙門之內，他驟然看到一堆人擁着兩名犯人走進衙門來，由袁錦稟告後，知道此人是花槍白頭保，識英雄重英雄，當時就想把他的罪名開釋下來，後來一經查問，又從街坊口中獲悉，白頭保不過是在衙門附近開鑼賣藥，並沒有幹出甚麼不法行爲，便更加高興。他雙眼一翻，對袁錦道：「讓我親自審問他，你先下去休息。」

袁錦不敢多嘴，只好聽命走到堂下，遙見白頭保跟高厚慈站在一起交談，便知大勢已去，無法再把白頭保定罪了，心中很不舒服。

他很快就看見高厚慈走在前面，白頭保隨後，兩人先後走出校場，他忽然又心上一喜，因爲高厚慈的槍法號稱無敵，見獵心喜定然跟白頭保比槍。

白頭保自稱是三十六路楊家槍第一人，未必會鬥得過高厚慈，隨時會死在槍下，顯而易見，假如白頭保刺死高厚慈，也是死罪，因此臉露喜色，立即加緊脚步，走出校場看熱鬧。

高厚慈把白頭保領到校場，叫人從兵器架上面抽出一枝最長的紅纓槍來，意思是請白頭保表演槍法，如果看得起勁，便會跟他較量高下。

凡是對武功有特殊愛好的人，總是喜歡找尋一個相差不遠的對手切磋武藝，白頭保自己練武多年，當然懂得對方心理，他實在不願意跟高厚慈交手，故此高厚慈叫他表演槍法時，他故意在校場上耍弄了一手低劣的槍法，看來似乎靈蛇飛舞，實則槍尖沒有勁，把手握不穩，同時脚步浮亂，行家一眼就看得出來。

他以爲故意打得低劣一點，讓高厚慈看後哈哈大笑，不再動手，怎料到高厚慈確是行家，不但看得出他的槍法並非低劣，而且，看出他的心事，說：「白頭保，你千萬不要這樣想，認爲我們交手，你一

定要打輸，故此不願跟我較量，表演槍法之際，故意打得十分低劣。」

給他說破了心事，白頭保默然。

那時袁錦認爲有機可乘，趕快加緊脚步，走到他們上二人的面前，向高厚慈說：「高長官，花槍白頭保自稱無敵天下，楊家槍法僅有三十六招，但無人能夠抵擋得住，如果有人跟他打盡了三十六招，仍未棄槍，他就跪下拱手稱臣，料想他眞的有些絕學，不可輕視。」

他使用激將法，果然收效，原來高厚慈早已躍躍欲試，想與白頭保較量高低，經他這一激後，混身更加起勁，槍癮大發，立即抓住另外一支紅櫻槍，站在校場之內，跟白頭保保持二十尺的距離，然後叫號兵吹號。

白頭保無法推搪，心中暗自盤算，贏了可能惹禍，輸了給他，却又使自己聲譽盡喪，實在難以決定取捨，他正在躊躇，高厚慈已經大聲高呼：「接招。」

白頭保知道這一次比武是無法避免的了，只好無奈的慢慢的走過去，然後以「中平槍」的姿勢，槍尖對準敵人的心窩，向前一刺。

高厚慈不管對方是眞打或假打，他的槍癮技癢發作，即時施出渾身解數，幾乎有幾十朶槍花繞住全身，好似一頭猛獸似的撲攻。

白頭保初時以爲高厚慈徒擁虛名，必無實學，故此懶洋洋的作戰，後來發覺對方竟是武林高手，槍法絕不遜色於他，於是大吃一驚，不敢怠慢，立刻以正統的楊家槍法迎戰。

因爲他並非眞的想跟對方交手，起初太過輕敵，後來雖然改變了主意，傾全力迎戰，但已經屈居下風，一鬥再鬥，簡直無法迫近高厚慈，反而在高厚慈蛇形槍法忽左忽右的進攻下步步退後。

校場雖然寬大，如果他逐步後退，總會退到背脊貼牆的地步，那時就更難躱閃。白頭保沒長後眼，根本上不知道自己一退再退會有多大的危險，到了他發覺背脊好像給人打了一拳的時候才知道自己已退到貼近牆了，無法再退，如何應付高厚慈的蛇形槍？不覺心中一急。

說時遲那時快，高厚慈看見他已經背脊貼牆，喜出望外，手中一緊蛇形槍，向他的兩眼之間刺去，誘他雙手舉槍橫掃，瞬即收回。不過收回一二尺，便又再刺，這一刺含有挑的意思，對方的一枝槍向下沉，他就順勢一挑，啪！的一聲，白頭保所握的紅纓槍，竟然給他挑到半空。

那枝紅纓槍還沒有跌下來，高厚慈已經把蛇形槍略爲收回，忽又前刺。

由於白頭保身形呆呆的站着，手中沒有兵器，高厚慈那一槍對準他的胸腹直刺了過來，眼見他就快要流血身亡，袁錦高興得不得了，大聲疾呼：「好槍法。」

他以爲白頭保必死無疑，雖然高厚慈並非想把他一槍刺死，無奈他是武將出身，殺氣太重，一時無法留手，那一槍眞的是傾全力直刺過去。

白頭保不愧是楊家槍法的傳人，苦練多時，對於「死中求活」的絕招素有研究，雖然他已棄槍，但見對方的紅纓槍直刺過來，由於那枝槍的紅纓十分搶眼，他已經摸透紅纓跟槍尖相距有一尺五寸。

故此當對方的紅纓槍直刺過來將到他的胸膛，他在退無可退，避無可避之時，仍然可以使用羅漢拳這一招去擋格，他雙掌一合，剛剛夾住紅纓槍尖與紅纓槍交界之處的金環，一個合掌的佛手，就把那枝紅纓槍夾住，無法動彈。

槍尖距離白頭保僅有二寸，如果他的佛手不是夾得那麼準確，那麼緊密，移後一點，便會給槍尖刺傷，兩掌合力把它夾住，也會中槍身亡，反之，那合掌的佛手推前一點，雖然夾住紅纓那一處，槍尖稍長了些，便即刺進胸腹，仍是非死即傷。

難得他計算得如此精確，剛剛挾住紅纓槍交界的那個金環，更難的是掌力雄厚，竟使高厚慈無法再刺。

高厚慈那一槍根本就不想把他刺死的，不過由於殺得性起，才無法收手。眼見他居然能合掌解危，心中也覺驚喜，立即棄槍讚道：「好功夫！」

跟着兩人握手言歡，高厚慈還邀請白頭保在客堂內痛痛快快的喝酒，而且也讓教練袁錦作陪。

袁錦做夢也想不到白頭保能夠合掌解危破了蛇形槍，內心佩服不已。高厚慈槍法雖然厲害，能夠擊敗白頭保自稱三十六路楊家槍法，但仍然無法槍殺得了對方，因此對白頭保更有敬重之心，言談之中，不再輕視，三人盡歡而散。

從此以後，白頭保的威名就响噹噹了，他四處賣藝，到處大受歡迎，他的楊家槍法流傳至今，歷久不衰，反而高厚慈的蛇形滄却是鮮爲人知了。

(完)

現代城市千門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都市的戰爭

上文提要：狄高視仇大姐已失去利用價値，欲擺脫她的糾纏，故意安排商世琪與她親近，自己轉而追求施湄。鳳老哥精心部署的騙局已被揭穿，榮振南諒解露娜之苦衷，助她母女團聚。榮振南、鳳老哥這兩個相識四十年的老友，爲私利各施醜陋手段，爲顯示千王風範，鳳老哥不惜自揭千局，志在摧毀對手的意志……

脫離千局被追踪　萬般籌謀爲大計

她認爲只有這種人，才會面對一個人老珠黃的女人，表現得如痴如醉。那是演技。男妓的演技！

再想像下去，她甚至認爲商世穎是「老千男妓」，既是老千，也是男妓，所以功力一流，毫無破綻。

也許，商世穎唯一最大的破綻，就是表演得太完美，完全沒有半點値得她批評的地方。

想是這樣想，但這畢竟只是仇大姐的假設。

她沒有任何証據，可以肯定自己的假設是正確的。

當然，她可以遠離這個値得懷疑的青年人。

但她實在捨不得，在她心目中，這一臉書卷氣的青年人，早已完全取代了狄高的地位。

狄高也是個很出衆的男人，但她知道，他和自己在一起，只是爲勢所逼。

但商世穎是截然不同的。

也許，他眞的是個老千，更是個男妓，但在毫無証據之前，她又怎捨得放棄他？

* * *

窗外的景色，已由黃昏轉變成黑夜！

維多利亞海港的夜景，名滿天下。

她赤裸着，倚窗觀賞東方之珠的夜色。

他靠在她身邊，看來一派溫文雅爾。

「這是人間樂園，只要有鈔票在手！」她有感而發。

「妳並不窮！」他微微地一笑。

「但比不上你，遠遠比不上！」

她又開始試探這個神秘的年輕人。

「每個人都有他的命運，妳有妳的，我也有我的。」

「你的命運太好了。」

「妳又怎樣？在自怨自艾嗎？」

「不錯，我至今仍然不相信，像你這樣的人，會和我在一起！」

「妳把我當作一頭怪物嗎？」

「你若是怪物，我便是老妖婆！」

「求求妳，別把那個『老』字掛在嘴邊好不？」

「我也求求你，但願你能早早說出眞相！」

「甚麼眞相？」

「你怎會自願和我在一起？」

「這是人結人緣，妳相信嗎？」

「要是我年輕二十歲，我一定相信你這些鬼話！」

「妳就當這是鬼話連篇好了，」商世穎輕輕嘆息一聲，做人何必太固執？與其凡事查根問底，不如快快活活地過日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這是哄女孩子的話，但我是見慣風浪的女人！」

「我可以要求妳做一件事嗎？」

「祇要在我能力範圍之內，定必答允！」

「我要和妳繼續造愛！不停地造愛！」

「你瘋了？又要再來嗎？」

「你就當作我瘋了吧。」商世穎怪笑着，突然把她推向牆邊，然後站着便幹！

他的動作是急勁的！她很快又給他弄得死去活來！

* * *

中午，有雨。

雨勢並不很大，但却綿密不斷，似乎還有好一段時間將會持續下去。

林力德一直和露娜在一起。

最令他倆雀躍的一件事，是鳳老哥的一千五百萬鉅額支票，經已兌現！

那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財富！

林力德主張立刻搬遷，露娜也表示同意，於是，在支票兌現後的第二天，兩人已帶着筱美，搬到了西貢附近一幢西班牙式別墅裏居住。

露娜笑說：「這是最快的閃電搬屋！」

林力德道：「要不要閃電結婚？如果妳不反對，我們明天就結婚！」

「我反對！」她吻着他說：「我不要明天，我要在下午便和你結婚！」

林力德熱烈地吻她：「好極了！」

但在結婚之前，林力德必須到超級市場買一些應用品和食物之類的東西。

這幢西班牙別墅，雖然傢俬電器一應俱全，但要購置補充的物品還有不少。

筱美有點不舒服，露娜忙着照顧她，於是，林力德祇好獨自到超級市場去。

* * *

林力德駕駛着車子，來到了西貢市中心，把車停泊好之後，就走入了一間超級市場內。

當他才買了幾瓶飲品，就看見身邊出現了一個衣着非常搶眼，非常迷人漂亮的女郎。

她戴着一副很時髦的墨鏡，嘴角沁出了嬌俏動人的微笑。

林力德祇是看了她一眼，便已心神震盪。

是不是她太漂亮，所以令他心神不定？

林力德不知道，他祇是感到不尋常。

這女郎好像有點面善。

她是個著名的藝人嗎？

她是不是電影明星？或是一個女歌手？

林力德想不起來，祇好繼續購物，當他選購了一大堆罐頭之後，又漸漸覺得那個女郎眞的不尋常……

他拿着一個火腿的罐頭，凝神在沉思。

她是誰？這樣漂亮的女孩，並不多見！而且，她分明是自己曾經認識，最少也是曾經見過面的！

他終於想起她是甚麼人了！

「紫青！她是丁艷冰手下的紫青！」想到這裏，林力德的臉色倏地變得一片蒼白！

就在這時候，衣着新潮搶眼，迷人漂亮的紫青小姐，已笑吟吟地站在他的身邊！

他的手裏仍然拿着罐頭。

紫青吃吃地笑了一下：「你怎麼了？」

林力德倒抽了一口涼氣，半晌才能開聲說道：「妳怎會在這裏的？妳……妳一直都在跟踪我嗎？」

「別問這個，總之，我們是有緣的人。」紫青緩緩地靠近他，一臉柔情。

林力德怔住了。

他不知道應該怎辦。

既然紫青可以在這裏出現，那麼丁艷冰就在附近，也是絲毫不足爲奇的事。

他倒抽了一口涼氣：「妳的主人在那裏？」

「你說的是誰？你看我像個奴隸，會有一個主人，甚至是數不清那麼多的主人嗎？」她哂然一笑。

她說着這幾句的時候，他左右環顧，東張西望。

他看不見丁艷冰，也看不見其他可疑人物。

但祇是一個紫青突然出現，已令他大傷腦筋。

「妳想怎樣，請直接一點說個明白！」他祇好攤牌。

「喲！林先生，我眞的那麼討厭嗎？」她輕輕一笑，聲音動聽之極。

林力德又爲之呆住了。

她是那樣清麗脫俗，雖然今天換上了新潮的衣着，以至他未能一下子就把她認出，但她迷人之處，祇會有增無減。

林力德並不是個心腸硬、臉皮厚的人。

紫青顯然一上來就存心挑逗他，他是心中有數的。

但他能抗拒這絕色美女的誘惑嗎？

不能！他不能抗拒紫青的誘惑，也想看看丁艷冰又在耍甚麼花樣。

他繼續和紫青纏下去！

「妳有甚麼主意，儘說無妨！」

「今天是下雨天，很少人會在

這種天氣下出海。」

「甚麼意思？」

「別人不想做的事，我偏偏喜歡試一試！」

「妳有遊艇嗎？」

「我沒有，但丁小姐有，而且她已在這遊艇上恭候閣下多時！」

「果然還是脫離不開丁小姐，嘿嘿……好一位丁小姐，我眞的不知道前世欠下她多少冤孽債！」林力德悻悻然地說。

「別發脾氣，你不是很有風度的男士嗎？」

「但妳們的手法，却令人不敢恭維……」

「有甚麼冤屈，到遊艇上大叫大嚷出來吧！」紫青凝視着他的臉。

他想搖頭拒絕，但最後却長長的吐出一口氣，跟着這神秘的少女離開了超級市場。

* * *

十五分鐘後，林力德已在一艘白色遊艇上。

雨勢仍然持續，海面視野一片迷濛。

他在船艙內，面對着兩個美麗的女人。

一個是紫青，她明艷照人，另一個當然是丁艷冰，她穿上一襲性感的短裙，胸口開得很低。

「近來春風得意吧？」丁艷冰笑吟吟地看着林力德的臉。

「表面上看來，的確不錯。」

「當然不錯，一個財色兼收的男人，永遠是最令人羨慕的。」她笑得更燦爛。

她笑的時候，姿態極其誘惑。

更何況在她身邊，還有一個清麗脫俗的紫青。

林力德知道，這是溫柔鄉，脂粉陣，丁艷冰並不是善男信女！

但她眞正的動機，他直到現在還不怎樣清楚。

更尤其是她已宣稱背叛了鳳老哥，那麼，她第二次出現的動機，和第一次出現的動機，應該是有所不同的。

現在，是她第三次在自己面前出現。

她心裏打的是甚麼算盤？

他不知道。

他祇知道，丁艷冰正在誘惑自己。

她在搔首弄姿。

不但她這樣做，紫青也開始了某些動作。

她的手是那樣地雪白，那樣地柔軟。

她的動作是那樣地令人爲之目眩！

林力德心想：「我快要瘋了！這是不是一個夢？」

但這並不是夢，但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得到，這艘遊艇的引擎聲。

他在遊艇艙內，由於遊艇航行的速度並不快，艙內很平穩。

但丁艷冰和紫青的動作，却令他呼吸急促，臉色紅如火燄。

她跪在他面前，仰視着他。

她的瞳孔是明亮的，她的微笑是銷魂蝕骨的。

她有足夠的熱力可以熔化林力德！

事實上，他早已熔化！

他再也沒法抗拒這兩個女郎的誘惑，他知道這是對不起露娜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又怎能脫身！

林力德苦笑了一下，隔了半晌才說：「求求妳，放我一馬可以嗎？」

丁艷冰道：「你用不着求我，遊艇現正駛回碼頭去，你很快就可以回去見你的心上人露娜！」

「既然妳明知道我和露娜的關係，何以還不斷騷擾我的生活？」

「這個嘛，目前還不能告訴你。」

「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坦白說出眞相？」

「這個……大概要等到我高興的時候。」

「妳甚麼時間才會高興？」

「我不知道，」丁艷冰把身體挨近林力德，眼眸凝注在他的臉，「也許，我們都很希望擁有一個奴隸，而你的表現，已算是蠻不錯的！」

林力德聽見她這樣說，差點沒有昏了過去！

* * *

林力德出外，到超級市場購買物品，但却去如黃鶴，大半天還沒有回來。

露娜打了好幾次手提電話的號碼，但始終沒法子可以接得通。

她不知道林力德出了甚麼事，很想出去找他，但筱美生病，她實在不放心撇下女兒獨自一個人在屋子裡。

只好一等再等。

忽然間，她聽見了一陣奇怪的聲響。

那是有人用鑰匙之類的東西在開門。

她以爲是林力德回來了，一急之下，匆匆上前開了大門。

但倏然之間，她呆住了。

在門外的並不是林力德，而是另一個男人。

阿生！

阿生怎會找到這裡來的？

露娜驚詫極了，她急急要推開這個年輕而強健的男人。

但阿生孔武有力，她既已打開了門，又怎有力量把他拒諸門外？

阿生強硬地闖門而入。

露娜這一驚非同小可，這青年壯男的手段，她是領教過的。

「你要怎樣？」

「不怎麼樣，我只是在思念妳，所以不揣冒昧而來，妳不歡迎嗎？」

「這是我的地方，你這樣强闖而入，不大方便。」

「林先生出外去了，對不？」阿生笑吟吟地說。

「你一直在跟踪我們嗎？」露娜一臉驚疑之色。

阿生朗聲一笑：「雖然你們這一對野鴛鴦，匆匆地把愛巢搬遷到這裏，但保密工夫之差勁，堪稱第九流。」

「不是我們第九流，只是你們太下流。」

「我們？妳以爲我還有一大班同黨嗎？」

露娜冷冷一笑：「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心裏有數，但你若還稍有半點人性，請立刻離開這裏，不要再騷擾我們的新生活。」

她已說得很不客氣，但她知道，這是於事無補的。

阿生既已闖了進來，又豈會輕易退出？

可是，她這一次的想法却又錯了。

阿生居然立刻點了點頭，道：「妳放心，我現在馬上便會走，但我會放下一張名片，上面有我的手提電話號碼，無論妳遇上了甚麼樣的困難，只要撥個電話找我，我一定會趕到加以協助。」

他放下了一張名片之後，果然立刻便離去。

露娜這才驚魂稍定，心想：「這傢伙是甚麼來歷？行動古古怪怪的。」

她拈起了名片看了一眼，正打算把它撕掉，但心念一轉，却又把它慎密地收藏在皮手袋裡。

她在客廳上坐了下來，怔怔地在出神。

她心裏在想：「世事奇特，我要等的男人，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倒是這個阿生，却撲上了門。」

她怔呆了好一會，又再撥電話找林力德，可是，他的手提電話仍然接不通。

* * *

黃昏，狄高在一間健身室裡，全身冒汗。

他的汗，在燈光下閃閃發亮。

他的肌膚，越來越是結實，充滿着男性的魅力。

健身室的老闆娘，是一個身材健美的女人。

她的丈夫去了南非，一去便是三年。

她不在乎丈夫是否在香港，反正他是個風流的男人，就算身在香港，平時也很少會在家裏。

冷落嬌妻，對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他的格言是：「永遠不會爲了一棵樹木而放棄整個森林。」

這個風流的男人雖然靠不住，但却勝在有億萬家財。

她要做生意，他一定大力支持。

三兩千萬之類的數目，他毫不在乎，最重要的是老婆大人不要纏着自己。

他對於當年忽然娶妻的決定，一直爲之莫名其妙。

他在想：「也許是好勝之心在作祟吧，甚麼都要試一試，結果娶了一個女人做老婆……眞是蠢材！」

男人就是這樣的。

更尤其是像他這麼樣的一個富家子弟。

* * *

狄高有很標準的運動家體形的身材。

他最近比較常到健身室，無論背肌、腹肌都充份顯示出他是健美的男子。

當他要離去的時候，老闆娘麗婷走了過來：「你看，我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肥婆？」

「肥婆？」狄高詫異地看着她的身段：「三十八、二十六、三十七這樣的三圍數字，居然已可列入『肥婆』嗎？」

麗婷吃吃一笑：「別取笑我好不好？說句老實話，我眞的感到自己有點發胖了。」

狄高伸手在她的酥胸上指了指：「這裡的確是在發胖，但這更誘惑男人。」

「可惜狄公子對我這個女人無動於衷。」她故意幽幽的嘆了口氣。

狄高朗聲笑了起來，道：「老闆娘，妳別作弄我好嗎？以妳的條件，又有誰不想跟妳多點親近親近。」

「可是，我早已經是個有夫之婦。」

「老闆娘，妳又來了，妳的那個丈夫……」狄高說到這裏，忽然乾咳兩下，半晌才接着說：「還是不要胡言亂語，廣東俗語有云：『寧教人打兒，莫教人分妻……』老闆娘，拜拜！」

「快滾你媽的鴨蛋！」麗婷笑罵起來。

狄高還是回眸看了她一眼，然後才離開，走到停車場那邊取車。

但他的車子，居然死了火。

他沒法子可以開動車子，不禁爲之莫名其妙，但却又無可奈何。

就在這時，一輛玫瑰紅的跑車在他面前緩緩駛過，而駕駛這輛色澤鮮艷跑車的人，正是笑容甜美、

身材冶艷的麗婷。

「怎麼了！抛錨嗎？」她架上了一副金絲墨鏡，樣子更顯得嬌俏動人。

狄高苦笑一下，跳上了她的跑車：「看來，今晚我必須要請妳吃晚飯了。」

「算是酬謝我送你一程？」

「請老闆娘吃飯，毋須任何理由。」

「到鯉魚門吃海鮮，怎樣？」

「這提議很好，立刻出發。」

* * *

鯉魚門是海鮮總匯，在這裏，幾乎任何類型的海鮮都有供應。

麗婷似乎很懂得怎樣吃海鮮。

她挑選的海鮮，都是第一流的。

她還教狄高怎樣分辨海魚和養魚。

狄高笑道：「妳好像是個水上人。」

麗婷道：「你說對了一半，事實上，我媽是香港仔的艇戶人家。」

「妳媽一定很美。」

「你怎曉得？」

「只有漂亮的母親，才能生下漂亮的女兒。」

「眞懂得討人歡心，可惜，你的理論並不正確，我媽是香港仔避風塘內著名的醜婦。」

「哈哈，那麼準是妳爸爸是個玉樹臨風的美男子。」

「喔！這次却給你猜對了。」麗婷抿嘴一笑：「他是港大畢業生，白白淨淨，又斯文又漂亮瀟灑。」

她本來就是一個很迷人的女人，尤其是當她在心情愉快的時候，笑容就更是甜美。

狄高怔怔地看着她，不禁瞧得有點痴了。

* * *

晚上九時三十分，狄高和麗婷在海港把臂而行。

這是鯉魚門的海邊，景色十分美麗。

心情愉快的人，無論看甚麼樣的景色，都是美麗的。

「麗婷，妳的酒量很不錯。」

「兩個人，只喝了一瓶二號XO，又算得上甚麼，而且，你喝得比我還多。」

「有一句話，叫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眞是妙句。」

「你是個『醉翁』嗎？」

「就算本來不是，但兩杯拔蘭地下肚，現在已經是個『醉翁』了。」

麗婷瞟了他一眼，忽然輕輕低喚：「年輕人，吻我吧！」

狄高看着她的臉。

在夜色中，她的臉似是一片朦朧，但她的眼神，却偏偏是那樣地清澈、明亮。

雖然是在晚上，這裡畢竟還是公衆地方。

她却叫他吻她。

他微笑了一下，但並沒有猶豫，很快就和她擁吻着。

* * *

在同一星光的晚上，仇大姐在露台上呷着香醇的法國陳年紅酒。

酒色很深，令人無法看得透。

就像是她此刻身邊的男人——商世穎。

這是商世穎的別墅，四周林木蒼葱、恬靜怡人。

他在她耳邊問她：「風冷不冷？」

仇大姐淺笑着搖頭，但眸子裏充份顯出她有着重重心事。

商世穎是個有書卷氣質，相當俊美的男人。

他不但俊美，也極聰明。

仇大姐有心事，他怎會看不出來？

「爲甚麼我在妳的身邊，妳仍然不愉快？」他輕輕地問。

仇大姐的眼睛，似是籠罩着一層又一層的濃霧。

她似是想笑，但却笑不出來。

她忽然把杯裏的酒一口氣喝掉，然後對商世穎說：「我想……我們是不適合繼續發展下去的，要是勉强下去，無論對你或是對我，都不公平。」

她的聲音略帶苦澀，但却很鎮定。

她是一個在江湖上打滾了二三十年的女人，以她的功力，決不會把自己的情緒在一個青年男子面前崩潰下來。

她鎮定，商世穎比她更鎮定。

他靠在仇大姐的身邊，淡淡地說：「我明白妳心裏在想着些甚麼，事實上，妳這種心態，是很正常的。」

仇大姐回頭凝視着他，哂然道：「你明白就好了，用不着我再多費唇舌。」

商世穎却說：「要是換上另一個地域，另一個國家，也許可以改變妳的心境。」

「另一個地域？另一個國家？」仇大姐一陣愕然，道：「甚麼意思？」

「我想到巴西發展自己的事業。」

「巴西？」

「不錯，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國家，我在十三歲那一年，已決定將來要在這個地方大展拳脚。」

仇大姐沉吟着，良久才輕輕吐出一口氣，聳肩說：「那是你的事業，你的理想，跟我這個在風塵中打滾了多年的女人有甚麼關係？」

「我的事業，也就是妳將來的

事業。」

「我不明白！」

「我要妳和我一起到巴西，遠離這個名利是非恩怨煩擾之地！」

「為甚麼要這樣做？」

「為了我的理想，此其一！」

「還有呢？」

「祇要到了巴西，妳就不會有着不必要的煩惱，在別的國家，愛情是最重要的，年齡是否懸殊，誰都不會把它看作一件太重要的事！」商世穎很認眞地說。

仇大姐怔呆住了。

「你眞的這樣想？」她深深的吸一口氣。

「我不單這樣想，而且已決定這樣做，問題只看妳是否願意對我投下信任的一票！」他目光誠懇地望着仇大姐的臉。

仇大姐迷惑極了。

以她的經驗，這一切都不應該是眞實的。

她並不是個自卑感重的女人，但在客觀的形勢上，她却沒法子把自己的地位，抬高到足以跟商世穎平等看齊！

無論年齡、人材、家世、財富，兩者都是沒法子可以相比的。

當然，世上儘管有不少灰姑娘般的神話故事，但神話畢竟是神話，再說，那些「灰姑娘」都是年輕貌美的女孩子！

但仇大姐早已不再年輕。

她並不是那些還有青春，有活力可以在星夜之下織夢的女孩。

可是，在她眼前出現的男人，却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夢，她雖然已在這夢中陶醉，感到前所未有的滿足，但她却還是認為，夢畢竟是夢。

夢境再浪漫再溫馨，始終不可靠。

她但願自己能在夢境中一直生活下去，自我陶醉下去……但她不能。

她不能自己欺騙自己，那是因為她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職業」。

她是一個老千！

利用感情來行騙，那是最原始最古老的一種千術！

而且，越是原始越是古老的千術，往往越是容易奏效，正如婚嫁這一種職業，永遠都在人類社會中存在的道理一般無異。

「世穎，你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向我說出心中最坦白的話？」她用祈求的眼光問。

商世穎答道：「我現在就可以很清楚很坦白地告訴妳三個字！」

「三個字？」

「不錯，那是，我愛妳！」

仇大姐楞住了！他說的又是這種話。

這句話，仍然是夢囈一般的話。

這並不是眞實的，但它越不眞實，也越是另有一股無法抗拒的魅力，足以令仇大姐那樣的女人整個人連同每一根骨頭都酥軟下來。

她又再投入他懷中。

商世穎已再一次征服了仇大姐。

* * *

已近黎明。

露娜久候了的林力德，終於回來。

但他却已醉得像是一團爛泥。

露娜知道，一定發生了某些事使他醉成這副模樣，就算問也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她費盡了力量，才能把林力德弄上大床。

他呼呼入睡，嘴裏不時叫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聽來就像是受創了的野獸在嗥叫不已。

露娜心中煩憂不已。

阿生的出現，林力德的一度「失踪」，都足以証明，她這一次的搬遷行動，並沒有達到目的。

雖然身在這幢屋子之中，但她却有着赤裸於人前的感覺。

她決定，只要等到林力德醒過來，便立刻和筱美一起離開西貢。

筱美的感冒並不太嚴重，隨時都可以離去，但林力德却非要十小時以上的睡眠不可。

他醉得太厲害了！

他怎會這樣？

露娜不知道眞相，但她決定，無論發生了甚麼事情，都絕不背棄這個男人。

因為她知道林力德對自己是眞心眞意的。

世間上，要找一個對自己眞心眞意的男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 *

上午十一點，林力德已爬起床。

他的臉仍然是異樣的蒼白，精神萎靡得很，但他却不願意繼續在床上休息。

露娜立刻服侍他，為他洗臉，又給他一些清淡的粥品和食物。

但他甚麼都吃不下去。

他只是對露娜說：「我回來是要告訴妳一件事……我們要分手了……我是不值得妳信賴的男人，妳……妳帶着筱美走吧！」

露娜聽得連心都碎了。

她想不到他一醒過來，就對自己說出這些話。

「你喝得太多了，現在還是醉得一塌糊塗！」她叫了起來。

「不，我很清醒，而且這些話，我早在很久以前就應該對妳說……」林力德長長的嘆着氣：「我現在要走了，我這一次回來，只是

向妳作出一個交代！」

他說到這裏，人已走出大門之外。

露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心裏在狂喊：「不！不是這樣的……我一定是聽錯了，他不會這樣對我！」

但林力德的每一個字，却清清楚楚地在她的雙耳中鑽動着……

他走了。

他沒有把詳細的理由告訴露娜。

他一走了之……

* * *

下午三點，林力德躺臥在丁艷冰的房車裡，眼神一片呆滯。

他才走出大門，已給丁艷冰的一個手下攔截。

他叫小孔，但身材一點也不細小，最少身高一米九以上，手臂粗如一般人大腿。

一望而知，小孔是健身好手！

但他的相貌並不粗鹵，尤其是當他穿起整齊西裝的時候，更是一表人材。

「丁小姐要見你……」小孔對林力德說。

林力德給這個女人搞得筋疲力竭，既然對方已擺明車馬要找自己，逃避也不是辦法。

再說，他已不想繼續逃避下去。

「好的，我跟你走！」他回答得很爽快。

不到五分鐘，他又和丁艷冰在一起。

丁艷冰和他一起到西貢吃海鮮，到了下午，他們一起來到了太平山頂。

丁艷冰把車子停在山頂一條小路上，四周環境恬靜，是情侶談心的好地方。

但她並不是林力德心中的情侶。

「你要看清楚一點，在我們脚下的是一個花花世界，繁華無比的大都市。」丁艷冰似是有感而發的對林力德說。

她披上一件很有型的風褸，但內裏穿的却只是一襲嬌黃色的小背心。

但他的眼神一直却很呆滯，看來毫無半點生氣。

她忽然仰起臉目注着林力德說：「你是不是很憎厭我這個妖怪一般的女人？」

她說的話是具有進逼性的。

她的眼神和林力德截然相反，她是充滿着自傲的，又彷彿是個戰場上的勝利者。

林力德喘了一口氣，半晌才道：「妳是我歷來所見最美麗的女人，我說的是眞心話。」

「連你的露娜也比不上？」

「若單以外表而言，她的確比妳遜色。」

「這麼說，我是個蛇蝎美人了？」

「是不是蛇蝎，我不敢肯定，但妳是個非常美麗的女子，那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林力德由衷地說。

「但我在你心目中是個壞透了的女人，那是必然的吧？」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幽怨。

她的聲音越是幽怨，臉龐就越是美麗得令人心跳加速，神魂顛倒。

林力德並不是不動心的。

他的眼神已不再呆滯，那是因為她已開始向他展示女性最動人的魅力。

「你若眞的選擇露娜，我是不會勉强你的。」

「到現在才說這種話，豈不是一個笑話嗎？」林力德苦笑着，「我以為自己很勇敢，也有足夠的能力去保護露娜，但事實上，我連一個普通的男人都不如！」

丁艷冰「噢」地一聲：「我的天，你正值黃金年齡，怎可有這種消極的人生觀？」

「我有這種人生觀，似乎都是拜妳所賜！」他冷笑着說：「在此之前，我連做夢的時候也沒想過，會給一個女人弄得三魂去二，七魄去五！」

「你是不是要向我報復？」她把臉湊了過去！

「我有能力向妳報復嗎？」

「你有！你是堂堂男子漢，而我，祇是一個弱質女流……」她膩聲地說。

她的聲音，充滿着令男人難以抗拒的誘惑。

但林力德却搖搖頭：「我明白妳的意思，但我不甘心一直扮演性奴隸的角色。」

「我知道，當然知道……但你現在可以反客為主呀！」她的聲音，越來越是柔膩，越來越是令人心旌搖盪，難以克制。

林力德並不是個很能克制自己的男人。

他感到自己的心跳越來越快。

他想把視線轉移到別的地方，但不知如何，不到三十秒，他的視線仍然落在丁艷冰的臉上。

奴隸！

林力德是奴隸嗎？但丁艷冰却對他說：「你可以反客為主！」

林力德牢牢地盯着她的臉，忽然問：「這附近有地方可以讓妳扮演心目中想做的角色嗎？」

她嬌笑着，伸手指向半山的一幢大廈：「在那邊，我有一個單位，環境比這裏還要幽靜美麗……」

＊　＊　＊

十分鐘後，林力德已和丁艷冰置身在那幢大厦頂樓的一個單位裏。

這層房子，超過兩千呎。

在這地皮貴重的半山區，這樣的房子值多少錢，那是不難想像的。

林力德從來沒有小覷過她的經濟背景。

她並不是一般的小女人！

在這繁鬧的大都市中，有財有勢的男人，固然可以玩弄女人，同樣地，有財有勢的女人，也一樣可以把男人視如玩物、奴隸！

以丁艷冰優厚的條件，她要玩男人，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她有驕人的美貌，魔鬼般的身材。

她更有着一股深不可測的勢力……至於那股勢力達到了怎樣的地步，林力德仍然沒法子猜得透。

但她是一個沒法抗拒的女人，這一點，林力德是很清楚很清楚的！

也正因爲有這麼樣的一個女人出現，他和露娜之間的關係，才沒法子繼續發展下去！

對於丁艷冰，林力德是惱恨多於鍾愛的。

可是，每當他面對着丁艷冰的時候，他仍然沒法子可以拒絕這個女人的「侵襲」！

這才是男人生命中最難以招架的尅星！

＊　＊　＊

天色一片漆黑，既無月也無星。

又是另一個黑沉沉的晚上。

鳳老哥站在錦鯉池旁邊，身穿一襲睡袍，手裏捧着一杯又香又濃的烏龍茶。

這是他名下五間別墅之中，面積最龐大，佈置也最豪華富麗的一個。

他並不懂得怎樣打理魚池，但他知道錦鯉的價值。

這一池錦鯉，花了他幾百萬，因爲他養的錦鯉，全是名種。

觀賞錦鯉，應該從俯視角度觀賞之，因爲錦鯉最美麗的斑紋，都在背上。

但在這種天氣下，連池裏的錦鯉都是懶洋洋的。

也許，這祇是鳳老哥的感覺。

茶很燙熱，但已漸漸涼了下來。

鳳老哥是千門至尊，千王之王，但這一杯燙茶是自然而然地涼下來的。

鳳老哥沒有施展甚麼「手脚」。

因爲他畢竟祇是一個人，而不是無所不能的神！

一杯茶，看似平平無奇。

但鳳老哥看着它，却惹起了無限的感觸！

他甚至在想：「我老了！連對一杯茶也產生了不必要的聯想，甚至是產生了可笑的『感情』！」

他長長的吐出一口氣，然後把這杯茶仰首喝掉。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個黑衣女郎，步履矯捷地走了過來！

＊　＊　＊

這黑衣女郎有一頭烏黑的秀髮，眼睛大大，看來十分精靈有趣。

但她並不是年輕的少女，她已三十出頭。

但無論怎樣，她仍然是一個十分吸引男性的女郎。

她有一種成熟的美態。

能夠在這別墅花園內走動自如的外人，絕無僅有。

但她却是其中之一。

因爲她是鳳老哥的法文補習老師唐敏莉。

唐敏莉曾經在法國留學，她本身是個富家女，她到法國唸書並不是爲了未來的前途，而是因爲她太喜歡巴黎這個大都市。

她在法國呆了五年，兩年前鳥倦知還，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香港！

她並不是特別喜歡香港，祇是沒有更佳選擇。

她回到香港之後，不知如何居然染上了賭癮。

初時，她賭的不大，祇是三幾千元的牌局，不是打台灣牌便是鋤大D。

她並不是個IQ低的蠢女人，而且記性很强。

在那些賭局中，她經常都是大贏家。

於是，她漸漸貪膽不知輸，賭注越玩越大。

她既聰明，也有錢，三幾萬元一場牌的上落，對她來說還是小兒科的玩意。

可是，到後來，她一場麻將牌的上落，竟然高達數十萬元。

能夠和她周旋的，都是很有點來頭的人。

不是個千萬富豪，便是公子哥兒，或者是影圈中的女强人、貴婦等等。

但有一天，一個兩鬢微白的男人悄悄地告訴她：「妳遇上老千了！」

唐敏莉愕然地看着這男人。

男人說的話，她是不會輕易相信的，但這男人却截然不同，因爲他並不是泛泛之輩，而是鳳老哥！

鳳老哥能夠認識唐敏莉，全然是機緣巧合的事。

她的外形很討人歡喜。

她並不是那種特別美麗，一站

出來就艷光四射的女人，但她却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令人越看越是喜歡。

她很有女人的味道。

她笑起來的時候，眼神十分迷人。

鳳老哥出言提點，把她從老千集團的騙局中挽救出來，那是不合「行規」的。

正是「光棍不斷人財路」。

但鳳老哥却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原則。

他的原則就是：「凡是自己看不順眼的騙局，不妨戳穿！」

祇是，那一次他向唐敏莉出言提點的場合，却並不是因爲那些老千令他看得不順眼。

眞正的理由，是他太喜歡唐敏莉了。

凡是鳳老哥所喜歡的人，他就一定不會讓這人吃虧！

＊　＊　＊

唐敏莉沒有再沉迷賭博，這是鳳老哥的功勞。

鳳老哥對唐敏莉很有興趣，對法文也很有興趣。

於是，唐敏莉就順理成章地成爲了鳳老哥的法文補習老師。

鳳老哥雖然年紀不輕，但他是世間罕有的聰明人，記憶力之强，就連唐敏莉也自嘆望塵莫及。

不到一年，鳳老哥的法文已很有水準。

當然，他的法文很有水準，全然是因爲唐敏莉的法文水準極高之故。

常言有道：「明師出高徒。」要是連老師的水準都不高，又怎能有出色的學生？

但鳳老哥這個「學生」，却是非常特別的。

第一：他的年紀比唐敏莉大上一倍！

第二：他的記憶力，是唐敏莉前所未見的！

鳳老哥對唐敏莉說：「凡是幹我們這一行的，記憶力是很重要的，當然，任何人都可以經過艱苦的訓練，而成爲一個老千，但記憶力不强的人，就算怎樣努力，他在這一行的成就，始終有限！」

他是千王之王，千門之尊，這些話出自他的口中，當然是極具「專業水準」的。

千術可以訓練，但記憶力却是天生的。

因此，儘管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爲老千，但成就高低，得看他本身的天資。

唐敏莉問：「要是我也想成爲一個老千，以我的條件，是否一個可造之材？」

鳳老哥立刻搖頭：「妳不行。」

唐敏莉有點不服氣：「我也有很强的記憶力，爲甚麼不能成爲一個出色的大老千？」

「記憶力，祇是其中一個因素，除此之外，還得要看看這人的性格。」

「性格也有關係嗎？」

「當然有，而且關係極大！」鳳老哥緩緩地說：「任何賭局，參與者都是人！」

「人？」

「不錯，凡是人都有共通點，那便是人性！一個冷靜的人，和一個衝動的人，兩者面對同一事態的反應和判斷，定必大有差異！」

「你認爲我像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嗎？」

「妳並不太衝動，但却缺乏冷酷無情的殺手氣質。」

「殺手？」

「老千和殺手，看來似乎沒有甚麼關係，但一個眞正的大老千，其本質大致與殺手相同！」

「我不太明白……」

「老千雖然手不沾血，但却是賭桌上、騙局中的殺手！祇要有這種人的存在，和他對賭的賭徒，便是獵物！妳一定聽過大殺三方這句話吧？殺！就是殺手的本質，一般賭徒能夠大殺三方，靠的祇是運氣，又或者是對手的賭術比他更差劣，但對一個大老千來說，要大殺三方，永遠不能側重於運氣，而是講究他本身對於千門的技倆，達到了怎樣的程度！」鳳老哥更進一步向唐敏莉闡析。

唐敏莉是個聰明的女子，她已漸漸領悟到鳳老哥的意思。

幸而她也沒有立志要成爲一個老千，所以，他對這事情，祇是一笑置之。

她祇是繼續爲鳳老哥補習法文。

鳳老哥很喜歡她，那是事實。

但鳳老哥很專注地學習法文，也是事實。

很難說，他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也許，和他的年紀，總有或多或少的關係。

他畢竟已不再年輕！

縱使他在床第之間，仍然是一個十分威猛的男人！

＊　＊　＊

唐敏莉是個過慣逍遙自在生活的女子。

她要走便走，她要來便來，有時候，就連鳳老哥也不知道她甚麼時候會來爲自己補習法文。

但他也不太着急。

他並不是急需運用法文的人。

他祇是對法文有興趣，而且也很喜歡跟唐敏莉在一起，如此而已。

想不到她會在這個時候，出現

在這別墅的花園內。

她問鳳老哥：「錦鯉眞的那麼好看嗎？」

鳳老哥點了點頭：「當然很值得欣賞，不然的話，牠們的身價也不會這樣昂貴……」

「但也有無數錦鯉，根本沒有機會在市場上出售，便已被活活糟蹋，以免浪費人力物力和飼料！」

「對於那些錦鯉來說，那是慘劇！」

「錦鯉如是，人類的社會也有類似的情況！」

唐敏莉忽然走到鳳老哥面前，輕輕地說出了三個字：「我要你！」

「妳要我？」鳳老哥的眼神似是一凜。

能夠令鳳老哥眼神一凜的人，世上絕對不多。

唐敏莉却處之泰然，氣定神閒地說：「不錯！我要你！」

她說的並不是：「我愛你！」

「我要你」和「我愛你」這三個字，意義並不相同。

鳳老哥在三十年前已經很明白這兩句話之間的差異。

鳳老哥看着她的臉。

她的臉龐飽滿，但却並不給人肥胖的感覺。

她有靈活的大眼睛，挺直而且看來很有點秀氣的鼻子，還有她的唇……

她的唇略厚，在某種角度下看來，隱隱有着狂野不羈的魅力。

但她並不是一個隨便的女子，這一點，鳳老哥是很清楚的。

她有不少朋友。

但親暱的男朋友，極少！極少！

可以說，她是個眼高於頂的女子。

「生命是美好的，但我已不再年輕，」鳳老哥嘆息一聲。

「但也不算老呀！」

「那得要看看跟誰相比了，」鳳老哥苦笑着：「在妳面前……」

唐敏莉不讓他說下去，伸手掩住他的嘴。

「我不喜歡悲觀主義！」她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就去吻他！

他不再說甚麼了。

他只知道，每當自己和唐敏莉在一起的時候，總會感到特別愉快的。

更尤其是今晚。

* * *

夜更深，露台上寒意更甚。

這是商世穎的別墅，他在露台上。

他身邊的女人，年紀比他最少大一倍以上。

她是仇大姐！

在這幾個月以來，商世穎一直都令她有着患得患失的感覺。

他太完美了，他有極優厚的條件，足以令仇大姐那樣的女人感到自卑。

她一直在認爲，自己是不配和他在一起的，但他却總是纏住她，緊緊不放。

她想知道眞正的理由，因爲自始至今她完全無法相信，他是深愛着自己的。

以前，仇大姐常對人說：「人貴自知。」

現在，她並沒有忘記這四個字。

「世穎，我們的遊戲已玩了很久！」

「才只是幾個月的事情，怎麼在妳口中好像是幾百年的事？」他笑着說。

仇大姐却沒他那麼輕鬆：「你不是要我跟着你到外國嗎？現在，是不是已經改變了主意？」

「誰說我改變了主意？」

「好了！別再讓我猜啞謎，請把眞相說出來！」仇大姐並沒有板起臉孔，因爲她知道，商世穎不吃這一套。

她只是用近乎哀求的眼神，希望這青年人能夠說出眞實的一面。

商世穎沉吟着，他似乎在考慮着。

「妳不後悔？」他試探地問仇大姐。

「放心吧，我並不是一株幼苗！」仇大姐說：「無論你說出怎樣的眞相，我都承受得起，但千萬不要再把我當作一個無知少女！」

商世穎緩緩地點了點頭，示意明白。

但他却沉默着。

過了很久很久，他還是沒有開口。

仇大姐也沒有催促他。

終於，商世穎忽然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那是：「鳳老哥！」

他只是輕輕的吐出這三個字，但在仇大姐耳中聽來，却像是忽然響起了三個焦雷。

「是他！眞的是他！」仇大姐的臉色，在刹那間變得異樣的蒼白。

但她的語氣聽來還是很平靜。

商世穎沒有看她的臉，他一直背對着她：「這似乎是一個千局，對嗎？」

仇大姐立刻搖頭：「不！這不是千局，到這個年代能夠有資格讓鳳老哥去擺佈千局的人，堪稱絕無僅有，我絕對沒有這個資格！」

「妳明白就好了，」商世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鳳老哥都是爲了妳好！」

「這是施捨？還是千王之王給我的一種回報？」仇大姐淡淡地在笑。

（未完・五）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上文提要： 阮不悔依舊去鎮上爲「快活居」提鮮魚，這天，却撞見了原「四維鏢局」的師兄柳成川和師姐段金花。二人見阮不悔還沒死，怕他們的姦情被揭發，立即出手欲置他於死地。阮不悔祇好以扁擔抵擋，一招「天雷斬」打得柳成川、段金花二人受傷敗退，他的武功已非吳下阿蒙，而阮不悔這時才明白，大叔教予的武功了得……

練就一身硬功夫　接過寶刀找仇家

這些天，她對阮不悔表現的不差，但阮不悔總是古井不波，頂多對她嘻嘻哈哈，然後大步而去。

於是，段金花採取迂迴策略，她要找阮不悔的大叔，大伙對面談一談。

她派酒坊的小伙計小四兒暗中跟踪阮不悔，還眞的被小四兒跟到了。段姑娘一大早收拾妥當，親自提了一籃好吃的，就那麼俐俐落落的走來了。

繞個彎抄近路，段金花很快的到了小船邊，她站在岸上，輕聲呼叫，道：「有人嗎？誰在船上呀！」

小船上眞靜，不見有反應。

段姑娘把一條腿往船上伸去，忽聽一聲沉吼：「幹甚麼的！」

這聲音不在小船上，段姑娘猛回身，祇見一棵大樹後轉出一個單腿老人。

老人的手上抓了一把插入鞘中的怪刀，雙目如炬的瞪着。

段姑娘一看笑了。

她緩緩的走向老人，道：「您是大叔嗎？您一定是大叔，是嗎？」

她站在那老人前面，又道：「大叔，我是專程來探望您老人家的。」

老人冷冷道：「妳是誰？」

段姑娘道：「老人家，我是紹興府南大街的東湖大酒坊姑娘，我爹叫段友仁，我叫段金花呀！」

老人似是鬆了一口氣，單腿一跳三丈遠，幾個彈跳，他上了小船，看得段姑娘也笑了：「老爺子，您比兩條腿的人還快嘛！」

老人冷哼一聲，道：「賣酒賣到荒林河邊來了？」

段姑娘淺淺一笑，道：「大叔呀，我不是來賣酒的呀！我是……」

「幹甚麼來啦？」

姑娘道：「我說過了，是來探望您老人家呀！」

老人冷然道：「老夫不認識妳，也不認識妳爹，有甚麼好探望的？」

姑娘放下竹籃，慢慢的打開籃子。

嚄！一股香氣隨風飄過來，老人不由看向籃子裏。

姑娘低頭一件一件的取出來：「大叔，您嚐嚐，這酒是窖藏花雕上百年，不是自己人，聞也不易聞得到。」

老人緊皺眉。

祇見姑娘又笑道：「我爲了大叔弄了一碗黃燜河鱔，酒館裏也吃不到，還有栗子蹄膀大個兒的，另外就是咱們紹興府的家鄉菜涼拌小蝦米，吃飯伴酒最適宜，你來嚐嚐便知道。」

老人幾乎口水也流出來了。

祇不過老人並未伸手去取，他冷然的道：「段姑娘，妳必有所求吧？」

段姑娘露齒一笑，道：「我不否認呀！」

老人道：「先說說，是誰告訴妳，叫妳來的？」

段姑娘道：「我自己。」

段姑娘又道：「我爹看上您那有力氣的侄兒了，我也喜歡他直率憨厚，可是我就是勸不動他。」

老人道：「妳還未告訴我，妳是怎麼找來此地的？」

段姑娘却指着船板上吃的喝的道：「大叔，您吃呀！涼了不好吃。」

老人不吃，仍然問她：「快告訴我。」

段姑娘道：「簡單啦！您侄兒不告訴我，我便暗中派我們酒坊小伙計暗地裏跟來，嘻！果然找到了。」

她此言一出，老人算是放了大半心。

這老人是從江湖大風大浪中死裏逃生過來人，他不能不防備昔日仇人找上他。

也正是防人之心不可無。

* * *

老人把手中刀往小艙送進去，回過頭來，他似乎變了一個人似的，高興之餘，先就喝了一大口酒。

他看天色，快正午了。

「好酒，多少年未喝這種好酒了。」

段姑娘道：「聽口氣，您老人家過去常喝這種酒？」

老人雙目一厲，道：「貴州茅台、山西汾酒、河南杜康、紹興陳年花雕女兒紅，老夫當年未少喝。」

段姑娘撫掌笑了。

老人也吃着可口的三樣菜餚，可也一樣讚不絕口：「好，太好了，哈……」

段姑娘此刻說話了：「大叔，好吃吧？」

「不錯。」

「那就搬去我家，東湖大酒坊有您大叔喝不完的好酒，還有我的小菜好下酒。」

老人嘿嘿搖搖頭，道：「姑娘，老夫吃光了妳送來的好酒好菜之後，趕快回家去，千萬別再來。」

段姑娘道：「大叔，我是有目的才來的。」

「甚麼目的？」

段姑娘道：「大叔，我看你們在小船上，日子過得苦極了，又靠着您侄子出力氣吃飯，我心不忍，我爹也同情。」

「祇要大叔點點頭，您侄子到我家酒坊去學本事，東湖酒坊我爹最是老行尊。

「糯米多少、多熱、多冷，下的酒麴多深灑一層，如何才是最好攪拌時間，這一切訣竅門道，我爹必會傳授他，他一輩子也不愁沒飯吃，當然啦，大叔您也跟着享福了呀！您老說是不是？」

她一口氣說了一大堆，全是善意好聽的，但老人却嘿嘿一笑，道：「你們爲甚麼看中我這小子？」

段姑娘眞坦白，道：「我爹喜歡他老實有力氣，我也喜歡他呀！」

她說得坦白，却也不帶些微雜念，彷彿這原本就是自自然然的事情。

老人家更放心了。

這姑娘百分之百是愛上阮不悔這小子了。

她絕非仇人發現阮不悔出招而引來的仇家。

但老人家又怎會答應搬去「東湖大酒坊」？

他更不會叫阮不悔去學釀酒。

好不容易天可憐見，來了阮不悔，而且就將把他的本事全部交在阮不悔手中了，此時怎會叫他離開？

當然不可以。

此時也休提甚麼「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先解決多年的積憤怨氣才是眞。

老人抹去一嘴油，也把幾樣菜吃光。

他冷冷的一笑，道：「姑娘，妳在上刀山了！」

段姑娘一怔，道：「甚麼叫上刀山？」

老人道：「你看看老夫這條少了一半的腿。」

段姑娘道：「看上去好可憐。」

老人沉聲道：「不可憐，姑娘，老夫雖然失掉一腿，但老夫不吃虧，死在老夫這把刀下的兇徒十七個。」

段姑娘一驚，道：「您殺了十七人？」

淡淡一笑，老人道：「那是從前，以後還會更多。」

段姑娘道：「可是您這樣子，方便動刀？」

老人道：「不用老夫動刀，我的小子替我動刀。」

段姑娘道：「您教他殺人呀！」

老人道：「而且他已學會了老夫的功夫。」

段姑娘道：「難怪那天，他一揮之間，把男女二人拿刀的手，打得刀也掉了，原來他跟您老學殺人呀！」

老人道：「姑娘，這世上天天都在人殺人，祇不過殺人的方法不同罷了！」

他見段姑娘發楞，又道：「江湖上就是這碼子事，江湖上殺人的方法也不同，有陰謀的，有動刀的，是生是死，端看各人造化，老夫當年便是上了別人陰謀而幾乎死於亂刀之下。」

段姑娘道：「所以您老調教他，將來爲您去報仇呀？您老可曾想過，他是那麼敦厚青年，您老忍心他爲您而去殺戮？」

老人沉聲道：「妳懂甚麼？祇要他學了老夫的功夫，江湖上他就是大豪，他就是霸王，他就是人龍，他就是人人敬畏的英雄，試想，那比之一個釀酒伙計又不知高過多少倍呀！」

段姑娘怔住了。

她似乎也知道些甚麼，囁嚅道：「哦，我明白了！」

老人挑眉道：「妳知道甚麼？」

段姑娘道：「原來他每日辛苦送鮮魚，挑大桶水，都是在練功夫呀！」

老人也不得不佩服此女的精明。

到了這時候，他便也不再否認甚麼了。

重重的點點頭，老人道：「而且他就要成功了，段姑娘，妳想此時他還能當釀酒伙計嗎？」

不料，段姑娘却持不同看法。

她搖着頭，道：「大叔呀，您老不覺得殘忍嗎？」

老人冷哂，道：「這世上充滿了殘忍，江湖上何處不殘忍？開酒坊不也殘忍，江湖上多少人因酒誤一生呀！」

段姑娘道：「那不一樣，阮不悔是個忠厚老實人，他怎麼可以代你操刀？您叫他當殺手，看起來瀟灑，可也充滿了血腥，他不適合。」

老人道：「他太適合了。」

段姑娘道：「您能講出道理嗎？」

老人道：「這道理太簡單了，因爲他純厚，所以不會亂殺人，因爲他孝順，所以他也會最聽我的話。」

他有些掩不住得意的又道：「尤其是聽話最重要，眞是年輕輩中千人難覓一個，他令老夫放心呀！哈……」

他愉快的笑起來了。

段姑娘却垂下頭來了，她心中不舒服啊！

段姑娘十分難過的收拾了盤碗裝進籃子裏，道：「唉！我好像白來了。」

老人道：「妳沒有白來。」

段姑娘道：「您老仍然不放過他呀！」

老人道：「至少妳已知道他將來的前途無量。」

段姑娘道：「大叔，我叫您大叔，可以嗎？」

老人道：「妳隨便啦！」

段姑娘道：「從刀口子上找到前途，而且成爲至高無上的殺手，這個人必也冷血、殘酷了，更加的悲哀、痛苦了，因爲一刀成名萬骨枯，至少這人在良心上是不會安寧的。」

老人一聽火來了。

「妳這算甚麼話？段姑娘，妳只是看到一面，另一面妳是看不到的，也體會不出來的，但我可以對妳直言，這是江湖，是人踩人、人吃人的江湖。也是各憑本事、各動心機、各施手段、各憑武力的江湖，妳怎知老夫當年被人坑害得幾乎死於非命？」

他見段姑娘不爲所動，又道：「妳回去吧！以後別來了，更別對人言及。」

段姑娘提着竹籃跳上岸。

她回頭一看，道：「如果當年您老像我爹一樣，安份守己的開酒坊，您老就不會像今日這般凄慘了。」

她此言一出，立刻回身就走，可也把老人楞在小船上。

半天，他才重重的道：「爲消心頭恨，老夫絕不回頭，妳的話，老夫豈有不懂的道理！」

他說的是慷慨激昂，總也忍不住好一陣哆嗦。

他爲甚麼哆嗦？

當一個人想及過去的慘事時，總免不了會那樣子的。

* * *

段姑娘走回紹興府城的時候，眞巧，她正遇上阮不悔挑了一擔水走回來。

阮不悔自城東的東湖挑水走得快，當他看到段金花的時候，挑着擔子還咧嘴一笑。

段金花不笑。

段金花的臉上是黯然的樣子，彷彿她已自阮不悔身上嗅到了血腥。

阮不悔走得快，人就快走遠了，他才笑笑，道：「段姑娘，妳去甚麼地方了？今天未見到妳在酒坊，原來妳出門去了。」

這幾句話令段金花精神又來了。

她拔腿追上去，道：「阮不悔，你想我呀？」

阮不悔道：「是呀！」

嚄！段金花精神更大，道：「眞的想我？」

阮不悔道：「可不是嘛！妳……去哪兒了？」

段金花道：「我去甚麼地方你別問，你說，你想我幹甚麼？」

如果阮不悔說是因爲愛她，或

是關心她，那會令姑娘舒服到心口窩，因爲段姑娘也是死心眼的人，她認定了阮不悔。

只可惜到了此時，阮不悔不會說話了，他說的實在叫姑娘有火氣。

阮不悔邊走碎步邊道：「我是想，妳不在酒坊，我挑的水錢找誰要去。」

段姑娘臉色一變，道：「你不會找管帳拿呀？氣死我了！」

她拔腿奔回酒坊，再也不出來了。

* * *

阮不悔並不把姑娘的生氣放心上，他把水挑進酒坊水池裡，放下大木桶，便往櫃檯走。

阮不悔到了管帳面前，道：「給我五斤黃酒。」

管帳的一瞪眼，道：「喂！五斤呀！」

阮不悔道：「是呀！」

管帳的道：「你挑兩擔水就換五斤老黃酒，娘的！明兒我不管帳了，我也挑水去！」

阮不悔道：「沒關係，我去對面算算帳，多的錢我會拿過來。」

他這就要去快活居了。

他一大早送鮮魚的錢還未算吶！

當然，阮不悔也忘不了要買一隻燒雞帶回去，大叔告訴過他，今夜爺兒倆要在小船上喝個飽了。

* * *

阮不悔剛剛走到大門口，身後聽到段金花的聲音，道：「回來！」

阮不悔回過身，道：「姑娘，妳叫我？」

段姑娘已對管帳道：「給他五斤老黃酒。」

管帳的道：「小姐，不値呀！」

「給他！」說完扭身又回後屋去了。

段金花的態度令阮不悔怔怔的，不知如何是好，他正自奇怪着，只見一個小伙計提着一個酒罐走到他面前，笑道：「五斤酒你提走。」

阮不悔接過酒，道：「明日挑水不要錢，折算酒錢。」

他往門外走，小伙計看着送他到門外，可就在門口低聲道：「喂！你是眞傻還是假傻？」

阮不悔道：「你說甚麼？」

小伙計回頭看向屋內，這才低聲對阮不悔道：「咱們家小姐喜歡你了，知不知道？」

阮不悔一笑，道：「你開玩笑。」

他大步往對街去了，倒把那小伙子楞在門口。

* * *

阮不悔奔到「快活居」酒館，他今天改口要燒雞，倒令管帳先生呵呵一笑，道：「胃口越來越大了，改吃燒雞呀！」

阮不悔道：「工錢夠嗎？」

他的工錢便是天不亮爲「快活居」送鮮活海鮮的報酬。

管帳先生笑道：「就憑你這些天，爲咱們送海鮮的苦功勞，一隻燒雞算甚麼！你等着。」

阮不悔奇怪，快活居比東湖大酒坊又見大方多了。

於是，有了燒雞與黃酒，阮不悔提了便往回走，他心中高興，今天要同大叔二人好生的喝個痛快了。

他怎知今天午間，段姑娘已經找到平水村與紹興府之間的荒林邊了。

段姑娘知道阮不悔學了一身本事，就好像快活居那管帳的一樣，也知道阮不悔有本事。

只不過快活居的管帳先生明白，一個身具武功的人而又不去爲非作歹的每天出力氣，憑勞力過日子，送個燒雞又算得了甚麼？

* * *

現在，阮不悔幾乎是躍到小船上的，他兩手上各提着燒雞與黃酒，準備同大叔喝酒了。

「大叔，我回來了。」

他叫了兩聲未有回聲，不由「噫」了一聲，道：「大叔不在呀！」

他低頭看小艙，小艙內不見人，抬頭看岸上，岸上灰濛濛，心中一緊，立刻放下吃的再躍上岸，忽見一條人影在遠處的關帝廟前，阮不悔立刻騰身而去。

果然，關帝廟門外站着老人，老人的手上握着那把「霸王刀」。

老人見阮不悔到來，便冷冷的道：「燒雞與黃酒呢？」

阮不悔道：「大叔，帶回來了，擱在小船上。」

「快去取來。」

「咱們在廟裡吃？」

「取來就知道了。」

阮不悔不敢多言，立刻又奔回小船上，匆匆忙忙的再把燒雞與黃酒提到關帝廟。

這時候，只見老人已走進廟裡去了。

阮不悔走入廟內，只一看，油燈小船上拿來的，正端正的放在神案上，老人已把這間破廟打掃得甚爲乾淨。

老人看阮不悔進來，便先把那「霸王刀」恭敬的放在神案正中央，燒雞與酒也供上了。

老人命阮不悔隨他跪在神案前，嚄！三個響頭磕在地，還發出「咚咚咚」聲響。

於是，這老人開口了。

「關帝君在上，弟子龍一飛叩拜再叩拜。」

只見他又是一個叩首，接道

：「咱龍某人供奉的便是關聖帝君，無他，忠義二字也，今弟子龍一飛把這霸王刀交與阮不悔，望聖君庇佑他，早日爲我這受人汚衊，被人坑殺之仇得以雪報，不勝感戴。」

他說完又沉聲：「叩首！」

要叩頭，阮不悔木然的跟着叩頭，他這麼隨着叩頭，便也接下了一件血腥事，阮不悔有得折騰了。

* * *

阮不悔聽得吃一驚，因爲他知道今天這把刀才眞的要交到他手中了。

阮不悔有着誠惶誠恐的感受，龍大叔到底有甚麼樣的仇人，將來就由自己去爲他討回公道了。

忽的一聲吼，龍一飛道：「不悔姪兒，叩拜接刀！」

阮不悔立刻叩首，且把雙手平伸向上。

龍一飛平刀未交下，他却重重的道：「孩子啊，打從今日起，霸王刀便屬於你的了，且記住大叔一句話，『刀在人在，刀失人亡』。」

阮不悔重重的回道：「刀在人在，刀失人亡。」

立刻間，但覺雙手一沉，「霸王刀」已落在阮不悔的雙手，却更令阮不悔心裡一緊。

龍一飛好像如釋重負般哈哈笑了。

就這麼簡單的交接儀式，阮不悔似乎變了一個人似的，他叩頭站起，龍一飛已提着桌上雞與酒，對阮不悔道：「走！咱們船上去喝酒。」

阮不悔點頭笑了。

* * *

爺兒倆坐在船上對喝酒，這夜月光皓明，看上去應該是詩情畫意的，只不過二人開始並不怎麼快樂，因爲老人交代阮不悔一件任務，明天過午上路去溫州縣衙找個人。

那個人叫呂文彬，衙門的師爺。

阮不悔一聽之下，當眞吃一驚，怎麼一開始就找上個幹刀筆的師爺？

阮不悔半帶驚的等着大叔說下去。

龍一飛還在咬牙吶！他咬得咯咯響，道：「不悔呀，當年我不信邪，刀筆怎比霸王刀，等到雙方遇上來，大叔我才算領教了。」

阮不悔道：「常聽人言，紹興師爺最厲害，紹興師爺不但刀筆，紹興師爺也刀嘴，一句話就會叫人死，可也一句話中改一字，死人也會活。」

龍一飛臉皮一緊，道：「呂文彬就是這種人，而且姓呂的祖籍正是紹興府人氏。」

他頓了一下，又道：「姓呂的黑白兩道有靠山，溫州府有兩個敎師爺全聽他的，還有個台山大海盜沈東海，不知爲他做了多少缺德事。」

他拍拍阮不悔，又道：「不悔呀，呂文彬的武功也不差，你要去收拾他，那得處處留神，步步小心，稍大意便完了。」

阮不悔道：「大叔的仇家就是他？」

龍一飛道：「大叔仇家一大堆，但爲了以後咱們出刀順利，首先宰了姓呂的。」

他雙目直視阮不悔，又道：「不悔呀，來，咱爺兒倆痛快乾了吧！明日你就別去練功了。」

阮不悔一笑，道：「大叔，我早知道大叔叫我送鮮魚、挑東湖水的用心了，所以我聽大叔的，眞乃幸運，加上大叔又輸我內力，我如今……」

龍一飛雙目帶淚笑了。

他以袖拭着老淚，道：「大叔不中用，大叔把二十年功力輸給你，指望着你爲大叔討回些公道。不悔呀，如果你順利收拾了呂文彬，往後幾個仇家便全憑功夫了。」

阮不悔道：「龍大叔，你……不去吧？」

龍一飛道：「呂文彬那批人早以爲我死於他們的陰謀中了，一時間我暫時不能露面，大叔等你完成任務回來，咱爺兒倆便一齊去找那幾個大仇家。」

聽起來龍一飛似乎怕了溫州師爺呂文彬，而龍一飛其實有他的想法，他是吃過虧的人，自然不會貿然再上當。

阮不悔本來想多知道一些，只不過他在聽了龍一飛的話以後，他沉默了。

阮不悔此去是對一個官府人下手，如果手法不那麼乾淨俐落，他以後的麻煩可大了。

* * *

阮不悔想了大半夜，四更天才睡着，他也許是興奮，也許是緊張，不管怎麼樣，他醒來的時候，發覺龍大叔正坐在船頭上。

阮不悔的枕邊放着「霸王刀」，兩錠銀子之外，還有一件外罩。

阮不悔就吃一驚，原來大叔並不窮，這兩錠銀子就有十兩重，省着用足夠一個多月的花費。

「起來啦！」

「大叔，我走了，你保重！」

龍一飛道：「大叔只交代你去幹掉惡師爺，如何下手，那是你的事，只不過有句話，大叔要先說給你聽。」

阮不悔道：「龍大叔，你請說。」

龍一飛道：「忠厚老實難敵陰險狡詐，心慈手軟不配學我霸王刀，不悔呀，大叔的話雖露骨，卻是行走江湖的至理名言，你一路上琢磨吧！」

阮不悔道：「是，大叔，我也走過鏢，見過幾次不算大可也不算小的場面，大叔的話我懂。」

他一笑跳下船，又回過頭來，道：「大叔，晚輩我這就南下溫州縣城，鬥一鬥那個姓呂的師爺去。」

他似乎胸有成竹的樣子。

阮不悔這就離開了平水村，朝着海邊那條路往南去了。

阮不悔不行船也不騎馬，腰裡銀子只夠吃飽肚皮，想騎馬，那得有銀子。

阮不悔的身上最要緊的便是那把霸王刀，他聽大叔的話，弄了個小布包把刀包起來，只露出刀把來。

就在阮不悔走的第二天，還不到午時，紹興府南大街東湖大酒坊的段姑娘又提着一籃吃的找來了。

段家姑娘是個死心眼，弄不到阮不悔，她似乎決定不罷手似的。

現在，段金花到小船邊，只見龍大叔就要開船了。

龍一飛不會就在這兒等着阮不悔回來，今見段姑娘又來，不由一瞪眼，道：「你又來幹什麼？」

段姑娘道：「給老爺子送來吃的呀！」

龍一飛冷笑道：「不是為我老人家，是為那敦厚老實的不悔。」

段姑娘也眞坦白，她跳上小船，道：「這話何必說出口，大叔呀，我不否認。」

龍一飛道：「妳爹娘慣壞妳了。」

段姑娘道：「非是爹娘慣我，老實說，紹興府多少年輕漢，可是我就是一個也看不上眼，我只要點點頭，面前的男人排成隊。」

龍一飛道：「妳在為自己吹牛了。」

兩樣小菜一壺酒，大白饅頭五六個，龍一飛不客氣的吃起來了。

段姑娘一邊淡淡的道：「大叔呀，你說我吹牛？你去紹興南大街打聽，被我罵跑的男人有多少。」

龍一飛邊吃邊問：「妳又憑什麼？妳長得並非絕色。」

段姑娘道：「論姿色，南大街我也稱得上數一數二的姑娘，大叔呀，女人不只長得要好看，重要的是才藝。」

龍一飛道：「妳大概只會幫妳老爹算算帳。」

吃的一笑，段姑娘道：「那算什麼才藝，我的才藝可多着吶！」

「說說看。」

姑娘道：「我除了會算帳，也會酒坊那一套，我爹的本事我全會，也會灶上做菜餚，十桌八桌，我一個人就能應付得了，當然我更會看人了，一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只一眼也可看到他心窩裡，當然我也會……一點武功呀！」

龍一飛猛一怔，道：「妳還會武功？」

「不多啦，也未同人交過手。」

龍一飛道：「什麼樣的武功？拳腳功夫？刀法槍法？」

段姑娘道：「嗨！說了半天你也快吃一半了，怎麼不見他呀！」

龍一飛道：「他？」

「是呀！他今天沒去為人提鮮魚吧？我出了南門也未見他的人回來。」

龍一飛道：「他不再為人提鮮魚了，他也不會再為你們酒坊挑水了。」

段姑娘道：「他為你辦事去了，是嗎？」

「妳果然聰明。」

「為你辦事必是為你去殺人了。」

「妳說對了，段姑娘，當他為我把仇人一一殲滅，這大片東南沿海，不論是海面陸上，他就是霸王了。」

段姑娘道：「他那麼老實的人，能嗎？」

龍一飛道：「我以為他能。」

他拾起一根竹棍，那是他平日拄着走路的，交在段姑娘手上，道：「去，舞一路功夫我瞧瞧。」

段姑娘接棍，道：「大叔，三年多了，我好像忘了，只不過你老叫我舞，我且試一試。」

她跳下船，手中棍在面前平指，立刻一個大旋身，「刷刷刷刷」地舞了五七招，便住手了。

龍一飛嘿嘿一笑，道：「可惜呀！姑娘。」

段姑娘道：「大叔，我疏於苦練，不具力道。」

龍一飛道：「我問妳，醉和尚是妳家之友？」

段姑娘笑笑道：「大叔看出這是醉大師教我的？」

龍一飛道：「醉和尚的羅漢杖法，老夫豈有不知，他怎會輕易把他的看家本領教給一個姑娘？」

笑了，段姑娘道：「大叔，你忘了，我家乃紹興府最有名的酒坊呀！」

龍一飛道：「不錯，醉和尚以武功換酒喝了？」

段姑娘道：「我已三年多未再看到大師了。」

龍一飛道：「風雲江湖，他大概寒心了。」

段姑娘道：「大叔，你教教我武功，如何？」

龍一飛道：「老夫不貪杯。」

段姑娘道：「你老不能餓肚子吧？我每天可以為你老送來吃喝呀！」

龍一飛怔住了。

段姑娘道：「怎麼樣？你老琢磨。」

龍一飛道：「姑娘，學武功是要吃苦的呀！」

段姑娘眞坦白，她說得十分平和，道：「我不能叫阮不悔看我不起呀！」

龍一飛笑笑道：「妳好像非不悔不嫁了？」

段姑娘道：「我很固執，大叔！」

龍一飛道：「好，我不搬走了，就在這兒住下來，教妳幾手武功。」

段姑娘道：「大叔，我有個意見。」

「妳說！」

「搬到我家呀！酒坊後院地方大，教起來也方便呀！」

龍一飛搖頭道：「不搬！」

「為什麼？」

龍一飛道：「不搬就是不搬，學不學由妳。」

段姑娘道：「我豈不是每天要走長路呀！」

龍一飛道：「而且還要在一定時間趕到，否則不傳，妳不但不能遲到，而且只限午時一個時辰。」

段姑娘點頭了，她也笑了。

段姑娘提了空籃往回走了。

龍一飛不笑了：「娘的！這種愛情是單方面的，可也愛情價太高了吧！」

是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啊！

* * *

阮不悔獨自走在天台山東南方，他就快到雁蕩山了，忽見前面一條小河，就在河口上方，岩岸邊停了一條小船，船雖小，艙卻大，幾乎連船頭也蓋上了。

河面沒有風也沒有浪，卻見小船底部發出「嘰嘰嘰」水聲，而小船也在閃呀搖的，好像水下面有什麼大魚在頂船似的，倒令岸上阮不悔發了楞。

阮不悔左右看，彎腰瞧，打着眉結走到小船邊，他一步步的走到小船尾看進小船艙，不由得猛的回轉身，只見一張大被露出兩個頭，一個男一個女，想是正在尋樂子。

阮不悔這麼突然出現，嚄！那個男的頭一抬，他的吼聲似打雷：「操他娘！那來的小子，瞎了眼的臭小子，老子宰了你！」

這毛漢子是火爆脾氣，被子一掀，男女二人赤裸裸的露出一大半。

女的尖聲叱道：「阿豹呀，快去殺了他。」

阮不悔見那毛漢子穿衣快，立刻擺手道：「大哥、大姐，你們繼續呀！我這就走開，絕不再來打擾，我也不會對人說你們，我走了，走了。」

他轉身就往山道走去，阮不悔心想：「怎麼自己儘遇上這種事？」

他便也想到了，在四維鏢局撞破大師兄柳成川與師姐金玉梅的那回事，自己幾乎因此而死掉，可好，如今又遇上了，阮不悔拔腿就往山上走，他打算翻過山，盡快走開。

阮不悔這才剛剛走到半山坡，他不能拔腿逃，因為他覺得自己走掉也就沒事了，豈料不是他想的那麼容易把這種邪事拋開。

毛漢提刀跳下船，嚄！宛似一陣黑旋風的直往阮不悔追殺過去。

這毛漢一身黑衣褲，露出一雙腳丫子——他沒穿鞋。

毛漢邊追邊罵：「操他娘，你逃不了啦！」

只那麼幾句罵，他已追到了阮不悔身後五七丈遠了。

阮不悔以為沒事了，但聽風聲罵聲，他回頭看，不由全身一緊：「你……」

毛漢已追到阮不悔了：「操那娘，你小子想逃？」

阮不悔搖手道：「喂！大哥，你們幹你們的，我不對人說呀！」

方白冷笑道：「娘的，你有路不走，去河邊，你不是專為偷瞧是什麼？」

阮不悔道：「不是的，我怎麼知道小船晃動是因為你同那位大姐在快活，我如果知道，叫我瞧也不會瞧。」

毛漢咧嘴露出個殘酷的笑，道：「小子呀，你別再走了，海二爺送你上西天了。」

阮不悔一怔，道：「你要殺我？」

姓海的冷冷道：「二爺不是跑來為你小子送行的。」

阮不悔道：「這又何必呢，我們之間又沒深仇大恨，我們根本不認識。」

姓海的冷冷道：「怕死了？」

阮不悔道：「人都怕死。」

姓海的道：「那好，今天海二爺慈悲一次，放你一條生路，只不過你得留下些什麼。」

阮不悔道：「留下些什麼？我的銀子不多呀！」

嘿嘿一笑，姓海的道：「不要銀子，只把你的眼珠子留下一隻，你就可以走了。」

阮不悔道：「你要挖我的眼珠？」

姓海的咧着大毛嘴，道：「挖去一目，你以後就不會因為好奇而去亂看人家男女睡覺了。」

阮不悔臉皮一緊，道：「如果我不捨得我的眼珠子，你眞的不放我走了？」

姓海的一瞪眼，道：「那你只有死！」

便在這時候，小船那邊跳下個女子，一身的翠衣褲，手上也提了一把尖刀，嚄！如飛的追來了。

這女的不過二十六七歲年紀，跑起路來可眞快，她邊跑邊尖聲道：「海飛豹，你怎麼不乾脆，還不快動手宰了他，你窮囉嗦！」

果然，姓海的大吼一聲，揮刀便往阮不悔劈過去，口中厲吼：「吃老子一刀。」

「咻！」

眞快，阮不悔見刀來到，雙肩一晃，便閃出三丈遠。

「噫！」這是姓海的發出來的聲音。

阮不悔道：「何必……」

姓海的揮刀抖出一片白芒，大吼道：「我看你小子往那兒逃！」

「咻！」

「噹！」

阮不悔未拔出刀，他舉起布袋包的霸王刀，撥開兜來那把刀，人已閃到山崖邊。

姓海的一怔，他看看阮不悔，而女的便在此時下來了。

女的與姓海的併肩站，她冷然看了阮不悔，道：「是個年輕小伙子嘛！」

姓海的道：「石兔兒，妳閃開，看我三刀劈了他。」

阮不悔冷然的，也是慢慢的拔刀了。

他拔刀的模樣如天神一般莊嚴，口中冷厲的道：「娘格皮，眞把我看扁了不是？」

他這話才出口，姓海的大吼：「殺！」

「噹！」

青芒猝閃，姓海的一刀宛如砍在石頭上，一溜碎芒中，那女的便在此時一聲尖叱：「海飛豹，咱們聯手！」

「殺！」

「殺！」

兩聲殺，幾乎一齊出口，兩把尖刀分向阮不悔殺過去。

嚄！就聽阮不悔厲叫如獅：「天雷斬！」

看吧！在他那莊嚴神聖的晶瑩刀輪裏，併射出溜溜冷電寒光，那光束宛似層層刃浪，猶如幻化萬千嬌繞騰捲的飛虹，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的翻閃在瞬息之間，帶起的是一片銳凜肅煞之氣而眩人雙目。

「哎！」

「啊！」

就在這兩聲凄厲的嗥叫中，鮮血飛濺帶嘶聲，姓海的抖着一條幾乎斷掉的右臂，斜着屁股往外滾去。

那位叫石兔兒的女子也慘，上衣被流芒撕裂開一尺長的口子，還帶着鮮血。

阮不悔這才用了半招就有如此大的收穫，心中那份篤定，就別提多舒服了。

殺人有舒服，他此生頭一回。

收刀下看，男女二人滾一邊，他擺了個趕盡殺絕的架式，一步一步的直逼過去，口中冷叱：「娘格皮的，盡說好的，你們不聽，提着刀子要宰人，怎麼的，就祇你們的刀可以砍死人？我的刀是玩藝兒不是？操那娘！你們殺不了我了吧，那就看老子殺你們！」

姓海的一見這光景，刀不行嘴巴狠，一手按緊流血的臂，他可吼起來了。

「小子吶！你祇不過僥倖得手，甚麼了不起，你可知道你已經惹了天大的禍根？你活不長了。」

阮不悔舉刀未落下，他倒要聽一聽，這傢伙是甚麼來路，何方神聖？

姓海的又道：「小子啊，海上有個六橫島，我的老子就是『毒蛟』海千仁，可沒嚇着你小子吧？」

阮不悔楞了一下，道：「你老子叫害千人？眞他娘的好名字，必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女的回吼：「你又是甚麼東西？吃了狠心豹膽的二楞子，莫名其妙的把你家石姑娘殺了個灰頭土臉，我回去告訴我娘石婆婆，天涯海角也要宰了你！」

她這一罵，可也把阮不悔罵火了。

阮不悔打自鼻孔冷冷哼道：「奶奶的老皮，你們都有大後台爲你們撐腰呀！我沒有，我就是我，今天這是頭一回開洋葷宰活人，乾脆來個痛快的，我把二人的頭砍下來，抛到大海裏，再把二人的屍體砍碎在一起，糊裡糊塗攪拌在一起，你二人你儂我儂在小船裏，我把小船放在大海上，漂回你娘的老家去。」

他還眞會窩囊人，這就要砍人了。

姓海的不知如何閃，他正痛得冒冷汗，別說是攔刀了，便是用點力，也疼得全身快裂開了。

那姓石的女子一刀未及內腑，她還可以再叫喊。

她見阮不悔舉刀欲砍下，忙尖聲叫起來：「別殺，別殺呀！娘的，算你狠！」

阮不悔道：「我不殺你們，你們會殺我呀！」

姓石的女子道：「我們已經重傷了，怎會殺你？」

（未完・四）

俠盜武小郎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誤觸機關獲寶塔　憤怒出腿踢玉檟

上文提要：武小郎向縣太爺密告兩道重要消息，獲得賞銀一千兩。程百里親臨王宅暗查後中証實密告屬實：冒充劉押司者乃滄州司馬亮之部下甘不悔，此人武功高强，每天半夜必帶三人，其中二人是凉山神偷于氏兄弟，來王宅掘地尋寶，程百里並不下令捕拿，此舉引起武小郎疑心，是否待尋出寶物後人贜俱獲，還是另有陰謀……

程捕頭那有機會爲錢大夫辦案，他忙得已經幾夜未曾好好的睡覺了。

武小郎今天辦事十分順心，他冒雪在城中街上走，迎面出現一個人，這人也發現武小郎了。

「是你呀，武小郎。」

武小郎道：「天太冷了，劉押司，我來打酒的。」

不錯，正是那個冒牌的劉押司走過來了。

武小郎舉舉手上酒壺，又道：「除了沽酒，另外便是想找劉押司。」

劉押司已站在武小郎面前，雪花在落，北風在吼，劉押司道：「你想見我？甚麼事？」

武小郎道：「是關於凶宅中的事。」

劉押司雙目一亮道：「你發現甚麼了？」

武小郎道：「劉押司，邪門呀！」

劉押司指着那家酒館道：「走，我今請你吃酒。」

武小郎道：「好哇，這麼冷的天，吃酒暖身嘛！」

兩個人走進酒館中，只一掀起布帘兒，好一股暖意自裡面飄來，酒香令武小郎樂了。

與武小郎二人找了個角落坐下來，劉押司要到一盤豆乾拌水花生，另外一碟牛雜碎，高粱酒半斤，他笑對武小郎道：「說一說，你發現甚麼了！」

武小郎愉快地喝着酒，花生米他一連叨吃十八粒，這才把聲音放低，神秘兮兮地道：「劉押司，王員外的宅中有寶呀！」

劉押司心中一緊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武小郎道：「半夜子時忽有寶光衝天而起呀！」

劉押司一把扣住武小郎，低聲道：「甚麼寶光，你別是他娘的被甚麼鬼怪嚇得胡說八道吧。」

武小郎道：「我乃膽大心細百邪不侵的人，我會怕甚麼鬼怪呀，我以爲那道光芒是寶氣現世。」

他更神秘的左右瞧瞧，又道：「常聽人說外來的掘寶回子們就是憑着寶物的光氣靈性才找到寶物的，難道劉押司沒聽人說過？」

劉押司微微一笑道：「這事你只對我一人說，你未曾再向別人提過？」

武小郎道：「嗨，我是劉押司偓我看守凶宅大門的人，有甚麼風吹草動的，我當然只向劉押司你一人說呀！」

劉押司點點頭道：「好，太好了。」

他忽然對伙計吩咐：「黃河鯉魚挑肥的糖醋一條快快送上來。」

那伙計忙應是，道：「一大早剛送來十幾條，還是活蹦亂跳的。」

武小郎笑笑，道：「劉押司，破費了。」

劉押司道：「也是對你工作表現的種補償。」

劉押司說完再看附近的人，見沒人注意他二人，便再問武小郎，道：「甚麼樣的光芒？」

「綠油油地好像翡翠色光亮。」

劉押司急問：「光焰長嗎？」

「直上雲端，一閃而沒。」

劉押司再問：「你看清楚了？」

「絕對錯不了。」

「甚麼地方？」

武小郎却舉起酒杯衝着劉押司一晃，道：「小子我先敬押司一杯！」

劉押司迫不及待地把酒喝乾，道：「武小郎，你說說，我聽聽，那寶光在甚麼地方出現的？」

武小郎道：「劉押司呀，這關鍵一句話，我想嘛……」他用力的搓着雙手不開口。

劉押司道：「我今不但請你吃酒，也請你吃黃河肥鯉魚了，你還想再吃甚麼？」

他把手一招，又對附近的小二道：「伙計，五香羊肉切一盤。」

伙計不看劉押司，他看向武小郎，急急忙忙切了一盤五香羊肉送上桌。

武小郎也不客氣，這比豆乾花生高級得多了，他舉筷就是幾大口送入嘴巴嚼起來。

不旋踵間，好一盤黃河肥鯉紅淨淨香噴噴的也送上桌面來了。

「吃，吃，押司！」

劉押司却味同嚼蠟的吃了幾口不吃了，他看武小郎吃得愉快，也急了。

「武小郎，我好像發覺你小子在騙吃騙喝了。」

武小郎一瞪眼道：「押司，你說我騙吃喝？」

劉押司道：「你怎麼不說呀？」

武小郎道：「我他娘的只有一張嘴，總得吃了才能說，說了就不能吃，吸，冷天吃熱的，涼了倒胃口。」

劉押司無奈的道：「眞是潑皮呀！」

武小郎盡挑好的吃，一條魚他吃了一大半才微微笑道：「不錯，味道眞不錯。」

劉押司道：「怎麼樣，可以說了吧？」

武小郎道：「說？說甚麼呀！」

劉押司一瞪眼：「寶光在甚麼地方出現呀！」

「噢，說這個呀，行，只不過我把地點說出來，不定你押司會發大財，我圖個甚麼呀！」

劉押司道：「小子，我請你吃的還不夠呀！」

吃的一笑，武小郎道：「就這麼一些酒菜呀，劉押司，你別請我了，你請回去衙門吧，這點酒菜我還有銀子付帳，今天算我請你了。」

劉押司一怔道：「好小子，你打算怎樣才能對我說明白呀！」

武小郎吃吃笑了，他搓着手道：「眞是不好意思，娘的，我太厚面皮了。」

劉押司道：「你還會不好意思？」

武小郎道：「是呀，原是說定了的，有甚麼風吹草動的要向劉押司報告呀！」

「哼！你還記得我的交代嘛！」

武小郎道：「記是記得，但這件事不一樣，聽說王員外家宅有寶價值連城呀，你想想，一旦你劉押司發了財，你三輩子吃香喝辣用之不盡呀，我他娘的得到甚麼好處了？我不還是泰山縣的一個小混混呀，操，想來想去想到了我的乾爹武大郎，這就叫牛吃草鴨吃穀！命呀！」

劉押司似乎要生氣了。

「武小郎，你倒是快快說呀，你想怎麼樣？」

武小郎不客氣的把手一伸道：「銀子。」

劉押司道：「好大膽呀？敲竹槓敲到我的身上來了，你小子弄清楚我是甚麼人呀！」

武小郎心中冷笑，但臉皮却又無奈的道：「你是泰山縣正堂的劉押司呀！」

冷冷一笑，劉押司道：「閻王不與野鬼鬥，皇帝老子養太監，呶，五兩銀子你收下吧！」

武小郎搖搖頭道：「喲，劉押司呀，你花小錢發大財呀，這點銀子我還未放眼裡，你回回手吧！」

劉押司大怒，叱道：「小子啊，你也太不夠光棍了，你就不怕我整治你？」

武小郎淡淡一笑道：「你整我甚麼呀，我武小郎又不犯法，誰能拿我怎麼樣？劉押司，你若在我面前擺譜，呶，你請走，我不強留。」

劉押司把聲音放低道：「小子，你打算要多少你才會鬆鬆口說出來？」

武小郎道：「劉押司，這才像句雙方均愉快的話。」

他再舉杯，又道：「來，我再敬押司一杯。」

劉押司不舉杯，他冷冷的道：「武小郎，說吧！」

笑笑，武小郎道：「銀子五百兩，我是個說一不二的人，我也固執自己的決定，劉押司……你……

怎麼了？」

劉押司滿面泛白帶灰色，如是換個地方，不定他已出掌打人了。

劉押司猛吸幾口氣道：「操你娘的，你好大的口氣呀，出口就是五百兩銀子呀，你他娘的是不是窮瘋了？」

笑笑，武小郎道：「劉押司呀，生意不成仁義在，你別生氣又罵人嘛，何必呢？氣壞身子划不來呀！」

劉押司道：「小子，我不是甚麼財神爺，我也是張口啃天吃地討生活的人物，我那兒來的五百兩銀子送人呀！」

武小郎道：「聽你之言，好像比我還不如呀，得，今天這一頓算我請你，吃過了我回王家凶宅去。」

劉押司恨得牙癢癢的，却拿這武小郎沒辦法。

「武小郎，你能不能降低價碼，我也好琢磨一下爲你湊足銀子？」

武小郎搖頭道：「常言道得好，機會來了別錯過，今生機會有幾何？」

劉押司道：「你他娘的嘴巴抹墨屁股拉黑，你是黑心黑到底了呀！」

武小郎臉色一寒道：「這是甚麼話，我若是黑心，何不自己去找寶，何用再向劉押司你多口呀！」

劉押司道：「也罷，算你小子夠狠的。」

只見他自內衣袋中摸了大半天，猛一抖，嚄，好個充滿大小圖章紅藍相間的銀票送到了武小郎的面前，他冷兮兮的道：「小子，你看過這麼大的一張銀票嗎？」

武小郎道：「我現在不就已經見過了？」

他還眞的不客氣，小心翼翼地把這麼一大張銀票揣入懷中了。

用力的把手按在口袋上，武小郎非常滿意的笑了。

劉押司不笑，他等着武小郎快說出凶宅中甚麼地方冒出寶光來。

武小郎三口兩口把吃的喝的全送入肚子裡，他對劉押司道：「換個地方我對你說！」

劉押司見酒館中人越來越多，他點點頭。

於是，兩個人走出酒館來，嚄，地上積雪快盈尺了。

* * *

這年頭啊，別管他甚麼樣撞騙拐誘，唬嚇邪逗，只要能把對方腰包的銀子弄到手就是本事。

武小郎就是個中高手，他把劉押司的袋中銀子弄到手，心中還在直叫後悔。

武小郎心中想：「自己太小兒科了，如果開價一千兩，劉押司照樣會掏出來，唉，白白損失五百兩銀子。」

武小郎這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也不怕撐死。

劉押司心中就在想：「個小混混，你敢敲你家甘大爺的銀子呀，等着瞧，甘大爺早晚會收拾你！」

兩個人的心中各有所思，各有所想，無非是想着如何的整對方。

表面上就不是那模樣，表面上武小郎衝着劉押司一副尊敬的模樣，他帶着劉押司走到一處牆角擋風處，前後左右看一遍，劉押司已急問道：「四下無人，你小子總該說出那寶氣在甚麼地方出現了吧！」

武小郎道：「我是到了非說不可的時候了。」

他十分神秘的又道：「前夜吧，快四更天的時候，我彆不住出恭，大門後我才蹲下地，嚄，從涼亭頂上冒出一股翡翠光焰一衝上天，我以爲有鬼怪要出現，立刻縮着頭躲回門房中，娘的，嚇我一跳，到後來我一想，那不正是人們說的寶氣衝天人壽年豐嗎？」

劉押司道：「嗯，後院當中是有一座涼亭，那亭名叫『浩然亭』，唔……好，是出人意料。」

武小郎道：「甚麼出人意料？」

劉押司冷沉的道：「你別問那麼多，五百兩銀子你省着花用吧！」

武小郎道：「我一個錢當兩個錢花用。」

劉押司道：「你快回去王家大院，我可再一次地警告你，黑夜裡別叫閒人走進去。」

武小郎道：「劉押司，我只守緊大門，別的地方我不去就是了。」

劉押司道：「你去吧，這事不可對別人說。」

武小郎道：「我在這泰山城中人人見我躲得遠，怕我這一身陰氣傳給他們，見了我便閃躲，誰還會再聽我亂七八糟的胡謅呀！」

「胡謅？」

武小郎一笑道：「對別人是胡謅，對你劉押司那可是實話，半句也不假。」

劉押司口角陰陰的一撩，雙手插在袖管中走了，他好像有急事在等他似的，踏雪而去。

武小郎吃吃笑，他心中樂陶陶，口中喃喃道：「快了，快了，一場搏殺就快上演了，哈……」

只見他提了酒壺酒開大步往北城後街走去，武小郎這一回是滿載而歸呀！

他懷中不只是弄了五百兩銀子，而且還裝着半斤老山人參，手上還提的兩大包補藥，任誰也會樂得笑起來。

＊　＊　＊

武小郎在門房裡有個小銅鍋，他先把火升起來，小銅鍋煨在炭火上便開始燉那四物湯，武小郎爲的是棺材中躺着的盧小玉。

大白天這兒是不會來人的，武小郎把補藥熬成湯，再把老山人參加進去，高高興興的端了一大碗便奔向後院中來了。

武小郎推開門低聲的呼叫：「盧姑娘，妳睡醒沒有?」

立刻間傳來沙沙响，棺材蓋子錯開了，只見盧小玉緩緩的坐起來。

「是武大哥嗎?」

武小郎緊走幾步到了盧小玉身邊，道：「怎麼樣了?」

「我睡得暖，身子好多了。」

武小郎道：「那就好，來，快把這一碗大補湯喝下去，我滲了老山人參在裡面。」

盧小玉道：「武大哥，你眞好。」

武小郎道：「咱們是一家人吶，我二叔同妳爹，當年梁山聚義多麼的轟轟烈烈呀，到如今咱們當小輩的無法再發揚光大，看妳又如此凄慘，心中眞的痛苦。」

他把大碗補湯遞過去，盧小玉便咕嘟咕嘟的喝下肚，當她把空碗遞給武小郎的時候，便低聲的問：「武大哥，有關那寶物之事……」

「哈……」武小郎笑了。

盧小玉道：「必是事情已辦成了。」

武小郎道：「不錯，不但把事情辦妥，而且還弄到一筆可觀的外快。」

「甚麼外快?說給我聽聽!」

武小郎拍着口袋道：「五百兩銀子已入了我的口袋中了，哈……」

盧小玉笑得凄涼道：「我們王家就是少你這麼一位人才，我那個木頭似的丈夫啊……」

「妳的丈夫……」

「他叫王天來，那邊第二口棺材中死的……」

武小郎不好再問甚麼了!

＊　＊　＊

喝過了半斤高粱酒，鹹花生吃了大半包，武小郎倚在小窗前不睡覺，二更天他的精神大極了，祇因爲今天夜裡此地有戰事。

武小郎把左腿翹在右膝上，他搓着脚丫子，那副自在模樣，果然是等着隔岸觀火的神態。

於是，當大街上傳來一陣梆子響，三更天剛到，就聽得附近傳來輕微的噗通聲，武小郎的精神大了。

武小郎仔細看向大院中，一地的白皚皚雪花舖得宛如月色一般亮，四條人影兒躍過了接壤二院過道的那段牆，一溜煙似的奔入二大院中。

那座浩然亭便在二大院的正中央，浩然亭的四週種着花，四季都有的花，如今下大雪，一地的黃色大菊花着實令人看了賞心悅目，尤其那白雪半遮在花身上，更有另一種美態，宛如粉粧玉琢的美女身上披的白雪薄紗似的好看。

祇不過再是好看也不會有人前來觀賞，武小郎就不看一眼，他的一雙眼珠子正瞧向兩邊的牆頭上。

慢慢的，武小郎也潛出門房，他早就找好自己藏身之地，這光景好戲是不能錯過的。

＊　＊　＊

雪地上面黑影在移動，四個黑影到了院中的那座浩然亭內了，這四個人可不是別人，正是那劉押司、成管事與于家兄弟二人是也!

劉押司環視着這座冷清的大亭四週，對于家兄弟道：「仔細瞧慢慢的看，小心的找莫急躁，今夜必定會把那件寶物找到的。」

成管事道：「如果找不到，娘的皮，咱們把那個甚麼小郎的小子抓出來狠揍一頓!」

劉押司道：「那小子不敢，他也沒有那個膽，祇不過會玩心眼耍耍嘴皮騙幾個銀子而已。」

成管事道：「最好是這樣。」

他頓了一下，又道：「甘兄呀，這寶的來頭大極了，也是和親王爺親口交代，是他們廟堂上的神物呀。」

劉押司道：「也難怪老爺子花了那麼大的力氣，非要把寶弄上手不可。」

成管事道：「人家和親王爺把道開妥，咱們祇要寶物找到送回去就沒事了。」

這時候，于氏兄弟又開始在大亭內敲敲彈彈的找起來，看他們手上動作與臉上表情，當知二人多麼的用心在找寶物了。

所謂神偷，乃有一定的道行，他們認得準，看得淸，手法細膩不帶生，藏寶之地有靈氣，無寶之地一陣風，這說明甚麼才是眞寶，甚麼又是俗物。

劉押司對成管事道：「爲了安全起見，成兄，咱們二人分兩邊，你守東邊我守西，這時候可不能叫閒人闖進來，那就麻煩大了。」

成管事衝着東邊抬頭看道：「我去牆頭看得遠，你就去西邊吧。」

這二人分往左右牆頭躍，那身法果然十分俐落。

再看浩然亭內，于小二已攀上亭子橫簷上，他手把橫樑攀，雙足反身倒掛金鈎，兩隻手已在附近敲摸起來了。

那于小七却把個粗而短的鐵棒子豎在右手上，再匐身地面，一隻耳朵貼上去，他一邊敲地一邊聽，從一邊敲到另一邊，他甚至還把亭中央的石桌也不放過。

這兄弟二人幾乎快把這浩然亭敲一遍，却甚麼也沒看見，當然，這兄弟二人不會祇找一遍，他們又再換位置重新再找起來。

這時候半個更次已過，雪好像又下大了，那兩邊把守的成管事與劉押司二人凍得牆邊直跳脚。

於是，第一個忍無可忍的成管事又奔進浩然亭上來了，他有些氣唬唬的想揍人。

劉押司也回來了，他順口一聲罵：「他娘的，眞冷。」

成管事道：「甘兄，我看你是被門房中的那個小子欺騙了，娘的，咱們受活罪，他小子喝足了酒擁被睡，我他娘的猴舔蒜罈子，越咂叭越不對勁。」

于氏兄弟也過來了。

那于小七沉聲道：「咱們又空忙一夜。」

于小二道：「我就說嘛，這地方會是藏寶之地呀?娘的，我死也不相信!」

劉押司道：「眞的找不到?」

于小二道：「咱們找得十分仔細了，便是個寶的味道也嗅不到。」

劉押司一聽火來了，他憤怒的一聲罵還不算，出腿踢在一個玉櫈上：「操他娘的五百兩。」

「哎咯」一聲響，嚄，劉押司不往下罵了，他看向那個被他踢的玉櫈上。

「這櫈……」

浩然亭上的四個玉櫈是圓的，看上去固定在地上的，誰會想到這玉櫈有機關?

于小二已撲上來了，他雙臂奮力左右搖，不旋踵間，嚄呀呀，那張圓桌下方露出個臉盆大小的坑洞，那個坑洞三尺深，怪的是于氏兄弟也沒聽出那地方是空的。

原來這浩然亭內地上舖的乃是厚石板，說是大理石吧，可又像玉石，一隻石櫈下方有道石門，石櫈若動顫，那地磚便會動顫而發出沙沙響。

爬匐在地上的于氏兄弟併肩低頭看向圓桌中央的地坑中，這兄弟二人齊聲笑了。

「哈……」

成管事也高興的跳起脚來，道：「老爺子總算是有了交代了，哈……」

他這話別人聽不懂，但劉押司聽得懂。

劉押司道：「他娘的，這兩個月可也把甘大爺急壞了，眞怕被人拆穿我是甘不悔呀!」

這時候，祇見于氏兄弟十分小心地把一個紅木盒子慢慢的往地面上提。

劉押司道：「小心吶，別碰壞了。」

看上去還眞的重，木盒子足有兩尺那麼高，週圍也有八寸寬，于氏兄弟愉快地把盒子放在桌面上，于小二已笑道：「咱們也可以向老爺子交代了。」

成管事道：「你兄弟這一千兩紋銀已賺到手了。」

劉押司道：「開盒，先看一下。」

于小七道：「我來開，但爲了預防這盒子有坑人機關，你們往後閃。」

於是，于小七慢吞吞的把木盒打開了，沒有甚麼坑人機關，但有一束綠光焰映出來，看得幾個人臉上泛綠。

成管事道：「你們瞧，這是寶物呀，玲瓏寶塔塔玲瓏，精雕翡翠十三層，嚄，還有風鈴吶!」

劉押司也驚訝道：「瞧，每層塔內還有人物吶。」

成管事道：「劉兄，你也別再當甚麼押司了，咱們四人護送這寶物回滄州府交差吧!」

劉押司道：「誰願意幹這撈什子的窮押司呀!」

成管事見這翡翠玲瓏寶塔重新用紅木盒子放妥，心中一高興，忍不住的又笑了。

「哈……」

「別笑了，娘的，劉押司果然是個冒牌貨呀!」

這一聲來得突然，浩然亭內有騷動。

劉押司一聽便知道來的是程百里。

「程捕頭嗎?是我劉押司，我在辦案呀!」

「去你娘的劉押司，你是滄州甘不悔，姓甘的，你識相，跟我去縣衙打官司吧!」

「嘿……」劉押司，不，應還他的眞身份，甘不悔一聲冷笑，道：「姓程的，你來鎖人吶!」

突聽程百里一聲叫：「甘捕頭，你我還等甚麼呀!」

就是這麼一聲吼，嚄，兩邊牆外有人聲，兩邊的牆上已站了十多人，那程捕頭與甘元二人分自兩邊過來了。

隨之又聽得噗通噗通的，牆上的捕快們一個一個的躍在雪地上，仔細看，這些人手上舉着刀。

那甘元刀指成管事，吼道：「姓成的，你好大狗膽，冒充捕快暗中前來盜寶呀!」

成管事見是滄州來的捕頭甘元，他是既驚且怒，回吼道：「一人做事一人當，這件事乃是我與甘不悔二人合謀，要抓要砍，娘的，

甘大爺接住了！」

他個子大又臉皮黑，拔刀在手還眞嚇人。

再看另一邊，程百里也卯上那個冒牌貨甘不悔了。

甘不悔也不再充當劉押司了，他衝着程百里嘿嘿笑。

程百里刀指甘不悔叱道：「王八蛋，那眞的劉押司呢？他是不是被你們害死了？」

甘不悔道：「早他娘的餵了黃河王八了。」

「可惡啊，天網恢恢，且看你們今天往那裡逃！」

再看另一邊，只聽那甘元吼叱：「好啊，原來血洗王覺一家人的乃是滄州來的司馬亮那惡霸幹的呀！」

甘不悔也聽到這吼叫了，他還未回應，那面的成管事已大聲道：「放屁，放屁，咱們老爺子可並未出手來此亂殺人，你少放屁！」

甘元叱道：「事實俱在，你們爲了王覺家中的寶物才會派人來殺人，如今否認已經難以取信於人了！」

成管事大怒，叱道：「去你娘的，殺人就殺人，沒殺就沒殺，老子們怕你個鳥，便是那滄州知府又怎樣，咱們老爺子怕誰了！」

程百里厲聲道：「管他們殺人沒殺人，先鎖了人回衙門再說。」

那面，于小二與于小七想自暗中溜，不料幾個捕役正躲在那地方。

「退回去，娘的，一個也跑不掉了。」

便在這時候，忽聽那成管事大聲吼叫：「于家兄弟，你二人盡力護着寶，我與甘不悔二人掩護你兄弟，咱們這就往外衝。」

甘不悔已厲聲狂吼：「殺！」

「殺！」成管事及時響應，祇見四個人合攏在一起，白雪耀目中四人便往牆邊殺過去，而成管事的砍刀已往迎面的甘元砍去。

甘元一個暴閃，上身偏斜，一脚猛翻蹴踢，竟是又準又狠的對着成管事的襠下。

於是成管事來不及抽刀之下，刀背順勢回砸，剛巧在一脚踹來之前的一寸之處聞得一聲「彭」，甘元的足尖如遇杵搗般痛得疾往外閃。

他邊閃邊大叫：「圍緊了砍呀！」

立刻間，黑暗處圍上十多名捕快擧刀殺過來。

成管事也想不到自己那神來的抽刀打，還眞的有效，他見捕快們圍上來，擧刀便是一招野戰八方，幾個捕快的刀已被他碰得脫手飛掉在雪地上。

成管事厲叫：「于家兄弟，隨我走！」

他當先往牆上躍去，正在出刀阻擋的于氏兄弟，由于小七近身掩護于小二，兩個人「咻」的也上了牆。

那面，甘不悔同程百里二人殺得兇，程百里邊殺邊吼叫：「奶奶的，怎麼也瞧不出你是個冒牌貨的，人家前門劉押司的老婆的名節是不保了。」

甘不悔吃吃笑道：「劉押司的老婆不夠瞧，甘大爺偶爾祇是應付她，那個黃臉婆……」

「殺……」

程百里忽地掩上去，狠狠的一刀砍，「叭」的一聲起處，就聽甘不悔「嗤」的一聲怪叫。

甘不悔的左肩頭上挨一刀，鮮血隔着衣服流出來了。

甘不悔的挨刀令牆上的成管事吃一驚，祇見他一聲大吼：「快走！」

甘不悔不殺了，他騰身躍上牆，隨手一把暗器打出手，大叫：「這一刀以後咱們再連本帶利找回來。」

四個人剛剛落在牆外面，就聽有人大叫：「弓箭手快放箭呀！」

原來暗中還躲着幾名弓箭手，祇因爲上了牆頭的三人也穿的是捕快衣裳，他們以爲是自己人，才遲遲的未把箭射出手。

此刻，牆上的人往外跳，牆內的人未進來，當然是怕自己人的箭射過來。

有人在院中叫，那是程百里的聲音，於是，六名暗中藏的弓箭手一陣箭雨射過來，他們也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人了，反正程捕頭下了命令。

「噢！」這是于小二的叫聲，兩支利箭分別扎中他的背上與大腿，成管事看得清，他一把架住于小二，然後單臂猛一掄，他把于小二背上了。

妙的是又是幾支利箭射來，于小二反而爲成管事擋住了，于小二的兩腿又中了兩箭，他痛得直哎呀。

程捕頭此刻已躍上牆，他發覺灰暗之中四條人影正自往城牆攀升而上，立刻大叫：「快追呀，千萬別叫他們逃出城呀！」

「追呀！」

十多個捕役大聲叫，一窩蜂的往城牆邊追殺過去。

這裡，祇有那滄州來的甘元大人抱着他的一隻脚丫子在罵大街。

「操你娘的，滄州咱們再算老帳。」

於是，黑暗中走出一個人來了。

「甚麼鬼怪在這兒雞貓子喊叫的擾你武爺的清夢！」

是的，武小郎出現了。

武小郎快快不快地走到浩然亭附近，他衝着地上坐的甘元道：「誰！」

「我……」

「你是誰？」

「我是你甘大爺。」

武小郎走近前，他故意吃一驚道：「哎呀呀，是甘大人呀，你怎麼在此呀？」

甘元道：「武小郎，別多問，快扶我去你的房間。」

武小郎道：「怎麼了，甘大人受傷了？是不是遇上厲鬼呀！」

甘元叱道：「不是鬼是人。」

武小郎道：「必是惡人！」

甘元道：「你怎知是惡人？」

武小郎道：「鬼怕惡人呀。」

甘元道：「別耍嘴皮子了，我需要進屋去瞧瞧我的這隻脚怎樣了。」

武小郎扶着甘元一蹦一跳地走進門房小屋內了。

那甘元忙把冷冰冰的脚擧在燈下瞧，他又開罵了：「操他娘的你瞧瞧，這要是刀刄砍上，我的脚就完了。」

武小郎道：「脚完了你便變成殘廢了。」

「娘的，用得到你解釋呀！」

笑笑，武小郎道：「我多口，甘大人，吸，先喝幾口酒吧，我這兒還有半壺。」

甘元眞不客氣，他接過酒壺一連喝了七八口，才把酒壺重重的放在桌子上。

武小郎笑笑道：「今夜你就同我一張床，睡在我這兒也不錯。」

甘元叱道：「誰同你睡一塊兒呀！」

便在這時候，那個追人的程捕頭回來了。

程捕頭忿怒地走進大門，吼道：「完了，完了，悔不該沒聽太爺的話，咱這一次想人贓俱獲之計泡湯了。」

那甘元見程百里氣急敗壞地走進來，急問：「怎麼了，人呢？」

程百里手指城牆方面道：「翻牆逃了，他奶奶的一個個比兔子還跑得快。」

甘元再問：「東西呢？那才重要呀！」

程百里道：「人同寶物全沒有了，唉，怎麼回衙門去同太爺交代喲！」

他好像要哭的樣子。

甘元也是愁眉苦臉地道：「你還說呢，我又怎麼回滄州向府台大人交代呀！」

程百里忽然道：「怪了，當初我以爲這麼大的血案必是那滄州司馬亮率人幹的，甘兄，你說怪事不怪事？」

甘元道：「一點也不覺得怪，程兄，殺人的人永遠不會承認自己是凶手，除非當面抓個正着。」

有幾個捕役轉回來了，他們在門房外就不再進來了，有個捕役向程捕頭報告：「大人，賊子們逃入林中找不到了，兄弟們有兩個陷進雪坑裡差一點出不來。」

程百里忿怒的道：「你們都是飯桶，平日裡叫你們操演操演，練一練刀法，你們他娘的虛應故事，如今眞刀實槍的對上，你們瞎抓了不是？」

門外已擠了十個人，十多個捕役也都聽到了，這麼酷寒的大雪天在這凶宅窮折騰，沒功勞也有苦勞，還未進衙門先是一頓罵，個個垂頭喪氣了。

忽聽程百里又是一聲吼：「過來兩個活的，攙住甘大人回去了，娘的，眞冷！」

立刻進來兩個捕役左右架住甘元便出了大門。

便在這時候，武小郎奔出門來了，他攔住程百里先是一聲笑道：「大人，我的情報沒錯吧？」

程百里道：「情報沒錯，娘的，人跑了！」

武小郎道：「人跑了那是你們飯桶呀。」

程百里大怒道：「娘的老皮，你說什麼？」

武小郎立刻又道：「對不起，我說錯了，我應該說除了你程捕頭之外，他們都是飯桶。」

程百里道：「這還差不多。」

武小郎道：「大人，我的問題來了。」

程百里道：「個小潑皮，你發了財，有什麼問題？」

武小郎道：「大人，我是受僱於劉押司呀，如今那個劉押司是假的，他又被你們打跑了，我還要不要繼續的在這兒守大門呀？」

程百里道：「守！」

武小郎道：「誰給錢？」

程百里道：「娘的，你已賺了大錢，這小錢你就別再計較了。」

武小郎道：「那怎麼可以，要知道我每天同死人爲伍，自覺一身陰氣重，早晚會生大病，又說，丁是丁、卯是卯，月亮太陽不同道，你該給的就不能省，否則泰山縣你另請高明。」

程百里道：「小子，你想走也走不掉了。」

「爲什麼？」

「你已變成人証了，有一天你要去過堂，証明那假的劉押司他是司馬亮的人。」

武小郎道：「娘的，說了半天我被套進這件大案子裡了，算我倒楣。」

程百里道：「也許過幾天上面下來文書要死人入土，這兒的大門

後門也上了封條，就用不到你再看守大門了。」

他說完立刻走了，走得氣呼呼十分不甘心的樣子。

＊　＊　＊

武小郎見人們都走了，他看看天色便往王家凶宅的第二進院中走去，今夜雖然算不得刀光血影死了人，可也有幾樁大事必須向盧姑娘去說一聲。

武小郎走到二院的右大廂房，他推門進去低聲的道：「盧姑娘！」

他邊叫邊往那口棺材走過去，他叫了幾聲沒有回應，還以為盧姑娘在棺中睡着了。

於是，武小郎伸手去拍棺材道：「盧姑娘妳醒醒，人都走了。」

武小郎叫了幾聲未有回應，他伸手把棺蓋錯開來。

棺蓋錯開半尺寬，只見棺材內什麼也沒有。

武小郎伸手摸着棺材中的老棉被，棉被還有些溫，他忍不住的四下看，便在這時候，附近傳來一聲低呼道：「武哥！」

這聲音來自附近，聽得武小郎吃一驚，盧姑娘何時也出去了，多危險吶。

武小郎心念間一個快步跳出大廂房外，抬頭看去，只見迴廊上一條人影正自轉身往前院走。

武小郎急急忙忙追過去，但等他追上，前面的人影兒已進了他的門房中了。

武小郎先是一怔，旋即也跟進去，他口中低呼着：「盧姑娘，妳在找我？」

武小郎剛走到門口，他的雙目猛一亮，嚄呀嚄，房中站着是月裡嫦娥呀！

房中的人不說話，只是微微笑。

武小郎道：「姑娘是？」

「我呀，盧小玉呀！」

「妳怎麼變了，變得不一樣了。」

「我在別屋換了衣衫，我也洗了身上的血跡，武大哥，這才是我的本來面目，你……」

武小郎心中眞緊張，他也想到了張姑娘，張水柔雖然也不錯，但張水柔一副男兒作風她粗手粗脚不在乎，張水柔同她娘一個樣，孫二娘就是個敢做敢當的女中老虎，張水柔是不會做作的。

武小郎再細看盧小玉，心中一動，這才是富家小姐啊！

盧小玉道：「武哥，進來呀，門外很冷。」

武小郎應了一聲道：「我這就進來。」

有一股香粉味飄進武小郎的鼻孔，盧小玉已迎着武小郎而投入武小郎的懷中了：「武哥。」

武小郎不自覺的雙臂張開來，他抱住了盧小玉。

「武哥，怎麼辦喲？」

「盧姑娘，妳說？」

「眞正的凶手呀，他們雙方都不是凶手呀，這件事叫我怎麼辦？」

武小郎道：「盧姑娘，咱們只有一途，以不變應萬變，早晚眞凶會出面。」

他頓了一下，又道：「倒是有件事相當的辣手。」

盧小玉道：「什麼事呀？」

武小郎道：「才聽那程百里說，也許過幾天要把死的人入土為安了，到時候妳怎麼辦？」

盧小玉吃一驚道：「是呀，我怎麼辦？」

武小郎道：「所以我以為這件事情最棘手。」

盧小玉道：「武哥，我們慢慢的再商量，眼前我想問一問，那位張家姐姐是不是嫁你了？」

武小郎道：「我是在泰山縣救她出大牢，她感激我，我們就一同回十字坡了。」

盧小玉臉有微笑道：「原來你們不是夫妻呀。」

武小郎道：「就像是同居吧！」

（未完‧八）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神丐宗濤、千毒谷主等黑白兩道人物，聚集洛陽城，將掀起一場江湖風波。徐元平隱瞞身份隨丁氏姐妹來到洛陽城，不愼遭千毒谷之人暗算，幸逢查家堡少堡主查玉前來商討聯合對敵之計，方助其脫險。丁氏姐妹暗中觀察徐元平，見其武功突飛猛進，妹丁鳳對徐元平動了眞情，姐丁玲則對其存有戒心，欲拉攏利用，又恐其桀傲不馴，不服駕馭……

尋劍匣一波三折　奪經書羣豪紛爭

祇聽那駝背老人冷笑一聲，道：「夤夜之中承蒙各位大駕蒞臨相探，我歐駝子甚感榮幸，待慢之處，還望各位包涵一點。」

徐元平祇道自己和查玉被人發覺，正待現身接話，突聞頭頂樹叉之上，嗤的一聲冷笑，道：「好說，好說，駝兄已十餘年不在江湖露面，兄弟祇當駝兄早已駕返西天，或是隱修於深山大澤之中，想不到十年前馳譽武林的駝、矮二叟，竟然自甘卑賤，以中原武林名手之尊，投身南海，為人奴僕，兄弟實在為你們的俠名惋惜。」

駝背老人受人激諷，不怒反笑，其聲低沉，冷如萬丈冰窖中吹出來的寒風，聽得人驚心動魄，油然生寒。那長笑足足有半盞茶工夫之久，才停下說道：「想不到竟然是你，很好，很好，咱們那筆舊賬，也該借這次重見之緣，作一次結算了，明夜三更，我歐駝子在城北五里亂葬崗候敎，決死約會，不見不散。」

樹上隱身之人冷笑一聲，飄然而下，竟和那駝背老人對面而立。

徐元平看那現身之人身材矮小，面罩黑紗，正是點中了丁氏姐妹穴道的怪人。

祇見他緩緩舉手，取下蒙面黑紗，目光流動，向四外打量了一陣，道：「十年不見，駝兄仍能聽出是兄弟的口音，佩服，佩服。」

駝背老人冷冷接道：「別說你還能開口說話，就是你屍骨化灰，我也能認出你來。」

現身之人淡淡一笑，道：「今宵來人不少，駝兄小主人所居這跨院四週，祇怕已有不下十位以上的武林高手了。」

突聽正北屋脊後響起一陣呵呵笑聲，接道：「老毒物，你別想藉故推約，人家歐駝子已經認定了你，老叫化子明晚三更時分，定當到場觀賞一番。」最後一句話出口之時，人已凌空而起，去勢奇絕，話說完人踪已杳。

那現身矮人冷笑一聲，道：「老叫化子不必賣狂，我冷公霄不吃這個，屆時你老叫化子如若有興，老夫亦當奉陪。」

但聞那駝背老人冷冷說道：「冷兄最好少放馬後炮，宗兄已然去遠，咱們明晚三更再見……」話至此處雙手抱拳，四下一揖，道：「歐駝子已十年來未履中原，今宵承蒙各位英雄趕來這萬盛客棧探望，兄弟十分感激，祇是深夜之中，不便驚擾在下小主人玉駕，歉難接待各位，兄弟這裏謝罪了。」說完，緩步退入室中。

四個手執長劍的大漢却各自揮動手中長劍，夜色中銀光閃動，迅快的交叉穿走，排成了一個方形陣

式，擋守在門口。

冷公霄眼看着那兩扇門慢慢的關好，才冷笑一聲，轉過身子，緩步對着那白果樹走去。

忽聽查玉叫道：「余兄小心……」他話剛出口，突見冷公霄微一挫腰，左手迅如電光石火，疾向隱身在樹後的徐元平抓去，認位奇準，一閃而至。

徐元平在這短短兩日夜中，連番目睹了江湖上的險詐，心中早生警惕，留神戒備，查玉縱然不示警於他，他也看出冷公霄是衝他而來，早已提聚眞氣蓄勢以待。祇待冷公霄左手相距他數寸之時，突然跨步閃身，繞樹一轉，讓開對方來勢，右手呼的一招「神龍出雲」，猛劈過去。

他自得慧空大師傳授了數十年禪坐精修的眞元之氣後，雖覺內力大爲增强，但究竟一掌劈出多少勁力，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又因聽出對方是譽滿武林的三毒之一，心中不免有點緊張，這一掌用足了九成眞力。但覺掌出風生，威勢如巨浪排空一般，直撞過去。

冷公霄根本就沒把徐元平看在眼中，心想還不是隨手擒來。掌勢出手，忽然想到了剛才目睹對方飛越屋面而來，迅轉如輪的奇異身法，暗中又加了兩成眞力。那知仍然難以抓住對方，不禁心中一驚，立時一提丹田眞氣，暗運功力準備施展劈空掌力，一掌把對方擊斃。

就這一轉瞬間，徐元平勁猛的掌風已自近身。

冷公霄畢竟是久歷江湖之人，享譽武林數十年，自非等閑，一看對方掌勢奇猛，立時把運集右掌的勁道，迎着來勢劈出。

兩股强勁的掌力一接，激蕩氣流，迴旋成風，吹起一片塵土。

冷公霄雖在急促之間，未能運集全力，但全身勁道已用出了五成，那知掌力一接之下，竟被震退了三步。

徐元平實未想到，自己一掌竟能把譽滿武林的三毒之一震退了三步，驚喜之下，也不禁呆了一呆。

查玉似是極關心徐元平的安危，在兩人對拚一掌之後，立時凌空躍飛過來。

冷公霄豈是等閑人物，聞得身後衣袂飄風之聲，頭也不回的揮臂向後劈出一掌。

別看他未回頭看，但劈出掌力却是認位極準，一股排空勁氣直向查玉迎撞過去。

閃電手江湖閱歷豐富，人在躍起之時，早已暗中戒備，一看冷公霄打出劈空掌力，立時一張雙臂，陡然又向上升高五尺，一股强風掠足而過。

冷公霄一擊未中，倏然向左閃開五尺，查玉在冷公霄閃開同時，也輕飄飄的落在實地。

他目睹徐元平和冷公霄對拚一掌之後，不由暗暗佩服徐元平的功力深厚，且對譽滿武林的冷公霄也減少了畏懼之心，落地後朗朗一笑，道：「久聞冷老前輩之名，恨無拜見之緣，今宵能得一見，足慰晚輩生平渴慕。」

冷公霄兩道冷電般的眼神，從頭到脚的把查玉打量了一遍，陰惻惻的一笑，道：「老夫久聞查子清有子如龍，敢情就是你麼？」

查玉笑道：「不敢，不敢，晚輩名叫查玉，江湖傳言，老前輩豈可認眞……」

忽聽室中傳出一個女子口音，接道：「深更半夜之間，擾人清夢，如再留戀不去，喋鬧不休，可別怪我出手狠辣，要你們全都死無葬身之地。」口氣托大，咄咄迫人。

冷公霄冷笑一聲，正待發作，心中忽然一動，眼下已有鬼王谷查家堡兩股强敵，如再加上歐駝子，和那接言女人，我就是多生上兩隻手，祇怕也抵敵不住。心念一轉，勉强忍下一口氣，縱身一躍，上了屋面，笑道：「天下武林高人，都已陸續趕來洛陽，準備圍殲你們南海一脈，老夫不便擅自先行出手，暫讓你們多活幾日，我要失陪了。」說完，不待室中人答話，騰身而起，消失在夜色中。

查玉目睹冷公霄去遠，低聲對徐元平道：「千毒谷中老毒物，一個個氣焰萬丈，今宵竟然自找台階逸走，咱們似不必替他攔下這場是非。」說完，輕輕一扯徐元平衣角，常先飛躍上屋。

徐元平人極聰明，已聽出查玉弦外之音，是示意自己退走，當下振袂而起，緊隨着躍上房去。

丁氏姐妹雙雙迎上，笑意盈盈的擁着徐元平回到跨院室中。

查玉摸出千里火筒晃燃，點起燭光，笑道：「余兄武功精深，兄弟十分敬服，能擋三個老毒物一掌之人，江湖上屈指可數，兄弟今天算開了一次眼界。」

徐元平道：「查少堡主威震江北，名傳遐邇，兄弟不過是個藉藉無名小卒，怎敢當此褒奬。」

丁鳳插嘴笑道：「師兄剛和老毒物硬拚一掌，是否覺得有甚麼不適之感？」

徐元平微微一怔，道：「怎麼？」

丁玲道：「三個老毒物渾身都是劇毒，祇怕他練有甚麼歹毒的內功掌力，你運氣調息一下試試，別着了他的道兒。」

徐元平依言運氣調息了一陣，搖搖頭，笑道：「沒有。」

丁鳳嫣然一笑，道：「那我和姐姐就放心了。」

丁玲溜了妹妹一眼，笑道：「查少堡主剛才談起南海一奇搗亂衡山英雄大會一事，正值入神之際，却被老毒物攪散談與，不知現下是否還有興緻，我們願洗耳恭聆下文。」

查玉微微一笑，道：「適才老毒物臨去之際，借一句謊言遮羞，想來賢姐妹和余兄都聽到了？」

丁玲道：「那歐駝子口中的小主人，定然是和南海一奇有着極深的淵源，也許就是南海一奇的後輩，這一點我已明白，不解之處是，何以此事能轟動整個武林，平日極難在江湖上露面一次的高手，竟然都趕來洛陽，難道果眞如老毒物所言，是準備圍殲南海一派麼？」

查玉道：「大小姐的聰明機智，實使兄弟拜服，不過，老毒物那句話，祇是用來遮羞而已，試想這次趕來洛陽，大都是武林中極有身份之人，事先未經磋商，如何能聯合得起來，縱然有人出面，祇怕也難選出個主持其事的首腦人來，除神州一君易天行親身駕臨，也許會有一線希望……」

忽聽丁鳳啊呀一聲，縱身躍落到徐元平身側，道：「師兄可是感覺到不舒服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沒有。」聲音微帶顫抖，顯示他心情十分激動。

查玉微微一皺眉頭，道：「老毒物陰毒無比，余兄如果覺得有甚麼不適之處，千萬不要隱諱不言。」

徐元平道：「多謝查兄盛情，我確無不適之感。」

丁玲眼珠一轉，笑道：「我師兄素有顫抖宿疾，少堡主不必擔心，請往下說罷。」

查玉心中雖然懷疑，但却不便追問，微一沉忖，接道：「其實，羣雄趕來洛陽，祇是不謀而合，說穿了，大家都是爲私利而來……」

丁鳳奇道：「爲私利而來，難道他們帶有甚麼價值連城的珍貴寶物？」

查玉道：「如若他們帶的是價值難計的珠寶，別說千毒谷中老毒物不會親身趕來，就是兄弟也不致奔波千里，趕來中原了。」

徐元平道：「這麼說來，他們定然帶有什麼武林奇珍、寶劍、拳經之物，才引得各地武林人物如瘋如狂的趕來中原。」

查玉道：「余兄猜的不錯，當今江湖之上，雖然門派分立，各門各派都有其獨門武功，但如講精博深奧，仍屬少林一派，可惜的是人才難得，少林寺雖有舉世難望項背的拳經，及七十二種絕技，但却無人能在短短數十年人生旅程之中，把各種絕學兼通。少林寺中有一部曠絕千古的武學寶典，却是天下武林公認的武學大成奇書，說來余兄和賢姐妹定然知道，那就是流傳千百年的『達摩易筋經』了，這部書數百年來一直瘋魔着武林人心，也曾有不少江湖人物企圖偷竊，但却從沒一人得手，一則那藏此奇書之地，隱蔽難找，除了寺中幾個有地位長老之外，連寺中僧侶，都不知存放何處，二則少林寺僧侶衆多，其武功成就各有不同，不乏某一種武功登峯造極之人，如果單打獨鬥，他們未必就比人强，但如以幾種登峯造極的武功配合運用，却是凌厲無比，數百年來不少武功成就極高之人，爲盜取那『達摩易筋經』，葬身或挫敗在少林寺……」

話至此處，突聞窗外一聲輕笑，道：「難得，難得，少堡主年紀不大，見識却是不少，老夫實在羨慕查子清生了你這麼一個好兒子！」

查玉霍然起身，面窗一揖道：「老前輩大駕才到，晚輩已恭候多時了。」

丁玲、丁鳳在聞得那笑聲之後，臉色同時微變，一齊起身，望了徐元平一眼，並肩迎到窗口。

只聽窗門微微一響，室中燈顫復明，複室中多了一個身披道袍、瘦骨嶙峋、背插長劍的人。

徐元平仔細看去，正是在偃師郊外，和丁氏姐妹所見索魂羽士丁炎山，不禁心頭微微一震。

丁炎山兩道冷森森的目光先望了丁氏姐妹一眼，又緩緩移到查玉身上，最後才把兩道眼神，盯住在徐元平的臉上。

徐元平祇覺他眼神如電，似要看穿人的內腑，不禁心中一動，當下提聚眞氣，蓄勁掌中，祇要對方一施襲擊，立時還擊。

他這數日夜之中，連番目睹江湖裏的險詐，心中提高了警覺不少。

丁氏姐妹雖看出叔父臉上神色不善，但却不敢出言相勸，祇有暗裏提心吊膽，以丁玲的聰明機智，一時間，竟也想不出妥當的辦法，來處置眼下劍拔弩張的形勢。

祇聽索魂羽士丁炎山嘿嘿兩聲驚心蕩魄的冷笑，丁玲、丁鳳知他即將陡然出手，驚急之間，不覺同時叫了一聲：「叔父！」

眼下敵友難辨的詭異情景，祇看得閃電手暗暗納悶，饒是他機警過人，也猜不透是怎麼回事。

但見丁炎山兩道濃長聳立的怪眉一皺，望了丁氏姐妹一眼，霍然回頭望着查玉問道：「查家堡祇有一個人來麼？」

查玉躬身答道：「家父因事未克親身趕來，特派晚輩帶了幾個門下來趕趕熱鬧。」

丁炎山微微一笑，道：「江北綠林道上，常常傳誦你的事跡，想不到你二十二三的年紀，竟然已成名武林了。」

查玉笑笑道：「晚輩才智愚蠢，難及家父萬一，怎敢當老前輩過獎之譽，此次勉擔大任，心中惶惶不安，尚望老前輩多多指示機宜。」

丁炎山笑道：「此事關係極大，很多難得在江湖上露面的高人，都參與了這場紛爭，何況還有駝、矮二叟相隨保護，想奪經文，談何容易，就算搶到手中，雲集在中原道上的高手也決不會袖手旁觀，勢非出手搶奪不可，那時，搶得經文之人，反要成爲衆矢之的了。」

查玉道：「老前輩高見，使晚輩茅塞頓開，但不知老前輩有何高明打算？晚輩極願恭候差遣，略效微勞。鬼王谷和我們查家堡相交素篤，晚輩也應該爲老前輩一盡心力。」

祇聽索魂羽士丁炎山呵呵一陣大笑，道：「這個麼？老夫已耗費數日夜的心血，想出了一個主意，不過……」他話至此處，倏然臉色一沉，陰森森的一笑，又道：「不過此事關係非小，恕老夫不便相告。」

徐元平聽他說了半天，全是些不關痛癢之言，暗暗忖道：「此人當眞是老奸巨猾。」

祇見查玉微微一笑，道：「晚輩也索想到了一個辦法，祇不知是否適用？」

丁炎山微微一怔，道：「怎麼，你也想到了謀經之策，那倒不錯，不知是否可說給老夫聽聽？」忽然想到自己隱謀不宣的事，不覺臉上一熱。

查玉道：「老前輩既有興緻一聆晚輩意見，晚輩豈敢隱諱不言，祇是出我之口，入人之耳，恐有洩露之意……」說話之間，移步案邊，伸出右手，用茶水在案上寫了幾個字。

丁炎山看完之後，呵呵一陣大笑道：「難得，難得，小小年紀，幹練如是，和老夫所見略同。」

丁玲微一探頭，向案上望去，祇見案上寫道：「挑起殘殺，坐收漁利。」八個字，不禁冷笑一聲道：「謀略雖然不錯，祇是幾近紙上談兵。」

查玉微一怔神，笑道：「久聞大小姐智計過人，想來定已智珠在握，敢請示教？」

丁炎山一皺眉頭，道：「難道妳眞有什麼高明的計謀不成？」

丁玲道：「我雖未想出辦法，但却敢斷言查少堡主的辦法行之不易。」

查玉道：「願聞其詳？」

丁玲道：「少堡主不是說過，此次聚集洛陽之人，大都是江湖上極負盛名的人物麼？試問極負盛名之人，那一個不是智計百出，想挑起人家自相殘殺，談何容易？」

查玉點點頭，笑道：「不錯，不錯。」

丁玲微微一笑，又道：「少堡主也許看到今夜之中歐駝子約戰老毒物冷公霄一事，啓動了挑起殘殺之謀，不過這辦法，必須要雙方彼此結有深仇大恨，才有望促起鷸蚌之爭，如果彼此都是在謀奪經文，此法實難行通，不錯，咱們可以故佈疑陣，助弱滅强，但這祇能對付初出茅廬的人，才發生效用，如果對方是老謀深算，久歷江湖之人，不但難生效用，說不定反而弄巧成拙，眞正成衆矢之的了。」

查玉道：「高明，高明，幾句話頓開兄弟茅塞，大小姐機智之名，果不虛傳。」

丁玲淡淡一笑，道：「少堡主客氣了，我雖能指出此謀行之不易，但却想不出更好之策，還得少堡主多多用點心機了。」

查玉道：「別說兄弟已才盡智竭，縱然尚有餘才，也不敢班門弄斧了。」

丁炎山微一咧嘴，皮笑肉不笑的接道：「此事自非易謀，不必急在一時，咱們明日再談不遲。」

這兩句話，無疑下令逐客，查玉絕頂聰明之人，那還會聽不出弦外之音，起身笑道：「天色已快四更，晚輩不便再擾幾位，先行告辭，明天再來討教。」說完，躬身對丁炎山一個長揖，轉身向室外走去。

丁炎山呵呵一笑，道：「少堡主慢走，恕老夫不送了。」

查玉回頭抱拳，微微一笑，道：「不敢當。」縱身一躍，人去如煙。

丁炎山目睹查玉去後，突然臉色一沉，望着徐元平道：「你是什麼人？」說話之間，人也緩步向徐元平逼去。

丁玲素知叔父生性歹毒無比，出手就要殺人，立時橫跨兩步，擋在徐元平面前，道：「叔叔。」

丁炎山怒道：「閃開，妳們這兩個鬼丫頭膽子不小。」

丁玲道：「叔叔暫請息怒，玲兒有下情稟告。」

丁炎山陰森一笑，突然一個轉身，呼的一掌，直劈過去。

徐元平早已忍耐不住，因見丁玲相護情切，沒有發作，丁炎山這一出手，無疑火上加油，一提眞

氣，正待硬接一掌，忽見丁鳳雙肩晃動，嬌軀直飛過來，口中嬌喊一聲：「叔叔！」直對劈向徐元平的强勁掌風上撞去。

丁炎山劈出掌勢，極爲强猛，存心一擊把徐元平毀在掌下，萬萬沒有想到丁鳳竟然會捨身相救，一時之間那裏還能收住掌勢。

祇聽丁鳳口中啊喲一聲，嬌小玲瓏的身子已然撞在强猛掌風之上。

丁炎山雖然歹毒，但要他親手把平時極爲喜愛的姪女兒一掌擊斃，心中畢竟是不忍，趕忙一吸小腹，想把擊出力道收回來。忽覺一股極强的暗勁，在他收回擊出掌力之時，趁勢反擊過來，而且來勢勁猛，凌厲無比，不禁心頭一驚，一咬牙，又把收回力道反擊過去。

他在驚急之下，又把眞力反擊過去，祇是一種潛在的本能意識，待他掌勢出手，才看到又擊向丁鳳，但已難再控制那擊出眞力。

那知那强猛的排空勁氣，擊中在丁鳳身上之後，竟被一股暗勁化去。

但見丁鳳愁眉苦臉，盈盈欲泣的喊了聲：「叔叔。」緩緩的跪拜下去。

丁炎山目睹丁鳳連續兩番被自己掌力擊中，竟是安然無恙，這一駭，非同小可，呆了一呆問道：「妳這個丫頭沒有傷着麼？」

丁鳳剛才撞向叔父劈出的掌風上，祇是本能的失聲驚叫，其實她毫無損傷，聽得叔叔相問，立時幽幽答道：「叔叔手下留情，鳳兒幸未受傷。」

丁炎山一皺眉頭，轉臉望了丁玲一眼。

丁玲輕啓櫻唇，說道：「我和鳳妹，都被千毒谷中的老毒物點了穴道，多虧這位徐相公仗義援手，趕走老毒物，解了我們穴道……」

丁炎山驚道：「什麼？老毒物武功是何等深厚，他豈能是敵手？」

丁玲道：「玲兒怎敢欺騙叔父，確實此人救了我和鳳妹。」

丁鳳幽幽接道：「如不是這位徐相公仗義援手，祇怕叔叔再也見不到鳳兒和姐姐了。」

丁炎山聽她說得幽幽如訴，不禁信了五成，鼻孔裏冷冷的哼了一聲，目光又轉投在徐元平臉上，凝注了半晌，道：「脫下你臉上面具。」

徐元平冷笑一聲，橫跨一步，讓開丁鳳，大踏步向室外走去。

丁炎山右手疾伸而出，快如電光石火一般猛向徐元平左肩抓去，口中厲聲喝道：「想走麼？祇怕沒有這麼容易！」

徐元平微一側身，左手一招「推窗閉月」，反向丁炎山右腕掃擊過去，口中應道：「未必見得。」

丁炎山目睹徐元平反擊之勢，不但迅速絕倫，而且掌指所擊，又是攻人必救的脈門要穴，不禁暗暗吃驚，硬把擊出的右手收回，出手快，收勢更快，徐元平疾如電奔的掃擊之勢，竟未能觸及對方衣袖。

這不過一刹之間，丁玲剛喊一聲「叔叔」，丁炎山左手拂塵振腕而出，刷的一聲，直擊而下。

徐元平雙足釘地如樁，上半身却忽的向後一仰，讓過拂塵，右掌平推而出，直向丁炎山前胸擊去。

丁炎山冷哼一聲，左掌橫擋前胸，用了七成眞力硬接徐元平擊來掌勢。

雙方掌力一接，丁炎山驟覺右腕一麻，身軀晃動，幾乎紮不住樁，心頭大生凜駭。

徐元平却借勢一躍而起，凌空穿窗，丁炎山眼看對方去時身法，矯健迅捷，似是毫無傷損，心中更是驚異，轉眼望去，祇見丁玲、丁鳳雙雙輕顰秀眉，望着窗口出神，不覺冷冷的哼了一聲。

丁玲輕輕一歎，道：「叔叔逼走此人，無疑開柵縱虎，他如被別人籠絡，收爲己用，不但咱們鬼王谷少去一臂助力，且將多豎一强敵。」

丁炎山本想責罵二女一頓，但被丁玲先發制人，拿話一扣，登時覺得啞口無言。

丁鳳打蛇順棍上，盈盈站起，接着說道：「叔叔把他迫走，不但白費了姐姐一番心血，而且對奪取經文之事，影響亦甚巨大……」

丁炎山被兩個姪女一陣埋怨，不禁微微一皺眉頭，冷然說道：「妳們如何和他相識？他又爲什麼要救妳們？」

丁鳳祇聽得心頭一跳，丁玲却微微一笑，說道：「我和鳳妹雖然膽大，但也不敢忘記咱們鬼王谷中戒律，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身懷傳誦武林的奇寶戮情劍……」

丁炎山急道：「什麼？戮情劍，哼！妳們這兩個鬼丫頭爲什麼不早告訴我……」話說至此，人也到了窗口。

丁玲急道：「叔叔且慢，別說他人已去遠，縱然被你追上，叔叔也未必能一定勝得了他，此事祇宜智取，不宜逞强。」

丁炎山想到剛才和對方硬拚一掌，震得手腕發麻一事，不禁心生猶豫，回頭望了丁玲一眼問道：「難道以叔叔之能，當眞就不能勝他麼？」

丁玲道：「以玲兒所見，叔叔殊少制勝把握，再說一擊不中，無疑打草驚蛇，不如暫時讓他去吧，好在他身懷戮情寶劍一事，除了我

和鳳妹，再也無人知道，急也不在一時，緩緩計圖，或可一謀成功。」

要知丁玲在鬼王谷中，乃是出了名善謀之人，祇要鬼王谷遇上了什麼大事，必有丁玲參與其間，一謀一策，無不中的，不但深獲鬼王谷門下弟子們信仰，就是鬼王谷中三老，亦對她寵信異常，丁炎山萬丈氣焰，被她幾句說得煙消雲散，不再執意追尋。

徐元平穿窗躍出之後，疾向正西奔去，他心中滿懷忿怒，奔行極是迅快，不過一盞熱茶之久，人已出城。

夜色茫茫，郊野寒風吹得人油生寒意。

人被冷風一吹，腦際中陡然清醒過來，忽然想到慧空大師賜贈的戮情劍匣尚在金老怪手中未取回來，自己這一怒而走，豈不正中丁氏姐妹下懷，如要憑仗自己之力，去尋那劍匣，祇怕心願難償，不禁大感失策後悔。

但他天生傲骨，不願重返萬盛客棧，再找丁氏姐妹，詢問金老怪相貌神態，但又不願讓慧空大師賜贈之物落入別人手中，一時之間六神無主，茫然的向前信步而行。

忽聽身後響起一聲輕笑道：「這等深夜，余兄還有郊遊的興緻麼？」

徐元平祇管想着戮情劍匣之事，耳目失去靈感，聞聲警覺，霍然轉身，一掌護胸，一掌待敵，封住門戶，才抬頭望了來人一眼。

祇見丈餘外濃暗夜色之下，卓立一人，身着長衫，夜風中衣袂飄飄，正是冀北查家堡少堡主閃電手查玉，當下微微一笑，道：「查兄還沒有回店去安歇麼？」

查玉笑道：「兄弟一時興起，信步而行，因見濃暗夜色之中，風景別具情趣，竟自深入郊野，那知竟和余兄相遇，咱們剛由客棧分手，現下不期而遇荒郊，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說完，朗朗大笑，緩步直走過來。

徐元平一日夜來目睹鬼王、千毒二谷中人的陰險機詐，不覺之間，對齊名二谷的三堡中人，亦生了厭惡之感，當下臉色一沉，冷冷說道：「查兄此話，祇怕言不由衷，兄弟有要事待理，請恕我無暇奉陪查兄觀賞這濃暗夜色中的風景。」說完話，立時掉頭而去。

徐元平放腿急奔，一口氣跑出五六里遠近才收住脚步，回頭望去，不見了查玉踪跡，才放慢脚步。

他從小孤苦無依，亦無一定的行止去處，心中念念不忘的祇有兩件大事，一是早日追回失去的戮情劍匣，以免連累到慧空大師的清白聲譽，一是找處清靜之處，安心練成慧空大師所授的各種武功，然後查出父母死因，洗雪血海沉寃，天下高手羣集之事，雖然震蕩着武林人心，但在徐元平的心目之中，却和他毫不相關，眼下縈繞心頭的緊要之事，是如何找出金老怪的下落，逼他交還劍匣……

他茫然的信步走着，用盡了心智，仍然想不出適當之策……

抬頭看去，霞光耀目，原來天色已亮，旭日初升，滿地陽光，一片金黃世界，他心神集中思索追回劍匣之策，竟不知何時天亮。

朝霞中一隻奇大的鬈毛黑狗，正向他躍撲過來，白牙森森，來勢極猛。

徐元平微感一驚，右手疾沉，左手突然施出「捕風捉影」，右手伸動之間，抓住巨犬前腿，借勢一掄，蕩起一陣呼嘯風聲，正待抛擲出手，忽聞一聲呵呵大笑，道：「好一招『捕風捉影』。」聽來口音甚熟，心中一動，掌心用力，向外一推，把手中巨犬輕抛在四五尺外。

抬頭望去，祇見丈餘外處站着一個身穿百綻大褂，足着草履，一頭蓬亂頭髮，滿臉油污的老叫化子，背後的紅漆大葫蘆，在太陽照射之下，閃閃生光，正是他昨日驟車上所遇的人。

祇見他微一啓動雙唇，立時響起了一陣震耳的長嘯，那隻鬈毛黑犬聞得嘯聲之後，立時汪的一聲大叫，放腿疾奔而去，迅如電奔，眨眼不見。

徐元平忽然想到那老叫化子，趕快轉身一揖，道：「老前輩……」

但聞草履拖地之聲，那老識叫化子已轉身走到兩丈開外，不禁心頭一急，高聲說道：「老前輩請留步半刻，晚輩有事討敎。」

但聞那草履觸地的答答之聲，愈響愈急，原來徐元平拔步一追，那老叫化子也放腿奔跑起來。

徐元平一提眞氣，施展「蜻蜓點水」輕功，一連三個縱躍，追到了老叫化子身後，笑道：「老前輩可是人稱神丐的宗濤老前輩麼？」

老叫化子頭也不回的冷笑一聲，道：「好小子，你要跟老叫化子比脚程麼？」雙肩晃動，突然向前一躍，起落之間，人已到了兩丈開外。

徐元平一皺眉頭，暗道：我追到你前面去，回頭攔住你的去路，看你理我不理我。脚下加勁，施展開上乘輕功，身形如破空流矢一般，衣袂飄飄，帶起呼呼嘯風。

兩人這一較量脚程，當眞是快如飛隼，陽光照射之下，但見一前一後兩條黑影翻滾而去，根本就無法分辨得出是兩個人在向前奔跑。

片刻之間，已跑了五六里路，

兩人仍然相距有兩丈左右的距離，徐元平沒有追近一步，那老叫化也沒有多拉長一步距離。

忽見那老叫化雙臂一抖，凌空升起了一丈多高，飛越過一個土丘，消失不見。

徐元平停步望去，只見土嶺起伏，一片荒涼，原來兩人這一陣奔走，已到了洛陽郊外邙山。

他微一猶豫，緩步上了土嶺，一陣山風送過來撲鼻的酒肉香氣。低頭望去，只見那土丘下面，有一間兩座房子大小的土地廟，縷縷炊煙由廟中飄飛而出。

他本是極爲聰明之人，略一沉忖，恍然大悟，暗道：沿途之上，他一直和我保持着兩丈左右的距離，不遠不近，分明是想激起我好勝之心，引我來此。當下不再猶豫，大步向那土地廟中走去。

只見那老叫化子和一個衣着華貴的少年盤膝對面而坐，在兩人之間，矗立着三塊青磚，上面架着鐵鍋，下面火焰熊熊，鍋中熱氣騰騰，不知煮的什麼東西。

那衣着華貴的少年，神態十分拘謹，手中握着一段竹枝，輕輕的撥着鍋下的火焰，不時加些乾枯的樹枝進去。而老叫化子却是左手拿着一隻鷄腿，右手抱着紅漆大葫蘆，吃一口鷄，喝一口酒，一派旁若無人的神態。

徐元平站在廟門口停了有一刻工夫之久，兩人始終沒轉頭看他一眼。

忽聽那老叫化子冷笑一聲，道：「榮兒，快去瞧瞧，那來的一股鬼氣。」呼的一聲，把左手中一根啃得點肉不存的鷄骨，向徐元平臉上抛來，手法勁急，鷄骨相距還有一兩尺遠，已覺得疾風撲面。

徐元平微一側頭，鷄骨掠耳打過。

只見那華衣少年轉過臉打量了徐元平一眼，躬身道：「師父，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小鬼，要不要把他捉來。」

徐元平只聽得一股怒火直衝上來，正想發作，忽然心念一轉，暗道：是啦，我和雲夢二嬌混在一起，自難免人家把我當成鬼王谷中之人看待。念轉氣平，便緩步直走了過去，躬身對那老叫化子一揖，說道：「承蒙老前輩連番指點迷津，晚輩已經……」

只聽那老叫化子冷笑一聲，截住了徐元平的話道：「我老人家最討厭和身上沾有鬼氣的人談話，你先把全身鬼氣除盡，再來不遲。」

徐元平陡然大悟，返身出了廟門，把臉上人皮面具和一身僞裝車夫的衣物，盡皆抛去，重入廟門之時，已還他本來面目，劍眉星目，玉面朱唇，猿臂蜂腰，英俊動人。

只見那老叫化子仰臉呵呵一陣大笑，道：「孺子可敎。」

徐元平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答道：「晚輩叫徐元平，初入江湖，見識淺陋，想請老前輩指示一條明路，久仰老前輩俠名，故而不揣冒昧，犯駕求敎。」

老吃化子一皺眉頭，道：「想和老叫化說話，趁早別咬文嚼字。」

徐元平微感臉上一熱，道：「老前輩可是名動武林的神丐宗濤，宗老前輩麼？」

那華衣少年突然抬頭，瞪了徐元平一眼，道：「當今武林之人，縱未見過我師父，亦必聽人講過他老人家的那紅漆葫蘆標誌，你難道瞎了眼麼？不識他老人家，怎麼連那紅漆葫蘆也看不出？」

徐元平側目打量那華衣少年一眼，只見他雙眉如劍，星目射光，輪廓俊秀，英氣勃勃，只是皮膚黑了一點。

但聞那老叫化咕咕嘟嘟一口氣喝了三四口酒，呵呵一笑，道：「不錯，老叫化子就是宗濤，你覺得有點不服氣麼？」

徐元平道：「晚輩不敢。」

神丐宗濤哈哈一笑，道：「老叫化親眼看到你和老毒物對了一掌，剛才又見你露了一手『捕風捉影』的絕傳手法，看來你倒像有點來歷的娃兒，怎麼會和兩個鬼女混在一起，你既然迷途知返，我老人家也不和你一般見識，想和我老叫化交朋友，先得把你三代祖宗說出來給我聽聽，先說你師父是誰？看看我老人家聽得順耳不順耳。」說完，舉起手中紅漆大葫蘆，咕咕嘟嘟又是幾大口酒。

徐元平聽他說話顚三倒四，心中暗覺奇怪，忖道：神丐宗濤，乃一派武學大宗師的身份，此老說話沒輕沒重，別要是遇上假冒之人，心中在想，嘴裏却淡淡一笑，道：「這個請恕晚輩難以遵命。」

那華衣少年霍然站起身子，一揚手中撥火的竹枝，滿臉憤怒之色，正待發作，忽聽那老叫化子哈哈一笑，道：「榮兒，快坐下，你打不過他。」

徐元平急道：「晚輩確實有難言苦衷，並非故意隱諱不言。」

宗濤微微一笑，道：「很好，你不願把身世數說給老叫化子聽，那就別想從老叫化子口裏掏一句話出來。」

徐元平正待辯說，忽聞衣袂飄風之聲，但見人影一閃，眼前突然多出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小叫化子出來。此人衣着裝扮，無一不和神丐宗濤相同，只是背上缺少一個紅漆葫蘆。

那小叫化子轉臉望了徐元平一

眼，低聲說道：「他們已遷出萬盛客棧，羣集洛陽的武林人物，亦都紛紛釘梢追踪，馬車就要到邙山脚下了。」

神丐宗濤突然一整臉色，雙目神光如電，盯在徐元平臉上，問道：「你這娃兒是現在就走呢？還是給老叫化子幫忙。」

徐元平急道：「晚輩願意聽老前輩的差遣。」

宗濤微微一笑道：「那你就隨着小叫化子去吧，不過，一切都聽小叫化的吩咐，願意就去，不願意老叫化子也不勉强，咱們照屁股蹬一脚，你東我西。」

那華衣少年急道：「師父，此人來得太過突兀．只怕其中有詐。」

宗濤笑道：「老叫化子生平還未看走過眼，這次倒是想上一次當，瞧瞧是甚麼味道。」說完話，一揮手，徐元平突覺衣角被人一扯，轉頭望去，那小老叫化子已到了廟外丈餘之處，不禁暗讚一聲：好快的身法。當下一提眞氣，縱身追了出去。

那小叫化子微微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細小的牙齒，和他那滿臉油汚，一頭蓬髮，百綻破衣相映之下，倒是別有一番風緻。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由身側疾掠而過，神丐宗濤和那華衣少年一先一後疾飛而過，轉眼間過了土丘，消失不見。

小叫化子望着兩人的背影，若有所思般呆呆的站着不動。

徐元平站一側却看得大惑不解，暗道：這人剛才急如星火般的躍出廟來，現下怎麼又站着不動。

忽聽那小叫化子輕輕歎息一聲，回頭望了徐元平一眼，滿臉愁苦之容，欲言又止。沉吟良久，才低聲說道：「你認識我師父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不認識。」

小叫化道：「那你又爲甚麼要聽他老人家的吩咐呢？」

徐元平呆了一呆，道：「我雖然不識令師，但對他的俠名，却是心慕已久。」

小叫化子忽的淒涼一笑，道：「可是他老人家，已難再活過半月了。」

徐元平吃了一驚，道：「甚麼？」

小叫化子仰臉望着天上一片浮動的白雲，兩行熱淚奪眶而出，自言自語的說道：「我師父一生行事正大，仰不愧天，俯不怍地，不知道救了多少賢臣孝子，作了多少善事，半生勞碌，爲人辛苦爲人忙，別人有困難，有他老人家挺身相救，可是當他老人家危難臨頭之時，又有甚麼人能幫他呢……」幾句話低沉、淒涼，聽得令人肝腸寸斷。

徐元平忽覺一股熱血由胸直衝上來，毫不思索的衝口說道：「甚麼人要加害令師，兄弟不才，但却極願挺身鬥他一鬥。」

小叫化子忽的轉臉瞪了徐元平一眼，道：「我師父神功絕世，天下又有甚麼人能加害於他！」

徐元平聽得大感迷惑，舉手拍拍腦袋，道：「這個，眞叫兄弟難以聽懂了。」

小叫化子歎道：「除非他老人家甘願讓人殺害……」

徐元平奇道：「世上竟有這等怪事，兄弟是越聽越糊塗了。」

忽聞啪的一聲清脆鞭聲，飄入耳際，小叫化子忽的飛躍而起，直向土丘上面奔去。

徐元平看他身法快捷，四五個縱躍已上土丘，當下一提眞氣，施出「燕子穿雲」的輕功身法，人如流矢穿空，眨眼間追上土丘。

放眼望去，只見一輛翠綾幪遮，金轅紅輪，四馬曳牽的豪華篷車，飛一般地奔馳在黃土道上，煙塵滾滾，向西北而去。

馬車前面數丈處，有四匹快馬開道，車後面十幾匹快馬擁隨，隱隱可辨出駝、矮二叟亦在其中。

車後十幾匹健馬之中，最爲突出的是一匹奇大的白馬，玉鞍金鐙，映日生輝，馬上坐着一個錦緞長衫的中年人，雖因相距過遠，無法看出他面貌年歲，但因他衣着耀目，座馬神駿，日光下長鬚飄飄，由飄蕩的長鬚上推斷，已可知他大約年歲。

忽見那小叫化子黯然一笑，對徐元平道：「天下英雄都在磨拳擦掌，準備參與這場爭奪眞經的紛爭，可是，我却是爲着恩師的生死，必須要取得天下英雄志在必得的經文，這希望太渺茫了，別說羣集洛陽的武林人物不會袖手讓我們捷足先得，單是駝、矮二叟和他隨行的護駕之人，也夠我小叫化子全力對付的了。」言下神情凄然，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

徐元平運足眼神望去，但見那馬車極遠之處，左、右、後方，點點黑影蠕動，都似追踪這馬車之人，忍不住問道：「這馬車之中究竟是甚麼人物，竟引得這麼多武林高人追集洛陽而來？」

小叫化子道：「此事說來話長，恕我現下沒有時間詳細的告訴你，咱們現在分成兩路，追踪那輛馬車，如非必要，最好不要和人動手。」說完話，身軀一晃，人已到丈餘外處，兩三個縱躍，消失不見。

徐元平看那小叫化子對自己冷漠之情，分明是極瞧不起自己，不

禁激起好勝之心，當下雙臂一振，躍下土丘，直向那華麗馬車追去。

他乃毫無江湖閱歷之人，又動了爭勝樹譽之念，也不掩遮身形，一股勁明目張膽的放腿趕路，他這時的輕功已達上乘境界，單是疾走，已是快逾奔馬，再加他繞越捷徑而行，不過頓飯工夫，已到了那華麗馬車數丈之後，不緊不慢，大搖大擺的跟在那馬車後面。

在他想來，那車後隨行護駕之人，定然會藉故干涉，阻他追踪，那就索性借機鬧他一場，那知人家竟然毫不理會，根本就沒有人回頭望他一眼。

馬車行約四五里路，突然向一道山谷中折轉行去。

徐元平略一沉忖，竟然隨後追去，他有心惹事生非，毫無避忌顧慮，挺胸昂首，坦然而行。

忽然峯廻路轉，馬車拐了幾個彎後，眼前景物大變。

抬頭望去，但見一片松竹環繞着一座巍然矗立的高大莊院，紫瓦紅牆，輝煌壯麗。

只因那環繞在莊院外面的松竹濃密異常，縱有銳利的目光，也很難看清那莊院全景。

松竹搖動之間，隱現出幢幢人影，只見那華麗的馬車，繞着濃密的松竹轉了幾轉，突然消失不見，但耳際中却可聞轆轆車聲。

那隨護馬車的大漢，和駝、矮二叟，也都同時消失了身影，只有那位白馬錦衣的中年男士，獨個留在林外。

這時，兩人相距不過三四丈的距離，彼此都可很清楚的看清對方面貌。

只見那錦衣中年男士，生得方面大耳，濃眉環目，長髯垂胸，氣度雍容，顧盼之間，神威凜凜。忽聽他朗朗一笑，道：「閣下這等釘梢追踪之法，不覺得太扎眼麼？」

徐元平冷哼一聲，道：「朗朗乾坤，陽關大道，難道只有你們走得，在下就走不得麼？」

錦衣男士似是被徐元平豪壯的言詞震住，突然仰臉大笑，道：「好，年紀輕輕，竟有這等豪俠氣概，佩服，佩服，比起那般藏頭露尾，暗弄玄虛的鼠輩們，舉止倒不失正大光明。」說完話，突然一帶馬韁，轉入茂密的松竹林中不見。

徐元平雖是存心惹事，但因對方始終未和他正面衝突，找不出打鬧藉口，要他蠻不講理，硬往人家莊院衝去，又覺得做不出來，眼看着自己追踪的車馬人羣，盡都轉入那松竹林中，不禁呆在當地，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正感進退難決的當兒，忽聞身後傳來一聲輕笑：「閣下可是余兄麼？」

徐元平轉臉望去，只見身後丈餘外處，站個頭戴毡笠，身穿藍布褲褂，足着平口布鞋，顎垂花白山羊短鬚的老人，面目陌生，素不相識，不禁一怔。

只見那人微微一笑，道：「兄弟查玉，半宵之隔，余兄就不認識了麼？」

徐元平自受那小叫化子冷落之後，心中對好人壞人之分，又生了一重疑慮，爲甚麼俠名卓著，使自己極爲欽慕之人，反對自己熱嘲冷諷，而自己心中厭惡之人，却對自己畢恭畢敬，曲意相交？一時之間，心潮汹湧，只覺是非難辨，善惡難分，想來想去，找不出自解道理。忽聽查玉聲音起自身側說道：「余兄在想甚麼心事，這等入神，令師妹亦雙雙來此，兄弟願爲余兄帶路……」

徐元平如夢初醒般，口中啊了一聲，道：「多謝查兄盛情，不敢有勞大駕。」

查玉微微一笑，道：「此地非談話之處，如果余兄不覺兄弟討厭的話，敢請到左側山峯之上一敍如何？」

徐元平看對方滿臉笑意，一腔熱情，忽然想到昨宵對人惡言相加，不禁歉然一笑，道：「查兄如肯賜敎，兄弟願洗耳恭聆。」

（未完・八）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小五子放走吉祥姑娘，自己則躲進車上，別浩想向車內的吉祥姑娘調戲時，才發覺姑娘變成了小子，雙方動手，小五子征服了「別家寨」的衆打手，還說服了別浩，相約十天後在青龍鎮八仙居見，要介紹個天仙美女給別浩做老婆。其實是小五子心中掛念着小彩，也想趁機教訓「別家寨」的人，因此小五子去青衣江找小彩……

昔日小子今長成　通過八邪考核關

「你想的什麼事？」

「我想小彩，不知小彩有沒有阿姨你這般美？」

嬌嬌哈哈大笑，道：「好小子，吃豆腐找嫩的去吃，沒得倒吃起酸豆腐渣來了，阿姨今年四十五，梳梳頭髮就掉一束，老了。」

小五子笑道：「一點也不老，祇因爲你的保養好，活像二十剛出頭。」

嬌嬌笑瞇瞇的道：「好了，好了，我答應你在文公度面前說好聽的，你別再向我灌迷魂湯了。」

小船又搖了兩里遠，已見江中一座孤島。

那就是無憂島。

江浪隨風拍打著亂石，發出溜溜的白浪花，遠遠的看，就好像圍了一圈白布帶子。

四週是荒涼的，青衣江的兩岸也是荒蕪一片。

這兒沒有船隻，如果有船，也不會在這荒涼的地方停靠下來。

沒有船當然也沒有人，小五子直起身子四下看，他一個人也看不到。

嬌嬌熟練地把船撐向一片亂石，看上去她好像要把小船撞向岩石上了。

小五子正驚訝著，忽見小船自岩石一邊擦過，轉入一道小水灣。

於是，小船隱沒起來了，連他二人也看不見了。

嬌嬌對小五子笑道：「不老峯下惡人洞，與我們大江之上的無憂島，你喜歡那一處？」

小五子笑道：「惡者樂山，邪者樂水，我覺得都不錯，所以我打算……」

嬌嬌吃吃笑道：「好小子，跩起文來了，說！你有什麼打算？」

小五子道：「等到我與小彩結爲夫妻之後，天熱我們住高山，天寒我們住水邊，七惡八邪分別各住半年整，你說好不好？」

嬌嬌大笑道：「最好不過，雙方各不吃虧。」

小五子又道：「而且我們一定十分的孝敬你們，百依百順的討你們歡心！」

嬌嬌道：「眞的，噢！我的好女婿，你的話令我陶醉不已，樂死我了！」

小五子道：「我們不孝敬你們，那才是混蛋到了家，也變成了天底下的傻瓜蛋中糊塗蛋了！」

嬌嬌笑道：「對，你說的對，我們對你二人，可以說是傾囊相授，眞是恨鐵不成鋼，當年奪來的秘笈，自己不學而教你們去練，這些苦心與孤詣，眞是唯天可表，你二人當然應該對我們孝順有加了。」

小五子道：「當然，其中還有最後一項，阿姨沒有說出來。」

嬌嬌道：「是什麼話？」

小五子道：「我以爲，對於你們所存的難以估計寶物，將來都變成我二人的了，想想你們奮鬥一生，省吃儉用，流血拚命，費盡心機弄得的財寶，等你們全部撒手西歸之後，由我二人輕易接收，這種天高地厚的恩賜，是什麼也比不了的，我們稍有良心，就應該對你們大加孝敬，阿姨，你說對不對！」

嬌嬌咬牙道：「那是五十年以後的事了，此時言之過早。」

小五子道：「不早了，你們都半截入土了，還能再活幾年？」

嬌嬌怒容滿面的道：「你咒我們？」

小五子一笑，道：「我孝順你們，不過，人活過五十就不多見，活過六十已經賺，文公度叔叔就賺了吧！」

嬌嬌冷哼一聲，未開口。

小五子又道：「人過七十古來稀，一過八十閻王就罵他沒出息！」

嬌嬌怒道：「你這話怎麼說？」

小五子又是一聲笑，道：「你想想，人過八十還能怎麼的？整日哼呀咳的賴著不去向閻王老子辦理報到手續，閻王老子當然說他沒出息了。」

嬌嬌沉聲道：「老娘準備活過一百歲呢！」

小五子搖頭一聲嘆，道：「阿姨，你如果能活一百歲，我同小彩也認了，你那一份財寶，我怕祇有我們生的兒子去接收了。」

嬌嬌怒叱道：「個小壞蛋，比七惡還壞十分。」

小五子哈哈笑道：「指望著小彩沒令八位失望，成爲邪中邪才好！」

嬌嬌道：「你放心，她絕不比你稍遜半分。」

兩個人似乎又和氣了。

祇要提到惡與邪，他們就會談得來。

突然，嬌嬌對小五子道：「站住！」

小五子道：「到了？」

嬌嬌道：「你別多問，在你還沒有成爲我們東床快婿之前，洞口你還是別知道。」

小五子道：「這麼說，你是不打算叫我進洞了？」

嬌嬌道：「我讓你進洞，文公度找我麻煩怎麼辦？」

小五子道：「沒有叫我進去，文公度才會找你麻煩！」

嬌嬌一怔，道：「這話又怎麼說？」

小五子道：「你把我留在外面，我可是不會安份的，我會到處找，因爲我很好奇，萬一被外人發現了，你說怎麼辦？」

他一頓又道：「更何況我是你們早已選定了的東床快婿，那有女婿上門，被人擋駕在外面的道理！如果我是文叔叔，我一定會罵你老混蛋，說不定還會踢你幾腳，打你幾拳。」

嬌嬌嘿嘿笑道：「文公度他不敢，我倒打過他不少次。」

小五子笑道：「那一定是在……在……床上！」

嬌嬌回頭一瞪眼，道：「你看到了？」

小五子當然不會看到，但他一聲竊笑，道：「想也知道的！」

嬌嬌笑罵道：「個小王八蛋，我越來越喜歡你了！」

小五子道：「你不是越來越喜歡我了，你本來就很喜歡我的，只不過更加的喜歡我罷了。」

嬌嬌咬咬牙，道：「你個小壞蛋，若非小彩的關係，沒有銀子我也不放過你。」

小五子道：「我怕……」

嬌嬌道：「怕甚麼！」

小五子道：「我怕我叔叔的那把刀！」

成器把嬌嬌看得嚴，他的一切全給了嬌嬌，連上回分得的財寶也早已入了嬌嬌的寶庫。

但「冷面小刀」成器也眞的打動嬌嬌的心，所以兩人仍然生活在一起。

那三間土屋，就是由成器重新蓋起來的。

携美人，凭欄江邊看流水，輕柔柔，秀髮隨風拂上臉，低細訴，甜言蜜語說不盡，嬌嬌啊，此生沒你我不能活……

這是成器常常說的話。

他只要說出這幾句話，嬌嬌的全身都酥了。

兩個人經常在江邊携手散步，成器也常常在嬌嬌耳畔自言自語的說這幾句不太肉麻的眞心話。

只要是眞心話，就能打動人心。

尤其是美人心。

當然，對於遲暮之年的美人兒，更具說服力。

所以這幾年，嬌嬌就沒有再向成器伸手要過甚麼。

嬌嬌也知道，成器除了她以外，甚麼也沒有了。

此刻，嬌嬌對小五子道：「好吧，我帶你進去。」

小五子道：「你帶我進去準沒錯！」

嬌嬌道：「錯了我就剝你皮。」

小五子笑道：「我的皮太厚，不容易剝！」

嬌嬌道：「你一點兒虧也不吃呀！」

小五子道：「我爲甚麼要吃

虧？」

嬌嬌忽然笑道：「我希望小彩能整整你！」

小五子道：「那得憑藉些甚麼！」

嬌嬌領着小五子，二人順着一排岩石來到一處陡坡前，那地勢看來有些險惡，斜着望下去，少說也有十丈深，下面盡是怪石嶙峋，惡形惡狀。

嬌嬌對小五子笑道：「你一定知道我們叫開洞口的暗語，是嗎？」

小五子笑道：「聽包叔提過。」

「大頭鬼」包藍就曾到過無憂島，七里蕩的梟霸包藍，是被成器他們打跑的。

但包藍却知道進入無憂洞的密語。

七惡之中，過去只有包藍同八邪的交情好，八邪也曾是七里蕩包藍的座上客。

自從「刀公子」南英崛起江湖，一切都變了。

現在，小五子也只得承認是包藍告訴他的。

嬌嬌笑笑，道：「現在洞口到了，你試着再叫那兩句密語！」

小五子四下望一眼，立刻沉聲道：「七不善，八不正，人人皆頭痛！」

不料，他叫了三遍，四週一遍沉寂。

嬌嬌立刻吃吃笑了。

小五子傻呼呼的道：「怎麼不靈了？」

* * *

嬌嬌吃吃笑道：「早就不靈光了！」

小五子道：「我知道，你們的暗語被別人聽去了，所以你們又改變了暗語，是也不是？」

嬌嬌搖搖頭，道：「不是。」

小五子道：「除了被聽去，還有甚麼理由更改暗語？你們叫了幾十年的暗語，又有誰會聽去的？」

嬌嬌臉有得色的道：「小五子，你如果連這一點也猜不到，你一定是個大笨蛋！」

小五子道：「你總得稍作提示，我也好有個思索，否則，我怎麼會知道！」

嬌嬌道：「我問你，不老峯下惡人洞的密語是甚麼？」

小五子道：「我不能告訴你，也不會告訴你，更不敢告訴你。」

嬌嬌道：「你怕羅老大殺了你？」

小五子道：「那倒不是。」

嬌嬌道：「却是為甚麼，你不告訴我？」

嬌嬌的話聲低沉，雙目直盯小五子。

她很想一眼看穿小五子的內心。

小五子吃吃笑道：「惡人洞就如同這裏的無憂洞，裏面藏滿了金銀財寶，我不會替羅老大幾個人打算，却不能不為那些寶物着想。」

嬌嬌哈哈笑道：「說實話的人眞可愛，小五子，你就是這一點令我心醉，嘻……」

小五子道：「那麼你也實話告訴我，你們為甚麼要把那麼可愛的密語更換掉？」

嬌嬌食指戳上小五子的臉蛋，道：「小雜種，我不是已經提示你了！」

小五子眨動雙目不停的轉，他在用心的想。

忽然，小五子吃吃笑道：「明白了，我明白了！」

嬌嬌道：「你明白甚麼？」

小五子道：「你們這兒也是為了洞中財寶，因為包藍叔叔知道這兒的入洞密語，你們為了安全，便立刻更換，是嗎？」

嬌嬌笑道：「小子，你總算猜對了。」

小五子道：「你們十年前就改換了，對不對？」

嬌嬌道：「不錯，西京劫寶回來以後，文公度就加以改換了。」

小五子道：「文公度是怕包叔坑你們，他暗中與官家通款曲，領那十萬兩官銀而出賣你們？」

嬌嬌道：「小子，你眞機伶，我舉一，你反三，都被你小子猜中了。」

小五子笑道：「文公度眞是多慮了，那幾年，大批官兵在不老峯搜山，那有人敢出來，更何況包叔也不是那種人，他會坑朋友？」

嬌嬌道：「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我見的多了，這些人中却也有不少為銀子出賣朋友，更何况上次包藍幾乎死在無憂島上，文公度不能不考慮……」

小五子道：「應該的，親兄弟還要提防三分，何况幾年不見一次面的七惡八邪！」

嬌嬌道：「小五子，你站在這兒不要動，我去叫洞開門。」

小五子道：「洞口不在這兒？」

嬌嬌道：「這兒是偏風口，你在這兒就聽不到我的吼聲，至少你聽不清我叫的甚麼！」

小五子道：「連我這東床快婿你們也要防三分？」

嬌嬌道：「別得寸進尺了，我答應帶你來，已經替你擔待不少了。」

小五子道：「好吧，嬌嬌阿姨，你請！」

嬌嬌轉身往下走，她連回頭看也沒有，一直走到一片亂石堆前面，她停下身來。

日光斜斜的照下來，嬌嬌舉首

看過去，她暗自笑了。

只見一條長長的影子，倒映在一塊大石上，那是小五子的倒影。

嬌嬌只要看見了倒影，她就知道小五子沒離開他站的地方。

兩下相隔十丈遠，小五子却無法看見嬌嬌在甚麼地方，他很想看到嬌嬌，但他却一點也無法看見。

無憂島住久了，附近的一草一木，嬌嬌自然十分清楚，她把小五子帶到斜坡脊上，就是這個目的。

嬌嬌笑了……

她很開心的低下頭，嘴巴對着石縫尖聲叫：「洞開了，天下太平了。」

江風把她的叫聲送進洞中，江風也把她的聲音吹向江面，小五子豎起耳朵沒聽清楚……

他果然運功於雙耳，他只聽到嬌嬌的尖叫，就是不知道她叫的甚麼。

嬌嬌只叫了一遍就不再叫。

小五子有些沮喪，他相信只要嬌嬌叫上幾遍，他一定可以聽得見。

如果他聽清楚，他一定會替八邪製造麻煩。

就像他替七惡製造麻煩一樣！

有了「轟隆」聲傳來。

小五子立刻明白，洞開了。

小五子大聲叫道：「嬌嬌阿姨，我可以過去嗎？」

嬌嬌已尖聲道：「快來！快來！」

小五子奔走如飛，匆忙的來到嬌嬌身邊，笑道：「我很聽話吧！我沒有暗中跟過來，更沒有聽你叫些甚麼，我是個大大的好人。」

嬌嬌道：「這話你去對文公度說去，反正我認準你是個小惡人了。」

小五子笑道：「惡就惡吧，反正我是七惡的接棒人，也是八邪的未來東床快婿，這本就名正言順。」

嬌嬌指着一堆雜草，道：「撥開來，我們進去了！」

小五子撥開一堆雜草，果然發現一個尺半寬三尺高的洞口。

那洞口與惡人洞洞口又自不同。

惡人洞的洞口一層青苔，與附近的石塊無分別，就算有人站在上面，也不會發現地下是個坑道洞口。

此地却是一塊岩石，雜草圍着岩石長，石門關閉的時候，看上去就如同附近岩石的裂縫。

附近半里方圓的岩石都是這樣子，誰也不會看得出這兒是無憂洞口。

嬌嬌帶着小五子擠進洞口裏，便聞得身後一聲响，洞口立刻封住了。

洞內有了燈光，燈光出現在洞口附近的壁上。

小五子這才發覺還有一個暗室在附近。

嬌嬌沉聲道：「老禿子，文公度他們幾個都在吧？」

暗室中傳來一聲蒼老的聲音，道：「他們全都在，嬌嬌，你可好！」

嬌嬌道：「我好得很，你替我煉的丹丸快好了吧？」

蒼老的聲音傳來：「快了，再過一天就好了。」

那聽起來凄凉的蒼老聲音，正是老禿子，一位當年京中的名大夫。

嬌嬌往前走，老禿子忽然自暗處轉出來，他對嬌嬌道：「嬌嬌，你怎麼帶外人進來？」

嬌嬌道：「你知道他是誰？」

老禿子道：「我怎麼會認識？」

他重重的打量着小五子，又道：「我來此地的時候，只怕他還未出生吧！」

小五子笑道：「出生得早有甚麼好，死得也早！」

老禿子一怔，道：「人生自古誰無死？」

小五子道：「有死才有生，所以你就別抱怨了。」

他望望老禿子花白鬍子，又笑道：「你更不必倚老賣老了，哈……」

嬌嬌領着小五子往深處走，老禿子嘆口氣，道：「江湖中代代有俠士，江湖中代代也有惡人，這小子心術不正，語氣邪惡，一定不是好東西。」

老禿子低頭走回他的煉丹室，他怎會知道小五子就是「刀公子」南英的兒子？

當然，他更不知道，南英就是中了嬌嬌的兩種毒物而消失於江湖上。

嬌嬌的兩種毒藥，正是由他親手提煉出來的。

小五子暗中計算洞的長度，至少他已走了一里遠，如果方向是向西，他相信這兒已經是青衣江岸的大山腹中了。

遠處傳來一陣轟然大笑。

嬌嬌已高聲尖叫道：「文公度，你們快出來呀，看看是誰進來了？」

她的話聲帶來一陣衣袂聲，幾條人影已迎過來，洞壁上的長明燈照射下，六條人影擁過來。

嬌嬌尚未開口，小五子已舉手大聲道：「咳，你們都還健在呀，各位的命眞夠長的了。」

迎面一人粗聲道：「他娘的，這算甚麼招呼？」

這人正是文公度。

文公度站在這些人中間，因為

文公度就如同羅老大一樣，總以老大自居。

嬌嬌笑道：「文公度，他是我們女婿呀！」

文公度道：「女婿見了岳父，是這麼幾句話問好？」

小五子笑道：「我如果見了各位，便跪下來叩頭叫爺爺，你們說話我是是是，一副瘟瘟的窮酸樣，那才俗氣死啦的，也低估了八邪的作風，我不幹。」

迎面六個人一楞，文公度已哈哈狂笑起來。

一邊的「鬼見愁」石老三，「閻王舅」李黑子，「笑面虎」勞一匡，「病羅漢」齊飛，「黃雀」巴結五個人也相繼大笑起來了……

就在一片笑聲裏，文公度突然戟指嬌嬌，叱道：「嬌嬌，你也太粗心大意了，怎可輕易把這小子帶進來，你是個豬？」

嬌嬌道：「他是我們東床快婿，等於一家人，有甚麼不可以？」

小五子已接道：「如果不許我進來，將來有一天，誰來替你們收屍？」

文公度大怒，叱道：「小子進來沒好話，這種女婿誰敢認？」

小五子道：「我說的全是大實話，歌功頌德的話，我小五子說不出口！」

文公度道：「就算你說的大實話，也得想想我們聽了會不會高興再說。」

石老三笑道：「好笑，好笑極了，我們八邪的女婿，就應該與衆不同，哈……」

嬌嬌也笑道：「七惡調教出來的接班人，如果不是他這樣子，老娘才感失望呢！」

「黃雀」巴結笑拍着小五子的肩頭，道：「娃兒可記得當年西京的事嗎？那時候你才七歲大，如今比我都高出半個頭來，哈……」

小五子道：「我不但外表比你高，我的本事也比你大不少，你可要試一試？」

嬌嬌已笑道：「我與成器都試過了，這小子業已成精了，他還練成了『拔陽回生氣功』絕學，了不得！」

文公度幾個人齊吃一驚。

小五子淡淡的道：「想當八邪的女婿，總得有兩下子，否則豈不自找倒霉？」

文公度突然逼近小五子，道：「露一手你的『拔陽回生氣功』我們瞧瞧。」

小五子道：「學武功的人，一般只不過練的是『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只有這『拔陽回生氣功』可以運行五臟六腑，上可以衝出腦門，下可以入土三尺，伸手可拒刀槍於三尺之外，隔空可以踢死頭牛……」

文公度道：「這些全是秘笈上寫的，你練出來我們大夥看一看。」

小五子抱拳一揖，道：「獻醜了！」

只見他雙肩聳動，雙臂圈了三次，口中沉聲冷吼一聲，立刻伸出右掌來。

文公度幾人看得清，只見一團烏紫色在掌上游走不已，就好像小五子的掌中皮下有個鷄蛋大的怪物在移動。

猛古丁一聲吼，小五子頭下足上的倒立在地，但見他的身子忽然半懸在空中，右掌按向下方，但距離地面一尺多，光景就好像下面有個無形的東西在支撐着。

文公度七人瞪直了眼。

小五子立刻又翻身站直身子，他淡淡的笑道：「雕虫小技，不值一笑。」

齊飛嘆口氣，道：「當年我們與七惡聯手在峨嵋金頂盜取的秘笈，不料只有童男童女可以練，眞是氣死人了。」

文公度道：「小彩練的是『摧陰滅絕氣功』，也就快要練成了，到時候……」

小五子道：「小彩呢？我那未婚妻呢？」

小五子的話甫落，嬌嬌已接道：「這小子是來借小彩一用的！」

文公度立刻大怒，叱道：「放屁，沒有結婚就想先上床，就算你是七惡教的小惡，也不應該對自己人惡吧？」

小五子笑道：「文大叔，你想差了，我是有求於小彩，誰敢在未結婚之前拉她上床？」

文公度道：「管你甚麼要求，不借！」

小五子道：「文大叔，你應該問問清楚再下決定，我有理由向你借小彩。」

嬌嬌道：「他就是有理由，我才把他帶進來的，文老大，你且聽聽。」

文公度道：「這小子一出現，我便知道有麻煩，好吧，說出你的理由來。」

小五子立刻堆下一臉的笑，道：「各位知道吧，我爲何離開惡人洞？」

他環視面前幾個邪道魔頭，咧咧嘴又道：「人長大了，功夫也學了一身，一個人如果學得一身本事，就應該出來闖一番大事業，所以羅老大他們就叫我下山了，言明在一年內闖出一番事業來，說來也湊巧，我一下山便遇上這件閒事，一邊是別家寨，另一邊是西京震遠鏢局，不過，我也想過了，如果我

能把事情擺平，成名只在一夜之間的事……」

於是，他又把打賭的事說出來。

文公度一聽又是怒不可遏的叱道：「荒唐，你拿小彩去替你充數，你小子應該知道，如今小彩可是我們八個人的指望，我們拿她當公主般侍候着，你却要把她送人去，太豈有此理了。」

小五子笑道：「小彩是我未婚妻，我會叫她去同別人一張床？你們怎不多想想，我是找她幫個小忙，她應該幫助她未來丈夫的，她更應該有法子應付得了姓別的父子，如果她連這點本事也沒有，她就不配是你們八位調教出來的接班人，她更不配成爲我小五子的未來夫人！」

文公度吼道：「小彩配，她足以配做你夫人，你小子千萬別小看我們的小公主！」

小五子道：「那得叫她表現給我看，光說是不算數的。」

文公度道：「怎麼給你看？」

小五子道：「當然跟我一同到青龍鎭！」

文公度道：「每個月圓夜，小彩還要練氣功，她不能跟你去！」

小五子道：「距離下個月圓夜還有半個月，到時候她已經回來了。」

嬌嬌道：「文老大，一年後他們就要成親了，就叫他們去一次，也好看看他二人的個性合不合。」

小五子見文公度猶豫，突然冷冷道：「好，我不找小彩去了，我也不要她當我未來夫人了，江湖上好樣的女子有得是，我爲甚麼一定要你們的小彩？」

他又對嬌嬌道：「好了，你們也別煩心了，送我出去吧，我再也不會來了！」

這幾句話眞管用，文公度第一個緊張起來了。黃雀急忙吼道：「金童玉女一對璧人，訂婚信物早就拿去了，你小子怎可反悔？不成不成！」

勞一匡道：「想反悔？我們殺了你！」

小五子道：「不是我反悔，是你們不通情理，可也怪不了我！」

文公度想了一下，對嬌嬌道：「去把小彩找來。」

他的話聲甫落，儷影一閃，小彩像隻花蝴蝶也似的舞着兩隻水袖奔過來。

她邊舞邊笑道：「我早就聽到了，哈……」

「你也早就躲在暗中看我了，哈……」

小五子這句話剛完，忽然銳風刮臉，小彩的兩隻水袖宛似兩把銳利的快刀般削過來。

小五子十分識貨，他知道如被她的長袖掃中，必定濺血掉肉。

小五子的「拔陽回生氣功」仍未自體內消失，就在他雙肩橫閃中，雙掌併力拍出，未聞風聲，小彩的長袖回捲，連着她的身子也倒翻下來。

「啊！」小彩幾乎撞上齊飛的懷裏。

小五子收起雙掌，冷笑道：「未婚夫妻是情人，見面都是一場喜，你不但不投懷送抱，反而想要我的命，你甚麼意思？想做未過門的寡婦呀？」

小彩嘟着俏嘴，道：「我有分寸，傷不了你的，我祇是想試一試這十年間你都是學了些甚麼，可是你……」

小彩有些傷心的樣子，那是女人的天賦，能把男人吃得死脫的嬌柔模樣。

嬌嬌就是用這種手段套牢成器。

她祇要看準別人的口袋，她常常會表現出這樣子。

小彩也施展出這一套，她當然是跟嬌嬌學的。

不料，小五子却不吃這一套，小五子連看也不看她一眼，祇淡淡的道：「這次不與你計較，下次一定不客氣！」

小彩忽然笑瞇瞇的走向小五子，道：「好嘛！好嘛！下次我一定不敢了，五子哥，我向你道歉！」

小彩伸出雙手來，那細而柔軟的手還發出玉一般的光潔，十指尖尖如春葱，十個指甲白如銀，可愛極了。

小五子道：「這還差不多！」

他這句話甫出口，右臂已被小彩握住，就聽得小彩一聲暴喝，溜圓的屁股橫向前，柳腰下塌，「咯」的一聲便來了個過肩摔。

小五子橫着身子摔在地，兩隻眼睛冒金星，自從他離開惡人洞，這是第一次吃「小」虧。

文公度幾個人拍手哈哈狂笑起來。

小彩閃在一丈外，她雙手叉腰在冷笑。

小五子坐在地上不起來，瞪着眼睛沉聲道：「好，我應該挨你這一摔，我爲甚麼會忽略了，你是八邪教出來的邪女人，我應該不相信你的話，尤其當你吃虧的時候，我應該加倍小心，我這是活該，我認了。」

小彩道：「我摔你，是要把你摔醒，並非是剛才你對我的不敬！」

小五子道：「你要把我摔醒？」

小彩道：「是的，你有兩大原因，不摔你不明白。」

小五子怔怔的坐在地上，道：「你說清楚，是那兩大原因？」

小彩道：「第一，你怎麼用你的未婚妻作餌？天下你最惡，可也惡不到自己人頭上呀！」

小五子道：「另一個原因又是甚麼？」

小彩道：「另一個原因更可惱，我問你，這兒是甚麼地方？」

小五子道：「這兒是無憂島上無憂洞。」

小彩沉聲道：「這兒也是你的岳家！」

小五子道：「我當然知道是我的岳家，還用你來說？」

小彩道：「你是第幾次來？」

小五子道：「這是頭一回。」

小彩道：「你頭一回來你的岳家，拿的是甚麼禮物呀？」

她伸出一隻手來，又道：「拿來我看看！」

小五子道：「沒帶來禮物，你就要整我？」

小彩道：「當然整你，你藐視他們八位，更沒有把我看在眼裏，要是換了你，如何？」

小五子緩緩站直身子，淡淡的笑道：「我可愛的小彩，你可寃枉我了！」

小彩雙手叉腰，俏臉一仰，冷冷道：「你是個容易被人寃枉的人？」

小五子道：「我有話說！」

文公度大樂，笑道：「且聽聽這小子說些甚麼？」

小彩道：「別聽他說，因爲他祇要說出來，我就非得跟他走這趟青龍鎮！」

文公度道：「你不想跟他去？」

小彩道：「我還要練功，更何況我們沒拜堂，路上他要是不老實，我怕打不過他。」

嬌嬌一邊笑道：「男人有幾個老實的？」

小五子大叫道：「我就不一樣，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我絕對老實！」

小彩忽然道：「我也不喜歡老實的男人，那多沒意思，古板板的。」

小五子道：「你怎麼知道我古板？」

「鬼見愁」石老三吃吃笑道：「小五子，那兩個原因，你還不快快解釋出來，叫我們大夥聽一聽，如果理由正當，我們不攔你帶小彩去！」

小五子看了小彩一陣子，他上下左右的仔細看，小彩果然長大了，也更迷人了。

頭上看，鳳鬟霧鬢，正面觀，明眸善睞，朱唇皓齒，身上看，及笄之年，體態玲瓏，花嬌柳禪，色艷桃李，果然是天香國色，天仙化人。

柳柔柔本就是艷名江湖，有名的大美人，她的兒女當然貌美異常。

小彩道：「你看夠了沒有？」

小五子仰面大笑，道：「艷福不淺，哈，哈……」

小彩究竟是個姑娘，她多少還有點臉紅的樣子。

小五子清清嗓門，道：「別家寨附近，我救了吉祥姑娘，那姑娘長得眞是美，眼是眼來嘴是嘴，難怪別浩那小子要硬搶，可是我心中也在想，娃別的土包子，他那裏見過眞正的俏姑娘？我的小彩就比吉祥强，而且少說也比吉祥姑娘美十倍，所以我要把小彩帶去讓他瞧瞧。」

天底下的女人，誰都願意聽人說自己漂亮，就算是個殘廢的女子，你祇要說她某一點長得美，也足以令她樂上幾天的。

如果這個女人黑得像非洲人，你祇要說她的牙齒像白玉貝齒般美，她一定笑得連喉管也可以叫你看見。

小彩本來就長得美，她聽得小五子的解釋，不由得低聲道：「唔……我有點動心了！」

小五子又道：「我這是第一次來無憂洞，如果我帶些俗裏俗氣的禮物，那是小覷了八位叔叔阿姨，如果帶些金銀財帛，大概除了嬌嬌阿姨會收下，別的怕不會把這些俗物看在眼，想了想，便祇能把學的本事露一手，也好叫各位知道我小五子夠資格當你們的東床快婿！」

他話聲剛落，文公度幾個已哈哈大笑起來。

巴結笑道：「果然長大了，不是當年西京見過的小子，不但本事一流，便一張吃四方的嘴巴，也會珠圓玉潤的說得人昏頭轉向。」

小彩冷冷道：「眞是騙死人不償命！」

小五子道：「誰騙你了，我還給你帶了一顆極好看的大寶石。」

小彩伸手，道：「拿來我看！」

小五子道：「寶石放在八仙居酒樓，你去了就知道。」

小彩叱道：「等於空手來。」

小五子笑道：「你這就不懂了，我把寶石留在八仙居酒樓，是爲了要敲劉石頭一筆狠的，到時候，我們一塊變兩塊，這種利潤到那裏找？」

文公度道：「我看不見得。」

小五子道：「文叔還有高招？」

文公度道：「我有甚麼高招？祇不過萬一姓別的小子看不上小彩這模樣，你小子就輸定了。」

齊齊哈哈笑道：「有道是，情人眼裏出西施。」

「閻王舅」李黑子粗聲道：「王八看綠豆，總得對上眼才成。」

小五子看看小彩，道：「我對我可愛的未婚妻充滿了十二萬分的信心，她一定會擊敗吉祥姑娘的美艷。」

小彩吃吃笑道：「也一定把別家寨鬧翻天。」

嬌嬌笑道：「我也去。」

小五子一怔，道：「你去幹甚麼？」

嬌嬌道：「你們大鬧別家寨，我也好趁火打劫的撈一筆，不撈白不撈！」

文公度道：「別世雄也是寨上一霸，別世雄的財寶一定不會少。」

巴結笑道：「這幾年我們很少出去逛，這倒是個好機會，大夥兒出去熱熱身。」

小五子笑道：「別家寨完了。」

小彩道：「你來，不就是要弄垮別家寨嗎？」

小五子笑了。

巴結對文公度道：「如何下手？」

文公度拉過小五子，笑瞇瞇的一臉奸笑又現，他捋着已花白的短鬚，道：「走吧，你們前頭走，我們暗中跟，到時候大家齊動手。」

小五子拉着小彩，道：「走吧，辦正事去。」

小彩咯咯笑道：「我早就想出去透透氣了。」

小五子道：「那你剛才爲甚麼刁難我？」

小彩道：「你也不想想，我若一口答應，文公度他們一定不高興，我不要他們不高興。」

小五子道：「他們一定對你很好了。」

小彩道：「我可挨過不少打，有時候我眞想不要活了，可是……可是……」

小彩似乎要哭了，她眼眶泛着淚兒未滴下。

走在洞中，小五子並未看見，他也是心事重重，他心中還在懸繫着兩狠山。

兩狠山在那裏？如果找不到兩狠山，就祇好去百花谷找上官玫瑰了。

上官玫瑰知道兩狠山在甚麼地方，如果不是上官蘭花受傷，如果不是劉言死在不老峯，上官玫瑰一定會把小五子領到兩狠山去。

上官玫瑰知道小五子必是南英的兒子，因爲小五子太像南英的模樣了，加以小五子的年齡，上官玫瑰幾可認定小五子就是南英的兒子。

上官玫瑰對「刀公子」南英有着難以想像的歉疚，她並不想害得南英家破人亡，她祇是想用手段把柳柔柔從南英的身邊趕走，却想不到幾乎就要成功的事情，却被那白髮老者與陰山五狠攪和個一場糊塗。

她更未曾想到，南英對他的一雙兒女，是那麼的珍愛，愛得幾乎超過愛他自己的生命。

事實上，南英眞的爲一雙兒女拚了命。

上官玫瑰甚麼也沒有得到，她所承受的是無盡的歲月煎熬與內心的自我啃噬。

一個女人，如果不能得到她心儀的人，這世上便很少再有男人能撞開她的心扉。

「刀公子」南英業已佔據了上官玫瑰的心，南英的瀟灑，南英的武功，如果他成爲百花谷的女婿，蝴蝶門下七金釵便足以傲視江湖。

祇可惜上官玫瑰失望了。

她的失望，帶來的不祇是她個人痛苦，更把七惡八邪又引出來，反而幫了羅老大他們的大忙了。

現在……

小五子回頭對文公度七人高聲道：「再見了，各位，別家寨我們再見了。」

小彩道：「小五子，你來了，也不吃點喝點再上路？」

小五子道：「我已經吃飽了。」

小彩道：「你吃飽了？」

小五子道：「我祇一見了文公度他們，就已經飽了。」

小彩道：「你討厭他們？」

小五子道：「不是討厭，是不喜歡！」

小彩道：「還不都是一樣。」

小五子道：「討厭，那是令人可恨，不喜歡，祇是心中不快，勉强還可以同他們一起說說話。」

小彩道：「不同之處在那裏？」

小五子道：「因爲他們辛苦的把你拉扯大，所以我才勉强同他們說說話。」

小彩笑笑，道：「十年不見，你不但武功高，連話也會說得叫人喜歡！」

小五子道：「你謬讚了！」

小彩手一甩，道：「我却最討厭男人貪嘴，男人貪嘴沒好人，不是阿諛就是獻媚，這種男人沒出息。」

小五子楞然的一笑，道：「就算我阿諛，也祇對你一人，就算我獻媚，你是我未婚妻呀。」

小彩道：「我還是不願意聽。」

前面就看到洞口了。

小彩已高聲叫道：「老禿子伯，快出來！」

洞壁移動中，祇見老禿子拄杖走出來。

老禿子在洞中長明燈的照射下，他重重的望了小五子一眼，又深深的點點頭。

（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君不邪回到柳條溝，見不到牛天剛、李凱、屠仁三兄弟，得蟒蛇花兒啓示，方知三人已遭官府所囚。君不邪向張小燕重託之後，他勇赴菜市法場劫囚，幸得「江南雙魔」與「江北黑梟」三老示警才免遭官府暗算。三老因君不邪尋回了玉獅子，使得他們三人重現江湖，故感激不已趕來協助君不邪同謀劫囚……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英勇救友眾讚揚　報罷深仇下南洋

君不邪爲了救三個兄弟，先是殺了拖拉的捕快，那屠仁也把身邊死在地上的捕快腰刀抓在手中了。

猛回頭，君不邪吃一驚，牛天剛的肩頭被一個漢子的虎爪撕裂開來，鮮血直冒。

牛天剛不吭聲，他雙刀仍然殺得厲害。

屠仁迎殺另外四個惡漢中，一上來他的左臂就被一個瘦子狠狠地的扎了一記，幾乎見骨！

屠仁是個硬漢子，便是斷了臂又怎樣？

君不邪已不及爲李凱把套在脖子上的鐵鍊取去，他失去了下刀的機會。

但李凱個頭小，他是神偷，當幾個以足踢鍊打退圍上的捕快時候，他自己以縮骨玄功，把一根鐵鍊脫掉。

李凱就是以這根鐵鍊同七個捕快狠幹起來。

君不邪見牛天剛吃緊，忽的大吼一聲。

「血泣刃。」

是的，乾坤一炷香，鬼神均遭殃。

祇見紅光一片中，他的人幾乎下半身看不見了，就在刀芒閃耀中，有人大叫。「小心！」

叫的人不是別人，乃七省總捕「八方野龍」袁棟是也，姓袁的守在那位大人身邊未過來。

然而，他還是叫晚了一步。

祇見絲絲鮮血從空中飄灑下，三個正面圍殺牛天剛的漢子已死在血泊中了。

那位杭州捕快卜力火大了，他厲叱：「大膽狂徒，敢劫法場！」

君不邪咬牙道：「老子殺光你們這羣狗操的。」

他不叫，但刀法卻仍是那一把「血泣刃」！

紅光一現血也現，先是卜力的虎爪斷了，便右肩背也被火焰寶刀削斷。

卜力痛得宛似沒頭蒼蠅，狂奔而去。

他不殺了。

君不邪奔殺向屠仁那邊來了。

牛天剛帶傷去助李凱。

圍殺屠仁的四人中，有個漢子出刀快逾閃電。

此人不是別人，「中原一點紅」何玉春是也。

屠仁的身上有五處在流血，那是何某人的傑作。

但屠仁的兇悍，也令何玉春動容。

何玉春以爲，祇有這姓屠的斷了氣，他才會靜下來不再殺人。

何玉春厲叱一聲：「躺下！」

那是他的絕技，也是穿心一刀。

要知姓何的刀很特別，刀尖處宛如針尖；既細又長，着上便必死。

屠仁就是一股子狠勁，令姓何的幾次欲下手又不得不盡快的閃退。

何玉春的話甫落，忽見頭上一片紅光罩來。

他不及對屠仁出刀，揮動怪刀往空中殺去。

何玉春那劈空一刀就要中在飛來的君不邪胸上，然而，就聽「曾卡！」那道紅芒宛如旭日疾射。

「唉……」

何玉春的頭被削去一半，腦漿灑了一地，死得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君不邪一聲大吼：「劈天門！」於是，袁棟殺過來了。

「死囚，接招！」

君不邪冷笑道：「袁大人，你我決一死戰，誰逃誰是王八蛋！」

他叫的聲音大，場外的人也聽得見。

袁棟咬牙道：「接招吧，今天不會放走你們的！」

君不邪一上來就是那招劈天門，他的羅漢腿法更加的長進了。

祇不過幾個迴旋間，他已逼得這位七省總捕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這時候屠仁已似猛虎般，往外衝去。

那麼多的軍士端槍守在四週，緊張得個個目瞪口呆。

坐在椅子上的那位官老爺，忽地緩緩往前走來。

這人走近袁棟，開口了。

「師弟，閃開。」

袁棟一聽，急叫道：「師兄，咱們聯手。」

原來這位大人並非官家的人，他乃「八方野龍」袁棟的師兄，羅浮山「鬼影子」林傳就是此人。

姓林的出身於南海門，武功詭異，這次也是應他師弟之邀才趕來這南京的。

此刻是甚麼時候，豈有多說的機會。

但姓林的邊逼近，邊沉聲道：「江湖上久已不見的火焰刀又出現了，老夫也就不客氣了。」

他果然與袁棟聯手，合力對付君不邪。

就在這時候，忽地一輛馬車直衝過來，馬車上是個嬌小蒙面女子。

這女子打馬疾馳，直衝到牛天剛身邊。

「上車！」

那一邊，屠仁與李凱也過來了。

三人躍上馬車，祇見女子打馬繞圈，君不邪已與袁棟與林傳三人擊殺在一起。

騰躍中君不邪大叫：「快走！」

三十多名捕快已傷了大半，見這大車又把囚犯拖上車，發一聲喊追上來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一聲猴叫：「噢……」

那是林傳，祇見他左手鎖拿手，右手蝎尾刀，直往君不邪懷中撞去，口中厲叱：「撒手！」

君不邪一聲冷笑，火焰刀快得幾乎比眨眼快十倍的速度，切斷了林傳那奪刀左手。

袁棟驚怒的如同瘋了一般，大吼一聲：「死囚，我要碎你的屍！」

「殺！」

君不邪回應的是一刀砍。

袁棟見紅光射來，連滾帶爬的閃開來。

君不邪便在這時候，揮刀殺了七個追大車的捕快。

後面，袁棟大叫：「放箭！」

君不邪已追到大車後，他的身子就堵在大車後面。

於是，一簇一簇的箭雨射過來了。

君不邪立刻拉下頭上的金絲罩，他拚力追上大車，人們祇見不少利箭扎在他的背上，有的箭頭自他的身上垂下來，但他就是不在乎。

外圍的軍士們立刻去攔大車，駕車的長鞭抖打間，兩個軍士合力以槍去扎那匹馬。

馬如果挨槍，便逃不成了。

忽的，自斜刺裡衝來三匹怒馬，馬上坐着三個蒙面灰髮人！

這三匹馬衝到之後，立刻接迎大車上的牛天剛幾人。

馬上一老者大叫：「快來上馬呀，小子們！」

一聽就知道是介子仁的吼叫！

這兒已是快轉彎的地方了，君不邪發現那兩個舉槍軍士，竟用槍扎拉車的馬，大吼一聲撲擊而上，立刻把那兩人殺死在車邊！

君不邪躍上馬車，協助牛天剛三人爬上三老的馬背上，三匹馬立刻狂奔而去！

馬車疾馳中，君不邪才注意趕大車的女子乃是張小燕是也！

張小燕很激動，她雖幪面，但君不邪一看就知道。

怒馬拖着君不邪與張小燕二人狂馳中，爲了張小燕的安全，大車在奔入另一條街上時候，君不邪道：「阿燕，找個機會，快回去。」

張小燕道：「我早來了，我見你棄車衝殺，初時嚇壞了，但我見你不怕死地爲了兄弟性命，我爲什麼偷生？死就死在一起吧！」

她斜睨君不邪，又道：「我決心駕你賣菜的大車衝去，我不要命了。」

君不邪坐在張小燕的身邊了。

張小燕發覺君不邪背上還刺着七枝利箭，活像一隻刺蝟，不由地吃驚道：「你中了這些箭，怎不見流血？」

君不邪笑了。

他早就知道背上中了箭，但他不怕，因爲他穿了一套鐵占山送他的金絲軟甲在身上，那是刀槍不入的護身甲，也是一件稀世之寶。

這時候大車後面有追兵，那些軍士們一邊吼叫着，一邊奉命追犯人。

只不過他們並不再拚命了，因爲那麼多高手，還有七省捕頭，還是被殺得死傷纍纍，他們又能幹什麼？

大車往城門外衝去了。

已經奔出南京城的三匹快馬，似乎已經遠去了，君不邪回頭看城內，早已不見那些追來了軍士們了。

君不邪忽地抓住張小燕，顫聲地道：「阿燕，我這不是在做夢吧？」

張小燕不回答，却側轉頭吻了君不邪。

「我不是在做夢，不是夢呀！」緊緊地摟住張小燕的柳腰，他有些神不守舍的又道：「阿燕，你爲什麼來，太危險了。」

張小燕道：「是很危險，因爲我並沒打算活。」

她抖着韁繩，又道：「人言，士爲知己者死，你能爲朋友拚上了性命，我深愛着你，我們爲什麼不能做同命鴛鴦，死在一起。」

君不邪感動了。

君不邪如遇害，張小燕也不想活了。

是的，那樣的活着，就算以後再富有，這個人也會痛苦，有錢的人並不表示他快活。

張小燕爲了將來日子快活，她非來不可。

車子奔馳得很快，君不邪道：「阿燕，我夜裡告訴過妳，那柳條溝藏在死人屍體下面的寶物銀子，妳……」

張小燕道：「如果你戰死在刑場上，那些財寶對我已毫無意義了。」

君不邪道：「阿燕，我曾叫妳去盯上惡師爺古來風，怎麼樣了？可有盯人的計劃？」

張小燕道：「雖未去盯古來風，却也想出一條妙計，你聽一聽可否行得通。」

君不邪道：「快講。」

張小燕道：「我去賭坊，投靠李寡婦。」

君不邪道：「然後呢？」

張小燕道：「我在李寡婦身邊守株待兔，甚至找機會勾引他。」

君不邪道：「方法是好，但却很難掌握時機。」

他思付一下，又道：「李寡婦人很精明，你去她那裡找事做時，她必細問妳的一切，一旦古來風出了事，必也會連累你娘。」

張小燕道：「爲了你，我不管那麼多了。」

君不邪却搖頭了。

但張小燕却懇求道：「阿邪哥，讓我爲你做些什麼吧，我求你！」

君不邪有些感動了。

＊　＊　＊

已經奔馳出幾十里外，來到江邊了。

君不邪正奇怪，怎麼還不見三老與李凱三兄弟呢？

張小燕也抬頭看過去，她還指着前面小山坡，道：「阿邪，快到馬鞍山了。」

就在這時候，君不邪發覺斜坡一邊站着介子仁前輩。

那介子仁已向大車招手了。

君不邪興奮地大叫：「介老爺子。」

介子仁指着一條去江邊的路，道：「跟我來！」

那兒大樹成行，柳樹已禿，看上去有些荒涼。

大車轉到過江小道，只見江邊上停了一條雙桅快船。

岸上不見人，便馬匹也不見了。

張小燕把車停在岸邊上，君不邪一躍下地。

只見他迎着介子仁便跪在地上。

「介老爺子，九個响頭，你老不能推辭掉。」

君不邪這就把頭往地上撞，响頭九個他才叩了一個，早被船上跳出來的介大娘喝住了。

「住了吧，小子！」

君不邪看過去，鐵占山也出來了，那是條有一層大艙的雙桅快船。

介老太走下船，叱道：「是什麼時候，還有工夫來這一套呀，俗氣！」

她指指船上，又道：「過江了，咱們去巢湖，鐵老就住在巢湖。」

那鐵占山對船上三個漢子道：「人已到了，準備回航，快把吃的也準備妥。」

君不邪對張小燕道：「是，先去巢湖住幾天。」

張小燕點頭同意了。

她也不再管大車了，有個漢子走過來了。

這漢子原本也是船上伙計，此刻却駕着車走了。

君不邪最關心的就是牛天剛三

個人。

兄弟四個一條心，他們是一人受傷四人疼的好哥兒。

君不邪已大叫了。

「兄弟，兄弟啊！」

「阿邪！」這是李凱的呼叫。

屠仁與牛天剛也叫了。

「阿邪，咱們再世爲人吶……嗨……」

牛天剛已哭了。

屠仁不哭，他冷漠地嘿嘿笑了。

「阿邪，殺得眞過癮呀，嘿！」

君不邪低頭看，他幾乎要叫了。

「天爺，他們眞的下得了手呀，我可憐的兄弟們。」

爬在艙內，君不邪一個一個的看着牛天剛三人的傷勢，他忍不住的忿怒了。

「體無完膚呀，狗東西們拿人不當人。」

只見牛天剛三人上身似是被燒，臉皮也是被火香戳得焦坑一片，那牛天剛還被砸爛三根手指頭。

李凱的腿上少了半斤肉，他還眞能挺得住。

屠仁更慘了，背上已被尖刀刺得成了蜂窩，面頰上是一個樣地挨了刀子扎，光景是三人罵得太凶了，被獄卒下狠手整出來的。

這時，哥兒四人抱頭哭起來了。

張小燕也在一邊抹眼淚。

＊　＊　＊

雙桅快船扯上帆，刷的一聲離岸了。

介子仁夫妻二人站在船頭上，一邊坐着鐵占山。

介老太臉皮繃得緊，她說話打哽地道：「我就見不得那種場面，兄弟們萬劫歸來再相會，凄苦呀！」

鐵占山道：「那個姑娘也是好樣的，眞是勇敢得比個男人還强，那麼悍不畏死地駕車衝入刑場救人，唉，江湖已是他們年輕人的天下了。」

三老人在船頭坐下來，一壺老酒與一堆鹹水花生，一時間不回艙中了。

這時候，船艙中的君不邪問道：「你們在柳條溝山洞中，怎麼會被人發現的？又怎麼被捉去大牢？」

李凱忍着傷疼，因爲張小燕接過君不邪交她的刀傷藥，剛把他的衣衫撕開來。

李凱道：「還不是爲了填肚皮，唉，我是去買吃的呀，誰會知道我買了吃的以後走回來，已經被人跟踪了，娘的，跟踪我們的人，你猜是誰？」

君不邪道：「不猜，你快說，是什麼人？」

李凱道：「就是那王偉山的寶貝兒子王定國身邊的狗東西，外號人稱飛毛腿的傢伙。」

君不邪道：「怎麼的，是白虎堂派出的探子跟踪你呀，你眞太不小心了。」

牛天剛接道：「咱們把他老子殺成重傷，又在閻王灘殺了他們那麼多的人，一時之間，白虎堂元氣大傷，他們便只有與官府合作對付咱們了。」

李凱道：「飛毛腿發現咱們原來躲在柳條溝的後山洞中，便立刻走去知府衙門，於是，那姓袁的親率二十四名弓箭手，十二個捕快，還有幾個武功高的捕頭，連夜趕到了柳條溝。」

屠仁罵道：「他娘的，弓箭手有三排，舉着强弓對準了山洞口，另有多人分別守緊了洞兩邊，有長槍，有鐵鈎，鐵鍊也有六七條。」

他咬咬牙，又道：「這光景連出刀一拚的機會全失掉，我要衝殺，牛大個子也同意，可是阿凱叫咱們忍啊！」

李凱道：「我是說，咱們有阿邪在，便是被抓進大牢，還有個活命的希望，何必拚死多不值得。」

牛天剛咬牙道：「阿邪，大牢之內眞混帳，刑具就有七八樣，什麼人進了大牢中，鐵漢也變成泥巴人，只有任其捏個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了。」

屠仁道：「將人綁在倒立的板櫈上灌辣椒水，鼻子裡灌上那玩意，奶奶的，痛苦衝進腦門裡，比死還叫人難受。」

李凱道：「十根指頭對我太重要了，操他娘的，把我的手掌鎖在一個木匣子上，用他娘的縫衣針扎進我的指甲裡，那個痛喲，痛徹心坎裡去了。」

君不邪道：「眞不是東西！」

牛天剛道：「他們整我不一樣，把我鎖在二尺半高三尺方圓的鐵牢籠裡，初時不怎樣，可是，時辰久了就難過了，伸伸腿不能動，張開手臂也不行，更別說站起來了，娘的，那一夜的罪受大了。」

君不邪道：「爲什麼？」

李凱道：「爲的是你呀，阿邪，他們要逼我們招出你躲在什麼地方，我們會告訴他們嗎？休想……」

君不邪道：「我的好兄弟們，咱們躲在巢湖，不論他是白虎堂還是官府，休想再找上咱們。」

＊　＊　＊

人在危機的時候都會發出一種本能，這種本能是無窮大的，也是超乎一個人體能的。

當幾個人在刑場搏命的時候，

他們幾乎站也站不起來，袞棟就以爲李凱三人快成廢物了。

然而一旦有了生機，牛天剛三人的潛能便爆發出來了，那眞的如同火山爆發，黃河決堤，一般殺手很難抵擋。

如今人已救回來了。

人也已經塗了藥躺在船艙中了，此時三人才有以忍受痛苦的忍不住地哎呀叫。

這當然是正常的好現象，三人有救了。

君不邪也並非完整，他也受了傷，大腿上挨了一箭，他不在乎，左耳幾乎挨袁棟一刀削下，只不過君不邪不在乎這點傷。

現在，張小燕與君不邪二人擠坐在艙門外，二人誰也沒開口，二人只看着天空的繁星。

這條船也是「江北黑梟」鐵占山自巢湖帶來的，如今他老人家高興了，身邊帶着當年在江湖上一同打拚的介子仁老夫妻回來，更不再受到玉獅子的壓力，精神上舒解了，人也樂得笑口常開。

第二天又行了一天的船，鐵占山拍着君不邪，笑道：「年輕人，你的運氣好，說明你造化不錯。」

君不邪道：「若非內衣套上前輩送我的金絲軟甲，只怕小子也早已躺在刑場上了。」

「所以我說你的造化不錯。」

他看看一邊的張小燕，又道：「情人？」

乾乾一笑，君不邪道：「就算是吧！」

鐵占山道：「打算何時結婚？」

君不邪道：「小子我不敢奢想。」

「怎麼說不敢奢想？」

君不邪道：「前輩，小子前途坎坷呀！」

他指一指南京方向，又道：「南京有個惡師爺，這一切均是姓古的出的餿主意，他不死，世間無天理了。」

鐵占山道：「殺古來風與結婚，這是兩碼子事，扯不上關係吧！」

君不邪道：「小子我是怕刺殺古來風不成，那……」

鐵占山道：「我見過你出刀，比之當年我看到的邪神，已是毫無遜色，古來風死定了。」

他看看張小燕，點頭嘉許道：「眞是好姑娘，老夫心中已有了打算。」

一怔，君不邪道：「前輩有什麼打算？」

鐵占山笑笑道：「聽說姑娘的老爹被害，我打算收她當我老頭的乾女兒。」

張小燕聽得雙目一亮。

君不邪道：「太好了。」

他拍拍張小燕，又道：「快叫乾爹呀，阿燕。」

張小燕很感動，幾乎捧面大哭。

不料介子仁忽地走過來，他對君不邪道：「我聽說，你自小失怙，不久又喪母，是個標準的孤兒。」

君不邪道：「我的身世很悲慘，只不過我挺大了。」

介子仁一笑，道：「小子，你缺少父母，我二老缺少兒子，這麼辦，咱們雙方湊和着，你當我們乾兒子吧！」

君不邪已見介老太在介子仁背後哈哈笑了，她滿嘴巴一共兩顆牙全露出來了。

君不邪心中一緊，他看看一邊的張小燕。

張小燕衝着他點點頭，於是，張小燕先向鐵占山跪下去，重重的叩了三個頭，叫了一聲「乾爹。」

鐵占山已捧腹笑起來了。

君不邪見這光景，便也衝着介子仁二老跪下了。

他跪下未叩頭，却很激動地道：「我是個孤兒，早想有個親人，南京邑江門內住了一位尹大姐，她對我好得不得了，見我就要我當她的乾兒子，我一直怕給她帶來麻煩，所以沒答應，我……」

介子仁道：「我二老不怕麻煩。」

介老太吃吃笑道：「沒關係呀，一個人多幾個乾爹乾娘也不是壞事，這一輩子也餓不着肚皮了。」

君不邪猛地叩頭下去了。

「乾爹乾娘，小子叩頭了。」

他這麼一叫，嚄，介子仁二老先是一怔，那介子仁忽地抱住老伴，笑道：「有後了，哈……」

介老太扶起君不邪，她再看看張小燕，這才對二人道：「結婚吧，就在這船上你們先拜天地吧！」

君不邪吃一驚道：「現在？」

介子仁道：「是呀，難道還需媒婆上門，三牲六畜送大禮，鳴鑼開道抬花轎嗎？」

他指指老伴，又道：「當年我們倆個人，就是在清水渡口過河的時候相識的，過了河上山坡，山坡上有間土地廟，我二人跪在土地公前就成親了。」

他衝着老伴道：「妳還記得吧！」

介老太點頭道：「下輩子也忘不掉，拜過你就壓住我，土地公好像還在笑。」

介子仁叱道：「沒那麼玄吧，哈……」

「哈……說笑。」

君不邪站起來道：「乾爹，便是要結婚，阿燕的娘還在南京城，總得對她娘說一聲！」

介子仁道：「這就是我三人爲甚麼一定要收你當咱們乾兒女的目的。」

鐵占山道：「亂世兒女，別計較太多，能把握現在，那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君不邪看看一邊低頭的張小燕，道：「可是也不能這麼馬虎吧，艙中睡着受傷的三個好兄弟，船頭船尾沒地方，新房設在那兒呀！」

忽聽艙中李凱叫道：「兄弟讓出來，船頭養傷看風景，阿邪哥，你湊和了！」

「哈……」

牛天剛大笑道：「阿邪呀，你放心，你二人洞房在船艙，我們大伙把耳朶堵起來，你們打架我不聽，哈……」

張小燕一聽臉也紅了。

君不邪道：「三位老……乾爹，我們就結婚，也要等船靠岸，船到巢湖吧，這時候沒心情啊！」

介子仁道：「小子，好像逼你上刀山呀，好，船靠岸，咱們去李家村。」

忽聽鐵占山道：「那兒不叫李家村了，改了！」

介子仁道：「改了？那叫甚麼村？」

「鐵家村！」

「哈……」介子仁笑道：「你爲了怕人找上你，尤其是白虎堂的王偉山，你把鐵家村全村改了姓，哈……」

鐵占山道：「你現在總算明白了。」

介老太道：「既然如此，咱們去鐵家村，爲了二人的婚事，好生的熱鬧一番。」

君不邪也點頭，也忍不住地握住張小燕的手，道：「阿燕，得委屈你了。」

張小燕低下了頭，她喃喃地道：「好像做夢。」

* * *

巢湖南方有山林，雙桅快船由運河入巢湖，很快的在南岸靠了岸，那李家村就在南岸三里地，李家村不過住了十七戶人家，他們改姓來此地，快三十年了，他們也習慣李姓了。

鐵占山下了船，高興得當先往村口走，有幾個漢子迎上來了。

「老爺回來了。」

那鐵占山仰天哈哈笑，他粗聲大叫：「快告訴咱們村中所有的人，打從今天起，咱們恢復原姓了。」

幾個漢子楞住了。

鐵占山一見大怒，叱道：「娘的，楞甚麼？忘了祖宗姓鐵了？」

有個漢子道：「老爺的仇家……」

鐵占山道：「他們完蛋了！」

「好呀……」

幾個漢子歡呼起來了。

* * *

君不邪結婚了，是在鐵家村上下歡樂氣氛中與「繩上飛燕」張小燕結的婚。

兩個人高興，却也心中充滿了苦澀。

洞房之夜二人只喝交杯酒，上得床上都沒心思趕辦那件人生大事，爲的是牛天剛三人還在哎呀叫！

好兄弟在另一房中受苦難，他君不邪怎能愉快地自求歡樂自在。

洞房之夜，君不邪有一半時間守在牛天剛幾人的床前面，但是被屠仁三個轟走的。

直到第五天，君不邪才辭別了鐵老與乾爹乾娘，帶着嬌美的張小燕走了。

君不邪要牛天剛三人好好把身子養好了，哥兒三個準備下南洋。

屠仁最愛聽這句話，聽了他就樂開懷了。

* * *

君不邪帶着張小燕回南京。

他二人非再回南京不可，張小燕回去對她老娘報告，她已是君不邪的人了。

君不邪不忘古來風，古來風非死不可。

君不邪拉着一頭小毛驢，毛驢上的女人是張小燕，君不邪眼斜口歪還是個駝子，他老弟會改扮，背上塞了個大棉團，頭髮披遮半張臉，鼻涕也垂到口唇上，這光景誰見誰討厭。

這二人在路上走，有人還大笑：「鮮花插在牛糞上。」

別看這模樣，君不邪還是進了南京城。

南京城門有告示，畫影圖形正是他們哥兒四個人。

官家眞大方，賞銀出了四萬兩，死的活的都一樣，殺死一人就是一萬兩。

君不邪不看告示，張小燕在毛驢背上說的。

這表明官家無力緝捕他們，只好求助江湖朋友。

君不邪拉着毛驢轉入後街，小院門口他停住了。

「阿燕，我不能回你娘那裡，那兒是個大雜院，人多口雜不安全！」

張小燕點點頭，道：「便是我也要悄悄走進門。」

點點頭，君不邪道：「咱們各自去辦事，完了在此會面，不見不散！」

張小燕道：「阿邪哥，千萬小

心呐！」

君不邪冷笑了。

張小燕下了毛驢也走了，她往夫子廟那面去了。

君不邪看看左右，他輕悄悄的去叩門。

「誰呀？」屋子裡有回應，但君不邪不回應，他又叩了兩下門。

小院中有人來開門了，那是蘭兒。

蘭兒拉開門，立刻吃一驚，港道：「那裡來的髒駝子，你討飯呀！」

君不邪低聲道：「蘭妹子，別大驚小怪，進去說話。」

蘭兒幾乎驚叫了。

君不邪拉了小毛驢，進到小門中，那蘭兒已奔進屋內去了。

於是，小桃紅流着眼淚出來了。

小桃紅一把拉住君不邪，匆匆走進門。

「你這小沒良心的，你只知道當英雄，當大人物，你知不知道把大姐我嚇死呀！」

淡淡一笑，君不邪道：「我好端端的呀！」

小桃紅道：「那天你劫法場，殺了那麼多官家人，你知道百姓怎麼說？」

「必是說我瘋了！」

「說你是上天派下來的天神吶，那些三班衙役們，平日裡披張虎皮欺壓善良，他們與白虎堂有勾結，誰不是怨言在心頭，哈，你替大伙出了氣。」

君不邪道：「倒是沒想到……」

想起三口棺材，君不邪起身施一禮，道：「那天我見妳三位送棺材，眞令我感動。」

他笑了，又道：「如今用不着了。」

小桃紅抹着眼淚道：「你呀，差一點令我抱恨終生，你良心何在。」

君不邪道：「倒是忘了大姐妳……」

小桃紅叱道：「別再叫我尹大姐，改口叫乾娘，我打算現在就把蘭兒送給你，你們結婚吧！」

一邊的蘭兒立刻扭身走出去了。

君不邪怔住了。

「我……」

「你如果有良心，快叫我一聲乾娘。」

君不邪道：「我已有了乾爹乾娘了。」

小桃紅道：「多我一個乾娘沒關係。」

君不邪道：「我也結婚了呀！」

不料小桃紅道：「你已是人們心中大英雄了，多個老婆也是應該的！」

君不邪怔住了。

「我是英雄？娘的，我是甚麼英雄！我是官家捉拿的殺人凶犯呀！」

「那是官家說的。」

君不邪道：「拜乾娘可以，只是再結個婚，且等我幹掉那個惡師爺古來風以後再說。」

小桃紅道：「那個勾搭上開賭坊的寡婦呀！」

君不邪道：「只有殺了姓古的，我才活得舒坦。」

小桃紅拍着她那仍然動人的胸脯，道：「追查這姓古的事，交我來辦好了。」

君不邪一聽，立刻下拜，道：「乾娘，你受我阿邪三個响頭了。」

小桃紅喜得嘴巴也大了，她大叫：「備酒，哈……」

備酒不只是慶祝她得了個乾兒子，更把蘭兒也推到他的懷中了。

「你們結婚吧，非常時期，非常手段，吃完酒以後，我的乾兒子呀，你們就回洞房去。」

君不邪道：「乾娘，阿燕還不知道吶，我……」

小桃紅道：「你放心，阿燕也是江湖人，她不會計較這些的，我對她說。」

君不邪道：「我……是來殺惡師爺的，無端又拜了個乾娘，再結一次婚。」

小桃紅却吃吃笑了。

君不邪道：「蘭兒妹子太小了吧？」

小桃紅道：「二八佳人呀，傻小子！」

蘭兒羞紅了面頰，那一邊的桃花也笑了。

別管怎麼樣，君不邪又一次結婚，當天夜裡第二次洞房花燭夜。

他兩次結婚算不上甚麼隆重，却比之八抬花轎更見新鮮愉快。

蘭兒初次破瓜，免不了幾番鶯啼婉轉聲。

君不邪得了好處還賣乖，心中直對張小燕叫委屈。

那小桃紅可忙了，乾兒子要殺惡師爺，她在秦淮三十年，姐妹圈中她最清楚不過了。

第三天過午時分，小桃紅匆匆忙忙地走進門，她眞的是氣急敗壞樣子。

君不邪正在房中與蘭兒對坐吃酒吶，見乾娘匆匆忙忙地奔進來，不由得吃了一驚。

小桃紅奔進門，道：「不得了，不得了啦！」

君不邪道：「乾娘，是不是官府又要找我呀，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在這兒？」

小桃紅道：「不是啦，是那位師爺古來風呀！」

提到古來風精神一震。

君不邪就是爲了殺古來風才潛入南京城。

「乾娘，有古來風的消息了？」

小桃紅道：「我親愛的乾兒呀，那個缺八輩子德的惡師爺，他被知府大人開除了，大人恨死這古來風，就是因爲他，才死了那麼多官家的人，追根究底，都是這惡師爺害的，所以……」

君不邪急問：「姓古的人在那兒？」

「一清早有人見他同兩個漢子上了船，由水路轉回紹興府去了。」

君不邪道：「他想逃？個紹興師爺！」

當年，紹興老酒與紹興師爺，全國馳名。

君不邪急問：「乾娘，由南京回紹興，水路是怎麼走？你知道嗎？」

小桃紅道：「如果坐大海船，姓古的必出長江經大海入杭州灣回紹興，如果乘小船，必經內河入太湖而回紹興，姓古的三人乘的是雙桅小船。」

君不邪立刻往外走，他走到院門又回頭，蘭兒正在抹眼淚了。

「等着，早晚我接你下南洋。」

「下甚麼南洋？」小桃紅一邊問！

笑笑，君不邪道：「南洋是個好地方，咱們下南洋去。」

他吻了一下蘭兒，又道：「阿燕會找來，叫她也等我，咱們三人同行。」

說完話，他拉開院門便往外走。

君不邪人已走遠了，却又聽到了小毛驢叫聲，令他心中悽然。

這一回他不扮駝子了，他大步地衝到江岸邊。

君不邪沿着江邊在找船，忽地附近有人呼叫，他轉頭一看，笑了。

「是你李兄！」

是的，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裝了幾箱貨正要過江回浦口去，見了君不邪，李大山呼叫了。

君不邪走到船上，李大山還往附近仔細瞧。

「君兄弟，你好大的膽子呀！」

君不邪道：「膽子不大也不敢去劫法場了！」

「君兄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官家出了那麼大的賞格，不少人會動心的，你需防備呀！」

君不邪道：「我必需辦完最後一件事，李兄，我們四兄弟如果不殺古來風，這一輩子難安心，也對不起死去的兄弟常在山呀！」

李大山道：「聽人傳言，爲了你們的案子，姓古的被府台大人轟走了。」

「他一人早趁船回紹興去了。」

李大山道：「眞的？」

君不邪道：「我就是奔到江邊找船的，李兄，爲我找一條船，多少銀子不計較。」

李大山道：「姓古的乘坐甚麼船？」

君不邪道：「他乘小船，走運河，經太湖轉杭州！」

李大山對劉永山道：「永山，這件事情你幹不幹，咱兄弟二人送君兄弟去追趕！」

劉永山道：「誰不去誰是王八蛋！」

「哈……」李大山笑了。

君不邪道：「怎好勞動二位兄台，這些天咱們已承二位太多的人情，尚未到白老爺子面前請個安。」

李大山道：「別那麼說，那是咱們兄弟慚愧，無法正面爲四位出力……」

小船上有根小桅桿，一張小帆扯起來，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操槳用力划，二人不回浦口了。

君不邪道：「李兄，船上這些個罈子，裡面裝的什麼呀，如果重要……」

李大山道：「土封罈口是老酒，黃表紙封口是鎭江醋，這些東西早幾天晚幾天不重要！」

劉永山道：「君兄弟，你若要吃老酒，艙中放的有小菜、豆乾、花生米，牛肚、牛雜還有滷猪大腸，敲開一罈老酒當水喝，咱們三人去追他娘的狗東西！」

君不邪感動得直點頭。

「認識二位是福氣，我也不再客氣了。」

他弄開一罈老酒淘着喝，那小船已快駛過燕子磯了。

小船順流下長江，天將黑時到鎭江，君不邪對李大山道：「咱們連夜轉運河，必須及時追上去。」

李大山道：「船小運河駛得快，不出兩天必追上。」

小船由鎭江入運河，準備過丹陽再往太湖轉去，這條小路也算是抄近路了。

君不邪心中十分焦急，他下了決心，便是追到紹興府，也必把古來風幹掉才甘心。

* * *

這條運河船不多，兩船相交幾乎船碰船，君不邪只要遇到有船來，必大聲問一下，看到過像古來風這種人沒有，他問得很急，李大山看得就不忍心。

開的一罈二十斤重老酒，兩天不到被君不邪淘喝光了，好在船上備有吃的，不用船靠岸。

夕陽洒在湖岸上，紅嘟嘟的一片紅，夕陽也洒在湖面上，却是一片灰茫茫的灰褚色。

君不邪的小船剛入太湖五七里，忽然間附近傳來喝罵聲，有人在船上幹起來了。

李大山道：「人在水上生活，脾氣暴躁常打架。」

劉永山道：「那不是好兄弟，好兄弟是不打架的。」

漸漸的，他們已發現煙雲中的那條船了。

果然，船上有打鬥，而且是二打一。

李大山把船穩下來，君不邪極目看過去，隱隱的聽得一人吼叱聲。

「他娘的老皮，我把你二人帶去南京城，有吃有喝有拿的，你們不多謝我，反倒在此對我下手，個王八蛋，太沒良心了。」

有個粗漢子道：「娘的，你在南京幹缺德事，老子二人是幫凶，你賺了大把銀子回家鄉，我二人跟你沒指望，這年頭本就是那麼一回事，幹了你，爺們二人轉上海，上海去開飯莊子。」

「殺！」

細看船尾那個人，一把單刀據守在船尾不追上，只一看便知道，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了。

此刻，君不邪已大吃一驚，心口一陣劇烈跳動，暗道：「王八蛋，是他！」

李大山道：「古來風呀，操他娘的！」

「快，過去仔細瞧！」

原來天下事眞有那麼巧合的。

古來風的小船是他出錢買的，由他身邊的兩個私人殺手操舟，連夜駛回紹興，不料他帶的二人見古來風失勢，又帶回不少黑心銀子，這二人起了黑心了。

二人不是別人，張彪、石天貴二人是也。

張彪、石天貴二人多次保護古來風前往李寡婦開的「快活賭坊」，李凱與君不邪自然都認得這二人。

此刻，那張彪與石天貴二人出刀上下交替狂砍，準備把古來風殺落水中。

就在這時候，君不邪出現了。

君不邪厲吼一聲：「住手！」

張彪只見一團黑影飛過來，有紅光在頭上落下來。

他忽忙回身舉刀。

「卡！」

「噢！」

張彪連肩帶背的被君不邪砍開一道一尺長血口，刹時掉入湖中了。

石天貴見是君不邪，他收刀了。

「君大俠，你俠駕到了，咱們正要殺了這惡師爺爲你們哥兒四人出口怨氣吶，這狗東西他……噢……」

石天貴剛回頭對仇視他的君不邪說話，船尾的古來風忽的一刀殺，刀子由他的後背扎進去，刀尖自前面肚皮露出來，石天貴大叫一聲道：「殺了……他……君……」

不等君不邪對他下手，古來風一個倒翻落入湖中了，君不邪拔身欲追殺，早被李大山拉住了。

「不可以！」

君不邪道：「我能看着他在我的眼皮底下逃走？」

「他逃不掉的！」

李大山一頓，又道：「紹興距離海邊近，那兒的人天生水性好，你如果比不上他的水中功夫好，下去就會上當。」

李大山叫劉永山把古來風的小船拴在船尾，又對君不邪道：「君兄弟，你的暗器怎麼樣？」

君不邪道：「我的屠兄弟擲刀子是一流的，我嘛，也還可以！」

李大山道：「我這裡有匕首兩把，永山身邊也有兩把，只等姓古的冒出水面來……」

他指指小舟，又道：「他非冒出來找他的小舟不可，吶，咱們看你擲飛刀。」

君不邪一聽笑了。

他把四把匕首抓在左手上，三個人往水中仔細看，這地方距離岸邊七八里，天大的本事也累死他。

* * *

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不搖櫓，兩條小船在一起，三人往湖面仔細看，看得君不邪有些焦急了。

「他逃了，他眞的逃了！」

李大山道：「他是人，不是鬼，更不是神，他如果不是淹死，便是藏在……」

李大山忽然以雙眼看向小船尾，示意君不邪……

君不邪立刻輕悄悄地走到船尾，然後他又輕悄悄的越到古來風的小船上。

於是，只見船尾水紋動，半張臉浮在水面上。

君不邪抖出一刀擲出手。

「噢！」

眞準，匕首扎中古來風的面頰上兩寸深。

古來風雙臂高舉在掙扎，君不邪上前一把抓住他的頭髮來了。

古來風拍水掙扎中，君不邪出刀猛一抹，古來風的人頭已被君不邪提到小船上。

君不邪舉着人頭仰天嘯，他叫道：「在山哥，你看到了沒有，兄弟爲你殺了這惡師爺了，在山哥！」

眞令人感動，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也黯然。

君不邪跳回船上，他對李大山二人道：「好兄弟不言謝，我心中明白一件事！」

他指指古來風的小船，又道：「小船上必有不少古來風弄來黑心銀子，你們山海幫兄弟們夠苦的，過去，找出來帶回去，就算是咱們兄弟四人的答謝，對白老爺子也有個交代！」

李大山道：「不行，銀子不是咱們的，不能接受。」

君不邪道：「李兄，咱們的交情已不是銀子可以完結的了，你若不要，咱們以後斷交，兄弟高攀不了你們山海幫的清高。」

一怔，李大山與劉永山點頭了。

古來風弄的銀子眞不少，銀票用木盒子裝了幾十張。

君不邪搖着古來風的小船往岸邊駛去，李大山與劉永山趕回浦口去了。

* * *

君不邪把個油紙包提在手上，他找到了常在山的家，那是一條舊船，常大娘帶着寡媳與小孫子靠着撈魚蝦過日子，現在，君不邪來了。

「大娘，我已爲在山哥把仇報了。」

「報仇已不重要了，阿邪，你們是在山的好兄弟，眞正安慰死了的在山，那就去闖出一片天地來。」

一怔，君不邪道：「大娘，咱們爲在山哥報了大仇之後，這就打算下南洋，創一番新天地了。」

常大娘搖搖頭道：「到那麼遠地方，人生地不熟，你們便是說話也叫人聽不懂，還是留下來的好。」

君不邪只好點點頭。

他把手上提的油包舉起來，道：「大娘，這是……」

「人頭，是嗎？」

「不錯，惡師爺古來風的頭顱。」

「別打開，會嚇着我小孫子的。」

君不邪又取出些銀票，道：「大娘，我走了，不定什麼時候再來看妳老人家。」

常大娘嘆口氣，道：「大娘送你兩個字，阿邪，算是大娘的祝福。」

君不邪恭敬的道：「大娘，你教誨！」

常大娘道：「本份！」

她再嘆口氣，又道：「在山吶，他就是不知本份！」

君不邪走了。

是的，在山如果不是泡上李寡婦，他至今還活在世上。

只不過君不邪也想過，人，有時候太過本份，常常被人當成猪。

這世上沒有幾個人願意當猪。

他們兄弟四人更不想當猪，人如果不被當猪而又本份的過日子，這個人必然有很深的修養，要不然就去到深山大澤中與荒山爲伍了。

* * *

古來風死了。

這個消息不是人們傳說的，而是人們看見的。

南京城中人們爭相奔到邑江門下抬頭看，上面用繩子拴了一顆人頭，那是古來風的人頭。

惡師爺的人頭，什麼人把他掛在城門上，沒有人知道，便是城門下守城的軍士也不知道。

但南京城中的人們心中明白，必是劫法場的那位少年英雄幹下的。

南京城的人們，早已把君不邪當成天神了。

既然是天神，當然與一般人不一樣。

君不邪就與衆不同。

君不邪勸阻了屠仁，大伙不必下南洋了，兄弟們在巢湖招兵買馬弄了個水寨，第二年，君不邪的兩個女人，蘭兒與張小燕，各自爲他養了個胖娃娃。

張家班也遷來巢湖水寨，便是小桃紅也來了。

小桃紅一輩子沒結過婚，經過君不邪的撮合，算是跟那「江北黑梟」鐵占山成了夫妻。

別看鐵占山年近六十，他仍然天天叨嘮小桃紅，快爲他生個一兒半女的。

小桃紅也急了，她能生嗎？生個比蘭兒生的娃兒還小，成何體統。

* * *

時間總是會沖淡一切的，四年後，有人傳來消息，君不邪四人的案子已了結。

官家查清楚了，這件案子的眞相是白虎堂與惡師爺互相勾結，栽贓坑殺了常在山。

消息傳到巢湖，水寨的兄弟們還慶祝一番。

只不過天下事就是令人意外。

那一年的冬天，一個下大雪的夜晚，李凱想起李寡婦曾經做對不起在山哥的事，他打算去教訓李倩娘。

「神偷」李凱約了牛天剛與屠仁三人前往「快活賭場」，先是來一場豪賭，然後他摸進後院中……」

李凱心中明白，教訓李寡婦的最佳手段，莫過於狠狠的偷走李寡婦的存金。

如果李凱要偷這人的銀子，這個人非失銀子不可。

二更天，外面正下着鵝毛似的大雪，院子裡早已積雪盈尺了。

李凱先向牛天剛眨眨眼，幽靈似地不見了。

李凱已溜在李寡婦的屋後了。

猛古丁，李凱一怔，只聽李寡婦吃吃笑，屋內燈光更暗了。

「聽說你殺人成性，嘻嘻，原來你辦這事更殘忍，你……唷，想把我戳死呀，輕一點行不行！」

屋內傳來哼吒聲，聽得李凱大怒。

李凱地上找個石頭，想一想還是上了房。

房上有積雪，李凱也不管了，爬在屋頂上，先是扒開積雪，然後去掀大瓦片，小刀子已戳在墊瓦的木板籐條上。

李凱挑開小孔朝裡面的大床上看，這一看叫他心中還眞的煩透了。

只見床上大被子下男女二人在「動作」，從頭上看，那個男子啊……

李凱好像又看到常在山的縮影了。

他眞想大罵，可是這時候他能開口嗎？

他明白，這種事也得兩廂情願呀！

就在李凱無計可施的時候，大棉被兩面忽的伸出兩條女人腿在抖顫不已，李寡婦忍不住的發聲直哎唷。

李凱溜下房，他匆匆的走到前院。

李凱拉住牛天剛，道：「走，走，回去了。」

「回船上？」

「是呀！」

「也得叫屠仁一齊走呀！」

李凱道：「算了，屠仁那傢伙吃餿水去了。」

牛天剛道：「吃什麼餿水？」

李凱道：「先是在山哥，後有古來風，大牛，你說阿仁吃什麼餿水，走吧！」

牛天剛一聽，反而哈哈笑了。

—全書完—

風塵俠侶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李清受李照迫害，母親趙雲卿竟然毫不介意，她與霍奇花雖同事一夫，但關係和諧，這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共同利益。李楚是「錢洞」主人，但車大空又說他擁有「錢洞」主權。李清與小原感情甚篤，為何又在小原的面前默認她與車雲的未婚關係？車雲之父反倒說要成全小原與李清，李、車兩家關係令人費思量……

端莊嫻淑作幌子　曖昧關係有文章

「小原，我的看法是，李清不會是朝秦暮楚，見異思遷的姑娘，她一定另有苦衷的！」

「但願如此！」小原口中說看開了，而看開又談何容易，他道：「小楊，現在想想，霍、趙二婦會放過我，絕非念這份情，而是要在暗中看看我們的底子。」

小楊道：「我信！」

「他們似乎都以為我會的很多。」

小楊道：「小原，也許你眞的會了很多！只是還沒有全部想起來！」

「小楊，我記得李楚前輩對我另眼相看！」

「正為如此，你才會學得較多！」

小原道：「李前輩為甚麼要教我多些？」

「也許他知道會有危機，當然，他以為你的心地善良才是主要原因，要不，同去的還有羅旭和齊東海，為甚麼單獨傳你較多呢？」

「小楊，我以為李楚前輩也許不是跳崖時異想天開，想在半途往上一躍跳回崖上墜崖而亡的。」

「你以為是被人暗算死的？」

小原微微點頭。

「是甚麼人？」

「言之過早……」

小楊忽笑忽哭，吃飯用酒泡飯。小原以為，小楊八成是瘋了。

基於學了七招以上「天門玄功」之人都可能會一度失去記憶的說法，他的瘋癲似乎是意料中的事。

小原找人暗暗通知楊啟宇。

明知找他也沒有甚麼用處，還是要找他。

畢竟楊啟宇也是一位大夫。

深夜，楊啟宇趕到，小楊拍拍楊啟宇的肩胛嬉皮笑臉地道：「老兄，是幹哪一行的？」

楊啟宇道：「我是大夫，我也是你爹呀！」

小楊道：「我知你們像個殺猪的！」

楊啟宇道：「孽子，你胡說甚麼？」

「你到底是誰？」

「我是你老子，我是你的父親，你看清楚！」

「你是我父親？我看你是蒙古大夫！」

「怎麼？連父親也不認麼？」

「你一定說你是我娘的丈夫？」

「這……這……」楊啟宇道：「廢話，我是你爹，當然是你娘的丈夫了！你再想想，你妹妹叫甚麼名字？」

「我有妹妹？」

「當然有！想想看！」

「是不是在勾欄中掛頭牌的喇叭花？」

「啪」地一聲，楊啟宇砸了他一個耳光。

小原道：「你憑甚麼打他？」

「我的兒子不能打？」

「打兒子總要有理由吧？」

「你沒有聽到他在胡說八道？」

「我却以爲那不是胡說八道，他說在勾欄中掛頭牌，可能是記憶中尚有那麼一點影子之故……」

「你也幫他胡說？」

「我爲甚麼要幫他胡說？」

「那你剛才的話不是在侮辱小女楊金蕊？」

小原道：「你自己的兒女的行爲，你一點也不關心！」

「少胡扯了。」

「有一次楊金蕊找到小楊，說是小楊如不傳她『天門玄功』，她就要到金陵最大一家勾欄中去掛頭牌！」

楊啟宇不由一窒。

他絕對相信楊金蕊能做出這種事來。

楊金蕊最早的男友本是呼延廣。

以後又和小原上床。

再以後又和羅旭，當然也是爲了武功。

只不過羅旭也不多傳，凡是和他上過床的女人，一律三招，這已經比「七子」及「三奇」獲得的多了些。

楊啟宇自己不也求過兒子小楊？

甚至楊啟宇還求老妻套取小楊的「天門玄功」而被小楊及時覺察，而停止演練，不久離家而去。

反正楊啟宇是心知肚明的。

小楊又拍了楊啟宇的肩胛一下，道：「老兄，我妹妹是不是下了海掛頭牌的喇叭花？」

楊啟宇厲聲道：「不要胡說！」

小楊道：「怎麼？她不是掛頭牌？」

楊啟宇長嘆一聲道：「小原，我要把他帶走，設法治療他！」

小原道：「你是不是有辦法治療？」

「我也沒有把握，只不過親情感召，也許有用。」

「好吧！可不要把他帶回『坤幫』中。」

「當然不會！」

「『坤幫』中人都是他的仇人！」

「我知道，我要把他帶走了！」

小楊渾渾噩噩地似乎帶走他也不在乎。

小原握握他的手，道：「小楊，希望你早日康復，我會非常懷念你的，希望你早日歸來。」

小楊道：「我是你的小舅子？」

「這……這……小楊，別胡說！」

「不是你的小舅子，那麼關心我？」

楊啟宇帶走了小楊。

小原頓時感到無比的孤單、寂寞了。

＊　＊　＊

小原夜不成寐。

一是思念好友小楊，也放不下李清。

到底李清是不是另有苦衷？或者受了母親及霍奇花的影響而傾向於車雲那邊？

人是生活在現實之中的。

人類現實，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李、車兩家有權益之爭，如能化解合作，在他們當然也是一件好事，似也不便苛責她吧！

睡不著就外出蹓躂。

世上就有這麼巧合的事。

霍奇花、趙雲卿、李清和車雲四人正好入鎭尋找客棧，而此刻三家客棧全告客滿。

小原道：「如果四位找不到客棧，我那一個偏院有三間房，五個人可以將就一下……」

車雲道：「我們就是露宿街頭，也不會和你共住一個院子！」

小原道：「爲什麼？」

「因爲你是豬！」

小原冷冷地一笑，道：「如果我是豬，你連狗都不如！李清，妳的看法如何？」

李清道：「我和車雲的看法相同！」

小原心頭一痛，有如刀割，他幾乎不敢相信這話是李清說的。

別人說這話他不會放在心上，只有李清例外。

「我在李清的心目中就這麼卑微下賤嗎？」

這工夫車雲最開心了，撫掌大笑不已。

趙雲卿道：「也好！既然他願意讓我們去將就一下，不給他一點面子，他只怕下不了台呢！」

霍奇花道：「我也同意這辦法……」

小原道：「請！」

他帶着這些人來到這家「太平客棧」，在門外叫開了門，伸手一讓道：「各位，就是這裡！」

四人魚貫進入大門之內。

只不過，小原站在門外未動。

霍奇花道：「小原，你爲什麼不進來？」

小原冷冷地道：「車雲剛才罵我是豬，而我說他是狗。豬和狗不同類，怎可以住在一起呢？」

小原掉頭而去。

趙、霍互視一眼，不由發怒。

既然豬、狗不是同類，不能住在一起，這麼說，她們二人加上李清和車雲都是同類？

既是同類，不都變成狗了？

二人追出，小原已不見影子了。

霍奇花道：「這個小崽子很會罵人！」

趙雲卿道：「有機會教訓他的！」

李清道：「大娘，娘，既然說他是豬，又何必和一條豬一般見識呢？算了，由他自生自滅吧！」

四人叫小二帶到後面西偏院中。

小原還有個包袱留在這裡，內有洗換的衣衫。

李清拿起來嗅了一下，別人沒有看到。

三間房子是這樣分配的：

李清自住一間。

車雲住一間。

霍、趙二婦合住一間。

時已不早，四人不久都各自閉上房門就寢了。

他們自然相信，小原不會去而復返的。

這四個人除了李清之外，任何一人小原都不是敵手。

大約是四更左右，一條人影形同鬼魅，落在這西偏院的屋頂上，眞是輕如無物。

這人四下一打量，且傾聽了一下，飄落院中。

有如四兩棉花着地，衣袂也無聲。

然後，後窗輕輕自內推開，這人穿窗而入。

房內無燈，但是隱隱覺得室內春色無邊。

兩位徐娘穿了褻衣半倚在床上。

誰會相信世上會發生這種事？

這個男人又是誰？

也可以這麼說，誰能使這兩個武林中身手最高的女人雌伏？而且心甘情願，千依百順。

雙方似乎早有默契，一言不發。

來人扯開斗篷繫帶，裡面的衣衫不多。

此人很快就光了下身。

兩個徐娘這工夫當然已經全裸而拉開了架式。

到底來人要先上哪一個？

相信她們都希望自己是頭一個。

只不過誰也不敢確定今夜誰是先被臨幸的人？

趙在床內，霍在床外邊。

按一般常理，必然是先上近的一個。

只不過這次例外。

來人越過霍奇花，先上了趙雲卿。

也許是久未雨露，趙雲卿在下面狂顛猛挑。

一種中年女人，狼虎之年的飢渴完全表露無遺。

一種貴婦的高尚風格，已無影無踪了。

一張床「格支格支」猛搖，似已不堪負荷。

在一邊等待輪班的霍奇花是什麼滋味？

後窗外有一雙眼睛。

這雙眼睛最初不信，等到上了以後，露出了人性的原始作風之後，不信也必須信了。

這一場戰爭並未結束，此刻却移了位。

這人又上了霍奇花。

趙雲卿正在半瘋狂狀態時對方撤退，眞有說不出的失落感，但是，對方必須如此輪流。

如果這男人先「跑了馬」，第二個怎麼辦？

第二個進行了一會，又移到趙的身上。

他必須先後一個女人達到高潮，也可以說是擺平一個之後，才會在第二個身上發洩而結束。

這工夫後窗外的人離開了。

他先在李清後窗外敲敲窗櫺。

然後再到車雲的前窗外敲敲窗櫺而後藏起。

李清出房未看到人。

這是三間房子，她住中央這間。

她這時隱隱聽到了異聲。

這聲音在過來人聽來，立刻就知道是在作什麼事了。

在少女來說，却弄不清是在幹什麼。

她悄悄地貼在二婦後窗外向內窺伺。

那窗上有個現成的小孔，正是剛才那個人弄破的。

看久了，李清終於知道兩個長輩在做何事了。

她已是面紅耳熱，心跳如搗了。

原來一向斯文的長輩，也會如此狂熱地胡來。

這男人又是誰？

由於雙方都不出聲，只是喘息或微微地呻吟，而呻吟的又是女方，李清始終不知這男人的身份，做這種事居然如此辛苦。

車雲也差不多。

他聽到前窗上有人輕彈了五七下。

他低聲道：「是哪一位？」

窗外無人回答。他匆匆下床，信心十足地以爲彈窗的是李清，因爲兩位長輩不會如此。

如果兩位長輩找他有事必然叫門。

女孩子嘛，臉皮薄，不敢出聲。

車雲也算是識途老馬了，以爲這是少女懷春的表現，他開門一

看，不見人影，以爲李清返回房中，

他在李清前窗外向內望去，房內無人。

車雲此刻專往美處去想。

八成李清不敢在此和他相好，到了外面去等他了吧？

他經過兩位長輩前窗時，忽然聽到了異聲。

這種聲音在他聽來，可不像李清那樣，聽很久再看了以後才知道是什麼聲音。

他往窗上一貼，簡直呆了。

兩位前輩在他心目中都是很正經的。

尤其是趙雲卿，典雅、高貴、嫻淑而又端莊。

這樣一位貴婦人，在床上却完全變了樣。

那是一匹野馬。

上面的男人好像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扁舟上。

車雲最喜歡看這陣仗。

他更好奇地愛看兩個一本正經的長輩如何狂浪，他那裡知道，李清也就在後窗外偷看。

此刻李清越看越傷心。

她淌着羞辱的淚水，返回房中。

車雲忘了找那敲窗之人，他只是想看。

他要看到底，甚至跟這位騎士學點「騎術」。

很久之後，此人先把趙雲卿解決了。

她在一邊喘着，像鏖戰後的鬥士。

這人繼續把霍奇花也擺平了。

房中除了嘆息聲，已靜下來。

車雲這時才想起了敲窗之人。

當然，此刻看了這場戲，他以爲該是他上台唱戲的時候了。他在李清門上輕彈了一陣，沒有反應。

「眞會撇淸，明明在我窗上彈了幾下，却又裝糊塗……」他又彈了一會，仍無動靜。

然後他又來到窗外彈了幾下，仍無反應。

貼在窗上望進去，床上仍然無人。

車雲心想，八成她在外面等我。我這人也太不懂憐香惜玉了，怎可讓她在外面久等呢？

他到外面找尋，當然仍未找到人。

事實如何呢？李清走了。

她感到無比的失望和羞辱。

母親是這種人，怎能對得起死得不明不白的父親？看那瘋狂下賤的行爲，簡直是個淫婦。

至於大娘霍奇花，似乎更下賤。

剛才她看到霍奇花翻到上面，模仿男人的動作，簡直就像野狗當街交合一樣。

男人和女人的事全是如此醜陋不堪嗎？

她要遠遠地離開這些人。

她相信車雲也不是好東西。

有一次她無意中看到車雲在浴室內手淫。

那樣子使她好怕好厭惡，如今回憶，他心中想的女人必是她。

只不過她目前也不想去找小原了。

另外一雙眼睛是誰呢？

那當然是小原了。

他本想偷聽他們的交談，他對恩人李楚的死，一直十分關切，他要深入調查，把他的死因弄清。

竟然發現了這件事。

可見小楊說她們二人已懷孕且去找過大夫的事一點也不假。這個男人，必是二婦腹中孩子的父親了。

小原也把二婦看得一文不值了。

他不能不爲李楚大俠抱屈，有此不賢的妻妾，如他地下有知，也必然會捶胸頓足，恨恨不已吧？

＊　＊　＊

陰美華很落魄。

她失去一臂，又被齊東海玷汚了。雖是誤會，且已饒了他，但對小原已經完全死了心。

她剛剛上了一家酒樓，喬賓就到了。

陰美華嘆了口氣，道：「我對你說過多少次，我們絕不可能了！你怎麼老是糾纏不清？」

「美華，我實在放心不下……」

「有什麼不放心的？」

「美華，雖然妳會七招『天門玄功』，但比妳學得多的，已經有好幾個了，一旦遇上……」

「那是我的事，你請吧！」

「美華，我眞的是沒有妳不行啊！」

「如果我看到你就不痛快呢？」

「不會的，美華，只要妳願意和我一起，我一定能時時使妳滿意遂心的，美華，妳不要再任性好不好？」

陰美華心情太壞，大聲道：「你再胡攪蠻纏，我可要對你不客氣了，我眞後悔傳你武功！」

「美華，眞不該讓妳發這麼大的脾氣，我走就是了，而且決定以後不再纏妳了……」依依下樓而去。

好在這樓上沒有別人。

她吁了口氣，其實她也知道，能嫁給喬賓，一定幸福。可是她沒有辦法說服自己，改變自己。

以前有過小原，失去他之後，總希望能再找回來。

失去的再找回來，可能也不一樣了。

一件東西或一個人，最好是不要失去。

叫了飯菜剛剛用完，這時上來一個年輕人。

柔柔弱弱地，即使易了容也改了裝，又豈能逃過陰美華的法眼？

陰美華道：「李姑娘，請過來一起用吧！」

李清女扮男裝，由於易容術不高明，而且天生很柔，女人味太濃，自是瞞不了陰美華。

李清知道瞞不了她，過來坐在對面。

陰美華很妬忌其他接近小原的女人。

也可以說那些女人都不能使陰美華服氣。

只有李清的純潔美好和稚氣，是陰美華所不能妬忌的，她道：「妳爲什麼冷落小原？」

李清不出聲。

「小原哪裡不好？」

「妳認爲好，何不再去找他？」

「我早就知難而退了！他目前除了妳，不接近任何女人！」

「我也不想接近任何男人。」

「車雲不是一個？」

「那是奉母命！而現在，連他也不要了！」

「不要了？那妳何不去找小原？」

「我說過，我不想接近男人！」

「爲什麼？」

「因爲男人骯髒、下流！」

「什麼？骯髒、下流？妳吃過男人的虧？」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妳怎知所有男人都髒都下流？」

「我看到的。」

「妳看到什麼了？」

「恕難奉告！」

「可是小原對你全心全意。」

「這句話用在小原身上，只怕不大合適吧！」

「怎麼？你不信任他？」

「一個和五六個女人都胡來過的男人，教人如何信任？又如何解說他是全心全意的？」

「那已是過去的事了，那是因爲他一度失去記憶，忘了和妳那一段，如未失去記憶，我敢以人格擔保，他不會接近任何女人。」

「難得你這麼爲他說話。」

「那是因爲我最瞭解他，他是個君子。」

「總而言之，我對男人很厭惡。」

「妳可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哪！」

「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樣，當然，也有些女人很下賤，簡直就像些畜牲一樣。」

陰美華臉色一變，她以爲李清在罵她。

她是一份好意，居然受此侮辱。

她那知李清是有感而發，根本不是罵她。

陰美華可不會想到李清的用意，道：「渾帳的丫頭，我一份善意，居然招來了你的侮辱。」

陰美華一把抓去，李清閃了開去。

論輕功身法，陰美華當然差一截了。

陰美華離桌再撲、二撲都不成，道：「妳爲什麼要罵我？」

「我沒有罵妳！」

「妳還說沒有罵我？剛才不是說有些女人簡直像畜牲一樣？」

「那不是指妳。」

「指誰？」

「我不能告訴妳，反正不是罵妳。」

陰美華乘機再撲，仍然慢了一步，道：「李清，由於我欠小原的太多，只要妳回到小原的身邊，我們非但不是仇人，以後還是朋友。」

李清道：「妳還是多管些妳個人的事吧！」

陰美華忽然跪了下去，道：「李清，我求妳！」

李清一楞，吶吶道：「妳……妳這是幹麼？」

「我只覺得小原是個好人，他很可憐！」

「這世上可憐的人太多了。」

「李清，被愛是幸福的，妳千萬別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李清道：「我這樣不受干擾，就很幸福。」

陰美華本是跪在地上，突然往前一撲。

她以爲這一撲就八九不離十了。

那知還是差那麼一點，指尖僅觸到她的袖口上。

由此可見「天門玄功」的輕功之高了。

陰美華再往上一貼，李清穿窗而出。

這當然是追不上了。

陰美華連連頓足，世上居然有不愛小原的女人。哼！這種男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啊！

陰美華很直覺地以爲，李清喜歡的是車雲。

她見過車雲一次，人品雖不錯，但仍稍遜於小原。

這工夫忽然樓下傳來喧嘩及打破碗盆之聲。

仔細一聽，有一個人的口音極熟。

甚至她以爲那是楊金虎的口音。

楊金虎到處惹是生非，這當然

可能，只不過自和小原一起之後，作風改變多了，只是點子多而已。

可是現在所說的話就不成體統了。

「掌櫃的，你們這兒有多少姑娘？」

另一人道：「姑娘？我們開酒樓的那有姑娘。」

「快別來這一套哩！你們的字號不是叫『天香塢』嗎？」

「是……是啊！」

「『天香塢』不就是一家出名的勾欄嗎？」

有人粗聲道：「你他媽的胡扯什麼？」

「你老兄怎麼罵人？」

「罵人？你再胡說八道，我還要揍人哩！」

「怎麼？你們是不是以爲爺們沒有銀子？」

「看你這份德性也拿不出十兩銀子來。」

「他娘的，我身上還有一條金子哩！」

有人大笑，似乎不信他身上有金子。

這工夫忽然發出一片驚呼，也有人大笑。

陰美華看在小原份上又不能不管。

她由樓上走下兩層樓梯探頭一看。

這一下子不由臉都紅了。

果然正是楊金虎，這小子衣衫不整，居然當衆拿着那東西甩來甩去地，好像現寶似的。

陰美華覺得此刻現身不大方便。

她正要縮回身子，楊金虎却發現了她。

陰美華知道要糟，只不過她是個見過世面的人。

「他奶奶的！你們不是說沒有姑娘，這是什麼？」

小二大聲道：「你別胡說，這是食客。」

「食客？我怡你姐，我才是食客，她不過是一盤『炒三鮮』，姑娘！妳的『關門』費是多少？」

當然，食客和伙計大笑不已。

男人大概沒有不喜歡看這場面的了。

陰美華又縮了回去，却自樓窗上出了街。

然後，她又繞到這酒樓樓下左側窗外觀看。

小楊也沒有追上樓去。

恰巧這工夫這酒樓的老闆娘聽到喧嘩及爆笑聲由後院到前面來察看，這老闆也不過三十郎當歲，有幾分姿色。

楊金虎大聲道：「好哩！就是這個，『拉鋪』多少錢？可別以爲爺們沒有……」

他自身上掏出一張銀票，票面十萬兩。

這面額的銀票在他算是很小的了。

老闆娘破口大罵，「那來的瘋子？」

楊金虎道：「怎麼？嫌少？好好！一百兩爺們也要睡妳一夜！」又掏出另一張銀票一亮。

眼尖的人一看，發出一片驚呼，果然是一百萬兩。

「看到了沒有？一百萬兩，就是把妳的下半身鑄成金的，妳那東西再鑲上金鋼鑽，大概也夠了吧？」

老闆娘剛才雖然破口大罵，但看到了一百萬之後，罵得輕多了，只是不停地說他「胡說八道」而已。

陰美華却發現，這些人之中有兩個熟人。

一個是李照的女僕，女扮男裝的金梅。

另一個是車雲之兄車雷。

此人比車雲大兩歲，長得粗俗些。

江湖中人認識他的人太少了，金梅改扮了男裝，在這兒大約也有五六個武林中人，也無一人認識她。

顯然，這二人十分注意小楊的一舉一動。

掌櫃的怎能嚥下這口氣。

此人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老婆被食客當作了勾欄中的粉頭、窰姐，也就是賣身的，這還得了？

他抬抬下顎，五個伙計加上一個廚司一齊撲上。

他們眞要讓他豎着進來，横着出去。

但是，小楊打倒了三個，打傷了一個。

只不過，小楊自己也挨了一棍——擀麪棍。

他的額角上被打了一個大包，像長了個角。

也許正因爲如此，金梅和車雷二人認爲，小楊的瘋不會是裝的，這道理十分簡單，要是眞未瘋，這些普通壯漢十個也近不了他的身。

這工夫小楊自言自語着，道：「他奶奶的！有大把銀子，這個人肉攤子都不接客。」

他歪歪斜斜的出門而去。

金梅上樓一看，陰美華已不見了。

這工夫金、車二人也跟了出來。

車雷道：「金大嫂，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他是眞的瘋了。」

「要不要把他作了？」

「他老子是使毒名家，這事要是走漏了風聲，使毒的人可不好惹，這樣吧，我們跟跟看！」

二人跟出鎭外，穿過一個亂葬崗時，追上了小楊，小楊瞇着眼道：「老梆子，妳是來拉客的？」

金梅道：「是啊！」

「妳這種老梆子啃都啃不動，多少錢哪？」

金梅道：「你看着賞吧！」

小楊道：「妳能不能脫下來看看？」

「呸！」金梅終於忍不住吐了口唾沫。

小楊道：「像妳這種老蟹，床上的功夫要是不好，不會有客人上門的，妳的功夫如何？」

金梅受了一頓侮辱，殺機陡起。

她和車雷交個眼色，車雷就走了過去。

小楊似乎毫無準備，道：「你是不是大茶壺？」

車雷忽然出了手。

小楊似乎不記得「天門玄功」了。

他學了不久，印象較淺吧？他用的是他們楊家的武功，那怎麼成，被第二掌砸出五六步。

車雷一掠而至，提脚就要踩他的頭部。

這人狠毒，似不想多費手脚。

那知這工夫勁風突至，正好擊中了他的脚骨上，痛得他尖叫一聲，忙不迭地收脚單腿跳了幾下。

「什麼人？」金梅連叫三聲無人回應。

小楊站了起來，道：「老梆子，沒有魚，蝦也凑合了，妳跟我走吧！我包妳一夜！」

老實說，金梅是個寡婦，她這種老女人，想找個這麼年輕的男人是很難找的。

她並非不動心，尤其不久前在酒樓中見過小楊的「本錢」。

那「本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

「小王八旦，你可不要再胡說八道了。」她招呼車雷離開了現場，小楊大叫道：「怎麼？又不賣了？他奶奶的！還端起來啦！」

陰美華並未現身。

她以爲剛才小楊就差點有殺身之禍。

要不是她那一石頭，小楊也許已經腦漿四溢了吧？

她暗暗跟着小楊，在三里外的小擺渡口處，忽見金梅一個人又折了回來，陰美華暗叫一聲「好險！」

她本要離開小楊的，她總不能永遠跟着他。

要是剛才走了，小楊又凶多吉少了。

「小楊……」金梅拍拍小楊的肩胛。

小楊猛一回頭，瞇着眼道：「妳不就是剛才那個老梆子？」

「什麼老梆子，我才二十八九。」

她當然不止二十八九，瞞了七八歲。

「怎麼？妳要賣？」

「傻小子，這多難聽，我不要你的銀子。」

「什麼？白玩？」

「說不定我還可以和你打長久主意。」

「怎麼？妳莫非要倒貼？」

「小子，走吧！」

「去哪裡？」

「你裝什麼糊塗？」

「莫非妳眞要賣？」

「傻蛋！什麼賣不賣的，老娘可是好久不知人『肉』味了，便宜了你這個小傻蛋。」

小楊道：「只不過我要看看貨色。」

「我不是站在你面前？」

「我要看看你的『雙刀』。」

「什麼雙刀？」

「做這事兒不就是『雙刀對花槍』嗎？」

「傻小子，說你瘋癲，你還會說俏皮話嗎？」

「那有不看貨就買的？」

「就會玩的時候你就看到了。」

「我一定要先看。」

「傻小子，這東西除了黃花大閨女以外，可就是好吃不好看哩！不要看哩！」

「不看我不要。」

暗中的陰美華不由暗笑，也弄不清小楊是不是眞的瘋了。

金梅明裡一本正經，大概把車雷支走了，又回來想啃嫩草，如果讓他們做了那事，也許對小楊是件好事。

爲什麼陰美華有這想法呢？

她以爲反正小楊也不是處男，一旦和金梅玩了，她就會保護小楊，陰美華就不必操心了。

她這想法不能說不對。

金梅慾火中燒，想及早辦事，就必須遷就小楊，道：「好好，我就給你看看。」

居然褪下了褲子，半臥在地上。

小楊一看，抓起一把泥土往她下體上一撒，掉頭就跑，還邊跑邊叫：「哎呀！我的媽呀，這是什麼東西？活像一隻瞎牛眼。」

金梅絕對未提防這一手。

下體上全是泥土。

她一躍而起，殺機大起。

提上褲子就追。

只不過才追出三五十步，側面勁風連連射來，雖未擊中，却使她連連急閃，十分狼狽。

這麼一來，小楊早已不見影子了。

金梅一字字地道：「是什麼

人？出來吧！」

陰美華並不怕金梅。

她們二人都學了七招「天門玄功」，功力相若。

只不過陰美華卻以爲不出頭比出頭較容易保護小楊，所以她溜了，她悄悄地追上了小楊。

金梅四下搜尋，還以爲施襲的人還在附近。

* * *

小楊露了一點口風，要殺他的人不僅是車雷和金梅，還有趙雲卿和霍奇花二人。

小楊在鎮外村中遇上趙、霍二婦。

二人交一眼色，似乎在說：眞是寃家路窄。

霍奇花道：「小楊，你怎麼哩？」

「我？我不怎麼哩！」

「上次你的話說了一半，下文呢？」

小楊茫然道：「甚麼話呀？」

趙雲卿道：「我看算了！這小子完了！」

霍奇花道：「凡是練七招以上『天門玄功』的人都會有暫時失去記憶的事，也許不久就會恢復。」

「沒有那麼快，到時候再說！」

「我總以爲他知道咱們的秘密！」

「不會的！再說，要除去他可以假別人之手。」

「我們避免落個殺人之嫌？」

「正是！何況楊啟宇是個毒人！」

霍奇花點點頭道：「小楊，看在你爹份上，不難爲你了！可不要信口胡說，傳播謠言！」

「傳甚麼謠言？」

「反正口風緊些就是了……」

小楊道：「妳們是哪一家勾欄的？」

「你說甚麼？」

「前幾天我還遇上一個老梆子喇叭花，妳們這兩隻老蟹是那一家窰子的過氣貨？」

霍奇花大怒，動了殺機。

他們二人都以爲小楊在諷刺她們。

甚至以爲小楊是在裝瘋。

趙雲卿扯了霍奇花一下，道：「小楊，你妹楊金蕊在哪一家勾欄？聽說她在掛頭牌呀！」

這句話是趙在暗中聽到小楊對其父說的。

小楊偏頭想了一下，道：「在哪家勾欄？」

趙雲卿道：「她下海賣哩？」

「當然，她早就下海哩！」

二婦相視而笑，證明小楊還是瘋了。

二婦離去時，小楊道：「妳們的夜渡資是多少？我只是參考比較一下價碼……」

二婦打住，又動了殺機！

小楊道：「妳們二位雖然年紀大了些，看來還是蠻來勁的，也許能掛頭牌也說不定。」

霍奇花要出手，趙又拉住了她，道：「你爹曾向你騙過武功，你說他是不是個老渾蛋？」

小楊道：「他一直是個沒有操行的老渾蛋！」

二婦又互視一眼，雙雙離去。

因爲她們的確以爲小楊失去了記憶。

小楊入鎮進入一家飯館，大聲嚷嚷：「小二，有沒有『醋滷X片』這道名菜？」

小二上前掩嘴而笑，低聲道：「客官，小聲點，這種話怎麼可以大聲嚷嚷？這兒有女食客呀！」

小楊道：「給我來一碗大滷麵吧！」

小二去了之後，不久端出了一碗大滷麵。

這工夫一個年輕食客在小二肩上拍了一下。

小二回頭，見是一個清秀的年輕人，道：「客官要甚麼？」

這年輕人道：「給我來一盤包子就成了。」

小二把大滷麵放在小楊桌上。

這小子吃麵聲「唏里呼嚕」全屋子都聽他的了。

（未完・廿二）